

伊比利亚文丛

堂吉诃德后传

Al Morjr Don Quijote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著

Andrés Trapiello

白凤森 译

Traducción: Bai Fengsen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drés Bello



9 781543 468140 >

定价：37.00 元

伊比利亚文丛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著 白凤森 译

# 堂吉诃德后传

Al Morjr Don Quijote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堂吉诃德后传/(西) 特拉彼略著; 白凤森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8

(伊比利亚文丛)

ISBN 978-7-5434-6814-6

I. 堂… II. ①特…②白…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664 号

书 名: 堂吉诃德后传

作 者: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翻 者: 白凤森

责任编辑: 谭湘 柳刚永

特约编辑: 袁殿池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7-5434-6814-6/I·1071

定 价: 37.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华书店  
PDG



Con motivo de la celebración en 2007 del Año de España en China,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se honra de promover,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la traducción de esta *Al Morjr Don Quijote* a cargo de la Editorial de Educación de Hebei.

La presente edición contribuirá indudablemente a la difusión de la gran riqueza cultural española entre los ciudadanos de China.

为庆祝2007年中国西班牙年，西班牙文化部荣幸地通过书籍、档案及图书馆总局，委托河北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堂吉诃德后传》。

这本书无疑将促进丰富的西班牙文化在中国人民之间的传播。



西班牙政府 西班牙文化部

Con la colaboración de/合作单位



塞万提斯学院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enta con el apoyo y la colaboración de la Embajada de España en Pekín.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出版。

由西班牙驻华使馆支持与合作。

## 译者前言

### 一

读者们比我清楚，西班牙伟大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的《堂吉珂德》是一部传世经典，不仅在西班牙享有顶级声誉，而且早已译成多种文字，赢得世界许多国家读者的厚爱。塞万提斯的文学地位如此之高，《堂吉珂德》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在纪念该书出版四百周年的时候，西班牙兴起了一股堂吉珂德热潮，出版和发表了许多研究这位作家和这部作品的书籍和文章，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犹如我们的《红楼梦》一样，《堂吉珂德》的价值和魅力历久不衰，而且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1922 年林纾先生将《堂吉珂德》（上部）介绍到我国，也立刻引起读书界极大兴趣。从那时至今，由于作品具有的恒久魅力，国内文学界和出版界对他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继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首次从西班牙语直接翻译的全译本《堂吉珂德》后，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译该作品的热潮。截至 2007 年底，至少有八个不同译本问世，形成“译者各显其能，译本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对作家的生平、创作意图和艺术手法，对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做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一时间注家蜂起，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无疑，这对广大读者深刻认识作家和作品起



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也使这部经典作品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传播。

就在西班牙轰轰烈烈纪念《堂吉诃德》出版四百年的时候，该国当代著名作家安德烈斯·特拉彼略于2004年发表了一部同样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小说《堂吉诃德后传》（原文“Al morir don Quijote”，直译《堂吉诃德去世以后》）。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1953年出生于西班牙莱昂省曼萨内达德托里欧，著作丰富，且多次获奖。他的长篇小说有《神秘轮船》《厄运》《白昼与黑夜》（获西班牙“布拉萨 & 哈内斯”1992年度国际奖）和《完美罪行之友》（获西班牙“纳达尔”2002年度奖）；散文集有收入了他最初十二部日记的《逝去的脚步》《穿灰色西装的经典作家》《武器与文学》《四路街之夜》《文学与内战，1936~1939》（1995年获“堂胡安·德·波旁”一等奖），以及《塞万提斯面面观》；诗集有《传统》，《光秃秃的树枝》和《也许是个真理》（获西班牙国家评论奖）。

这里译介的《堂吉诃德后传》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出版该书的西班牙“Destino”出版社在2004年版本的封四页上，刊发了几段文字，摘译如下，或可引导读者进入本书的“世界”：

“四百年前开始的一个故事，至今还没有结束。这就是本书讲的故事。生活如同文学一样，在向地下扎根的同时，生出纵横交错的枝桠，构成了我们称为生活的这部丰富的、错综复杂的小说。

“堂吉诃德短暂的骑士生涯，并不像某些人可能以为的那样，在1614年10月中炎热的一天已经结束。恰恰相反。正是在那时，它开始开花结果了。首先，在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们身上，那就是他的外甥女、女管家、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对手。其次，直到今天，在像我们一样，从他的骑士生涯中学到了几乎一切的人们身上。凡是感到了自由和反对不正义斗争召唤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不宣布自己是拉曼却那位著名乡绅的子孙。如果说堂吉诃德因疯癫而大战风车，



那么我们则时刻清醒着，定要与那些风车较量一番。

“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写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但如同我们自己一样，尽管都是次要角色，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要成为自己生活，也就是自己小说中的主角。安德烈斯·特拉彼略就给我们写了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

“《堂吉珂德后传》以跨时代的西班牙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为基点，是一部有趣、迷人的小说，必将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 二

2006年，国内出版社欲引进出版《堂吉珂德后传》一书，以此作为2007年“中国西班牙年”的一项活动，问我能否承担翻译工作。我粗看了几页，似觉不难，虽知自己才疏学浅，还是斗胆应允一试。

真是“不译不知道，一译吓一跳”。动笔之前，虽然对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有思想准备，但这时才知道估计不足。翻译过程中，遇到两大“拦路虎”。一是故事情节。此书讲述堂吉珂德去世之后发生的故事，但牵涉到他生前三次出行游侠骑士生涯中许多事情。作为一个“搞西班牙文的”，当然知道《堂吉珂德》的故事梗概和主要情节，但许多细节却是若明若暗，不甚了了。二是语言文字。本人长期在研究所工作，接触和翻译了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出于兴趣爱好，偶尔涉猎过文学翻译，但毕竟阅历太浅，特别是对本书这种当代西班牙文学语言更觉陌生，不少地方难以确解和翻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自卑心理，有时真想放弃。几经思想斗争，决定还是把“舞”跳下去，虽然戴着“手铐和脚镣”。

其实，第一方面的困难比较容易解决。在译完第一遍草稿后，回过头来“补课”，拜读杨绛先生和董燕生先生翻译出版的《堂吉珂德》。一边读，一边把与本书有关的情节、对话、场景、谚语、以及

人名地名等的页码记录下来，以备检索。在以后逐次翻译中，随时查阅和参考，以求准确。

至于第二方面的困难，我庆幸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胡真才先生的推荐，请崔维本老师答疑解惑。崔先生出版了《堂吉诃德》最新译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8月），而且翻译了安德烈斯·特拉彼略的另一部作品《塞万提斯面面观》，因而具有熟悉《堂吉诃德》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与安德烈斯·特拉彼略语言风格的优势。再者，他治学严谨，为人谦虚。于是，我三次登门拜访，移樽就教。崔先生不仅当面口头解答，还在原著每个存疑之处逐一夹上纸条，书面解释词义，或指明要我参考《堂吉诃德》译本的章节，帮助我解决了许多疑难。值此拙译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段经历，对崔先生热情、耐心和无私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再者，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杨绛和董燕生两位翻译家的译本，直接引用了几段文字，此外，还引用了刘习良、笄季英两位翻译家所译《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的“前言”，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最后，还要说两句“套话”——但我出此言，绝非“套话”。尽管在多方帮助下译稿初步成型，但本人毕竟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紧迫，错误不当之处，敬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并先此致谢！

白凤森

2008年5月30日



# 目 录

|            |         |
|------------|---------|
| 译者前言 ..... | ( 1 )   |
| 第一章 .....  | ( 1 )   |
| 第二章 .....  | ( 5 )   |
| 第三章 .....  | ( 10 )  |
| 第四章 .....  | ( 18 )  |
| 第五章 .....  | ( 28 )  |
| 第六章 .....  | ( 33 )  |
| 第七章 .....  | ( 44 )  |
| 第八章 .....  | ( 47 )  |
| 第九章 .....  | ( 51 )  |
| 第十章 .....  | ( 61 )  |
| 第十一章 ..... | ( 65 )  |
| 第十二章 ..... | ( 70 )  |
| 第十三章 ..... | ( 78 )  |
| 第十四章 ..... | ( 85 )  |
| 第十五章 ..... | ( 101 ) |
| 第十六章 ..... | ( 120 ) |
| 第十七章 ..... | ( 124 ) |
| 第十八章 ..... | ( 136 ) |
| 第十九章 ..... | ( 153 ) |



|       |       |       |
|-------|-------|-------|
| 第二十章  | ..... | (160) |
| 第二十一章 | ..... | (178) |
| 第二十二章 | ..... | (193) |
| 第二十三章 | ..... | (202) |
| 第二十四章 | ..... | (216) |
| 第二十五章 | ..... | (219) |
| 第二十六章 | ..... | (228) |
| 第二十七章 | ..... | (237) |
| 第二十八章 | ..... | (242) |
| 第二十九章 | ..... | (247) |
| 第三十章  | ..... | (253) |
| 第三十一章 | ..... | (263) |
| 第三十二章 | ..... | (279) |
| 第三十三章 | ..... | (287) |
| 第三十四章 | ..... | (301) |
| 第三十五章 | ..... | (309) |
| 第三十六章 | ..... | (316) |
| 第三十七章 | ..... | (327) |

## 第一章

女管家去厨房做拼盘凉菜，突然听到了那声深深的叹息，她放下锅铲，惊慌地跑到所有人在场的地方。她拥抱了一下外甥女，放声大哭。

安东尼娅想哭，免得在这种场合显得与众不同，但哭不出来，虽然嫉妒女管家的眼泪，也只能悲悲切切。一丝阴暗的想法突然掠过她的前额：为什么根本不是家里人的女管家哭得出来，而属于同一骨血的我却没有眼泪？应该哭的是我，而不是她。

其他人站了起来，不知道是去安慰外甥女，还是到堂吉诃德躺卧的房间。

尼古拉斯师傅就是这样，他是个理发师，堂吉诃德四十多年的朋友，而且粗通医术。眼前没有医生，于是他代行其职，他一步跨到前面走进房间，转眼又走了出来。他脸上那严肃的表情，还有随之庄重的摇头动作确认了结局是真的。

第一个向外甥女表示哀悼和行吻手礼的是公证人阿隆索·德马尔先生。从留的樗卯式胡须和野豌豆色的旧长袍上，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公证人。他是个脸面不讨人喜欢的老头，瘦骨嶙峋，面色犹如豆蔻。他为堂吉诃德算账和记录财产，缴税，如果在法庭打官司还要寻找律师。也就是他在三天之前，将堂吉诃德的最后意愿写成了错综复杂的合乎法律手续的文字。

德马尔先生身旁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如果说理发师是堂吉诃德的故交，那么学士就是他的新知，就像有人所说，昨天才认识的。

安东尼娅显然很快就挣脱了阿隆索·德马尔先生的双臂，但一点



也不急于离开学士的臂膀，学士好像想不出别的似的，翻来覆去说着那一句简短的话：

“安东尼娅太太，请节哀吧，您的舅舅已经驾鹤西去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对她说话，因为他从来没有那样称呼过她。他总是对她称“你”，不称“您”，但是据认为，他似乎觉得，在当时情景下用一用“您”的称呼，那种痛苦会减轻一些。

几分钟前，神甫先生堂佩德罗·佩雷斯阅读他的每日祈祷经时已经睡着，这时，安东尼娅的抽泣声把他惊醒了。他用肿胀的眼睛看了看四周。由于他正在诵读每日祈祷经，而且在祷告上非常准时和一丝不苟，我们据此得知，堂吉诃德是在午前祷时死去的，因为神甫的食指就停留在祈祷书的那个部分。所以他不担心这个消息；他知道，堂吉诃德在三天前忏悔时，就已经与上帝结清了账目。堂吉诃德对堂佩德罗忏悔的内容，任何人永远也无法知道，不管是西德·阿迈特还是塞万提斯，甚至任何人，因为他把不可思议事情的秘密全都埋进了地下。堂吉诃德为了他的什么罪过请求宽恕和原谅呢？愤怒之罪，高傲之罪？或许是在忏悔时说，在他冒险生涯的最后那三个月中，没有像教会规定的那样走进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连一次弥撒也没有听过。难道他没有在清醒时为自己为在疯癫时犯下的罪过后悔？不管怎样说，他的罪过不能算多、也不能算重，因为他的忏悔很简短，只有几分钟时间；在他忏悔时，堂佩德罗只是低头看着和摇头，好像是让他的朋友明白：“不，我理解。您接着说。”因此，堂吉诃德已经死去的消息让堂佩德罗很平静，他的事情做完了。

尼古拉斯·卡尔德隆师傅站在稍远的地方，与神甫一起等着轮到他们对外甥女行吻手礼。他是理发师、放血师、兽医和养蜂人，身边没有的话还兼做医生。他还是曼却地区五个学会的通讯会员。就凭最后这一点，不用说也知道，他是位非常好的人。或许因为他本人块头硕大，脂肪肥厚，所以极力主张给病人放血。不仅如此：他



与医生的意见相左（医生是反对放血的），因此素来与他不睦，但他迟迟没有给他的朋友放血，听任肮脏的汁液积存在血里<sup>①</sup>，害得病人一命呜呼，他竟自责了好几天。

胡安·塞瓦东是个仆役，两年来一直在堂吉诃德家的马棚和房舍里当小工。他首先做的就是好像知道上尉一死该由中尉接过指挥权的人那样，站到基特里娅身边，于是以他的殷勤和精于算计问女管家：

“管家，您有什么吩咐？”

女管家不太明白他说的话，也不知为了什么，打发他把羊羔赶到母羊那里去喂喂它们，再到井里去提水，因为不管怎么样，水在像那个家一样的大家庭里永远也不会多余，而饿死羊羔又像国王大驾归天一样严重。当塞瓦东提着挤奶桶正要去的时候，女管家忽然想起了最重要的事，吩咐他去找住在村子另一头的医生，因为从孩童时起，她就对强直性昏厥症和只因为像是死了而把人活活埋葬的事怕得要命。

那个家就靠基特里娅运转。这一点毫无疑义。堂吉诃德在外面过游侠骑士生活的日子里，家里像主人在家一样收庄稼，藏粮食，摘葡萄，碾面粉和榨葡萄。堂吉诃德的两次出行是在夏季，基特里娅对他说：“难道您不能挑个别的日子，别在收庄稼这个时候？”她是在暗示他可以订个别的日期出行。不用说，两次中哪一次堂吉诃德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已经到了即使想听，不想听进去的话他不听，不能听的话他也听不进的地步，因为他的头脑想的都是更加高尚的事情。

可是，基特里娅的听觉非常灵敏，她与在死者面前窃窃私语地交谈的大家相反，说话时没有压低嗓音，这倒不是因为不尊重死者，而是想证明堂吉诃德会不会醒过来，或者说，想确信他已经真地死了。

---

<sup>①</sup> 西方古代医学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汁液：血、痰、黄胆汁和黑胆汁。如汁液调和，身体就健康，否则会生病。

基特里娅吩咐过，她死的时候，给她眼皮里滴热蜡，然后再往一只耳朵里滴滚热的油，只有在这样之后她仍然一动不动，再把她送入墓地。她特别怕把她活活埋葬，不愿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更不愿意发生在堂吉诃德身上。因此她打发人去找医生，不是为了确认他已经死了，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而是为了别到把他埋进地下两米时会醒过来。

然而在场的人中，对那个并不因为是料想之中而不令人痛苦的坏消息表现最沉痛的人，是堂吉诃德顺从的侍从桑乔·潘萨。

昨天夜晚，他远离众人，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坐在门下一个矮小的水烛草凳子上，看主人会不会叫他，或者想让他干点什么。

他的脸已经变了颜色，眼睛也哭红了，嘴唇惨白，嗓子干涩。

那一夜，桑乔·潘萨想到，一切在那一生中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与堂吉诃德在客栈、城堡和露天度过的夜晚中，那一夜是他这个瞌睡虫白白放过，而所有或大部分夜晚都徒劳地耗过，因为思念他爱慕的杜尔西尼娅而不能安眠、辗转反侧的他的主人却安然稳睡、再也不醒的唯一一夜。

安慰了外甥女以后，神甫、理发师、公证人和学士来到桑乔·潘萨身边，领悟到他是所有人中最伤心的，对失去那个人最感到难过的。

他独自缩在一个角落，又伤心地哭起来，用外衣袖子擦着鼻涕，同时不住地摇头说着：“咱们狗屁不是，狗屁不是。”他认为，原来的主人死了必须脱帽。于是，他露出了与黝黑面孔形成鲜明对比的白花花的半个秃顶。脱掉带风帽的衣服后，桑乔简直像换了一个人，让人认不出来了。

行过礼节性和同情性的拥抱后，众人走进了堂吉诃德死后安卧的房间。



## 第二章

那一夜，所有这些亲密朋友、女管家和外甥女都守护在病人身旁。外甥女是堂吉诃德唯一的亲人。没有堂兄弟姐妹，没有叔伯舅姨，也没有兄弟姐妹。如果外甥女没有后代，吉哈诺家族就将到此而止了。

人们曾担心，堂吉诃德会随时死去。医生就做过这样的预测，虽然含含糊糊。医生说：“这位先生患的是不悦、忧伤和苦恼症，不过尤其是忧郁症。”还说：“我认为我知道原因：这三个月他竟吃田野里的莴苣和凉拌菜，据迪奥斯科里德斯<sup>①</sup>和拉古纳<sup>②</sup>医生说，这些东西对缓解性饥渴很有好处，但对情绪非常有害，使他虚弱和消瘦”。他给开了一些预防性和苛性药，但没有效果。

守夜的人们说这说那地过了那一夜，虽然堂吉诃德的死让他们非常悲痛，但都想通了，甚至有的人心想，既然他必死无疑，那么尽早死去更好，尽管没有大声说出来。

太阳出山已经有一阵子了。

“去看看你舅舅，看他怎么样了”，基特里娅对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诺说，同时开始作冷盘拼菜。“要是睡着，就让他睡吧；要是醒了，问问他需要什么。”

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诺不喜欢女管家基特里娅对她发号施令，

---

① 迪奥斯科里德斯（约 40～约 90）希腊医生、药理学家。

② 拉古纳（1499？～1560）西班牙学者和医生，曾将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译成西班牙语。

但应该听她的话。女管家像母亲一样把她养大，舅舅堂吉诃德总是命令她像爱母亲一样爱她，可是，在情感这种事情上，谁也不能发号施令，安东尼娅怎么也不能完全喜欢基特里娅。她尊敬她，服从她，听她的话，但不爱她。她总在想，“为什么我非得有这个妈妈，而不是我的妈妈？”她知道，如果她想让女管家难受，只要说“你不是我母亲，别命令我，你什么都不是我的，别在这个家里发号施令”就行了。

在堂吉诃德当真弥留之际的那些天里，安东尼娅·吉哈诺想，如果他舅舅死了，那个家里的一些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她是外甥女，她是主人，她就会成为太太，她就会发号施令，而且这个隐蔽的梦想在她心中在不断膨胀。

但是外甥女知道，在堂吉诃德还活着的时候，他仍然是一切的主人，事情仍然会像他一贯吩咐的那样去做。

因此，当基特里娅让安东尼娅到堂吉诃德的房间去时，她去了。

堂吉诃德病了九天，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不悦，忧伤，苦恼……谁没有这些毛病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基特里娅进行过反击，每天早晨给她主人吃十二个鸡蛋黄，想用这个办法让他恢复健康。可这样的照料没有效果，他病恹恹地不想吃，只喝菜汤或一两匙热粥。说来奇怪，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叫过哪儿不舒服。无论是在他虚弱地躺在床上的那段时间，还是在他生活的那些岁月里。没得过感冒，没有过头疼，没有过排尿紊乱，没有过肠胃不适，也没有对像他这样胆汁过多的肌体所能猜想的那种肝火太盛。没完没了地出去打猎，运动很多，严格地节食忌酒（从来不喝酒，只喝流水，生活很有节制），这些习惯使他体质强壮，抗得住一般的小病，就像蛀虫钻不进去的祭坛上的木雕神像一样。

最后三个月他过的是极其艰苦的游侠骑士生活，睡在旷野荒郊，累坏了筋骨，或者说累得散了架了，吃的像猪狗食，要么不吃，要



么吃得准时，夜里睡不着觉，门牙和槽牙掉了多一半，都是在他这类人所特有的冲突和打斗中连根掉的，又瘦了一个阿罗瓦<sup>①</sup>。这几乎是个奇迹，谁也猜不透那二十多斤肉是从哪儿掉的。就他那五十岁年纪来说，他从来没觉得那么年轻，那么健壮。没有，堂吉诃德从来没有叫过身上哪儿疼痛，也没有为别的疼痛叫过苦，因为他知道，叫苦总是会让叫苦者声誉扫地。他痛苦，这是真的，为爱情痛苦。但他认为，为爱情痛苦有诗意而且无关紧要。他知道，放纵这种叫苦总是有益于叫苦的人。他可能说过那位少尉说过的话：“我不是叫苦，而是顾影自怜。”问题是他在慢慢地死去，连一声“唉”也不叫，就是这一点让几乎所有人产生了错觉，相信他能挺过去。

在那九天中，前六天病人发高烧，其余三天一直昏迷和惊悸不安，忽而把他从生命那里夺走，忽而又把他带回生命身边几个小时。前面说过，在一个难得出现的清醒时刻，他先是对老天千恩万谢，感谢他在他作为疯子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可能会在天晓得什么鬼地方遭灾受难的时候，让他恢复了理智，能够作为好人阿隆索·吉哈诺清醒地死去，然后立下遗嘱并作了忏悔。

堂吉诃德恢复理智了，这可是件极大的新鲜事，这可是个大喜讯，着实让他所有的朋友、让外甥女、让女管家高兴得无以言表。与此同时，这种好转在有些人看来却恰恰相反。比如桑乔和卡拉斯科学士就觉得这种好转可疑，并充满了阴暗的预感，因为他们开始看到，正像医生逐渐确认的那样，他们的主人和朋友正在无可挽回地死去，进而想到，他在疯癫时抗过了那么多次意想不到的大大小小的发作之后，或许正在清醒地死去。

还应该说明一点：当堂吉诃德说“我已经不疯了”时，至少最初大家都在想，现在正是他最疯的时候，那是进入疯癫人脑海里的

---

<sup>①</sup> 阿罗瓦，西班牙重量单位，一阿罗瓦等于 11.5 公斤。

一种妄想，对大家说他们已经恢复理智的妄想。但不是这么回事，他在接下来和在昏迷留给他的难得的時刻里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令人惊奇地明智的。

于是，外甥女按照基特里娅的吩咐进了舅舅正在安睡的房间，当然，心想他只是在睡着。

她是怎么知道堂吉诃德已经咽气的呢？

她是个姑娘，尽管如此，毕竟看见过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许多人因为一次绞痛，因为一次中风，因为翻肠倒胃的呕吐，因为几次突然发烧，因为一次气喘，因为一次疱疹，一夜之间就死了。他们在想不到的时候病倒了，过两天就送进了坟地。大家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但是看着舅舅生病让安东尼娅痛苦。死亡的气味让她害怕。死亡有一股酸味，一股晚年的味，一股极其肮脏的尿味，一股凝固的奶味，一股淀粉味，一股苦杏味，一股醋味，一股臭井味，一股死狼味，一股发霉的烂草味，一股干血味，一股“灰菜”味。她不喜欢走进那垂死之人的房间。她希望待在厨房，她更想该由女管家去给舅舅擦洗身子和喂吃喂喝。实际上是女管家在干这些事，但又叫她去看舅舅是不是在睡，她就去了。

她发现堂吉诃德侧身躺着，头上戴着一顶红色便帽，是那种套帽，一直套到耳朵边上，望着墙壁。

她根本不必用手去摸额头就知道，最初当成短时间高烧、后来认为是间日疟的那种热度是不是还在继续。她知道他死了，因为死神用他的利齿咬噬生者心脏的一角，无言地讲说事物。姑娘明白，生命在舅舅身上已经冻结了。因此，凭他那面向墙壁、像是安睡不像是死亡的样子，她知道他是死了而不是安睡，于是走出房间，把死讯告诉了那些朋友。在最后那几天中，这些朋友一直想在走廊上陪伴他，在夜间守护他，等待着不祥的结局或奇迹般的好转。

安东尼娅把一只胳膊靠在门背后，像是要找到力量继续站直身



体，用一个察觉不出的媚态把一缕头发拢到耳朵后面——因为在场者中有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有气无力地说：

“唉，先生们，我觉得我舅舅大人抛下我死去了。”

此刻，女管家基特里娅正在厨房做凉菜拼盘，没有听见这句话，但却觉察到了随后那一声深深的叹息，心中为之一震，悲痛地来到众人待的地方。

### 第 三 章

堂吉诃德死去时，村子开始醒来，没有说话声，没有走路声，没有马蹄甲踏在石头上的声音，也没有羊蹄子像流苏那样频频晃动地匆匆小跑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鸡鸣声。还有一声半声的狗吠。

后来有了。早晨过半的时候听到了钟声。

堂吉诃德死去时，家里笼罩着一派死静，只有关在栏里的六只羊羔大着胆子打破。原来由于当时的情况，忘了把它们赶到母羊那里去，害得它们又痛又饿地咩咩叫个不停。

堂吉诃德死去时，最初的哀悼和理所当然的骚动过后，聚在那里的朋友、女管家和外甥女不太清楚应该做什么。不过在一天之中，他们把各种事情办得井井有条，好像是急忙忙地同时进行那个悲痛又值得纪念的日子的总排练和首演，并且做了他们认为对减轻别人悲痛非常必要的事情，顺便在做这些事的悲痛中排解着自己的悲痛。

堂吉诃德死去时，整个村子的生活甚至停顿了几个钟头，就像我们看到被捕获在一小块琥珀里的蚊子一样。

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是个小村子。在有些人心中，那是个小村子，但在另外一些人，就是为它而骄傲的那些人心中，却是个又大又著名的村子。村里有医生（两位）、神甫、兽医、药剂师、药商和正骨医生。还有军人。有一名宗教法庭的法官、一位地方法官和两名神圣友爱团<sup>①</sup>的捕快，每名带四名法警。有行政长官

---

<sup>①</sup> 神圣友爱团，西班牙 1467 年建立的司法机构，负责荒僻地带的治安。



和国王的仆从。村里住着三名贸易税吏，其中一人住在客店里。所以说有客店。有三家磨房（在村外）和两家面包房（每家都有自己的烤面包女工和跑外杂工）。有十八位乡绅，薄有家产，有的多点，有的少点。有一位伯爵（住在宫廷）。有二十多种行业的匠人，例如起绒匠、做四角帽的、做草编的、织布的、做锁子甲的、织袜子的、做沙锅的、做裁剪的、泥水匠、木匠和雕刻匠、鞋匠、鞣皮匠、做皮糖和糖果的、铁匠（两个）和卖水的。甚至有过一位印刷厂老板，在设厂一年后把厂子搬到附近的阿加马西利亚去了，因为那里与马德里和托莱多的交通更便利。还有过一位用大桶造纸的造纸匠，跟着印刷厂老板去了阿加马西利亚。有公证人（两位）和硕士（三位）。当然还有从事各种田间活计的人，诸如种田的、放牧的、短工、修剪树木的、皮匠、做马具的（一名）和修理农具的。所以说，它在一些人心中是个小村子，但有人认为不那么小，这是有道理的。

村子有一座教堂，教堂有塔楼和日晷，还有两座修女院，一座名叫圣阿格达修女院，一座名叫拉斯克拉拉斯修女院，两座修女院在虔诚和奢侈方面不相上下。

村子教堂的广场上有一座老式大宅（称为伯爵宅院，或伯爵府），规模宏大。还有许多房屋，或许没有这么宏大，位置较为偏僻，全都镶着自己的族徽。当地的编年史家、曾做过伯爵书记官的一位老者开列了二十二个族徽的清单，有的年代非常久远，都是石制的，文字多少不一，损坏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位老者患有严重疾病，比堂吉诃德晚死两天，但与骑士之死相比，他的死就黯然失色了。

村子的其他建筑又矮又小，拥挤不堪，似乎都蹒跚在教堂四周，像是紧靠在一只衰老母鸡身边的鸡雏。

村子还有两条气派又繁华的街（通向教堂的“宽街”和通向村外的“林阴街”），其他的都是又弯又短，又暗又窄，尤其是莫尔人



居住区的那些。

中午时分，开始响起了钟声。

村民、来这里或走在附近的路人、周围的农夫和牧人，听到庄严、缓慢又深沉的钟声在报丧。他们觉得这个时辰报丧是非同寻常的（拉曼却的风俗是下午夕祷以后敲钟报丧），有些人甚至迷信地认为，那天钟是自己响起来的，就像贝利利亚村那座著名的钟，它在发生引人注意的事件时就是自己响的。他们不仅自己这样想，随后还把这想法传扬出去。

人们对报丧感到诧异，因为谁也没想到堂吉诃德病了，两个星期前还看见他洋洋自得地回到村里来。

不仅如此，最初很多人以为，死去的人是伯爵的书记官、村里的编年史家和清点族徽的那个人，至少四个月前他就半死不活的了。消息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死的是堂吉诃德”。人们都不敢相信，纷纷说道：“他还不算老哇！不是都说他清醒过来了吗？两个星期前我们还见他挺硬朗的呢！”

他们指的是看见堂吉诃德第三次出行从巴塞罗那归来那一天。一个当时正和另一个小男孩争抢蚰蚰笼子的小男孩突然惊恐地喊了一声。许多人出门看他，还有些人装作是偶然碰上，免得人家说爱凑热闹和招人讨厌。他像往常一样消瘦，或许更老一点，身体更差一点，白头发更多了，牙床子也空了，但稳稳地骑在他的坐骑上。骑着罗西南提的堂吉诃德下了马。不知他为什么想到，既然是被白月骑士战败而归，走着进村而不是骑马进村更好。他可能是想以那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不仅不怕窃窃私语，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敢于面对那些闲言碎语。就在那里那片打谷场上，他向那些小男孩和正在用粘鸟胶粘鸟的十几个懒汉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谁也听不懂他讲的话。讲完就回家了，几个没敢当面笑他的人，见他走后痛心笑了笑。

堂吉诃德的家面对着府第，面对着教堂，面对着柱廊。

堂吉诃德哪儿也不看，只看着前方，牵着瘦马的缰绳，沿着“宽街”缓缓地走着。他的表情极度忧愁和悲伤，那不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因为最后几天经历了那么多不快之事。

有些人跟他打招呼，有些人没有打，或许因为腼腆，或许因为担心，或许因为尊重，因为不想“墙倒众人推”。

这才过了十五天，他就死了。

堂吉诃德死后，一切才更模糊一点，也更清楚一点。

死了以后，堂吉诃德已经是堂吉诃德，又谁也不是。就是说，他在那一带村庄有很大名气，但还没有大到中午敲钟的地步，即使这是伯爵或伯爵家的特权，垂死挣扎的书记官也不能享受哇。钟非常清楚地知道该为谁和在什么钟点来敲。钟像生活中的几乎万物一样，是崇拜地位高的人的。既然不会为书记官敲，也不会为堂吉诃德敲。可是，钟却敲了，人们也听到了。就因为这个有些人才认为，像贝利利亚村的钟一样，是自己响的。

尽管堂吉诃德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但在那几天里，他是很多事情和一切——这也是事实。

首先，他前两次出游的故事已经出版，再者，他的许多冒险、他大战风车、或他剑刺客栈酒囊（他把那当成了巨人）以及其他一些荒唐行为也迅速地在拉曼却村流传，人人听了都很开心。尽管现在说不合时宜，但还是应该强调说明，除了读过那本书的人以外，村里的一些人可能也读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讲的是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的一个儿子。

前面说过，村子里有硕士、正骨医生、药剂师、医生、公证人和许多其他人识文断字，可是除了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堂佩德罗·佩雷斯神甫和尼古拉斯师傅，再也没有人想读那本书，有人由于嫉妒，有人由于气恼或无知；有人讨厌为传播一个疯子的愚蠢和冲动



言行浪费纸张、金钱和精力；有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更加符合国家的理性和良好习俗，因此，比一个任凭家产荡尽的蠢人的生活更加值得赞扬。所以村里大多数人在上午过半时刻听到钟声时，不认为是为堂吉诃德而敲的，而是为哪个留下大笔金钱做弥撒和念悼亡经的人而敲的。而堂吉诃德更像个穷鬼，早就风传他的家业破产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钱捐给做弥撒和唱挽歌了。也没有钱付给敲钟人了。后来，当知道是为堂吉诃德敲钟时，有人不怀好意地这样解释：他是神甫的朋友。

问题是无论堂吉诃德的朋友还是对头，拥护者还是中伤者，对于随着他的死亡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

更有甚者，他没有死，不仅在拉曼却村，而且在西班牙大部分土地上，在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看到人们多少相似的疯狂举动。这些人身着堂吉诃德的装束走向旷野，竞相模仿他的英雄事迹；另一些人没有这么极端，只是有点盲目地上了路，想遇上他并向他表示敬佩和尊敬，或者反其道而行，像事实上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他嘲笑一番。在露天剧场里，也开始有演员穿戴成拉曼却村骑士和侍从的模样，频繁地表演出游场面，给独幕滑稽戏增添趣味，而且只要一个喜剧演员在台上露出干瘪的瘦腿和带沿头盔，还没有开口说话，人们就开怀大笑。

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堂吉诃德死去以后，最天真的人们心想，他的故事结束了，就像俗话说的：“狗死了，狂犬病也就没有了”——虽然这么对比很不恰当。有些人知道，是堂吉诃德的疯病和滑稽古怪言行，促使阿拉伯编年史家西德·阿迈特·贝嫩赫里听说以后把它们写了出来，又由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请人翻译过来的。知道这些事的人可能会想，堂吉诃德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故事应了关于樱桃筐的那个熟知的比喻：有人想从筐里拿个樱桃时，它们就连成了串，最后不仅把这一筐里，

而且把所有樱桃树上的其他樱桃都提了出来。如此一来，堂吉诃德的故事以后，还有桑乔·潘萨的故事，随着桑乔·潘萨的故事，还有特雷莎·潘萨的故事和他们两个儿女特雷希卡和桑奇科的故事，神甫堂佩德罗和尼古拉斯师傅的故事，参孙·卡拉斯科的故事，骑士外甥女的故事和女管家的故事，某一时刻与骑士有点瓜葛的所有那些人的故事，例如被堂吉诃德解救，又不甘心从堂吉诃德的生活中消失的苦刑犯，恶棍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故事——尽管这故事像堂吉诃德本人的故事一样不可信和冒险，或者比堂吉诃德本人的故事还要不可信和冒险；或者在堂吉诃德的栖身地奉承这位拉·曼却骑士的高尚强盗罗克·吉纳德的故事；或者人称“褴衫汉”或多情汉卡德尼奥的故事；或者被厄运带到黑山深处的温柔的多罗蒂娅的故事；或者美丽的卢斯辛达和堂费尔南多的故事；或者被俘的上尉鲁伊·佩雷斯·德·别德马与摩尔女人索莱达的故事；或者他的兄弟、带着他的女儿堂娜卡拉拉一起去墨西哥检审法院上任的法官堂胡安·德·别德马的故事；或者摩尔人里科特的故事（他是桑乔的街坊，在把他像驱逐所有摩尔人一样赶出西班牙时，他把两件财宝埋在了村里，桑乔本人和他的家人永远对他感恩戴德）；或者那愚蠢的公爵夫妇的故事（他们款待了堂吉诃德和桑乔两个星期，但唯一目的是给他们令人厌倦的生活提供一点娱乐，就像没有故事的阔佬对有故事的穷人经常做的那样）；或者堂阿尔瓦罗·德·塔尔菲的故事（他以为不是堂吉诃德的那个人是堂吉诃德，后来见了真堂吉诃德，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或者可怜的杜尔西尼娅的故事……到头来如此怨恨堂吉诃德的温柔、悲伤和被抛弃的杜尔西尼娅，杜尔西尼娅那悲剧性而又略带喜剧性的故事。

结果，就在堂吉诃德死去那一天，他的故事引出了另外一百个故事，人们对每一个都更加惊奇。这些故事在堂吉诃德故事旁边守候着，等着有人来讲，要不是由于堂吉诃德，它们可能永远都停留



在云雾之中呢。

堂吉诃德去世以后，就连他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就此打住。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那不正常的神经留下的与财产有关的那数不清的麻烦。堂佩德罗在提到这一团乱麻似的事情时甚至说：“在完全无知状态下死去的堂吉诃德真是万幸。”他不知道也没想到，死时家业已经破产，还欠了一屁股债，债主和贪婪的放债人准备要把剩下的那点动产和不动产切块瓜分。那是他曾祖辈、祖辈和父辈的财产，他认为就像先辈留给他一样，他干干净净地留给了他唯一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诺。因此，谁敢说安东尼娅·吉哈诺的故事不同于她舅父的故事，而且在舅父的故事没有完全讲完就会开始呢。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么，我就来讲讲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细节。

堂吉诃德死去那一天，天气热得异乎寻常，不像是十月，或许是那一年最闷最黏的日子之一，犹如圣马丁省夏天的后遗症。

准确地说，堂吉诃德是几点钟去世的？谁也不敢肯定。在场的人中谁也没有带着表。他们既不是王公也不是国王，没有表。由于日课经的巧合，只有堂佩德罗可能知道确切钟点，但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因为堂佩德罗注重这样的细节。

在人们知道堂吉诃德死了之前一小会儿，桑乔·潘萨说：“死亡没有好时辰。”随着最初的天光，天空刚刚呈现乳白色。临终挣扎常常很缓慢。在场的人谁也不屑于理睬他，他又来了一句谚语：“万事都有办法，唯有死亡不行。”他是想说：拼命反抗是多余的，反抗死神更是如此。

或许桑乔·潘萨想起第二个谚语时，他的主人已经不在活人中间了。尽管如此，大概还是可以肯定，正像前面说的，堂吉诃德的死是在四分之一午前祷的时刻，是那天上午最欢快的钟点。似乎弥漫着轻细的乡间颤音和气味，有那么几秒钟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鸟



鸣，没有狗吠，也没有羊咩。后来，雀鸟和香味用另一句迥然不同的格言附和着桑乔那阴暗的格言：“活着，什么时候都是好时光。”好像世界已经自行终结了。事情好生奇怪，在这片刻的颤音和气味之后，又没有声音和香味了。好像世界不存在了一样。

可是，尽管堂吉诃德那天早上死了，但对于与他共同生活过的那些人来说，生活仍在继续着。

## 第 四 章

堂吉诃德死时，距他第一次骑着瘦马，就是那著名的、疲惫不堪的罗西南提第一次出游有一年多一点。那次他是孤身一人出游的。还没有雇用桑乔·潘萨给他当差，因为还不知道侍从对于他想过的那种生活多么必要。

如果不离家出游，他可能会遗憾地死去。忧郁使他身心憔悴。人们对这一点都不理解，因为很多人以为很小的那个村子其实相当大，人很多，有各种行业，对于一位用不着干活的绅士来说很理想。他可以一边看着他们干活，一边停下来跟这个那个，跟铁匠、木匠、锁子甲匠说说话，一直说到午饭时刻。然后睡个午觉，读读书，到了晚饭后的夜晚，跟神甫、理发师、他的朋友另一位绅士，总之，跟头面人物喝茶，聊天。

但是看得出来，这还不够。神甫、理发师、锁子甲匠、女管家和外甥女觉得足够的东西，似乎令大家都满足的东西，在堂吉诃德身上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事情，撕扯着他的心灵。在他清醒的时候，忧郁把他变成了疯人，忧郁折磨着他的身心。这一点，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不说“因为不能出去，我发疯了”，或者“不离开家出去，我最终会发疯”，也不说“我疯了，所以要做游侠骑士”。也不是像开始时一位医生说的，他吃绿芜荑。只是因为这个，女管家不再告诫他了。基特里娅说：“从什么时候到现在我主人要吃芜荑了？难道他是在草地上吃草的羔羊吗？”不是，只是堂吉诃德想：“这里没有生活，外面的世界才精彩。似乎真实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场噩梦，终朝每日的噩梦，是我认为存在的东西，



但实际上不存在。所以，如果我不离家出游，女管家就不是女管家，我的外甥女也不是我的外甥女，我也不是我。我知道我是谁，但远不在这里，在另一个地方。我老了，剩的时间不多了。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成；只要活着，就什么都能办成。”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他像常说的那样，抱着不达目的死不回头的决心，连他那灰白色的猎兔狗也没有带，独自一人走向了荒野。

说了又说的游侠骑士生涯和所有这一切是个托辞。即使不是游侠骑士生涯，也会是另一种事情。他可能会跟着一个吉普赛部落，或者一队士兵或一群香客出走。实际上是他喜欢骑士小说，这一来他就疯了，因为疯癫和水总是乘虚而入。（女管家一再对任何愿意听的人说：“是谁心血来潮地说是因为绿芜荑？那新来的医生根本没头脑。”）一位绅士在这村里不读小说还能干什么呢？显然，因为读小说他才想当骑士。不当骑士，能当什么呢？处在他那种情况，谁不会这样呢？

第一次出游时，他在离家三四莱瓜<sup>①</sup>的地方，到了一座客栈，他却当作了城堡。

合乎情理的是，人们一见他，或许就知道他是谁，可是谁也不认识堂吉诃德，因为他没有去任何地方和抛头露面的习惯。要打猎就去村边，去牧场，要想留在那儿过一夜，就露宿。那儿有兔子，有长耳兔，有石鸡，打也打不完。大多数日子，他一个人在靠墙的一张松木桌上吃饭。所以很自然，客栈里从前谁也没有见过他，对他的面孔毫无印象。他在那儿守了一夜武器，后来像他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最豪爽和最多情的人——例如，埃斯普兰迪安、帕尔梅林、朗塞洛特、亚瑟王、加劳尔<sup>②</sup>和其他太阳骑士们——所作的那

---

① 莱瓜，西班牙里程单位，合 5572.7 米。

② 亚瑟王是传说中英国古代历史人物，曾联合不列颠各部族人民抵抗撒克逊人的入侵。他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来成为西欧骑士文学的重要题材。这里的亚瑟王应是指骑士文学中的亚瑟王，其余均是骑士文学中的人物。

样，穿戴成了骑士。堂吉诃德要像他们一样，在盾牌上刻上一句伟大的座右铭，表明要羞辱狂妄者和强势者，颂扬卑贱者，保护寡妇和孤儿，救助贫困者和无端被拷打者。于是，他立志铲除邪恶，匡正乾坤。出于幻想，他总以那种老掉牙的精美语言讲话。他觉得，使用有年头的响亮语言比起用现代发明的语言更能成功，更能提高精气神。出于同样理由，他想，用他那破旧生锈的武器就能轻而易举地制服现今那些不公正的横暴行为，卑劣怯懦的小人一看见那些武器就会甘拜下风，口中会说：“这些锈迹斑斑的武器能流传到现在，是因为从光辉时代传下来的，我们投降。要去托博索跪倒在杜尔西尼娅面前吗？行。”

实际上，堂吉诃德是打定主意，要以那些英雄事迹在死后流芳百世，永驻人间，因为在令人厌烦的晚年，他时时受到困扰，想着别人甚至在年轻时就思虑的事情，那就是：害怕就那么匆忙地、不留痕迹地消失。他害怕自己连墙上的影子也不如。他观察着村里的老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既然他们像他一样是绅士，就更有理由感到失落。“我们算是完了。我们做了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因此，有一天他自语道：“不比别人成就大，就不是人上人。我要为大家干点到现在我们谁也没有干过的事。”在那著名的骑士生涯之前说的这番话，现在可以用来说声名。如果他能用别的方式取得声名，例如像图雷罗<sup>①</sup>那样安装钟表，或像麦哲伦那样完成环球航行，或征服秘鲁诸王国，他觉得当然很好。可是身为拉曼却村一位绅士，他没有许多方式可以选择，而把自己武装成游侠骑士可是像其他任何可能一样值得赞扬的。甚至更值得赞扬的。

最初看见他穿着那身生锈的老古董自言自语走过的人心想，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接着，走近身旁仔细望着他，听他说话。有时

---

<sup>①</sup> 图雷罗，应该是位著名钟表匠，具体生平待考。



候他说的是疯言疯事，有时候又不然；今天喜怒无常，脾气极坏，第二天又是个见解深刻、和蔼可亲、心情忧郁的人。每当这样的時候，人们都不愿意离开他的身旁，因为他嘴里总有非常风趣的故事。

还没有过十二小时，就是想出把他武装成骑士这个玩笑的那位客栈主人，劝他回家拿点钱和替换衣服，不带这两样东西是不能闯世界的。在有人用棍子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半死不活地丢在路上扬长而去时，他就想这么做。也许相反，是打他在先，给他穿戴成骑士在后。那也一样。在这个故事中，事情怎么发生的无关紧要，它们就像樱桃一样堆在一起，做和发生的顺序都一样，因为确实像在生活中一样，事情一旦发生过，就不能回避已经发生。反正是人家打了他一顿棍棒，合该命运使然，过了一会，他的一位街坊从那里路过，认出了他，把他横放在坐骑上带回了村子。

在村里，他从这次毒打中恢复过来，乘机卖掉了一点财产，因为家里没钱了。钱都让德马尔先生和他那过度的买书热情吞光了。据他的外甥女和女管家，还有他的朋友神甫和理发师说，就是那种热情害得他得了疯病，想按照小说中的骑士那样行事。不是像新来医生说的那样，是吃绿芜荑造成的。可能连女管家也认为，说堂吉诃德是因为吃绿芜荑变疯，比说他是因为读游侠骑士小说变疯还要耸人听闻。堂吉诃德最先作的，是像游侠骑士那样说话，穿戴得尽量像游侠骑士，执意认为自己也钟情一位贵妇人，因为一个游侠骑士必定要爱上一个贵妇人。“在任何一部重要的书里，都会读到里面出现一位骑士，深深地钟情一位还没有变成自己心目中夫人的淑女。”

烧书的主意实际上是神甫提出的，虽说他也像许多神甫一样非常赞成火刑，但却是个很好的人。可是外甥女看到，如果不阻止舅舅的小说爱好，他会把家产统统花光，心中也是怒气难平，就像女管家一样热情地附和了这个主意，当然，女管家这样做是另有原因。

堂吉诃德至少有两千本书。都在刷过胡桃色颜料、靠墙放着的书橱里。不管教堂、两座修女院，还是村里任何一家，都没有这么多。若不是神甫和理发师阻止，女管家和外甥女就都烧了，她们不敢和他俩理论。烧书时，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从庭院墙头上飞出无数黑色火星，犹如萤火虫一般。神甫和理发师对她们那付之一炬的举动有点惊慌，赶忙从那些大部头厚书里抢出几本。他们觉得，代人受过太不仁慈，也不足为训。接着，把抢救出的书送到存放的房间，后来，乘着堂吉诃德还在调养棍伤的时候给它砌了一堵墙。堂吉诃德伤愈以后找书时，他们说书和房间被几个魔法人一阵风儿似地卷走了。他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乎道理，因为除了为骑士生涯而疯癫外，他还有受害妄想狂，认为“狂热不单行”这句俗话很有道理。而当他在庭院里看见烧焦的石头和满是灰烬的墙面时，竟然连问也没问。

实际上，他对烧书的事情无所谓，因为他的记忆力像他的疯病一样非同一般，对那些书早已经烂熟于心，或许能把他的那些书的多一半一口气从头背到尾，而且一字不错。

后来，他就在村里寻找愿意与他同行的人。他问了这个问那个，可巧找到了桑乔·潘萨。桑乔·潘萨四十来岁，比他小十岁，住在“林荫大街”附近的“鞣皮匠街”，家里是那个居民区一座破旧房子，座落在村子出口处。

堂吉诃德有多么瘦削干瘪，桑乔就有多么肥胖油光。桑乔样子奇特，腿长胳膊短，挺着个大肚子。从腿上看，会觉得他很高，但从所有其他部位上看，显得又矮又粗，脑袋滚瓜溜圆像个球，通过短粗的脖子长在躯干上。尽管赢得了搞笑和爱笑的名声，但那又大又黑又鼓的眼睛使他目光忧伤。当然名声是不错，不过在他沉默不语时，表情是忧伤的，像是警觉人的表情。他的穿戴总是一个样，因为只有一套衣服，短外套，衬衫，敞口裤子，草鞋。是旧衣服，



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补丁，是从别的破布上淘换来的。他走起路来就累得不行，稍微使点力气就喘不过气来。他喜欢当剃头匠，整天动嘴不动腿儿。在许多人眼里，桑乔是个什么也不会干的废物，甚至一点可爱地方也没有。可就是他开始给堂吉诃德当差了，而且还显露出他极大的谈话才能，就像炼金术的一种元素一样，只有在与另一种稀有元素接触时，才能证明和沉淀出它的真正价值。

最初那一刻，桑乔·潘萨不太清楚绅士街坊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也不清楚他的差事有哪些，工钱是多少。经过一番口舌之后，说定了侍从负责给罗西南提装卸马鞍和喂草喂料，帮助主人穿脱铠甲，还有帮他提装着替换衣服和杂物的提箱。没提报酬，但说到只要一有机会，堂吉诃德就让他当一个海岛的总督，因为这是在他读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经常遇到的事。

桑乔觉得，这差事基本上挺有吸引力：斩杀巨龙，矛刺怪物，钟情小姐，管理海岛。因此侍从认为，有这样好的前程，具体谈工钱未免不近人情。

从桑乔·潘萨的妻子算起，了解他的人闹不明白，像他那么生性多疑、斤斤计较的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地被说服了。他们也不理解，特雷莎·卡斯卡霍·德·潘萨这个性情粗暴、没理搅三分的女人，竟然同意了这档子事。不止一个人得出结论认为，桑乔虽然不像疯子，实际上已经像堂吉诃德一样疯了，所以才与主人一拍即合。还有人不怀好意地说是其他原因，比如说，那时候桑乔正跟妻子关系不好。这完全是没有的事，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已经让他对关系好坏无所谓了。他与妻子，妻子与他的关系，不比婚后饱尝艰辛的广大芸芸众生好，也不比他们坏。

然而，事实是另一回事。堂吉诃德跟桑乔说，在夏季中间，正当乡间最累活计开始的时候出游。那个时候，大家都全力投入收获。收割，脱粒，扬场，过筛，把麦子送进粮仓或磨房，为了吓唬小偷

靠着麦垛在场院上睡觉，在本来夜就很短的日子里从早到晚地干活，在田里露天吃饭，顶着酷热，忍着蚊子叮咬，耐着性子听知了肆意鸣叫。桑乔本来就有点懒惰，看到可以逃避这些苦活，跟上一个主人，除了陪着他和当听差，不会指使他干别的事，于是就说：“行，只要答应海岛那件好事，就是没有工钱我也同意。要是在哪儿再发点儿小财，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他们没有明确目的地、满怀各种幻想地离开村子，游荡了不到两个星期。

在那几乎十五天里，他们遇到了有好有坏的各种事件。事件中的人忽而进入，忽而离开，刚出现时没有故事，故事完了又消失了。在好事中，桑乔·潘萨找到一个下了一百多埃斯库多<sup>①</sup>的手提箱。在坏事中，应该说到那天上午，几个好开玩笑的小伙子设计圈套，用毯子裹着他兜来兜去。按照桑乔的说法，在那次事件中，堂吉诃德与他的大名太不相称，与他的英勇气魄太不相称，也与他的口号太不相符，因为他表现怯懦，没有搭救他。可堂吉诃德本人的看法正相反，他说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们还结识了另外许多人，有几位出类拔萃，但也有卑劣小人和烟花女子、赶脚人和教士、痴情的、清醒的、疯癫的，总之，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那次短暂出游期间发生的奇遇非常滑稽可笑，主要有风车奇遇、羊群奇遇和理发师胡碴钵奇遇（堂吉诃德认为那钵子是头盔）。但最令那些地方的人惊恐的，也许是与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奇遇。那是个动辄就发脾气的苦役犯，堂吉诃德不听桑乔和押解他们去服划船苦役的法警的劝告，连同其他犯人一起解救了他。

这些英雄事迹一两个月内传遍了整个那一地区。又过了两三个月，一个叫西德·阿迈特·贝嫩赫里的人就知道了这些事。他是托莱

---

<sup>①</sup> 埃斯库多，西班牙古金、银币名。



多的一个鞋匠，特别喜欢故事，把这些英雄业绩写在了纸上，供自己消遣，也让他的朋友解闷。

但是，生活中的一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鞋匠膀胱得了病，高烧不止，最后送了命。死者刚刚入土为安，他的寡妻，一个名叫卡西尔达·“六指”的基督徒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了丈夫的书籍和纸张。

埃斯基维亚村居民米格尔·塞万提斯就是在这时候登场的。

当时，塞万提斯正在阿尔卡纳市场一个丝绸商的店里给他妻子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买丝绸——托莱多的集市或旧货市场就在阿尔卡纳市场里。正在这时，一个男孩到那里去卖一些杂记本，他是鞋匠的儿子。

塞万提斯正在给妻子买丝绸，想要消消猜想妻子会跟他发的火气。他在塞维利亚过了四年多，没有在村里露面，那天正好是回家的日子。村里人都说长道短。那个人比卡塔利娜年龄几乎大出一倍，离家外出却不带着她。他们都觉得奇怪，说：对这么年轻又刚娶的媳妇，没人会这样。虽然不知内情，人们普遍站在本村人卡塔利娜一边，没人站在外来户塞万提斯一边。他这次回来，是为了请人为妻子的财产作担保，人家要求他，做了担保才能继续干贸易税吏或收税员那份差事。四年不回家，只是因为需要四千比索价值的担保才不得不回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为这两件事求得原谅。所以他在离开塞维利亚时想，到达埃斯基维亚之前，先在托莱多的丝绸商店里逗留一下，给妻子带回一块丝绸。就是在那一时刻，鞋匠的儿子拿着杂记本出现了。

塞万提斯对任何与纸有关的东西的喜爱胜过任何东西。甚至在街上见到一张纸掉在地上，他也要停下脚步看看再走，因此想看一看小孩带来的东西。他看到所有本子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便出了店门，不一会儿，又带着一位会读这么窄的小字的、说阿尔

哈米亚语<sup>①</sup>的摩尔人回到店里。摩尔人把本子翻了翻，随便读了几段，碰到一个讲到杜尔西尼亚·德尔托波索的段落。听到这个名字，塞万提斯对这个发现高兴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因为他意识到，那只能是堂吉诃德的故事，其中许多不同版本的有趣笑话他早就听说了。于是，他让摩尔人稍等片刻，自己悄悄地把鞋匠的儿子拉到一个角落，手指着丝绸商，用半个雷亚尔<sup>②</sup>买下了所有那些手稿，一面交易，一面像老练的投机商一样掩饰着自己的激动心情。虽说小孩要多少钱他就给了多少钱，一个马拉维迪<sup>③</sup>也不少，可是再多给点也划算，小孩子知道什么。用在翻译上的钱比那些手稿本身多。后来他找到译者那里，跟他说，愿付两阿罗瓦葡萄干和两法内加<sup>④</sup>麦子，请他全文翻译，一个字也别丢。一个月多一点，译者把纸上内容翻译成西班牙语，还给了他。塞万提斯又从自己记忆中增加了一些次要情节，这些情节是他听人讲过，而西德·阿迈特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想写、或者因为早已死亡而未能写的，例如解救西内斯·德·帕萨蒙特那个情节。事实可能是西德·阿迈特认识那个好打架的家伙，知道他不是善鸟，即使开玩笑也宁愿不把他写进整个故事中，唯恐那本记事书出版后传到他手里，他来跟他找碴打架。塞万提斯把那些手稿买到手并翻译完毕后，就把它带到了马德里一个印刷厂厂主朋友那里。厂主看了看，同意留下。塞万提斯没有自己的财产，除了需要担保（卡塔利娜肯定是听信了他哥哥，一个吝啬神甫的主意，没有签字），还欠着几笔小小的债，并非都是赌债。他不想用多次尝试过的妻子的钱袋来偿还，便向印刷厂厂主提出用两千雷亚尔买他的书。在著名的门蒂德罗<sup>⑤</sup>附近“无助者窄街”上随便一家饭馆里，

---

① 阿尔哈米亚语，西班牙的摩尔人对西班牙语的称呼。

② 雷亚尔，西班牙古币名。

③ 马拉维迪，西班牙古币名。

④ 法内加，干量单位，合55.5升。

⑤ 门蒂德罗，马德里著名的闲谈聚会场所。



经过简短的讨价还价（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中是常见的），说定以一千六百雷亚尔成交。可见塞万提斯作的这笔交易大有油水，他用半个雷亚尔、两阿罗瓦葡萄干和两法内加麦子买来的东西，这么一下子就身价百倍了。

从那一天起，书商的印刷机日夜不停地连轴转，有的排版，有的校订，有的印制各个印张，不到一个月书就印好了，送到书商和书贩手里。

在堂吉诃德第二次出游后恢复期间，有一册甚至到了他的手里。

那时候，绅士正在等着好天气到来，以便重新披挂出游。过骑士生活好天气比坏天气好，冬季比夏季好，因为大部分日子必须露宿旷野，而雨或雪会使骑士的任何炫耀黯然失色。对他来说，那个冬季变得特别漫长，正像常言说的，憋闷得他心急如火。他已经不再出去打猎，在经历了真实的冒险以后，他觉得打兔子太像小孩子的玩耍了。没有成为他唯一消遣的书看，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熬到出游的日子。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把公元1614年6月5日这个不朽的日期，即圣体节第八天，定为这部传记大事记的一天。

这第三次出游，也是桑乔的第二次出游，比上一次持续时间长得多。骑士和侍从走了三个月，多少差不了一两天，命运把他们带到了巴塞罗那，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冒险的终结、失败，还有谁也不能预见的一次致命伤。这次受伤将会把堂吉诃德送进坟墓，也使亲属和朋友为一个人的死亡而痛心。说到这个人的死亡，喜欢了解准确详情的人且看下章分解。

## 第 五 章

堂吉诃德离世的那个小房间，严格说来不是他的房间，而是下层的另一个房间，是为了让他别忍受那么少见的炎热把他挪到那里去的。小房间里到处是秋天的苍蝇，它们发疯而又过分殷勤地嗡嗡叫个不停，不甘心死去。苍蝇落在他半开半闭的嘴唇上，落在他眼皮上，在他脖子上爬来爬去。他忍受着那一切，连一根睫毛也不动，由此可见他确实死了。尽管如此，女管家觉得还不足以说明他死了。她用眼角窥视着主人，等着单独和他在一起，到谁也看不见她时，给主人眼皮里滴热蜡和往耳朵里滴几滴滚热的油。

堂吉诃德活着时那内心斗争的表情——眉头紧锁，嘴上苦笑着，以及那有点像橄榄绿一样的晦暗脸色，此刻都已经消失，脸上露出精美雪花石膏像上那种无限的安详，那是一种终于得到的安详。

女管家基特里娅赶忙找了一块比烟雾还薄的有花边装饰的小手帕，滴了几滴灵猫香，给主人盖上脸，手帕挡住了苍蝇，但又不盖住而是遮住脸，使它显得更加安详。

似乎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转眼之间上演了像宗教故事剧那样的场景。

十分钟后，医生来了。是那位终身医生，那位猜测所有那一切部分地是因为吃莴苣引起的的医生，不是曾经说绿芜荑那套话的有新奇思想的那位医生。医生是位七十来岁的人，个子很高，面色青黄，长着一双精明、略显游移不定的小眼睛。他身穿一件高领黑衣服，大翻领里露出不太干净的脖子。看样子他来得很匆忙，无疑还告诉了大家，只能在那儿待几分钟。打招呼时，大家都称他堂福鲁



托斯。

与堂吉诃德，在他之前是他的父母堂贝尔纳多·吉哈诺和胡斯塔·德·阿尔塞，在父母之前是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直睡的通常那个房间不同，与那个既宽大又明亮的房间不同，那个临时安排的医务室不但窄小，还略显昏暗，里面只能容纳三个人。所以堂福鲁托斯来了后，必须出去两个人，医生才能走近从花边手绢露出死者模样的那张床。医生连脉也没有把，只问所有那一切是怎样和什么时候发生的。虽然一生都认识堂吉诃德，但严格说来不是他的朋友，尽管如此，他显得很真诚，想问清这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医生为人严肃，憎恶小说，只读医学论文，特别是迪奥斯科里德斯和拉古纳医生的著作。堂吉诃德从巴塞罗那回来后生病时，对人们说：“让我平静地死吧，我不想看任何医生，尤其不想看堂福鲁托斯。”

那时候，女管家让人去请那个叫堂塞万多的年轻医生，来后说了关于绿芜荑那套话。女管家当时就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再叫他，便让人告诉了堂福鲁托斯。

当时，堂吉诃德已经气息奄奄，以致看见堂福鲁托斯出现时一句话也没说，让他检查了一番，连得的什么病也没有问。

“是强制性昏厥症？”

堂福鲁托斯不是精明人，厌烦跟无知的人说话，只用不可逆转的话让女管家镇静下来：“相信我，基特里娅，这人到最后审判那一天也不会复生。”

尼古拉斯师傅见自己的对手在场，便来了情绪，决定把死者两手交叉在胸前，以此强调，他的权限虽然管不了村里的病人，至少可以管得了朋友的手。

堂吉诃德的手，虽说当然又细又软，是除了剑、猎枪或书以外从来没有碰过其它东西的体面人的手，但此时此刻，已经只是一小

堆干枯、细长和瘪瘦的木棍，指甲不太短也不太干净。手上还有苍蝇爬来嗅去，基特里娅用一支鹅毛轰赶着，就是堂吉诃德用来写过无数诗句的那支鹅毛，就是他用来在德马尔先生写的遗嘱条款上留下花体签名的那支鹅毛。

堂吉诃德的最后几句话似乎是这样的：“别给我您的鹅毛笔，我使不惯。基特里娅，到我的书房去，把我那只拿来，也许削得不如那支好，可是，适合我静静的忧郁情绪，它认得我，用起来顺手。”就是在他变疯时具有的这种如此哥特式和庄重的说话方式，使一些人立刻对他是否理智产生了怀疑。后来，堂吉诃德就一言不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两天。因此，基特里娅内心很动情，堂吉诃德叫的最后一个名字恰恰是她的名字。鹅毛笔就成了遗物。

医生问完以后，神甫在一片窃窃私语中念诵拉丁文悼亡经。念过悼亡经后，堂福鲁托斯走出房间，桑乔走了进去，跪倒在地。堂吉诃德的死似乎使他大伤元气。谁也不知道这位听差的心灵受着怎样的煎熬，因为平常说起话来就没完的他，彼时彼刻连嘴皮也不张。接着，理发师出了房间，学士走进去，他那诗人的心被死亡的场面深深震撼，眼睛望着就在几天之前还用一种东西让村里人打发漫长空闲的那个人，一刻也不离开。那种东西不是祈祷文，而是书籍和想入非非的事，学士对这类事听得最是津津有味。

如果说尼古拉斯师傅内心感到，要是及时给病人放血，也许能够挽救那次死亡的话，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内心深处也有类似感觉。因为在巴塞罗那海滩战胜了堂吉诃德，因为向他提出了在村里隐遁一年、禁止进行已经证明会致命的冒险这个严格的条款，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扪心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利让人家离开他愿意过的那种生活，既然他在那种生活里是快乐的，也不伤害任何人？堂吉诃德伤害谁了？在疯癫的最后几个月里，堂吉诃德难道不比在所有清醒的岁月里更快乐吗？或许我真不该打败他……”



他很悲痛，尽管如此，在大家似乎都在为堂吉诃德灵魂的永远安息向上天祷告时，他仍然在那里发表了对骑士的第一篇悼亡颂词。

理发师、医生、公证人、女管家和外甥女，以及办完差事回来的短工塞瓦东，在门口嘁嘁喳喳的这些人，还有得知死讯前去表示哀悼的一些村民，全都沉默不语，准备听参孙·卡拉斯科说话。他早在村里享有大名，是个雄辩家。

他系好粗驼毛学生服的纽扣，用因激动而嘶哑的声音说道：“可怜的堂吉诃德，如同我们的好人桑乔·潘萨今天夜里说的，虽然死亡从来不是在适宜的时刻到来；但它是在不适宜的时刻来到你的身边。在你的征战有望取得更大成功的时候，它却更加无情地刈杀了你的生命；我们大家越是需要你的生命长久，上天却越是要它短暂。如果说作为堂吉诃德你留下了著名业绩的证据，那么作为田园牧人首领，你那多情者的嚤嚤哭声充满了空气和白云；你作为疯人在我们中间留下的声名，无法与你作为好人阿隆索·吉哈诺留下的声名相比，因为说到好人，没有人能与你等量齐观。你自称‘好人’，但我们似乎可以称你为‘理智的人’，我们这些你的朋友要为此做出努力；然而现在，我们却悲痛得失去了理智。骨瘦如柴，皮肤暗黄，眼睛陷入阴间的黑暗，鼻子尖削，瞳孔呆滞，又软又细的胡须垂在塌陷的前胸，死去了，无可挽回地死去了。看着你这副模样，我们可以说，你如此顺从地遵循你的命运，像麻雀一样耗尽了自己。但我们知道，你曾是像雀鹰一样的绅士。在鸟雀之中，没有一种鸟儿具有更大的绅士风度。我们都曾看到，在寒冷的冬夜，在太阳落山之时，雀鹰抓住一只小鸟，把它叼到夜间栖息之地，抱着它让它取暖，第二天早晨再毫发无损地放它自由飞翔。作为鹰隼，你表现出高尚的胸怀和巨大的勇气，并且像它一样与任何鸟雀搏斗——我是说巨型的、卑劣的、会施魔法的或怪物般的鸟雀，而不管你觉得它们多么骁勇和非同一般，尽管你可能在搏斗中必死无疑。因此，你

从来不像雀鹰那样想一想，你搏斗的对象是不是在力量、财产和门第上胜你一筹，而只想它在情理上是否屈居于你。为了使情理尽善尽美，现在你落到这步田地，被最大的无理行为——死亡打败了。这就是我的悼词。”

桑乔在地上咽下泪水，泣着声说：“唉，一点不错，不到两天前我还跟他这么说来着。我的老爷，您可别丢下我去死，听我的劝，长命百岁地活下去，身子骨好就什么都办得到。一个人可能做的最大疯事，就是没有人杀他，除了忧郁的手也没有别的手要他的命，就无缘无故地死去。是这该死的专横霸道的悲伤把他带走了，现在让我们大家这么无依无靠。他不听我的话，这回证实了吧。他是清醒的，咱们才疯了呢。他已经称心如意地到了天国，可咱们还在为生命补过受罪呢。”



## 第六章

当然，堂吉诃德的死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女管家基特里娅来说，那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自从拥抱安东尼娅时流下最初几滴眼泪以后，整整那一天都没有再见她哭过，从这一点可能得出错误的印象。

她是个沉默寡言又严肃的女人。穿戴得一半像女管家和女仆，一半像主妇：衬衫、裙子和围裙，自从堂吉诃德第一次离家走向他幻觉中的战场时起，虽说还不到那个年龄，却系上了女主人的黑头巾。大概是因为主人不在家，让仆人们尊敬她。

那天，学士发表了那篇悼亡颂词，大家都各自回家之后，她乘那一刻赶忙去找了一支蜡烛。

她点燃蜡烛，等着蜡热了，小心翼翼地往堂吉诃德每只眼皮里滴了一滴。然后等着蜡变凉，用小手指指甲抠出那两滴蜡——可能是她流出的两滴眼泪，包在小手绢里，仔细叠起来，藏进衬衫袖子里。那种证实办法成功了，她没有再用烧沸的油试验。她两手挥动围裙，驱赶房间里的苍蝇，等到一个也没有时，走出小房间，随手关了门。

接着，她打发安东尼娅到拉斯克拉拉斯修女院去要一件苦行衣，因为她知道，穿着跟他父亲、祖父和家里所有人一样的附属教团教士的衣服下葬，这是堂吉诃德的愿望。她留在厨房里，继续做刚刚做了一半的那些凉菜。

她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一边做菜一边哭，她想法儿不让眼泪滴在锅里，但并非总能做到，有的眼泪落在里面，弄得油上面水星飞

溅。做完后，基特里娅放下锅，回到小房间，从里面插上门，免得进去苍蝇，在先前滴过两滴蜡的地方印了两个吻，在床的一端坐在了堂吉诃德脚下，因为里面一把椅子也没有。

哦，要是有人看见她在堂吉诃德头上留下那两个如此爱恋和意想不到的吻会怎么样啊？对那种信任之情他们会说什么呢？

“您怎么就这么死了呢？现在，我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她继续向堂吉诃德提出千百个别的问题，都是用半高不高的声音，这不是因为心想他会回答，而是因为想让他安稳地睡去，就像人们对一个早已坠入枕头和梦境那神秘莫测世界的婴儿继续讲故事一样。

她用她那肥胖、红润和灼热的手抚摸堂吉诃德的手，那一小撮干枯、冰凉的小木棍，看样子快要把它们折断了。

在女管家待在房间的时候，学士和安东尼娅正在并肩而行，学士回自己的家，安东尼娅去拉斯克拉拉斯修女院。

两人说着堂吉诃德生前的为人，不过，话说得干巴巴的。

在修女院对面“宽街”与阿苏卡克街的街角上，两人分了手。

在修女院转门只剩自己一个人时，安东尼娅一面叫门，一面寻思：“参孙对我说什么来着？他永远不会正眼看我？难道他没有注意我穿上了亚麻布新衬衫？难道他没有觉察到，他对我行吻手礼时，我比通常更用力地贴近他的胸膛，还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眼睛？为什么他不盯着看我，为什么我看他时他那么惊慌失措？他大概不喜欢我。”

“圣母玛利亚！”

转门里传出的声音既孩子气又老人气，既像让人废话连篇，又像让人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安东尼娅怯生生地说明了她是誰，想干什么。她没敢说旧苦行衣也没关系，因为说到底，新的或旧的，哗叽布的、羊毛的或驼毛



的都无所谓，反正在坟墓里持续的时间一样长。她觉得，出于尊重，不应该说这么理智的话，就咽在肚子里了。

“是给我舅舅用，他去世了。”

修女问：“你舅舅是谁？”安东尼娅说“阿隆索·吉哈诺。”修女称对不起，她是外来人，进那座修女院时间很短，不认识他。她说：“我是巴利亚多利德人。”

“也许您听着堂吉诃德更耳熟”，外甥女承认，虽然不喜欢用这个名字说起她舅舅。在这一点上，她和基特里娅一样。她舅舅是阿隆索·吉哈诺，不是自称堂吉诃德的疯子，而且她觉得，用这个外号称他是对家族的侮辱。一想到人们会叫她“吉诃塔”，她就觉得受了极大羞辱，就好像叫她“宰猪的”、“犹太人”，或任何更坏的称呼一样。

修女承认，听这个名字她也不认识，便极其冷淡地去拿，或者说，向能给的人要苦行衣去了。

安东尼娅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门厅里看着转门，转门上方的墙壁上钉着一个木头十字架。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着，可是没有人来。安东尼娅继续想着：“他永远不会认真地看我，永远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对我献殷勤吗？永远不会注意我吗？不，他不喜欢我。”

突然，她听到墙的另一边有几声脚步声和一阵窃窃私语。有个人，或许是看转门的修女，对另一个修女说着苦行衣的事。还听见这另一个修女对她说，堂吉诃德这个人是疯子，不知道给他这件圣服是明智还是不明智。还听见就是那个似乎非常知情的修女对她的伙伴说，这个疯子有个相处不好的外甥女，像她舅舅一样，是个非常容易生气，也非常容易消气的姑娘；听见看转门的修女，或者随便哪个修女，对她“嘘”了一声；安东尼娅屏住呼吸，听见这个修女说：“别那么大声，嬷嬷，好像她跟我说，她就是那外甥女。她就在外面等着呢，会听见咱们的。这话是怎么说的？”



两个修女终于给了她一件苦行衣，叠得整整齐齐，还用衣服上那条腰带捆好了。安东尼娅转身回家，一路上暗想：“这些修女怎么会知道我舅舅和一个女仆我们相处得怎样呢？难道我真地像我舅舅？那么，为什么参孙是我舅舅的朋友，却不愿意做我的朋友呢？”

安东尼娅脑子里想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匆匆而过。她回到家时，女管家基特里娅已经重新把堂吉诃德关在小房间里，问她：

“怎么去了这么半天？”

隔着转门听到的那些话，安东尼娅一句也没有告诉她，因为她认为，不管怎么说，堂吉诃德是她舅舅，基特里娅什么也不是，那些事情应该留在家里，不宜对外人说。只跟她说了句“我跟参孙·卡拉斯科说话来着”，她觉得，这样做，比真想说或真能说的关于两个人的事，说得还要多得多。

说到安东尼娅，奇怪的是西德·阿迈特对她的美貌一点也没有透露，在从来不会放过像外甥女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身上这些细节的人的笔下，这事更加蹊跷，因为她是极其漂亮的。

确切地说，她的身材娇小苗条，尽管如此，她喜欢穿低领上衣，这样，她的白衬衫就把过往家中那些男人目光注视的袒露胸部更加凸现出来。

她脸上有三颗美人痣，一颗在嘴唇上，一颗在面颊上，一颗在太阳穴上；娇小的玫瑰色嘴唇挂着一丝惨淡的笑容，在一双如果说就能自己说话的蜜色眼睛的衬托下，才略显缓和。眼睛，当然非常美，但是，若没有那张嘴却不能称为美，因为在她不是因故生气的时候，它常常绽露出狡黠和不可抗拒的天真媚态和微笑。

人们在她背后议论：“这姑娘这么漂亮，为什么性情是这样，为什么心情好像总是这么糟？家里有那个疯子，弄得人整天心里乱糟糟的，家就会是这个样子。”

舅舅穿衣很随便，总是一个样，冬天穿一件长袍，吃饭时也不

脱，夏天穿那件旧的紧身上衣。安东尼娅与他相反，喜欢穿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衣服，衣服像宝物一样精心收好，就像系在漆黑、弯弯曲曲的头发上那些玫瑰色、白色和红色的绸带一样。

她常常看着舅舅想：“我可能一点也不像他，我像我父亲。从我母亲、我舅舅和我母亲家族里什么也没有继承。我是我父亲家族的人。”

奇怪的是尽管这么美貌，她却认为自己丑，没有姿色。她那天生的烈性和焦虑使她认为，自己会像女管家基特里娅一样独守终身。“如果不是参孙的，我就谁的也不是。”那一天她还这么想，同时又害怕自己的想法：“舅舅刚去世，我不应该总想这些事。起码今天不应该。”可是，在学士陪她去圣克拉拉修道院几分钟后，她还是遏制不住倾泻而出的那些幻想：“为什么参孙不是我表哥？为什么我没有到他家去生活？求个宽恕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可我却不得不到我舅舅家来了。”

参孙·卡拉斯科不像安东尼娅以为的那么对她无动于衷。他可能不太懂得恋爱的事，也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花费太多时间。彼时彼刻，除了堂吉诃德的死，他不可能想别的事。他对堂吉诃德的死刻骨铭心。虽然年纪轻轻，但他清楚，随着堂吉诃德消失的是比一个人更多的东西。他隐隐约约地直觉到了这一点。他很伤感，尽管在那短短几个月中他对桑乔非常亲热，但与桑乔可能经历的伤感大不相同。把安东尼娅留在克拉拉修道院门口时，他暗自想道：“如果堂吉诃德是我父亲，事情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让他进一步想到，他就会是安东尼娅的表哥。他承认，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与堂吉诃德相处得比与他父亲一生中相处得还要好，还要融洽。堂吉诃德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因此，学士为托梅·卡拉斯科感到惋惜。

堂吉诃德死的那一天，他为他守了一夜灵，后来回到家里。父亲见他走进家门，忍不住露出厌烦的神色，甩出一句刺人的话。当



然，他不知道堂吉诃德已经死了，因为钟是在中午才开始敲，而他进家门时是上午九点。

“那么早还错过时间了，大学生先生？”

“堂吉诃德刚刚死”，参孙·卡拉斯科用胜利的口吻大声说道，脸上非常严肃，意识到谁也想不到是这么个回答。

“噢”，父亲说，但他不是服输的人，更不是向儿子服输的人，便接着说，“真可惜”。

参孙·卡拉斯科没有理会这句评论，因为那只是为了让他不快才说的，径直上了自己的房间。在那儿洗了洗身，穿上干净衣服，吃了母亲的一个女仆拿给他的一点儿吃的。

大家都认为，参孙·卡拉斯科是当地最快活的小伙子。

那时候他二十四岁。他个头不太高大，但身板特别结实，皮肤黝黑，理解力很强。他的面貌特点鲜明，鼻子扁平，嘴大，眼睛小而神，表明脑瓜机灵，鬼点子多，喜欢开玩笑。

实际上，在描写堂吉诃德故事的第一部书出版后，当他在堂吉诃德准备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行那天看见他时，就跪倒在他面前，开始对他大吹大擂。如果不是堂吉诃德，随便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对那套阿谀赞美心生厌烦，在那种表演中发现蠢人的无礼或愚人的憨厚。可堂吉诃德是个纯真的人，认为有个人跪在地上不仅是对他表示恭敬，更是在他身上光耀整个游侠骑士生涯，这本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涉及骑士生涯，他甚至觉得，即使人们在他经过时燃放烟花爆竹也不为过。

吃着女仆拿给他的点心，学士想起了第一次看见堂吉诃德的情景和对他所说的那些玩笑话，为嘲弄了他感到有些惭愧。他想：“是我们大家无意中杀死了他。我们不认为他像实际上病得那么厉害，我们对他的表现也许不像好的基督徒。”

大家都以为参孙·卡拉斯科已经读完了学士学位，很快就要接受

剃度，取得他需要的教职等级。

可是，他又延长和耽误了两年。父亲不断催促他取得教士身份，不过，部分地因为有非常喜欢他的母亲撑腰，他始终没有下决心。父亲跟母亲对着干，时常气咻咻地说：“你就溺爱他吧！”

参孙·卡拉斯科一生干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干。他两次出走去找堂吉诃德，把他带回了家。

第一次他穿了一件黄色上衣，上面缝了许多光闪闪镜片做的小月亮；戴了一顶头盔，上面飞舞着许多绿色、黄色和白色羽毛。见他这副打扮站在院子里，父亲怒冲冲地走进屋里去找妻子，把她拉扯到小伙子面前，口中说道：

“谁能给我说说，我儿子怎么穿戴成这副样子，像个滑稽小丑似的？”

儿子告诉他，那是一次慈善行动，是把一个失去理智到处游荡的人带回家的行动，任何一个好的基督徒都不应该觉得是坏事。父亲问“是谁”。儿子答“堂吉诃德”。父亲的怒气更大了：“你说的是咱们街坊阿隆索·吉哈诺？那个幻想家，那个小说迷？他走得越远那外甥女就越好，要是还把财产都花在购买书上，她就一无所有了。”参孙不服气，说这事他请教过堂佩德罗，堂佩德罗是位明辨是非的神甫，认为这样做对。堂佩德罗在卡拉斯科家族中很有威望，这回托梅·卡拉斯科没的说了。

可是合该倒霉，参孙·卡拉斯科找到了堂吉诃德，被他打败了。

父亲见他两手空空、断了两根肋骨回家，想了半天要说点什么，但一想到堂佩德罗，就忍住了没说。整个那一天，他都隐忍求全地一言不发。到了坐在桌子旁吃晚饭时，只见他不是说个没完就是发火，他说——不知道指的是谁，是什么事：

“这要耗到什么时候呀？”

断了的肋骨刚好，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又为第二次寻找做准备



了。他用几个白色褥垫从头到脚填满铠甲，把头盔和盾牌涂成白色，还在盾牌上钉了一个黄铜作的特别明亮的月亮。

母亲兴奋得拍手叫好，觉得儿子这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衣装齐整，优雅漂亮。可父亲为了不看他出走，有三天没有在家里露面，临时从手下牧人中挑选了两个猎手，带着他们到他的牧场打猎去了。

第二次寻找中，他不得不到巴塞罗那，因为堂吉诃德已经穿越了半个西班牙，不过也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他。到处都有人要么听说过这位疯癫骑士，要么见过他，要么认识见过他的哪个人。

当他旗开得胜、得意洋洋地回到村里时，听腻了俏皮话的托梅·卡拉斯科冲他抛出断然的话语：

“别再浪费时间了。快下决心吧，学士先生，争取拿教职等级，像我内弟先生一样当教士，别老赖在我的桌子上吃白食。要么拿教职等级，要么随便到哪儿混去。”内弟指的是卡拉斯科母亲的弟弟西古恩萨区主教，几年前他主动提出帮助他的这个外甥。

面对最后通牒，母亲放声大哭，参孙·卡拉斯科没敢说自己不适合干教会的事。

就在事情这样僵持不下时，堂吉诃德去世了。考虑到死者和自己儿子与那蠢人之间显然存在的友情，父亲至少在策略上同意他延期决定。

而对于桑乔来说，堂吉诃德的死同样是延期。

他瞪着熬红的眼睛沉默不语地回到家，说了一下堂吉诃德死的消息，接着倒头便睡，那一整夜他连一分钟也没睡着。他告诉妻子：“过一会儿叫我。”可妻子特雷莎让他睡了个想睡多会儿就睡多会儿——其实也没睡多久，上午过半时敲响的钟声把他惊醒了。

“几点了？我睡了多久？谁敲的钟？”

他全身冒着冷汗，嘴里发干。在难得睡稳的几分钟里，还做了

又深又重的梦，梦中他和堂吉诃德在骑士生涯中周游世界。

桑乔叫儿子桑奇科去买点酒，女儿、父亲的掌上明珠桑奇卡没等人吩咐，就给他炸了几块肉条。

他喝了点酒，不过没吃肉条，正在这时，塞瓦东带着女管家基特里娅的口信来了。

只剩下特雷莎和他们的儿女时，母亲说：

“唉，孩子们，你们爹变了。这肉条根本没动。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事？跟堂吉诃德一起过的几个月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简直不认识他了。从前他乐乐呵呵的多快活，爱说俏皮话和笑话，爱打榧子和开玩笑，现在变成不说话的人了。我甚至看他瘦了。不会是病了吧？不会是两个人得了世界上流行的什么怪病吧？”

桑奇卡说：“大概是因为主人死了，他太悲痛。时间一过就全好了。没有持续百年的灾难，也没有烧酒化解不了的愁烦。您甭担心，交给我吧，出不了两天就让他恢复老样子。”

“但愿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是我敢说，他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就在昨天，去堂吉诃德家以前，他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过来特雷莎，告诉我，我有什么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会是我生活的主人，我名声的主人吗？应该知道的我的一切都写出来了吗，还是继续要过传记里的生活？你看，堂吉诃德死了，我会怎么样？是会有新生活呢，还是像个老兵一样，讲讲我跟堂吉诃德的冒险，就此消沉地等死？一切都完了？堂吉诃德一死，我不是半途而废了吗？我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不关心这些事。’”

“你怎么跟他说的，妈妈？”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我说，一个穷人的生活怎么会跟一个主人就完呢。主人老在换，可仆人总是那些人。牛到哪儿不是拉犁耕地？我跟他说，别老想这些烦心事，打起精神，心宽点儿，别担心，抬起头来朝前走，过些时候都会好的，‘圣佩德罗在罗马，再好不



过’。”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吗？”

“说了。他说：‘你说得很对，我的特雷莎，不过告诉我，告诉我，我是会有新生活呢，还是像个老兵一样讲讲我跟堂吉诃德的冒险，就此消沉地等死？一切都完了吗？’他跟我说，我想象不出这第二次他跟主人在一起有多好，说第二次一点儿也不像第一次，不光因为他当上了总督，还因为他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出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这是他从前没有的；说只是现在他快死了，他知道他内心里是什么死了；还说，他好像正在失去对任何事情兴趣。跟你们说，孩子们，我很担心你们爹。”

这些议论桑乔一句也没听见，他跟塞瓦东到房后的牲口棚去了，正在给灰驴上笼头。

桑乔干着活，塞瓦东一边帮他一起干，一边唱起了小曲。他嗓音清亮、文雅。

“塞瓦东，你就不会为你的主人哀悼一分钟？今天这日子你怎么能唱歌呢？”

塞瓦东是个短工，面对桑乔的权威，停止了歌唱。

对于堂吉诃德的死，塞瓦东是唯一觉得无所谓的人。不仅因为他在家里时间不长。他跟主人打交道也不多。他来的时候，堂吉诃德那些日子正在极度兴奋和狂热之中，在马厩后面演练武器，关在自己房间高声朗读小说，还喜欢代替小说里的人物说话。是公主说话时就模仿公主的声音，是巨人说话时就模仿巨人的声音，最后是骑士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代表骑士的声音。他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即使最老练的喜剧演员也比不上他。这时塞瓦东想：“我这是上谁家当仆人来了？像个神经错乱的人。”

真的，他对桑乔也没有什么好看法，不过他斥责他的行为时，他倒也听话。



过了几分钟，两人之间的沉默显得很难受，桑乔就说：

“塞瓦东，想唱就唱吧；唱唱，多唱唱，慢慢地就不伤心了。”

“不。不想唱了。”

“你，塞瓦东，主人刚死，你想干什么？”

塞瓦东快活地说：“我？桑乔先生，我能干的事会叫您大吃一惊。世界正等着我呢，我要戴上它当帽子。”

## 第七章

过了好一阵，尼古拉斯师傅来到堂吉诃德家。他一只手拿着盆，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酒囊，里面装着剃刀、剪子、一把梳子，还有几个装着装殓用的安息香油、玫瑰水、威尼斯肥皂、氯化汞和另外几种化妆品的香料盒。他觉得，世界末日那一天，让他的朋友留着那乱七八糟的胡子去见上帝是不体面的。

他发现，他离开堂吉诃德时那个房间的门关着，为了别在死者家中大呼小叫，他压低嗓门叫了一声女管家基特里娅，见她刚好从堂吉诃德安卧的房间里出来，着实吓了一跳。

女管家好像有什么急事，连招呼也没打，径直去了自己房间。等到一个人进了房间，她打开一只木箱，把包着与堂吉诃德的眼皮接触过的两滴蜡的小手帕，藏在她用白布裹着的宝贝里。

出来时，看见安东尼娅拿着圣克拉拉修女院的丧服回来了。

她问：“怎么去了这么半天？”

她俩听见尼古拉斯师傅要热水。

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敲起了丧钟。那时，基特里娅叫塞瓦东去找桑乔。

就是那时的钟声提供了口实，闹得几年之后，关于钟是自己敲响的传说越传越广。因为那时候教堂里没有司事，堂佩德罗已经年迈力衰，又体弱多病，干不了那份差事。那得上一个半朽的梯子，堂佩德罗可不能这么登高。

神甫像大多数人一样为那个噩耗难过，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教区神甫住宅。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越来越悲痛。他知道，堂吉诃



德已经像基督徒那样死去并作了忏悔，知道他已经涂了圣油，但觉得这还不够。他不甘心堂吉诃德死了。他不仅是他一个最好的朋友，还是他一个结识最早的朋友。堂佩德罗带着刚刚取得的教士等级来到村里、阿隆索还是小孩子时，他就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用粘鸟胶逮鸟，跟他一起读最早的小说，而且常常共读同几本书。突然，他满眼含着泪水，在家中凄凉的气氛中，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为他朋友的灵魂祈祷了一连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为朋友的灵魂祈祷就是在为他自己的灵魂祈祷，他开始认为，下一个跟着他进坟墓的就将是他自己。

他感到头晕，不觉一下子坐到眼镜上，把它打碎了，他甚至在这件事上看到了一种预兆。

祈祷完了，他就不再想这件事，而是登上一百四十多根横梁的梯子。他自言自语着：“堂吉诃德死了！”到了楼顶，他解下教士服的带子，用它捆住一口钟的舌头，这样两手并用，敲响令人伤感的钟声为骑士报了丧。他用了半个多小时敲丧钟，听着钟声，望着脚下眼前拉曼却壮美的平原，不禁怅然若失。“可怜的堂吉诃德，死去了！”但实际上，他似乎是在说：“可怜的堂佩德罗！”

然而，那钟声却是最好的伴奏，陪伴着卡拉斯科学士在家中书房里构思要陪伴着堂吉诃德遗体的墓志铭。他毫不费力就从天空中信手拈来了第一节：

斯人用利剑建立起正义和梦想的新秩序，  
以疯狂的恒心将他最理智的价值  
慷慨地还给了世界，  
如今终于驾鹤西去。

后面还有同样饱含激情的另外几节，诗句写完又润色一番之后，

他对作品极其满意，不禁心潮澎湃地站起身，想也没想，便直奔堂吉诃德家，要拿给人看和收获最初的祝贺。

他见门开着，可是与他猜测的相反，家里非常安静，院子空空荡荡，厅里没人，堂吉诃德死的那个房间已经腾空。小床垫，大褥子，还有那天早晨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的随便其它痕迹，都从那病人房间消失殆尽。只有苍蝇拼命乱飞，由于找不到落脚的物件，显得更加好斗。

他被这巨大的变化惊呆了，走遍整个家里寻找他朋友的遗体，但没找到，楼上楼下都没有。

那是一处很大的房子，两层，院子用羊距骨铺砌地面——那是往昔辉煌的见证，鸡栏、牲口圈、马厩、储藏室、顶楼或阁楼，应有尽有。他首先查看用来住人的房间，没有人。在阁楼里，他在几个旧支架和靠墙堆放的旧瓦中认出了绅士的武器——当他化装成白月骑士要求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解甲一年、不准出村时，这位绅士发下誓言，它们才横遭那般封存厄运。他回到堂吉诃德的小房间，不是要搞清楚，是不是已经把堂吉诃德的遗体送回原处；而是要确信，他查看过了离开堂吉诃德的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事情把他弄糊涂了。他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或正在发生什么事，虽然不愿意想下去，他还是隐约地感到一股不安。尽管他一再对自己说，“喂，鼓起勇气来，参孙，死人靠自己的脚是哪儿也去不了的”，但也不愿意任凭幽灵摆布，如果有幽灵的话。

每一分钟对他都像一百年那么长。他在楼上听见似乎有人窃窃私语，顿时心头一紧。他听见那些人是在外面说话，但却径直走去，没有进来。无论外甥女还是女管家全都不见踪影，两个小时前和他一起为堂吉诃德守灵的朋友谁都不在，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像真的魔法师也让他们失踪了一样。



## 第八章

说到堂吉诃德的遗体，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不是一群魔法师给劫走了，也没有诸如此类的事。原来是这样的：他的遗体停在死时那床草垫子上，轻轻的，理发师和短工胡安·塞瓦东两个人把它放在停尸架上抬走，放在教堂里了。

两个人抬着穿过广场时，博学的理发师免不了唱起了挽歌。

“胡安·塞瓦东，求求上帝别刮风。要是像这条街上常刮的那样刮风，会把你主人的尸体从停尸架上刮起来，像枯枝败叶一样跌跌撞撞地卷走。还没有一只小鸡沉呢。看咱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吧，真的，常言说得好，一夜之间的事。风会把它刮走的，像打谷场上的稻草一样。”

塞瓦东提醒说：“多加小心吧您，理发师先生。看您脚踩到哪儿了，注意着点，刚才尸体快滚到一边去了，差点儿掉到地上去。”

神甫在钟楼顶上看见他们走过来，正在穿过空旷的广场，便停止敲钟，对他们喊了一声：

“抬进圣器室，我这就下去。”

教堂是一座红色石头建造的庞然大物，有一个门厅、一道精细的门廊和一座塔楼。塔楼太高大了，与这不起眼的小地方极不相称。塔楼最引人注目之处，除了在托莱多铸造的、神甫先生刚刚敲过的两口钟外，是它那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石头雕成的日晷。日晷的时针一百年前就掉了下来。一百年前，当地村民中每天都有人想起，得有个人爬上塔楼或走下钟楼把它修好，但始终没有人去动手修过。

决定把堂吉诃德移到教堂是对的，因为天气很热，已经开始有

味了，但决不是香味。

女管家悄悄用围裙捂住鼻子，说：“死神这么快就盯上这可怜的遗体了，还没等他的灵魂升天呢，到那儿肯定就享受天国了。”

塞瓦东向桑乔报告消息刚回来，女管家就派他去问神甫，把遗体送到教堂行不行，那儿比较凉快和安静。堂佩德罗吩咐说：

“送来吧，作为好的基督徒，除了这儿，他大概没有更好和更神圣的地方愿意待了。”

由此看来，神甫也想把他的朋友安放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因为那里适于作阴间的接待室。

从家里抬出之前，女管家和尼古拉斯师傅给他穿上下级修士的丧服，然后，人们把他送进教堂。圣器室是一个有三个高大拱顶的宽阔房间，散发着一股烛火和生理盐水、蜡和香混在一起的奇怪的味。在那里举行了简朴的殓殓仪式。中午一过，听到钟声后，全村人摘下帽子，纷纷走向那里，瞻仰那位杰出的绅士。那个凉爽的地界奇迹般地没有苍蝇，整个地区都知道这件事，因为圣克里斯托瓦尔<sup>①</sup>曾经特意向上帝说情，苍蝇从来没有进过那座教堂，基特里娅也就不必再去找已经当珠宝一样收起来的绣花边手帕了。

堂吉诃德遗体一只眼半闭着，或者说，由于搬运时的晃荡，一只眼睁开了一半。理发师费了好大劲要把眼皮抹下来，却没有成功。似乎绅士是用一只眼睡觉，用另一只眼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事情和说的话，一点儿也逃不过去。

这时，外甥女突然想起来，转移死者的事没有告诉参孙·卡拉斯科，就让她的仆人塞瓦东到学士家去通知他，免得他去家里发现没人感到奇怪。

塞瓦东到学士家时，家里人说他出去了。与此同时，参孙·卡拉

---

<sup>①</sup> 圣克里斯托瓦尔，基督教殉道者。



斯科等得又烦又躁，离开了堂吉诃德家，闹不清该到哪里去找。

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辰，而且一反日期和中秋的规律，很可能也是整个那一年最热的时辰。

还没有迁徙的不多的鸟儿，像狗和其它动物一样，可能已经死去，因为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一声啾唧，没有一声啾啾，没有一声狗吠，没有一声狼嚎。什么也没有。那是一种超凡的静。真的，好像世界不存在了一样。街上的石头像火烤了一样烫人，看一眼房子粉刷过的墙壁都不能不伤害眼睛。甚至吸一口那炙热的空气都令人气喘吁吁。

一个人影也没有，村子好像被抛弃了似的。参孙·卡拉斯科从一头到另一头穿过全村。一切都像是死了，家门锁着，院子空着，鸟儿飞了，男人走了，作坊哑了，火炉熄了，碾磨停着，猫狗不见踪影，女人钻进了家中最深和最凉快的地方。

学士满怀忧虑地自言自语：“唉，村里没人，女管家和外甥女不知去向，神甫藏了起来，已经听不见钟声了。理发师家，我刚刚看过，上着锁。我在这儿，好像死人会遇到的情况一样，什么也弄不明白。给谁读我的十四行诗呀！”

学士转了各处也没找到，最后来到了教堂。只见他额头上大汗淋漓，像是泉水从十二个水嘴喷出来一般。有的汗珠直烫脸，有的汗珠直冻脸，分不清他是热的还是吓的。不过在转过教堂的护墙时，他终于发现，那儿正有一头驴上着驮鞍、挽着缰绳在咯吱咯吱地嚼草，那是彼时彼刻唯一有生气的造物。他认出了那是桑乔·潘萨的灰毛驴，不禁心中暗喜。

学士略为踏实了一点，心想：“既然灰驴在这儿，主人也不会远。”

驴子威严地长叫一声，证实了他的猜测。极其精明地驾驭着那最初时刻的基特里娅，以她的方式行使着权力。

“喏，桑乔，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今晚咱们不能把堂吉诃德留在



身边为他守灵了，即使在圣器室这凉爽地方也不行，他正在很快地离开我们，最好尽快下葬。必须通知佩德罗·安古洛，他正在伯爵的酒窖里干活呢。”

女管家指的是掘墓人佩德罗·安古洛和名叫“伯爵酒窖”的酒窖，那是住在府里那位伯爵的财产，坐落在距那里两莱瓜半的金塔尼利亚。那天，佩德罗·安古洛正在那儿当雇工，在酒窖里做酒。当然，村里本来可以找到能够挖坑埋葬堂吉诃德的短工，不过掘墓人是佩德罗·安古洛，是那个地方最穷的人。拉曼却地区各村的掘墓人往往都是最穷的人。他们不想不让他挣那一天的工钱、那一阿尔穆德<sup>①</sup>麦子、那半片肥肉，还有那一阿罗瓦酒。根据惯例，有钱的农民，或者严格说来，他们的亲戚，常常要给盯着人们死后的永生、打着他们算盘的掘墓人这些报酬。

像其他雇工一样，佩德罗·安古洛正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越来越短的秋季的那几天把活干完，最有可能的是那天夜里回不来。

桑乔对学士说：“这事我来干，就像是堂吉诃德本人吩咐我一样，只要他还在这块地上，我就当他还活着。他是我主人时对我那么好，就是死了以后，只要能听见，我也听从他的吩咐，并且比听任何活人的吩咐干得还要好。因为活着时候谨慎又理智的人，死后很少能够还这样。”

“当然，他一直谨慎，可要说理智，桑乔，直到一个星期前快死时，并不理智。”

“学士先生，您那些拉丁文和书本把您弄糊涂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堂吉诃德疯癫时表现出的理智，比很多人拼命装作理智时还要多。好了，不说了，现在不是万事大吉该歇口气的时候，也不是统一看法的时候，我得找我的伙伴佩德罗·安古洛去。回头见吧。”

---

<sup>①</sup> 阿尔穆德，干量单位。

## 第九章

时间到了下午。下午到来了，桑乔也回来了，还跟着佩德罗·安古洛。

古老又雄伟的教堂的一面墙下的小墓地在安睡中，两个人一个在一边挖坑，一个在另一边铲土，挖好了堂吉诃德的墓穴。

桑乔一边干活，一边跟佩德罗·安古洛说话，给他讲跟堂吉诃德在一起生活时那些有名的故事和有趣的事，讲他多么感谢他，讲他向堂吉诃德学到了什么。据他对伙伴说，在那儿，就在他正在为他挖墓穴的地方，他不能说谎，在他一生的日子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堂吉诃德那样的主人，也不相信能够再遇见，这在一个穷人身上是很伤心的事，那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顶点，一切都将跌入阴暗的黄昏，只能靠悲惨的回忆和往昔的荣耀度时光一样。

佩德罗·安古洛一直认为，这位街坊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没有脑子，不过是个家仆。这时听他说话这么机敏，感到很惊讶。有一件事他没有发觉，就是在他给堂吉诃德作仆人期间，堂吉诃德在非常理智的时候，把许多理智传染给了桑乔，甚至把自己的躁狂症、幻想和幻觉也传染给了他一点；而侍从也传给了堂吉诃德一点自己的谚语和看法。甚至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堂吉诃德吐出的谚语像桑乔一样多，还叫他“兄弟”，不仅如此，还叫他“心中的伙伴”，“来，我的朋友，没人能比的真正的和忠实的朋友”。

因此，桑乔有时说话像神学家。桑乔让掘墓人惊奇的这种说话方式，也让他讨厌。讨厌他有这么大长进，因为他本性有点嫉妒。他甚至以为，两人那么多次一起挖土掘坑，桑乔是有意在他面前卖



弄。村里也在流传，说桑乔这次带回来多少多少钱，装满好几麻袋的钱币、首饰和珍珠，连赫克利斯<sup>①</sup>用大头棒也打不开的金锁链，还有他统治的海岛上阿拉贡的土地公证书。还说，他在巴塞罗那跟一个已经皈依了天主教的阿尔及尔人合伙添置了一条海船，经当局批准从事抢劫敌船的营生。

佩德罗·安古洛带着有点没好气的笑容问他：“可是，桑乔，你觉得这位堂吉诃德对你好，是因为他给你忠告和教导你呢，还是因为像你刚对我说的，允许你自己提每天工钱多少，还有像全村人说的，遗嘱里给你留了一份遗产呢？”

“他给我的工钱是大方是小气还是一般，是多还是少，我可不便明说，那是我们俩的事，我认为也用不着大肆张扬。不过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总给我好的忠告。现在可以跟你说，他要是活着，就是为了给他当听差，我也愿意留在他身边，即使付不起工钱也行。”

桑乔说的是真心话，可安古洛是个心眼歪和疑心重的人，觉得这样的回答未免自负和狂妄。安古洛说，他这样说话等于是慷他人之慨，因为他知道堂吉诃德死了，而且绝不会复生，接着便好长一会儿没说话。跟桑乔的谈话开始让他感到不快，恰恰桑乔是去通知他的人，亲眼看见了他的穷样子，这使他内心里非常难受。还有，佩德罗·安古洛是堂吉诃德最先提出给他当侍从的人之一，他知道这位街坊疯疯癫癫的，轻蔑地对他取笑了一番，说宁肯去伺候那个唱布莱里亚民歌的瞎子，也不伺候他。现在，猜想桑乔靠着他放弃的差事阔气了，他忍受不了。

晒了整整一个夏季，地干得像石头一样硬，一挖就飞起一股又细又白的灰尘，呛得嗓子发干。

过了一会儿，掘墓人说：“我宁愿跟主人保持距离，不管他们的

---

<sup>①</sup> 赫克利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

闲事，因为他们在没有道理时，早晚会动用他们的权威。所以，没有比白天给阔主人干活、晚上跟穷伙伴吃饭更自在的了。你那么喜欢谚语，那你想想那句是怎么说的，‘即使半真半假，也不要跟主人不分彼此’，还有那句，‘给我钱，别给我忠告’。”

桑乔说：“老乡，你这话可大错特错了，给你一个杜卡多和一个忠告的人给你的东西，比只给你一个杜卡多的人给你的东西多一百倍。要是忠告是好的，那可比一百个杜卡多还管用。你接受了好的忠告，可就大不一样了。听人忠告的人永远不会做错事。我清楚，就凭堂吉诃德的为人，就凭我跟他那亲热劲，他会把全部财产都给我。还跟你说，要不是怕外甥女无依无靠，最终会让她跟我分那些财产的。”

圣器室里，透过一面难看的小窗户，传来锄头悲哀的铲击声，笼罩在侍从和掘墓人热闹的谈话中。这情景引起了当着堂吉诃德遗体进行的另外的谈话。

骑士半睁半闭的眼睛似乎点滴不漏地看着。

“请诸位原谅我现在要讲的话，首先，请我亲爱的堂吉诃德原谅我要讲的话。此时此刻，他待的地方可能比神马克拉维莱尼奥把他带到的地方还高了。”

神马克拉维莱尼奥那个冒险故事，堂吉诃德本人曾亲口对尼古拉斯先生讲过。桑乔和堂吉诃德相信，桑乔比堂吉诃德更加确信，他们骑着它飞到了北极地区。此时，尼古拉斯先生对死者郑重地点了点头，像是请求允许继续讲下去，就像学术会议上某位社团成员要求发言时那样。

神甫专注地听着，他甚至没有离开死者去吃饭，此时带着一副旧眼镜，眼镜的一块镜片已经破碎，他觉得像是油煎鸡蛋，所以有点辨不清方向。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和佩德罗·阿隆索也在那儿。佩德罗·阿隆索是村里一位街坊，一年前，堂吉诃德被去往穆尔西亚的



托莱多商人用木棍暴打之后，他碰到了他，把半死不活的他带回了家。不时有个把村民到来，站在骑士没有生命的遗体前，念一段天主经后离去。外甥女和女管家早已离开，正在绅士家里做些解人饥渴的食物，让人们垫垫饥，好捱到安葬时刻。她们还想在安葬之后举行丧事宴会，此时同样正在一一下锅。

尼古拉斯师傅继续说道：“问题是我不太清楚咱们更加怀念谁，是堂吉诃德，还是阿隆索·吉哈诺。如果说在阿隆索·吉哈诺身上咱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教会失去了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在堂吉诃德身上咱们失去的就多得多了，失去了一位骑士楷模。从他疯癫之初，咱们大家就操心费力，让他回归理智的正路。确实，咱们常常和他相聚并鼓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听他胡言乱语，排遣在咱们这样一个小村里显现出来的厌烦情绪。但是上帝知道，没有什么事是怀着恶意做的，相反，大家都是出于良好愿望。咱们烧了唤醒了他那躁狂症的书，咱们照看着他的财产，在他在外面追求那个从来不是他的、也不可能是他的女人的时候，咱们关心着他家的女人，咱们到知道 he 比任何时候都疯癫和狂热的山里去找他。为了他，咱们不顾自己的声誉和好名声，穿上滑稽戏和演员的服装，做了并非必须要做的事。更糟的是，这些事已经写进书里并且到处传扬，人们耻笑咱们会比耻笑堂吉诃德或桑乔还要厉害得多。那就是您，堂佩德罗，一位神甫！在您这把年纪！穿着游街少女的装束，有与您那教士服的庄重极不相宜的裙子、头巾、天鹅绒腰带和紧身背心，还有夜里戴着睡觉的絮了粗麻布的帽子，还有给您当面罩遮住胡子和脸、让人们认不出您的黑色塔夫绸布料，像是从路边客栈走出来。我……现在想起来还想笑。如果不是因为在遗体就停在四支蜡烛中间的堂吉诃德面前笑是极其轻慢的事，我准会笑出来。我呢，也不比您好，粘着那条黄泥色公牛尾巴给咱们做的胡子。唉，先生，玩笑那么快就过去了，人哪里还有心笑。我要说的是，在疯癫之时，堂吉诃德

教导我们，不管有没有道理，站在最需要正义者一边，因为他需要正义。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他没有故意对任何一个做坏事。相反，他济困扶危过的人却不计其数，好像他们真在找他以求解救一样，尽管这些人像咱们一样，用嘲弄和取笑欺骗他。因为给人以荣誉的东西，不是他几乎永远实现不了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目的其意图的正直和心地的纯洁，虽然他遇到很多阻力。”

神甫正坐在宽大圣器室的桌子旁，利用那漫长的守灵时间写几封信，这时说道：“理发师，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那些信是写给堂费尔南多、卢斯辛达、卡德尼奥、堂鲁伊斯·佩雷斯·德·别德马和他弟弟堂胡安的，他们都见过堂吉诃德并对他产生了好感，赞赏他的仪表和论述。而尼古拉斯师傅和神甫本人在离开村子去寻找他们的街坊和朋友时，也都认识了这些人。在把堂吉诃德装进笼子带回村里、互相告别的时刻，这些人都请求神甫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愁容骑士”的蛰居生活和那个事件结局如何。神甫判断能力很强，他寻思，活着时赞赏堂吉诃德的人会对他的去世感到痛心，会对有人告诉他心存感激。除了这些信，神甫还写了另外两封，一封由于桑乔的特别要求，一封由于堂吉诃德本人谨慎的暗示——他在忏悔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桑乔要求的信写给公爵夫妇。桑乔请求他，在他的信里比在其它信里多些点东西，因为他在神甫写时从他肩膀上一看，发现这些信太短。公爵夫妇在城堡接待了堂吉诃德，给了他海岛，桑乔认为他们是极其尊贵的老爷，对用来打发其他人那三言两语一定不满意。另一封神甫写给一位名叫堂迭戈·德·米兰达的骑士。那是位骑士典范，按照清醒的堂吉诃德的说法，是唯一对疯癫的堂吉诃德非常温柔、非常有分寸的人，即使活上七百年也忘不了他，就像也没有忘记他那有着一种奇妙安静的平静的家，没有忘记他的诗人儿子，没有忘记他的妻子一样。在他和桑乔被他们的殷勤好客收留时，那位骑士的妻子极其热情地款



待过他们。堂佩德罗向所有那些有关的人推荐一部书，那部书准确如实地写出了堂吉诃德身上发生的事情，但还不是全部。他还告诉他们，他们也是这部纪实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提醒他们说，如想购买，请注意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书，不是一个叫阿维利亚内达的人写的、以侮辱性和下流谎言流通的书。所以，堂佩德罗在写这些信的时候，能够听他的理发师朋友讲的话，并且回应他：

“尼古拉斯朋友，您说这话太对了。现在他尸骨未寒，咱们已经知道了一件事，这事也许他活着时咱们就知道了，而且没有轻率地对待。看到这部传记正在形成的阵势，我不想让人在未来岁月错误地判断咱们，说是由于咱们的缘故，才把一个人简而化之，说成是一个讲起笑话信手拈来，像煎油饼一样容易的人。可我担心，比起清醒的吉哈诺来，疯癫的堂吉诃德更加让咱们不安得多，疯癫的堂吉诃德在疯癫的一年半里说的事情，比起他热衷于骑士生涯之前，清醒的时候在咱们中间生活的岁月里说的事情，还要理智和真实。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诸位像我一样清楚，堂吉诃德一直是天生忧郁的。此外，在入迷之前，还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难让他说几句话。疯癫和口若悬河地讲话，好像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果说，只是在疯癫之时，他才可能有铲除生活中的邪恶这个理想，那么，他在疯癫之时，比在清醒之时以更大的勇气献身给了他的理想。咱们必须承认，他得到了他追求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就是声誉和名望，在另一个世界就是他那高尚行为赢得的荣耀。在那个世界上，他必须做出说明，但不是说明自己的行为，那些行为是在疯癫支配下成就的，因此不能要求说明这些行为，而是要说明他心地的正直。可咱们呢，咱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了什么呢？在行使我的牧师职务时，或许我不应该说下面要说、在这个朋友聚会之外会否认说过的话。但咱们是为了同一个事业在这里相聚的，那就是像堂吉诃德赞扬人类一样赞扬堂吉诃德。先生们，咱们都被表象迷惑了。如

果说堂吉诃德外表上是日常那副样子，是个十足的疯子，但只要给他提几个复杂问题，他就会清楚地明断是非，就连所罗门国王<sup>①</sup>也未必办得到。谁要想试试他是不是真疯，谁就是蠢人。如果说像咱们知道的那样，他把桑乔抬上了一个海岛总督的宝座，咱们就得把他抬上一个王国皇帝的宝座，至少是咱们财产的皇帝的宝座，那样，他会把咱们的财产保管得比任何人都好。”

参孙·卡拉斯科专心又默默地听着朋友们的话，为还没有找到适当时机念他的十四行诗而略显不安。看来神甫的话他听不下去了，于是，像上了弹簧似的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不，不，先生们，一千个不！那么请告诉我，咱们把他重新带回村里干什么。好像诸位在说圣人吉诃德·德·拉·曼却。我像诸位一样，非常担心明天人们会怎样说咱们。最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还要费一番功夫，而且不能拖得太久，宜早不宜迟。咱们来看看已经印出的堂吉诃德最后和最新的游侠经历，从他六月离家，到十五天前我在巴塞罗那把他打败带回家来，他发誓在村里隐遁一年最后这三个月期间的所有经历。不用跟我说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因为这件事，确实真像是魔法弄出来的。不过，就连现在我说的这些话，也会像知道的其他话一样，印在书上发表出来。小事一桩，还是少说为佳。这一次，我不知道传记作家是谁了，是犹太教博士穆斯卡迪诺还是堂洛佩·德·维加。<sup>②</sup>我不知道诸位怎么样，反正我，假如行的话，不愿意像蠢人一样出现在这部纪实文学里，因为我不蠢；或者像诸位现在暗示的那样，像抢走了世界上希腊七贤士之一或埃及所有隐士的楷模的罪犯一样出现在里面。所以，咱们得注意自己的所言所行，因为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正在记录在案，就像肖像

---

① 所罗门国王，公元前 970～公元前 931 年以色列国王。

②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世界文学顶级作家之一。



画家画肖像一样，一点不漏，或者说，一个逗号也不漏。今天，甚至到了世界末日那一天，我都要为我做过的事辩护，这是应该做的唯一的和最好的事。确实，第一次去找堂吉诃德时，我断了两根肋骨，为我自己战败难过。第二次，我打败了他，为看见我的朋友受到如此伤害和如此年迈体衰而难过，因为看到像他这样一个坚强又有勇气的人那伤残破损的瘦弱身躯，我也心痛得如刀绞一般。但是如果对他放任不管，那会更糟。诸位没有看见我在巴塞罗那看见他那副样子，孩子们追着他，侮辱他，围着他，从四面八方打他，抓他的后脑勺，那情景简直让人难受得哭出来。因为，如果说他穿着铠甲叫人害怕和发笑，那么穿着长袍则令人极度伤心，结果折磨他的那些孩子便忍住哭声而大笑不止。再说那些老爷们，他们在家里招待他，目的无非就是怂恿他，用那令人难受的风趣言谈给他们厌倦的妇人们开心解闷。他们甚至给他后背挂上牌子，好像穿悔罪服的人一样，引得所有看的人嘲笑和侮辱他。这是拉曼却、它的家族和它的记忆的笑料。从现在起，人们不把我们辽阔的大地看成是一位亚历山大<sup>①</sup>，一位恺撒<sup>②</sup>，一位托勒密<sup>③</sup>的摇篮，而是看成像成千上万个到处游荡的那些人一样的可怜的神经错乱者的摇篮，同时把这个人看作一个可怜人，这样的风趣实在可恶。不过书还没出，不必杞人忧天。堂吉诃德是疯，对于疯人，应该怀着爱心和善心把他们收容起来，免得他们把一切都弄乱。除了他那不可克制的狂热，他不服从其他权威，即使神圣友爱团用法律和人员对付他，他也会把他们折腾得像捻捻转一样地团团转。他释放苦役犯和供认不讳的罪犯，攻击法警，对客店主和客栈主寻衅滋事，刺破酒囊，砍杀羊群。他到处瞎管闲事，颠覆已经建立的美好事物，或者推崇不值得

---

① 亚历山大（前 356～前 323），马其顿国王。

② 恺撒（前 101～前 44），罗马独裁者。

③ 托勒密（约 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

从垃圾堆捡回的破烂。他不仅没有像他反复说的那样摧毁不公正，反而摧毁了公正。只要他觉得能冒险，冒险就让他生命的每一天头脑发昏。一条腿瘸的人，经过治疗，另一条腿也瘸了，一边不幸变成了两边不幸。平静的客栈，他说成是城堡，明明是城堡，他认为是宫殿，就连圣彼得<sup>①</sup>华丽的房间，他也可能说成是蝓蝓笼子。不仅对治理这片土地，而且对他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所到之处，他的样子当然令人惊恐，但也引人发笑。名声是有代价的，到了晚年，突然看见一生中艰难成就的荣誉成了碎片，人们不尊重他，当地的孩子拥到他所到之处，成群结队地追着他，对他打榧子和狂呼乱喊，管他叫什么的都有，像打癞皮狗似地对他投石头，这可真悲惨。堂吉诃德在世的五十年中，有四十八年是像这一带其他绅士一样，在能够得到的最好职业中度过的，悠闲自得，打猎消遣，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还有，他为人老实，既不强占寡妇，也不玷污姑娘，更不欺骗有夫之妇。真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也怀疑，但我相信，想到他在疯癫时给予咱们大家的东西，他那疯癫的代价还是小的。但是，先有生活后有艺术，先有理智后有智慧，先有理性后有文雅，尽管理性常常披上严肃的外衣。没什么，先生们。对于那个咱们无比尊敬的人，咱们做了任何一个慈悲的和信仰基督教的人或许做过的一切：打败了他，相信了他的诺言，把他带回了家。如果可能的话，叫他老老实实从事正当营生，也好增加财产，更加扬名，别干更加丢名败誉的营生。如果说在紧要关头咱们像他一样疯，甚至比他还疯，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能遏制他那像野马一样的想象力，这道理就像给小孩的药片裹上蜂蜜一样。直到昨天我还鼓励他说，等他好了我们去过田园生活，这也应该这样来理解。我只想让他恢复已经失去的希望和对生活的兴趣。只是为了这个。不是要

---

① 圣彼得（约前10~64?），基督教最早使徒之一，在罗马殉难。



让他作为田园牧人说我打断的、作游侠骑士时说的那些胡言乱语。这是咱们对他最后的慈善之举。”

神甫似乎还在想着自己刚才说的话，鹅毛笔插在笔座上，目光愕然，破镜片后面的眼睛依稀带着睡意，开口问道：

“您刚才说，咱们在这儿说的这些话有一天会印成文字？您是说，咱们中间有散布流言和告密的人？”

事实是大家几乎没有注意学士那蛊惑性的演说。

相反，在场的人都会在书中出现这个暗示，让他们的心绪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纷纷窃窃私语，有猜测，有争论，也有警告。有人——直说吧，就是理发师，一直幻想着无需通过堂吉诃德的疯癫就能一举成名，此时，开始在内心构思从那一刻起要讲的话。尼古拉斯师傅觉得，学士讲的话自有它的逻辑，神父也这样认为。他们读过传记的第一部，因此推测，第二部的准确性不会比第一部逊色。于是，有人以这种方式，有人以另一种方式，一个个梳头更衣，精心打扮，要在画作上一展尊容。

可是其他人，像本来就对名声不明不白、而且极其不安的桑乔一样，都满怀害怕、狐疑和明显的敌视心理看待那种可能。桑乔说：

“今天的名声不用算我，给我明天的名声吧。我可是什么和谁都不怕了，我当过总督，那可不是巫术造出来的事。”

## 第 十 章

学士抗议说：“不是巫术造出来的事，诸位都看见了，诸位是多么风光地在传记的第一部里出现了。好像诸位脚后跟挂着个摄影机密探似的。去年堂吉诃德第一次出行冒险时，我要是在村里，连我也会在那本书里露面。要不是我装成教堂看门人和拔魔师待在萨拉曼卡，我的名字也会印成文字在那里出现。像圆圆的满月一样征服了大家的白纸黑字又怎么样？跟出版了第一部一样，同样会有第二部。对此，诸位一点儿都不用怀疑。第二部要讲最后这三个月里，疯癫的吉诃德，和同样疯癫的桑乔——桑乔你知道，这话可无意冒犯谁——这两人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连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也要写进去。”

“学士先生，我不恼，我知道您尊重我主人，知道您尊重我。可是您想想，像您叫我那样，要是中间没有这个疯子，要是不照顾他，说不定堂吉诃德这会儿像大学生格里索斯托莫一样，早就不情愿地死在一座山谷里了。要说传记里什么都写得很准确，那是一年多以前，咱们俩在堂吉诃德面前对质时，由您和我说明的事。现在接着说您的吧。”

学士接着说：“桑乔，我这就说。我刚才说，在不久就要出版的第二部中，诸位将看见我，就像我做的那样，正跟堂吉诃德和你交谈。当时我给他带来了传记的第一部——《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那是刚出版时，我从朋友堂托梅·德·皮萨硕士那儿买的，他也是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好朋友。我也要在第二部里出现，出现时是那天夜里在树林里跟堂吉诃德说话。在树林里，



为了他的杜尔西尼娅，还有我在路上杜撰出来的、起名叫卡西尔德娅·德·班达莉娅的贵妇人，我跟他决斗，相信我能战胜他，结果他战胜了我。我毫不怀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诸位会看见我穿着镜子骑士的装束。书里也许还说，那衣服是咱们村的裁缝马特奥·阿尔孔给我做的，还在一件黄色战袍上缝上了小镜子。堂吉诃德和我两矛相对之前，藏着身进行的对话也都会写出来。还有，我跌倒后怎么摔断两根肋骨，不是一根，也不是三根，是两根，咱们命中注定的传记作家就是这么原原本本地写。不到一个月前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事也得写出来。所有这些都要写进这部书里，书迟早会出版，宜早不宜晚。不信就等着瞧吧。朋友们，堂吉诃德死了，可是桑乔还在咱们身边，这些新冒险印出来的时候，他会及时地向咱们确认这些情节的准确性。同样，到那时候，咱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已经消失的现在的现实。讲的时候，不要像自称是托德西利亚斯人那位不足凭信的传记作家那样讲，而要像诚实的西德·阿迈特，还有西德·阿迈特的翻译和塞万提斯先生那样讲。因为塞万提斯是让整个这一台戏活动起来的人，我要说，一句不落地包括现在我这些原话，所有的话。还要包括刚从门口进来的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诺，而且要用大号字写出来。他应该明确写出安东尼娅穿的衣服，葡萄色的裙子，刺着花边的衬衫，还有让她充满活力的轻盈矮小的身材，白皙如雪的秀美面庞，不羨霞光的袒胸露背。”

直到那一刻之前，安东尼娅的面庞是白皙如雪，可是，当她听见参孙学士在圣器室当着亡者的面无缘无故地对她大献殷勤时，不禁变得面色通红。虽说多年来，她一直希望那个憨大正眼看看她和她袒露的胸背，可是在神甫、理发师和其他亲属在场的情况下如此公开地这样看她，却令她大为光火。是的，真是这样。就在那一刻，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诺穿着上面说的衣服，汗水淋淋地来了。

姑娘拿着一个托盘，里面有几样刚从平底锅里取出的面食、苦杏仁糖、炸排叉和一些糖果，还有几杯新鲜的劣质葡萄酒，给大家略充饥渴。她觉得那些东西放在亡者面前不合适，刚要问堂佩德罗该放在哪儿，但听到参孙学士这样讲话，立刻发了脾气。

姑娘责备说：“我舅父大人的遗体就在眼前，诸位就这样讲话，难道不脸红吗？难道今天是赶集的日子？难道什么也不尊重？您，堂佩德罗，在这位狗屁大学生先生刚才说的这堆话里，您不认为有太多的材料能把他关进宗教法庭的大楼吗？难道在圣器室这样神圣的地方也不讲一点儿理智吗？好吧，哪位愿意给我解释一下，把我舅舅变疯的那些幽灵，跟看来正在听咱们说的话，牢记在心，然后送到印刷厂的别的幽灵不一样吗？莫非是同一个魔鬼让诸位失去了理智不成？”

姑娘用火辣辣的目光逼视着所有的人，把托盘放在堂佩德罗正在写的信上，跑了出去。她那么轻易发火，即使不是因为感觉过敏和精疲力尽，不是因为在堂吉诃德病榻脚下焦虑地度过了极度痛苦的九天，也是因为不快和暴怒。

要不是女管家基特里娅在门口挡住去路，她就离开了圣器室。

女管家说：“平静点儿，孩子，别走，让这些先生们听我说说。”

基特里娅又拿来几样零食和糖果，有蛋卷和糖蘸果仁等等，放在另一个托盘旁边，双手叉腰，大声说道：

“上帝保佑，多不光彩！又多么不幸！在她失去用来看世界的最宝贵的东西的这天，吓唬这样一个女孩子，诸位觉得对吗？诸位就不同情刚刚落得比这教堂的钟楼还孤苦伶仃的人？诸位就不心软？好像是这位好人……”，她扭头指着堂吉诃德的尸体，“死的时候，把诸位脑子里那一点点理智带走了似的。我们烧了一次他的书，还把堆放从火里抢出来的书的房间用墙隔开了。那么请说说看，我们得烧诸位什么东西，诸位才不会像阿隆索先生——愿他安息，胡说



八道那样胡说八道呢。别吓唬人，别往我们好基督徒脑子里灌输怀疑，别对我们贬低他，别让我们相信不存在的幽灵，为这个好人的灵魂祈祷吧。他像活过那样活过，然后，幸运地像死了那样死了，也许并不是咱们都有这样的福分呢。”

说完这话，外甥女和女管家走出圣器室，回灶台去了。神甫、学士、佩德罗·阿隆索和理发师还留在那里。此外还有三位村民，他们此前来到这里，默默地守了一会儿灵，这时正在几乎像教堂一样大的圣器室的另一端，背对着死者，一言不发地嚼着拿来的甜食。桑乔不在，他在半个多钟头前就已经离开，准备下葬去了。

下午就这样过去，夜色逐渐降临。

## 第十一章

太阳在地平线上逐渐暗淡，灼人的热气也平息下去。日夜交替之际，黄昏刚一静下来，就把堂吉诃德的尸体抬出了圣器室，装进一口木板做的棺材，用两根绳子下到了墓穴里。还是挖坑的那俩人，一点一点地填着土。

向棺材上铲土的声音阴森地响着，但没有盖住刚刚爬出洞穴的傍晚星辰眨眼的声音，也没有盖住最早起的蚰蚰欢快的鸣叫，尽管夏季过去很久了，它们却依然待在田间，没有死去。蝙蝠扇起它们激昂和凄惨的翅膀，一声不响、随心所欲地在晦暗的天空中胡乱飞舞。楼燕、雨燕和家燕已经飞赴他乡，在空中留下了它们的空白。

那是一块狭窄的墓地，一棵树也没有，由破墙头围成了场地，墙头上长着帚状砾芥和其它瘦弱的野草。地面上足足散落着六七十座坟墓，有铸铁或木条作的十字架，有的已经倒了或歪了，使得那墓地有点儿像一处破烂堆放场。铸铁十字架已经生锈，木条十字架已经腐朽或失去光泽，它们的横木有气无力地伸在荨麻和显然不合时宜地开花的鲜艳夺目的刺儿菜之间。坟墓外表长满了与胡乱生长在破墙头上相似的野草，紧靠土坯墙和教堂围墙，挺立着几棵被毛毛虫吃光、落满灰尘的锦葵，贪婪的欧洲黑莓吐着得意和东方的黑色和红色总状花序，已经半干和过时。靠着墙边，在它那长满栓皮楮的外甲上，还有堂佩德罗的五只蜂箱，他把箱里酿出的蜜分给穷人。那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蜜，因为人们都说，那是用坟地里的花酿成的，而那些花是用死者们的梦做成的。因为这些缘故，他的蜜比拉阿尔卡里亚地区的蜜更有名气，而且能与另一位养蜂大师，就是



理发师采集的蜜一争高下。

不管此前是否去过圣器室，全村的男女老幼，从村长和他的一千人等，到最下层的搬运夫、法警、药剂师、短工，都来给堂吉诃德送行，连那天下午到村里来买货的一位皮毛商也参加了葬礼。

消息早就传出去了，大家都知道，守信用和爱面子的书写员要把那天下午坟地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印成书出版。一些人出于对死者的爱，一些人出于对死后名声的爱，谁也不想错过那件大事，甚至大部分人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因此，那更像是一场婚礼，而不像是葬礼。

绅士的朋友们与神甫一起站在第一排。学士穿上了他的皱褶领，新的鹿皮带上挂着剑，特别是戴着那顶谁也不知从哪儿淘换来的挡风帽子，简直活像一个衣着考究的牛皮大王。理发师也没有忘记穿上了长裤子和短披风，但看他那举止和那个大得出奇又卷曲的皱褶领，或许就足以证明，他已经不是五个学会，而是一百个学会的会员。就连桑乔，由于没有别的衣裳来更好地向主人表示尊敬，也把公爵夫妇给他的精致呢料的绿色打猎装派上了用场。在那个极度悲哀的要人行列中，侍从那从下往上穿着肥腿裤、紧身坎肩和绿色猎装的身影活像一只鸚鵡，显得格外显眼，让所有村民惊奇不已。

堂吉诃德的葬礼结束后，神甫再次坚持，请公证人德马尔先生证明，他们埋在如此狭窄和如此深的墓穴里的人，就是以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之名印成铅字出版的那位绅士，以防任何人到墓穴来，以新的荣誉和刊印的冒险为名移动他的遗骨。

“请您书面证明，好人阿隆索·吉哈诺，通常称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已从今世去了来世，且因自然死亡而亡故。特立此证词并由证人签名，禁止任何人以假冒方式让他再生，和重新刊印关于他英勇事迹的没完没了的故事，不论自称的传记作家，还是魔鬼相称的传记作家都不行。”

神甫说完这些话，大家准备离开。突然，在谁也没注意时，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冒出个骇人听闻的举动。他从穿着的黑色短披风下，掏出了属于堂吉诃德的那面椭圆形皮盾牌，要么就是在巴塞罗那战败之后那面盾牌剩下的东西。那是那天上午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堂吉诃德的尸体时，在顶楼那堆破旧武器中发现的。他是个有办法的人，一路之上就想出了主意。在这面著名盾牌的皮面上，学士用拉曼却地区用来处理皮袋和酒囊的热沥青，写了这样两句哑谜般的话：

能者，想吧。

想者，能吧。

学士将盾牌靠在掘墓人钉在墓穴前端的十字架上，说“就放这儿吧”，接着，从衣兜里掏出十四行诗，合着悼亡经念了一遍。

人们说：“他享受到了头等葬礼，村里没有人梦想过更好的葬礼了，连伯爵也没有梦想过。”而对于堂吉诃德本人来说，他非常关心人们对他的勇敢精神、他的英雄业绩和他的彬彬有礼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所以，如果看到村民聚在这里齐声赞美他，他定会倍感荣幸。因为如果说活着时，都说堂吉诃德是十足的疯子，桑乔是个蠢货，那么骑士死后，那就是大唱赞歌的时刻。即使如此，就像在葬礼上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一样，几个人看着身穿那身鹦鹉衣的桑乔，趴在街坊耳边窃窃私语说：“那家伙冲昏头脑了。”他们以为，桑乔是在炫耀引得嫉妒者害红眼病的那些钱财。

葬礼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家，吃自己那份祭祀亡灵的供品，但普遍有点儿扫兴。因为都说魔法师一定会来，把那里发生的一切写成纪实文字，可谁也没有看见他们来，看见的还是平常那些人。就连公证人德马尔先生也没有带鹅毛笔，神甫让他必须记录在案的事



情，就是堂吉诃德已经死去、不能复生这件事，他没能写下来，也没有保证记在心里，过后再写出来，让村长签字。

天色已晚，人们几乎不知道该干什么。

外甥女、女管家和死者最亲密的朋友事先约好，在曾是堂吉诃德家的房子里相聚。

过了一会儿，人到齐了。等着筵席的时候，神甫问道：“那条铭文是谁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学士回答说：“除了堂吉诃德，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我可不敢把不是他的铭文写在他的盾牌上。”

理发师询问：“不过，这件事得弄清楚。这话是不是堂吉诃德对您说的？有谁在场？什么时候？因为正像您说的，总有一天要公开的。”

学士回答说：“我刚才说了，是他对我说的。什么地方，在他的小房间里。最近几天他清醒的某一个时刻，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什么时候嘛，三天前。”

理发师问道：“我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管像他当时那样子，还是清醒着。莫非他脑子又乱成一锅粥了？”

桑乔·潘萨一直在注意听，此时回答说：“不。不可能这样。很明显，这话的意思是，想而不能的人，就像能而不想的人一样不幸。想做好事却不能做的人灰心气馁，空有愿望。可是，能做好事却不做的人也没有好日子过，因为他成了铁石心肠，人人都像厌弃暴君一样厌弃他。所以，这个口号是一个像堂吉诃德的为人一样，不仅清醒、而且非常好的人说的。他只求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顺应和迁就自己能做的事，就是说，做自由人和公道人。那两句话完全可以出现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盾牌上，就像现在写在堂吉诃德的盾牌上一样。”

“你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什么事？”有人问道，主人已不在人世，

他想听侍从胡说八道一番。但没人给他的取笑帮腔，桑乔也不屑搭理他。因为一直没有睡觉，又去找了佩德罗·安古洛，挖了朋友的墓穴，他累得没了兴致。当然，还有，他的心有一半已经死了。

接着上面的话，又说了一会儿话。从那热闹劲儿来看，可能会以为人们已经不记得堂吉诃德了，都在庆幸万事大吉了。但是，那场葬礼像许多其他葬礼一样，葬礼中埋葬的人在身后留下极度难过和痛心的同时，也在活着的人中留下一种解脱，不用再看着生活对于死者——如果不死的话——可能是一种漫长的贫困的磨难。

当然，那次的情况就是这样。确实，一个好人随着堂吉诃德走了。不过，死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是一位足足五十岁的老人，身体垮了，神志极度不稳，即使老天让他恢复神志，可能谁也不敢保证，那蹒跚的脚步和那胡言乱语会保他永远平安无事。因此，正像大家内心里感觉的那样，堂吉诃德是在最好的时刻像基督徒一样死去的，留下的遗嘱很明智，让人人满意和称赞。人人满意和称赞，但外甥女除外，这是外甥女的秘密。至少是秘密之一。



## 第十二章

堂吉诃德为什么非要留下那么一个条款？多古怪的老人！为什么要让她来为他读书读出来的罪孽遭报应呢？怎么到了阴间还有心思继续安排这事那事的！当然，如果必须在参孙·卡拉斯科与舅舅给她留下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她会毫不犹豫，房子、财产、葡萄园和牲口，让魔鬼统统拿走好了。可恶的疯子！

安东尼娅一直希望，那漫长的一天快点结束，大伙各自回家。可是，首先，她得按传统办事，给最亲近的人办一次筵席。基特里娅和她整天都在厨房里亲自准备，至于其他东西，甜食是从圣阿格达那儿拿来的，烤肉是托面包师胡斯蒂娜作的，她的面包房就在街的拐角上。

算上这几个那几个，算上邀请的和不请自来的，还有没人敢对他们说“哎，你怎么没走？”的，最后，至少聚了二十个人。

有些人已经作过介绍，有些人还没有。

在场的有公证人德马尔先生，桑乔，桑乔的儿子——他是跟父亲来的，学士，理发师和神甫。还有几位，读者对他们几乎还一无所知，例如以下诸位：巴托洛梅·德·卡斯特罗，曾在步兵中当过少尉，受著名的何塞·德·贝拉斯科上尉指挥。在说到自己为国王打过四十多次战役，依然是个穷鬼，渴望得到奖赏却始终一无所获时，总是“我不抱怨，我可怜”不离嘴的那位少尉。这位卡斯特罗与堂吉诃德的疯病大有关系。就是他最早让他胡思乱想的。他凭着任意

想象，给堂吉诃德讲述在意大利和佛兰德<sup>①</sup> 各种各样的军事冒险和征战，接着对他说：“我不明白，您原本可以像骑士该做的那样装备起来求取功名，怎么不到军队去弄个上尉当当？”马塞洛·加西亚·梅诺雷斯，最后一次给罗西南提钉马掌的铁匠，就凭这个旅途中的小物件，有一天他将进入不朽者的候选名单。裁缝马特奥·阿尔孔，一夜之间为堂吉诃德赶做了两件衣服，一件紧身坎肩和一条裤子。他觉得，从街坊的疯癫中捞取好处乃是坏基督徒之所为，所以衣服的工钱料钱一概没要，桑乔就用这两件衣服打点了行装。药剂师巴莱里亚诺·德·拉弗洛尔，堂吉诃德请他配制包治百病的神奇特效药——著名的、地道的菲耶拉布拉斯神水，好在第三次出行时带在身边（这位药剂师同情朋友的疯病，只给了他用蜂蜜水做的、又掺了很多水的一般的生理盐水。堂吉诃德发现了这个骗局，尽管如此，他什么也没说，也从来没说过堂巴莱里亚诺的坏话，只是一到家，就把这种混合药水倒在了马厩的门后，免得有人无耻地窃取，心想一旦有机会自己配制）。最后是阿尔维诺·卡萨列戈。他曾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囚徒，自从二十多年前放出来之后，一直在说，要装备一支庞大的舰队，把留在那里的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囚徒都解放出来，连堂吉诃德也要——干吗不呢——加入那支舰队。就这样，骑士家里聚集了足有二十个人，也许还多。

基特里娅和安东尼娅招待着每个人，此外，还有特雷莎·潘萨和她的女儿特雷希卡娘儿俩帮忙。

在坟地里的感受还没有退去，最初大家都有点儿沉闷。可是，等到葡萄酒和鲜葡萄汁酒、樱桃酒和蜂蜜水、茴香烧酒和油橄榄渣酒一下肚，气氛就逐渐热闹起来，谈话也活跃起来。所有人都在谈论死者，就连堂吉诃德活着时候用疯狂举动折磨过的人，在他已经

---

① 佛兰德，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今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



不能这样做的时候都在怀念他。

人人都在回忆他叫阿隆索·吉哈诺时的情景，简直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场要弄清楚谁跟他交情最深、或对他最亲密的比赛，因为每个人都开始为曾经是他的朋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感到骄傲。

欢乐和嚼舌笼罩着聚会，但这与桑乔阴郁和沉默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最近几天他滴酒未沾，现在却已经喝得头昏脑胀，目光迷离地盯着桌上的面包渣。

坐在他旁边的卡拉斯科学士提醒他：

“桑乔，你还好吧？”

“一定要好吗？丢下我们死去的不只是一位主人和一个朋友。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离开咱们走了的是这个世纪本身。他在疯癫那段时间做出的事情，也许比咱们在清醒的余生中能做的还要伟大。能好吗？”

屋里很热，窗户都开着。村民聚会的热烈气氛传到外面，又有几个街坊鼓起勇气加入进来。不得不向两三家借椅子，塞瓦东很快拿来了。

天空阴云密布，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可是哪儿也没下起来。房子里异常闷热，猫狗都竖起了身上的毛，它们正躲在客人的脚中间嚼着盘子里掉下的东西，举行着自己的华宴。

女管家基特里娅放下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肴馔，好像是给一团军人吃的，嘴里说道：“喂，先生们，吃吧，谁也别饿着。免得人家说，在我的吉哈诺先生的葬礼上，因为他的小气而不是因为大方才想起他。吃，尽情吃吧。”

犹如在一出编排有序的喜剧里一样，依次或乱哄哄地端上一锅肉汤，用三只正典母鸡和十二只雏鸽煲成，其浓无比；半打奶牛爪和同一条牛的舌头，在那个极其悲伤的时刻极力称赞着堂吉诃德的才能；半只绵羊，也毫不逊色地颂扬着死者；一只吃奶的山羊羔，

瞪着非常忧伤的眼睛，对堂吉诃德之死的悲痛胜过自己的死；三只蒜味麻辣兔和五只醋渍鹧鸪，一大盘河鳟鱼肉块和一坛腌肉条。这还不算蜂蜜泡着的饭后甜食和其他小点心，以及随后端上的五花八门的水果。酒饭松开了舌头，帮助驱散了因埋葬一个像堂吉诃德这样不可仿效的人的悲痛。片刻之间，人人兴奋异常，大声谈论死者著名的丰功伟绩。有些人是听堂吉诃德本人说的，有些人是听他的侍从说的，还有些人是在塞万提斯的书里读到的。还有些英勇事迹，干脆说吧，就是在座的一些客人主演出来的。

“真的，如果严格按照事实，那么在亲临那些冒险的人中，没有人能更好地把它们写出来。由此可以知道，不仅要体验生活，还要善于把它讲出来。幸福哇，经历过黄金世纪的人！但是，名字从黄金世纪挑选出来，印在犹如大理石般的书页上，供后来生活在黑铁世纪的人们效仿和慨叹的那些人更幸福。既然堂吉诃德有他的西德·阿迈特，我宁愿舍弃财产不要，也要有随便一个阿迈德·马富西奥，好把我精心护理的优美花园展示出来。”

此时已经酒意微醺、平时喜欢废话连篇的学究式的尼古拉斯师傅，举着手里的酒罐，站着说了这通话。接着，又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故弄玄虚，发自内心地补充说，不仅如此，而且对大部分生活来说，只要有人把它写进纪实文学、而不必非要经历就行了。

他又说：“如果我有幸有一位我觉得像西德·阿迈特一样一丝不苟，或者像塞万提斯一样宽厚仁慈的传记作家，我会给他们行动自由，随他们把我的生活变成和说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只要不损害名誉就行。因为作为学者，一个人一直追求的真实，可能就在于把事情讲清楚了。我不会是要证明他们讲我的话是谎言的那类人。我本来这么肥胖和难看，他们说我是像加西亚·德·帕雷德斯<sup>①</sup>一样的巨人，

---

<sup>①</sup> 加西亚·德·帕雷德斯（1466～1530），西班牙军事统帅。



比阿波罗<sup>①</sup> 还漂亮？好吧。说我举止英武？也好。说我瘦小枯干，膝盖内翻？无所谓。说我是在阿吉龙山里由母狼喂养的？也行。要么像事实那样，说是我教给阿隆索·吉哈诺用胶粘鸟的？再好不过了……先生们，为堂吉诃德干杯，他让咱们大家出了名。人人都有名字，可没有名气，名字就无法流传下来。桑乔，你那么精通谚语，难道不信？”

桑乔早就变成了哭丧婆，只是一个劲儿地哀号痛哭，夹杂着抽噎叹气。

“出名？现在谁还在乎这个？人贵在行动，要是书不符合事实，那就屁用也没有。谁说咱们大家在那部书里不会像废纸一样？”

没人理会桑乔·潘萨，因为谁也不想让他把筵席给搅了，还因为大家开始觉得，没有了堂吉诃德的桑乔，比跟堂吉诃德在一起的时候说的滑稽笑话少多了。

涉及刚刚去世的骑士的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每个人都对每件事添油加醋、涂脂抹粉一番，以至夸大其词，面目全非。

重新提起了堂吉诃德以为是巨人而发起攻击的风车的旧事，或者堂吉诃德当作阿里凡法龙<sup>②</sup> 的军队的羊群的旧事，或者奥兰将军进贡给国王、而堂吉诃德想放出的狮子的旧事。还有其他一些新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例如蒙特西诺斯山洞事件，巴拉塔里亚海岛事件——这件事全村人都知道，公爵夫妇的听差为了给特雷莎·潘萨带来一只珊瑚串珠，请求送回一阿罗瓦橡树子到村里来时，着实把这件事大肆张扬了一番。

桌子上推杯换盏，食客们举着酒罐和酒碗，冲着桑乔嘻嘻哈哈

---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医药和畜牧等的神。诗歌中用来比喻年轻的美男子。

② 阿里凡法龙，《堂吉诃德》中人物，小说中称其为特拉波班纳（今斯里兰卡或苏门答腊等地）君主。

地问：

“桑乔，什么时候当皇帝呀？”

为了不显得没礼貌，原来的侍从略带憨态地微笑着，找词说道，可自己也不太清楚在说什么：

“现在谁还在乎这个？”

如果说传记中写到，是一架风车带着堂吉诃德旋转，这会儿却说，而且大家都装出相信的样子，山顶绳索上至少有二十架风车，把他从一翼转到另一翼，再抛向另一架，好像骑士是布娃娃似的。如果说传记中写到，把桑乔兜在毯子里抛高取乐，这会儿就极力夸大这个情节，说成把他抛得特别高，几乎能摸着月牙的尖角了。结果，弄得桑乔本人也暂时忘却了因为主人去世陷入的悲伤，打起精神向街坊们讲了几个当总督时的新奇插曲，比如不得不审问一个女人的案子——为了得到邻居的母牛，这个女人在床上用邻居换掉了自己的丈夫；再比如那个最难断的案子——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说在说谎时，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

过了一会儿，连桑乔也忘记了内心的难过。因为，是呀，堂吉诃德刚刚死去，可尽管如此，外甥女照常吃饭，女管家照样干杯，桑乔·潘萨呢，虽然悲痛，也在——间葬礼过后情绪激昂、乱哄哄的房子里开心取乐。

对于主人和舅舅的疯狂举动，女管家基特里娅和外甥女安东尼娅曾经那么难过，而且那么坚决地反对。现在，她们俩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起来，不听那一大堆胡言乱语，但最终还是以——个宽容的笑接受下来，就像小孩子的恶作剧——样，越真诚无害，就越可乐。

或许是在那个追悼堂吉诃德仪式上充当主角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发觉了这一点，壮起胆子对女管家说：

“基特里娅，仿佛你一生对主人的全部严厉，现在变成了对他记忆的全部慈悲。我甚至敢说，就连两个星期前让你大发雷霆的那些



疯狂举动，你也觉得可笑。因为这些举动，刚才你对大家粗暴训斥了一番，对此我们还都言犹在耳。怎么这么快就把你说的话忘了？”

女管家生气地说：“什么，是这样吗，学士先生？”

见她这样问，大家都笑起来。

女管家恢复了常态，接着说：“我还没说完呢。当然，我一直想让主人好起来，清醒，别疯癫。诸位鼓动他胡言乱语，这叫我痛心，可我没有坏到宁愿他死也别疯的地步。听好我要说的话：要是按我的意思办，我会让他活过来，即使活过来再次失去最后几天他恢复的理智也好——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诅咒。我当然嘲笑那些胡言乱语。哪儿都没有这么荒唐的胡言乱语，也没有像他这么天真、但同样有害的人，我怎么能不笑呢？只是现在，没有人能伤害他了，没有人当面笑他了，没有人不尊敬他了。既然他是、也只能是吉哈诺先生，那么总是叫他堂吉诃德，这种新做法是怎么回事？既然他清醒时有一个完全是基督徒的名字，那么用他疯时的名字叫他是怎么回事？在跟咱们大家说‘我清醒了’那一天，他就埋葬了过去他所有的疯癫举动，而且要知道，先生们，勒死了他的堂吉诃德这个名字。要是活着，他一定不喜欢再那样叫他。要是诸位还那样叫他，那就太不对了。唉，多好的人哪，对咱们多么温柔文雅呀。”

说到这里，女管家深深哀叹一声，伤心地痛哭起来。她用一条围裙遮住脸，转身走出了那间大屋子。

谁也不明白她的情绪怎么会有这么急剧的变化，也不明白欢快说笑怎么会一下子变成放声大哭。

女管家的突然离开把大家的宴席搅乱了，没有谁如此铁石心肠不想一想，是不是他们伤害她了，或者怎么伤害她了。大家这才想起，他们来到那里是因为一个人死去了，不以某种严肃态度和比较安宁的气氛对他表示尊敬是不对的。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人中最精明的参孙·卡拉斯科却企图推托罪

责，说在那里讲过的话中，找不出一句对死者的怀念和对任何一位亲属不敬的话。恰恰相反，想到他经历的生命最后几个月，在场的人都认为他是极好的人，真是死得其所。因此，他们见女管家哭都很吃惊，不过，假如知道她哭的理由和她对主人的感情，他们就不会奇怪了。

宴席继续举行。都在努力让它再热闹起来，参孙·卡拉斯科试了试，其他人也使了把劲，可都没成功。大家喝光了剩下的酒，吃完了最后几块点心，各自起身回家，怀着模棱两可的感觉进了家门。

当人们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各自往家里走时，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雨，或许是让谁也不要忘记那一夜。

大雨甚至连着下了一个星期，天冷风大，没有前奏地一下子从夏季到了冬季，如同一个人一脚踹开房门说道：“我来了。”



## 第十三章

雨下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多，路上到处是烂泥和泥浆，能不出门的，人们尽量足不出户。

尤其因为不能下地干活，堂吉诃德之死在朋友和亲属生活中留下的空白，在这段时间变得特别明显。他们像被堵了洞穴口的白鼬一样，整天在家里打转转，想来想去。

堂吉诃德病的日子已经安然过去，假如他依然活着躺在床上，过着热心宗教的生活，喝着鸡汤，哪儿也不疼，也不叫苦，女管家和外甥女倒也无所谓。只是他死了，那些悲惨、阴沉、天空布满乌云和越来越短的日子，倒让她们想起来他已经死了，使她们脑海里充满了无法摆脱的凄凉的恐惧，以致想来想去。

吉哈诺家族极大的宅院，落得比任何时候都安静和冷清。两个女人趁机把原来骑士的房间清理一空，打扫尘土，把她们不能穿的衣服和鞋子送给村里的穷人，议论堂吉诃德和她们将来会遇到的事。

外甥女提醒说：“应该看到，是刚刚发生的事，可有人脑子就忘了，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基特里娅说：“你会忘掉的，孩子，我可抹不去，我没有一分钟不想着你舅舅。我心里想，‘现在他在院子里，坐着，摸着灰白色的猎兔狗；现在他在放书的房间里，现在他大概在鸽子房里，看是不是要下雨，要么是在给鸽子剪翅膀……’。从他第一次离家出走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两个月零十三天了，我连多少分钟都说得出来。咱们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能一步一步地给你说出来。最初是他在那儿，在洛斯图雷斯客栈丢了那三天。那次回来时比走时糟多了。

他肯定地说，他已经是骑士了，加上了‘堂’这个尊称，可他从来没有过、也没必要有这个称谓。后来，咱们把他留在家里二十天，一点没有好转。倒不如说，虽然咱们烧了他的书，把放书的房间隔了起来，反倒一天比一天糟。整天像笼子里的狼一样关在四面墙里，直到找上了桑乔·潘萨那个蠢货，又离家周游世界去了，一游又是十天……”

外甥女坦然自若地说：“第一次跟桑乔只有十天？我觉得在外面时间更长。应该问问他，他大概记着账呢，虽然只是为了要工钱。”

“那笔账他可占大便宜了，除了你不得不给的那三头驴，还有好像放在一个手提箱里的很多钱呢。你舅舅呢，又这么容易受骗和大方。他是冒险的主人和桑乔的老爷，不自己保管，却允许他装进自己的口袋。问问桑乔，你什么时候想，就问问他。凡是我没有向你证明他们在外头的日子，叫他一概免谈，我心里可有准数。”基特里娅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脑门，其实她本该用手指心，而不是指头。

这时，塞瓦东来了。他提着装奶的大桶。基特里娅住了嘴，直到短工放下奶，扛着一口袋糠皮去马厩，才又开口说下去。

“安东尼娅，你没发觉，自从你舅舅死后这短工那欢喜劲？”

“没头没脑的愣子，半个白痴，不管下雨还是出太阳，整天躲在角落里瞎唱，除了这个还能发觉什么？你发觉他哪儿奇怪？”

女管家基特里娅心中的揣测，此时还相当模糊和含混，她耸了耸肩。当她确认短工最终走远了以后，才接着刚才撂下的话茬儿说：

“这最后一个冬天怎么是这么悲惨的冬天呀！难道你不记得，安东尼娅，那可怜人是怎么过的？家里没有一本书，整天没滋没味又担惊害怕地上上下下瞎转悠，连个人卫生都懒得做了。不记得了？连带着狗打猎的心思都没有了。看着他像憋在小瓶子里的马蜂似的那么烦躁，那么不安分，叫人多发愁啊。你看到的样子跟我看到的一样，他还像过去一样温顺。知道他的心思，老想着好天气一来，



就像收庄稼的人一样去收获他的冒险，像航海人一样时时望着天空，问着星星，摸清最好时机起锚出海。”

外甥女同意这话：“真是这样！尽管非常害怕，我也没能让他坐到桌子旁，早晨也没能让他下床。他太没精气神了。整天穿着衬衫，要么就是那件绿色台面呢的紧身背心，红色的托莱多圆帽子压着眉毛，光着瘦瘦的腿，脚上穿着那双比破筐还旧还破的凉鞋。什么样子，管家，什么打扮呀！唉，现在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他的捍卫者和他的随从的那些人，要是像咱们俩看到的那样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啊？早就没心思赞扬他了！现在我倒想，即使他不走，反正也会死在家里的。”

“你为什么认为第三次是我让他走的？不记得他反复琢磨这个想法至少有九个月了？两三天前，圣体节的时候，他眼睛里闪着那种特有的光，对我说：‘哎，基特里利娅，今年夏季来得多早呀！我的好运多么着急地等着我呀！’我问他：‘您的好运？’他说：‘我们的祖父常说，不冒险者没有好运。基特里娅，这话让我开胃口。’那会儿什么也不吃的他，让我给炸半打鸡蛋。我了解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我很清楚，年轻时不娱乐，年老了便娱乐。我记得重新把武器从顶楼上搬下来那一天。他什么也没说，把武器藏在床底下，夜夜不睡觉，用金刚砂磨那把剑，还不让我看。接着，大概拾掇那顶带沿头盔，让瘪下去的地方鼓起来，接好从黑山回来时破烂不堪的那顶头盔，重新安上没有了的扣袢，用纸板和铁板修补替换的铠甲。我明白，咱们要是阻止他，就等于让他痛苦地去死。再说，一个可怜的女人怎么能制止家里的老爷呢，也不能跟他的愿望顶牛呀！谁生下来愿意干这螳臂当车的事？你可以相信我，我说宁愿他在外面疯，也不愿意他在家里死，这是掏心窝子的真话。这样，至少他像娱乐过那样娱乐了。今年夏天他在外面的三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惦念他的，时时刻刻悬着心，生怕人家用棍子打他，或者用长矛刺他。

我跑到村里的打谷场，看他是不是从路上回来。要么爬到顶楼上，揪着心，远远地看着天边，生怕把他横在牲口背上或关在笼子里送回来。要么钻进鸽子房，透过他盯着望远镜要发现星星或预报乌云的那个小孔看，看他是不是回来了。”

外甥女自我辩白说：“哦，我不。我比你更爱他，说到底，他是我这个血统的，不过我非常平静。你以为你更爱他，这我不理解，你什么都不是他的。”

“安东尼娅，别说你比我还爱他，谁也不知道各家的事。我敢跟你打保票地说，那几个月他挨的每一棍子，我都感到像打在我心上一样。每时每会我都吓得心惊肉跳，没来由地，还自言自语：哎呀，吉哈诺老爷，人们对您怎么样啊？”

“我知道，我舅舅大人品德高尚，能够有所作为，即使是为了光耀他的家族。事情明摆着，你的家族是平民家族，因此有些事情你不可能理解，什么事都让你见人矮三分。”

习惯了这类挖苦话的基特里娅对此毫不介意，早就学会了用同样腔调回敬她：

“能不能理解的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告诉我，要说你的感觉和我不一样，那大概是因为你不像我那么爱他。”

安东尼娅自我辩解说：“不但像，而且比你更爱，因为血液流动的方式跟你不同。他的血管和我的血管流动的是同一种血液，这还不算我父亲大人堂费利佩的血液。我父亲总有一天会回来，把我接到马德里，安顿在适当的地方，离开这个村子，远离这座又旧又破、散发着羊粪蛋味的大房子。我父亲的事咱们还是就此打住吧。说到我舅舅，我几乎宁愿他到处游荡，也不愿他整天搅得咱们手忙脚乱。你知道，常言说得好，‘疯子和风，往街上轰’。他不是卖一块葡萄园买多多益善的书，就是没完没了地到处撒钱，请这帮人那帮人坐在桌子边胡侃神聊，只要能给他讲打打杀杀的事就行。有那么几个



月，这你比我还清楚，似乎巴托洛梅·德·卡斯特罗先生住在了这儿，他恰恰不是只吃大麻籽和草籽、喝泉水就满足的麻雀。我舅舅舍不得吃的东西，给客人们吃，只要他们用他想听的话款待他的耳朵就行。他不喝的东西，都让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饿死鬼和贪婪鬼给喝了。只要能白吃白喝，当兵期间的多少谎言我的卡斯特罗先生没有给他编造出来，拿什么样的谎话就比小孩子还容易地把他迷住了。治一次剑伤用去了多少只幼兔，他那心血来潮的欢宴卷走了多好的雏鸡和老鼠瓜，他的长矛尖毁掉了多少群幼鸽，他的胡诌乱侃忽悠了多少乳臭未干的傻瓜，赔了多少美味可口的杂烩菜才让他听来那些瞎编乱造的往事？看他这么听任刁皮无赖、吃白食的和老兵的摆布，真叫我头疼。还有那个又奸又猾、贪得无厌和爱占小便宜的桑乔，叫他见鬼去吧！他就是想跟他骗吃骗喝，到那些荒村野地毁了他。所以我常想，走吧，走吧，离开家他会毁了名誉，他的名誉是他的，可财产还在，像过去一样，还在老地方。即使生活在这儿，也不会恢复理智和名誉，因为像咱们过去留住他那样留住他是相当大的灾难。在外面，他丢名誉，在家里，他名誉和财产两样都丢，那财产可是我的。真该把他送到一所疯人院去，跟那些疯子先生待在一起。基特里娅，愿上帝也宽恕我要说的话，与其让他留在咱们身边，任凭把他吃穷喝穷的那帮人和嘲笑他的那些朋友的摆布，还不如上帝把他召唤到自己怀抱。那个借口弄清楚他是不是好了，揭他疯病伤疤的神甫？还有那个剃头匠朋友尼古拉斯师傅？他有什么必要瞎掺和？他那些学会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他理发店里那些破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他要是教给舅舅拉丁文开心解闷，让他安静点岂不更好！舅舅死了，对于咱们俩人来说，再也不能复生了。咱们是女人，基特里娅，咱们孤立无援，要说为他那些令人伤心的事难过，怎么着都行。因此，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舅舅的生活已经圆满地结束了，他享受过生活了，他老了，他没有妻子，也没有

成孤儿丢下的子女。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外甥女。外甥女要用一份遗产作弥撒，让他尽早从炼狱里脱离出来。而且，如果允许的话，即使不是更好，她也将像他从他的父亲母亲，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大人那里接受过来那样，恰当地处置他的财产。”

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两个女人正坐在桌子旁拣兵豆。基特里娅放下活计，从干豆子上抬起眼睛盯着安东尼娅，想了想才说。安东尼娅觉察到了那眼神，手指也不动了，用冷漠的忧伤与基特里娅对视着。

“安东尼娅，听你说这些话，还有你相信你舅舅可怜地、衣衫褴褛地、被人嘲笑地在这个世界游荡，比跟咱们待在家里要好，这真让我痛心。我想，是因为你年少无知，才像没心肝一样这样说话，或者好像你以为青春和生命是永远不变的事。可是，在想不到的时候，你会像你舅舅一样变老，也许还变疯。我听说过，由于血缘的关系，这类事是父子相传的。”

基特里娅并不相信自己刚刚说的话，也没有这种感觉，只是用这样的话回敬了安东尼娅那绅士派头的粗暴回答。她这样做，不是出于报复心理或记仇心理，她从来不是那样的人，干脆说，是怀着明显的教训目的。

这两个女人之间，太了解对方了。以前，就多次互相挖苦过。

安东尼娅带着嘲讽的微笑听着那几句话，反复琢磨适当的回答。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基特里娅接着说的那些话，她根本没有听见。

“我觉得，主人活着的时候，虽然他外出到处游荡，可家里仍然有生气，所有房间、马厩和顶楼，都能觉察到他人还在。现在他死了，好像这里已经没什么东西留住我了。我要说那句老话，哪里没有我的主人，哪里就有我的痛苦。”

如果坐在面前的不是安东尼娅，不是冷淡、冷酷和铁石心肠的安东尼娅，基特里娅早就哭了，但现在她忍住了泪水。



安东尼娅继续搜寻着刺痛基特里娅的话，可是没找到，心中暗想：有机会再说。

基特里娅好几天安定不下来。不跟安东尼娅争吵和生气的时候，她不声不响，但心不在焉地在家里做着活计。表面上，她什么也没变，像以前习惯的那个钟点起床和安歇，可她的心已经过早地憔悴了。

她想到：

“我已经老了。”

而安东尼娅呢，夹在也使他害怕和惊恐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中，不知怀揣着秘密在等待什么。她想的是：

“如果不立即想办法补救，我会变成像基特里娅一样的人。生活真悲惨！”

这姑娘在内心深处推想道，她的阿隆索·吉哈诺舅父大人做事太自私，没有把她嫁出去就那么死了。她觉得，嫁女之事，男人比女人做得好。还有，遗嘱中那个荒唐条款又让她想到：“老疯子！”

## 第十四章

前一天安东尼娅关于财产，和如果让她做、她将恰当地处理财产的那些话，纯粹是幻想，美丽的幻想。她知道，堂吉诃德让她所处的状况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基特里娅知道，大家也都知道。严格说来，他们不是在最后一刻知道的。情况通常是：为数不多的财产的崩溃往往非常缓慢，犹如大量财产的崩溃往往非常快速一样。可怜的堂吉诃德没能够猜想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疯了很长时间，其次，是因为在他恢复理智不多的日子里，为了不让这最后的时日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谁也没有提醒他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完全相信至少外甥女继承的财产会像他那时候继承的一样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让她继承。

然而，安东尼娅呢，虽然有些担心，但最令她不安的是舅舅在遗嘱中增加的那个条款，这一条似乎立即对她做了判决。要么以这种方式，要么以另一种方式失去财产。

堂吉诃德故去后，德马尔先生以贪婪的经营者的伪善心理，给了两个星期的间歇。他自言自语道：“生意就是这样，堂吉诃德花钱大手大脚，外甥女是个孩子，这不怪我。”

实际情况是，德马尔先生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子，妻子不在了，没有子女，他在想找个人来照顾他的晚年。像某些精于算计的人一样，他想到了安东尼娅：“我会是她的救星，她会嫁给我。”

两个星期过去后，德马尔先生开始处理借给堂吉诃德钱的那些人的要求和权利事宜。在没有明显察觉的情况下，堂吉诃德对书的极端热情和终年无所事事，已经把他的财产挥霍一空。堂吉诃德死



去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像蟑螂一样，开始带着自己的有关文件，从各个角落钻了出来，有的甚至是从邻近村子来的。德马尔先生让大家相信，骑士破产的状况比一眼看到的还要严重，同时劝说他们，让他用他自己的财产来偿还一部分债务，条件是他们把堂吉诃德欠债的文件让给他。那些债权不多的高利贷者，被如此巧妙地伪装成正直的德马尔先生吓坏了，唯恐永远收不回钱，便同意偿还一小部分来结清债务。这样一来，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公证人就用债务总额三分之一的钱，变成了骑士所有债务的主人，这就是说，也成了他所有土地、葡萄园、酒坊和牲畜的主人。

与此同时，与其说为了让外甥女放心，不如说为了自己随心所欲地玩弄诡计，公证人用阿谀奉承的含糊说辞打发她。他让安东尼娅相信，那点小麻烦一夜之间就会安然化解。在堂吉诃德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德马尔先生亮出了账目。

当时，基特里娅和安东尼娅与公证人同时在场。由于熟谙法官的行话，德马尔先生用华丽而虚幻的外衣，把堂吉诃德那极其糟糕的账目精心打扮了一番。他还需要几个星期再进行决定性的打击，那一击在等待着托莱多法院的最后裁决。

基特里娅听不懂公证人的话，从外甥女脸上观察着他们说的事好还是不好。

可是，外甥女马上就听懂了。她气愤和暴怒得想哭，由于基特里娅在场，她没有哭出来，因为她不想让女管家想到，舅舅死时她没有哭，现在却为他的财产哭泣。

“我继承蒸汽？”她问德马尔先生。

曾经为堂吉诃德料理过如此好的事务的德马尔先生，没敢说别的，只是把一大堆文件逐一放在外甥女面前。那些文件证明，一半财产都得一笔接一笔地用去偿还大家的债务，虽然这个“大家”只是他一个人——与其说由于羞耻，不如说由于利益，这一点他隐瞒

了。或许他把依然有案可查的最新的非法手段都用尽了。

“我们欠犹太人”——在那句“我们欠”中，德马尔先生似乎是把以前献给堂吉诃德的全部忠诚都交给了安东尼娅·吉哈诺来支配——“多少多少，必须卖掉这块地那块地，还有三匹母马和那块葡萄园。”

德马尔先生走了，给了安东尼娅几天时间，让她考虑。他心中暗想：“这事自愿比强迫好，这样比打官司好。但愿这女孩放下架子。要是愿意，嫁给我会成为公主的。”

基特里娅被看见的情景吓坏了，问安东尼娅：

“发生的事严重吗？等待咱们的是什么？”

安东尼娅断然回答：“没什么等着你。身处困境的是我，不是你，有个疯舅舅的是我。我舅舅什么也不是你的。”

基特里娅咽下傲气，说：

“听我说，安东尼娅，你还是个孩子，我又什么也不懂，帮不了你。听听神甫、理发师和参孙的主意吧，他们是你舅舅遗嘱的执行人。”

“那些人？他们了解我的财产像我了解他们的财产一样多。各人还是待在自己家里吧，各人在自己家里说了算。”

在安东尼娅身上，舅舅的全部疯癫转化成类似于残忍和狡猾的习性。那个时刻，似乎谁要是接近她，她不仅会用老虎的强力，而且会用毒蛇的致命性撕咬他。安东尼娅猜疑，那些事情里有圈套。

“公证人一直在欺骗我舅舅，肯定还想欺骗我，可他打错了算盘。他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他的口水叫我恶心，总是用老色鬼的眼神在我身上打转转。我不会服输。基特里娅，保存好这些文件。我要仔细查查。能挽救的我一定要挽救。”

基特里娅第一次以一种奇怪的感情听从了新主人的吩咐，拿着德马尔先生留下的文件走出房间。她想：“因为骄傲，安东尼娅会失



去一切。”又想：“她活该。”不过，后面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以致基特里娅的善良本性会拒绝承认曾经在脑海中出现过。

只剩一个人了，过于年轻的安东尼娅开始全身从上到下抖起来。公证人把她吓住了。由于高傲，她没有哭出来。如果说在那个家里一直感到是个孤儿，现在她第一次感到可怜，她不敢想象等待着她的事情。

从那一天起，脾气很坏而且容易发怒的安东尼娅，几乎不跟女管家说一句话，女管家也忍受不了安东尼娅的脾气。

堂吉诃德死去以后，有点儿像打碎的水罐一样，不能从内部修补的气氛。这就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女管家和外甥女想到的样子。

堂吉诃德活着时候，俩人经常互相说些严厉和刺人的话，现在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过去是堂吉诃德裁决、摆平和缓解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执和争吵，可似乎是因为堂吉诃德不在了，她们已经不能以同样方式经受那样的争执和争吵了。

基特里娅不理解她的新主人安东尼娅，安东尼娅也无心知道基特里娅想干什么。安东尼娅暗想：“我几乎失去一切了，基特里娅怎么帮我？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像我舅舅一样，是个怪癖的老太婆。”基特里娅寻思：“这些年唯一保护我的那个人死了，现在我怎么办？要是安东尼娅失去一切，岂不是更糟？我上哪儿去呢？”

或许安东尼娅希望，如果最终她失去一切，基特里娅会在某个时候离开那个家；而基特里娅希望，甚至在失去一切之前，安东尼娅就给她下逐客令：“你走吧。”基特里娅想：“她不敢。要是敢，倒要看看她用什么脸色对我说。很多年前，她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可就在这个家里了。”

可是，基特里娅没有走，安东尼娅也没有赶她，结果是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屋顶下，但比堂吉诃德活着时候还糟。贫困的乌

鸦在财产上盘旋，两个人之间的怨恨咬噬着她们的五脏六腑。

安东尼娅和基特里娅让日子就这么过着。好像她们已经决心忘记自己。她们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性格，如果一个说“应该织点儿亚麻布”，另一个就说“咱们更需要和面”；如果一个吩咐“去鸡栏杀一只母鸡”，另一个就想，“留着这点财产岂不更好？已经所剩无几了。再说，它在栏里也不闹腾啊？”；如果一个说“该把麦子送到磨坊磨面了”，另一个就说“明天更应该洗衣服”。

因此，堂吉诃德的死，至少不是因为沒有预料到或担心到就不残酷，它犹如劈开了一棵百年老榆树的霹雳，把堂吉诃德高祖父一百五十多年前建起的吉哈诺家族的百年老宅一劈两半。

堂吉诃德的死亡，还有比人们希望的更加迅即到来的冬季，一下子使这座老宅的墙壁阴冷起来，并且使它的日子更加短暂，更加没有亲切感。太阳一落山，女管家和外甥女就像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孤单。她们怀念堂吉诃德和他在门廊里上上下下踱步的情景。炉子里的大块木柴一块一块地烧着，即使这样，那旺旺的火苗也不足以驱散那里呼吸到的潮气、寒冷和贫困感觉。最初几天过去以后，就像人死之后经常发生的那样，神甫、理发师、学士和其他街坊的看望开始越来越稀少，最后，除了公证人德马尔先生以外，已经没有人再来看望这两个女人。德马尔先生时不时地到那儿转上一圈，与其说是出于同情，不如说是为了验证认为属于他的那些东西状况如何。他还没有向安东尼娅提起婚事，但是他在想：“到时候再进攻。似乎这姑娘对我并不是一点也不欢迎。像我这样有经验、善于又愿意像她值得的那样对她讨好的男人，对她挺合适的。”

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仍在继续。

一天下午，为了两个女人之间有点儿话说，基特里娅问道：“桑乔怎么样了？”

安东尼娅根本没有搭碴儿。那个人或别的人怎么样，跟她没有



关系。各人应该管个人的事。至少，如果基特里娅问她学士，她也许会跟她说说他。安东尼娅会说说他吗？跟基特里娅？那么基特里娅呢？又一天下午，不仅是为了说话，基特里娅对安东尼娅说：

“难道咱们不能做朋友，互相说说咱们的事？”

安东尼娅回答：

“咱们已经是朋友，事也说了。你想跟我说什么？想让我跟你说什么？”

基特里娅沉默了一会儿，说：

“不，我是为说话才那么说的。”

但她知道自己在说谎，同样，安东尼娅也知道，她在回答下面的话时，自己也在说谎：

“我也一样，没什么说的。”

两个人都在说谎，虽然一起过着日子，一个人连另一个人的秘密也猜不着。

短工塞瓦东的秘密可就不是这样了。

简直可以把那个家称为秘密之家了。

塞瓦东的秘密是……

几天前，基特里娅叫安东尼娅注意短工的奇怪举动，这确实没有什么错，因为他像小马一样，整天在家里转来转去，而且非常自负。

塞瓦东年轻，有野心，会动脑子，早已打好了如意算盘。当然，一个人随时唱唱咧咧，可能是抱怨自己受骗。可是在他身上，那种唱却是一种思考方式。吹口哨、哼哼着唱和放开嗓门唱是在帮助他别的事。他的思想需要那种伴奏。

是的。塞瓦东也有他自己的秘密：他爱着安东尼娅·吉哈诺。这是一个半拉子秘密，因为他并不想把它埋藏在心底，倒像是确信自己的能力和事情最终的美好结局，时时在显示出来。

他在恋爱。他那笑咪咪的脸，那昂首挺胸走路的姿势，嘴里那些赞歌都说明了这一点。要么是他狂热地爱上了她，要么是自己以为是这样，反正自从堂吉诃德死了以后，他就怀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心理相信是爱上了她。他暗自思忖，“这小妞是我的，或者说，不能是别人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死。”如同爱好戏剧的人一样。无疑，那个可怖的决定与他时刻哼歌的乐天心情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对他来说没有一点疑问。他决心要把她夺到手，因为他相信，他的好运就系在他性格的果敢上。他心中暗想：“我这辈子是这样过来的。像土匪一样生在一间破茅屋里，我的前途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可是，凭着我的意志和智慧，我混到了在这样一个好人家当佣工。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的运气，生活有意给了我许多别人暗中渴望的长处：我长得漂亮，唱出歌来像天使，我为人聪明，知道怎样爱女人。在此之前，一切顺利。可是当个杂工，一辈子安于这种饿不着也撑不死的日子，这是不可想象的。未来正对我微笑呢！安东尼塔，现在你继承遗产了，阔气起来了，神气起来了。不过我喜欢这样，你越是难驯服，我的驯服手段就越来劲。你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一只大猎犬来保护你的财产，让所有那些扬言要吞了它们的豺狼不能得逞。如果你想把他们踹出去，身边有我来办。谁敢迈进门槛，我就打碎她的脑袋。所以说，安东尼塔，你要么是我的，要么就死。”

塞瓦东隐隐约约地设想，那桩美事必须强力夺取，靠情愿永远也办不到。他甚至幻想着那些戏剧性夺取的手段。这让他万分激动，也给他的幻想插上了翅膀，那个幻想已经把他描画成了所有那一切的主人。他要向外甥女证明，她需要投靠一个照看她的东西的男人。她还是孩子。

早在堂吉诃德亡故以前，塞瓦东心里或许就有了娶安东尼娅的野心，只不过堂吉诃德的去世给这个野心插上了翅膀。他思忖：这



回好办了。因为据塞瓦东想，喜剧和幕间戏剧是一回事，而像他说的“严酷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小说中，或在赞歌和情歌中庆祝爱情的胜利是一回事，而回到自己家的具体情况是另一回事。塞瓦东把自己的预见归咎于堂吉诃德。他确信，即使外甥女对他报以青眼，堂吉诃德也会阻止一个杂工跟她结合。因此绅士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接近这位姑娘。可是他一旦死了，就没有什么再阻止他幻想在安东尼娅的心目中、在她的床上，当然，还有在那个家、那些新葡萄园、土地和牲畜中占有一个优先位置。

塞瓦东把这些事跟一个朋友说了，他曾经有好多日子跟这个人看过羊群。这人是个羊倌，村里人叫他胡安，外号“山猫”，因为他是个像山猫一样难以扑捉、总能设法溜掉的人，不管碰到什么问题，说到什么事情，他总能找到空子从那儿脱身。可恰恰因为这个，遇到特别难办的事情，全村人都找他出主意，尽管非常年轻，他都有合情合理的办法。

塞瓦东对“山猫”胡安说：

“胡安，世界叫咱们一些人从小受穷，叫另一些人富有，叫一些人拥有城堡，叫另一些人除了星星没有屋顶，什么也没有给咱们，你看这世界有什么公平？”

人们在跟“山猫”胡安说话时，他的眼睛在脸上从左到右来回乱转，好像在警惕着棘手问题从什么地方进攻他。看到塞瓦东想接着开场白继续说下去，他就此打断了他：

“说的是呀，可是，咱们尊贵的国王因为他的军队必须保卫他的百姓而不能踏实地睡觉，你看这有什么公平？在你四仰八叉地睡大觉的时候，把你扔到一只蚂蚁上，你的重量让它送了命，你看这公平吗？你知道，我是属于我认为咱们处境不好、但实际上可能糟得多的那类人。”

“好得多。那是我想最终达到的境地。抱着你那套神学理论，你

永远什么也不是，而凭我的神学理论，我会有远大前程。听我跟你  
说点知心话，你可得给我保密。”

“一定给你保密。可是，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才是保守好的秘密。”

“这个秘密我不能憋在心里了，如果不让你知道，你就没法给我  
出主意。你觉得我一表人才吗？”

“我？这里所有的姑娘都这么看，我也这么看。你没费吹灰之力，老天爷把你造就得像松柏一样高大健壮，身材优雅，不但本村，甚至十里八乡的女人和姑娘时时赞不绝口。可我呢，你看老天爷把我造成什么样了，又矮，又瘦，又丑，长着一对见不得人的扇风耳朵。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肚子这儿松松垮垮，说不定哪一天，闹场肚子疼就会叫我爬不起来。现在说说看，你觉得这公平吗？还有，你的嘴里一颗牙不缺，每一颗都像小伙子的一样又好又白，笑的时候，好像太阳来向我们问好。你看见我的了吧？歪七扭八，黑不溜秋，像被炸药崩过似的竟是小洞。你觉得这公平吗？你唱歌像乌鸫鸟一样好听，对你这天赋你有什么话说？谁教的你三弦琴弹得这么好？没有人教给你乐谱，不管哪天你拿起三弦琴，似乎脑子一转，手里就弹出了最甜美和最伤感的旋律。所以说，你唱起歌来，女人都迷恋你，用甜蜜的、异想天开的眼神在你身上打转，觉得你是从天上顺着梯子下到凡间来的。你见过我什么时候唱过歌吗？没有，这就对了，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不然，哪一回我想唱的话，恐怕连豺狼虎豹也不想听，即使我不把它们气得火冒三丈，一齐冲过来把我撕成肉块儿，也会把它们吓得离我远远的。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公平吗？”

塞瓦东略带羞怯地承认：“可是，上帝把你造就得比我们任何人都机灵和精明。”

“可能是这样吧。可是，你见过谁靠机灵吃饭？你认识几个人凭



着机灵和诙谐有人白白给酒喝？死亡对机灵人比笨拙人更加敬而远之？塞瓦东，你不该抱怨。你就当作挺好得了，不过可能糟得多。”

“会好起来。我不甘心像在破茅屋开始那样过完我的日子。现在永远好起来的机会来到我身边了。”

“怎么？你要去美洲，要参军入伍，哪位红衣主教要雇你当仆人，哪位大人物在临终床上承认跟你妈睡觉生养了你？”

“这些都不是，是运气从天而降，它叫安东尼娅。听说过‘千载难逢，不可错过’这句话吧。”

“吉哈诺先生的外甥女？不管你赶着羊出门时太阳有多暗，要是以为那个不好接近的女人会注意像你这样一个干粗活的，那你就不但是狂妄，而且像她舅舅一样疯癫。听我的，娶个门当户对的女人，这样不会有对头。要知道，在阔女人家里，总是她发号施令，永远没你的份。你想过安逸日子还是平静日子？你愿意整天为了山珍海味争来斗去，还是愿意喝着你的大蒜汤自得其乐？告诉我，你以为因为一个丑男人爱一个漂亮女人，这漂亮女人就一定爱这个丑男人？因为一个更丑的女人爱这个丑男人，这个丑男人会爱这个更丑的女人？只是因为一个丑女人看你这么漂亮而爱你，你会爱她吗？告诉我，只是因为安东尼娅富有你爱她，她会因为你穷而爱你？”

胡安·塞瓦东一点儿也不理会他的博学朋友“山猫”胡安的话，恰恰相反，他觉得，征服那个如此富有的女人是个挑战，但他绝不放弃，一定要把她变成他的人。

他像吹口哨似的又说了一遍，“要么是我的，要么死”。于是，安东尼娅出现在哪儿，他就想方设法靠近，像小斑蹊一样兜来转去地追求她。

姜是老的辣，女管家基特里娅在空气中嗅出了危险，只是看不准来自何方。

公证人第三次造访后的一天，短工的机会来了。那天早晨基特

里娅正好不在家。是他计划好了在那一天，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和安东尼娅在家的那一天让他有了主意呢？

塞瓦东给羊挤过奶，按照外甥女此前的吩咐，给她往厨房里送。因为想做点儿奶酪，她正在那儿等着。除了外甥女和短工两个人以外，家里再没有别人，也不等着有人要来。天亮以前，基特里娅就走了，回自己村子去了，这也是一件很大的新鲜事。这事先没有说，她只在头一天晚上告诉安东尼娅：“明天，要是你没有别的吩咐，我要回我们村。下午就回来。”基特里娅以为这样一说就行了，因为这样的事，她不必向堂吉诃德请假，也就认为无需向外甥女请假。她要用那一天看看她的母亲、兄弟和侄子们。

此前基特里娅吩咐他早点儿起床，给母驴备上鞍子，她要回自家村子时，他就知道，这辈子不会出现更好的时机了。

塞瓦东见安东尼娅正在出神地在一个臼里捣一种让奶凝固的刺菜棘，同时想着自己的秘密。这时候，塞瓦东怀揣着自己的秘密来到她身边。

他把挤奶桶放在地上，用紧身上衣抹一把手背擦擦干净，说：“安东尼娅，你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会像国王本人命令我那样服从的决断。”

可是，安东尼娅不喜欢和杂工们搭讪，不加思考地打断了他：

“我说胡安，基特里娅走了，我今天比哪一天干得都慢。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决断。该说的快点说，完了快去干你的活。怎么自从舅舅大人死了以后，这家里好像成了练歌房了。”

姑娘粗暴的语调没有让短工气馁。

“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好像沾了点儿这些刺菜棘的品性。你跟大家说话似乎都挺和蔼，唯独对好好地伺候你，而且如果你要求的话，会更加好得多地伺候你的人不是这样。我心里很清楚，从出身和财富来说，你一心攀更高的枝。我不排斥你把眼睛盯在因为富有，能



让你摆脱现在忍受的困境的人身上。可我实话告诉你，在整个拉曼却地区，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会比我更精明地维护你的东西，会比我更好地爱你，会比我吹得微风还柔和。如果让我像弹三弦琴一样弹你，一定会从你身上弹出比蜜还甜的乐声。”

安东尼娅气愤地大声说道：“哎呦，耶稣！跑腿的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种方式对家里女主人的称呼降格了？羊倌成了我们的诗人了？歌谣唱得太多了，染上风流小生的做派了，我的先生。听着，胡安·塞瓦东，我可不想猜谜语。如果你刚才说的不是成本大套讨好女人的奉承话，我就是牛犊子要奶吃。胡安，咱们到此为止吧。别一条黑道走到底，你会摔跤的。你说得对，相差这么多的两个命运结合在一块儿可不好，早晚有一天，里边的一个会因为这个感到不幸。‘瓦罐撞石头和石头撞瓦罐是一样的，总归都是瓦罐倒霉’，我这话你明白。像你刚才这样涎皮赖脸地跟我讲话，换个比我容易动怒又不会忍着的人，现在就叫人抽你一顿鞭子。走吧，让我干我的事，你也去好好干你的事，这事就算过去了。你我之间谈论这么让我生气的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然你已经清楚了，那就走吧，‘每只羊有每只羊的匹配’。说到羊，你可懂得太多了。”

胡安·塞瓦东在那一套回答的声调中觉察出了虚无缥缈的回音，这使他暗自想道：“居然是这样，姑娘。说是回答嘛，太长，说是拒绝吧，很坚决。你并不讨厌这山里的危险，也不讨厌语义双关的话。不然，你眼睛不会放光。对眼睛我太了解了，你眼睛放光的样子连你自己也想象不到。”受到这情景的鼓舞，塞瓦东不太理会刚刚拒绝了他的年轻的女主人，坚持说道：

“只能对你说的那些话，说不定很多女人都愿意听呢。”

听了短工这惊人之语，安东尼娅哈哈大笑，那笑声过于洪亮，不能不像是做戏。

塞瓦东想：“你已经中计了，你已经上钩了。知道自己比别的女

人更可爱你很高兴。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反正我会在岸上，在石头上看见你奄奄一息的。”

塞瓦东虽然年轻，但有着许多年岁更大的人一生也不会有的眼力。他觉察到，安东尼娅没有迟钝到见自己被当地头号美男子奉承不感到喜悦的地步，还有，或者由于虚荣心，或者由于好奇心，或者由于那些日子疲惫不堪，而且被公证人精心计划的追求搅得心神不安，安东尼娅做了或许她不该做的事，那就是无端开口说了那么一大堆话。

就在那儿，隔着厨房的大桌子，从一个人的嘴唇到另一个人的嘴唇，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唱起了一支不言而喻话语的舞曲。这些话语像火星一样在空气中燃烧，烤得安东尼娅的面颊一片羞红。

那场火已经没有人能够扑灭了。姑娘脸上的绯红，她眼睛里的光芒，还有她的微笑，让那个熟谙女人心理的青年在内心做出了判断：“我的小母孢子，你不打自招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骗不了我。等不到你想象的时候，我就会听见你哀求。”

于是，在那优雅的、充满双关语、粗俗笑话和殷勤话语的言来语去中，最后是姑娘说出了那句不祥之言：

“胡安·塞瓦东，真不知道你这么厚颜无耻，明知道家里只有你和我，竟敢放肆地过来跟我搭话。”

塞瓦东没有笨到不明白那个暗示是女主人给他的一个提示的地步，提示他基特里娅不在，家里只有他们俩；与其说是一个警告，不如说是一个邀请，是一句“如果你想，就会一切顺利”。于是，他从后面走近她身边。

安东尼娅没有动。她的脉搏跳得那么快，以致还试图争取时间，问道：

“塞瓦东，你想干什么？”

那句话说得如此软弱无力，连她自己衬衫的花边也没听见。她



装作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的样子，转身背向着他，好像不在乎似的，准备把桶里的奶倒进一个大盆里，装着继续干活。同时，心脏却猛烈地撞击着胸口，她两臂发软，生怕把奶洒了。

塞瓦东趁年轻女主人手里干着活不能自卫时，用他粗大、有力和结实的双手搂住了她的腰。

安东尼娅大叫一声，随即化作微弱的叹息。当一切都已发生以后、安东尼娅可能想到发生了的事情时，她会觉得，从那一刻起，那间厨房里发生的事情无法解释。因为她与那么多女人，包括姑娘、寡妇和有夫之妇相反，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杂工塞瓦东。几年来，除了参孙·卡拉斯科以外，她谁也不想。在努力给自己解释发生的事情时，她甚至对学士生出一股模糊的怨恨，觉得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怪他，又不怪他。她无数次地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不是参孙？如果参孙早点这么做，就不会发生塞瓦东的事了，我就是学士的人了。”可是，安东尼娅被杂工的甜言蜜语包住了。她还想，如果羊羔被蒺藜秧困住了，稍微挣挣身子是可以逃脱的，也许会掉点儿毛，但不会脱皮。不，无法解释那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她怎么允许发生的。她还想过：“即使我大声喊叫，也没人听得见。”可是她没有喊。这一点塞瓦东也知道。她还想：“塞瓦东身强力壮，反抗也没有用。他对我干的是一种卑鄙行为。”她也许应该自卫，可是，她没有。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一切都那么奇怪，以致结束的时候，安东尼娅还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塞瓦东用胜利的眼光看了看她，脸上依然微笑着，系好紧身裤后，想用手抚摸一下姑娘的头发。她瞪着仇恨的眼光避开了，那仇恨更是对自己，因为自己不知道、没有想或者没有能避免那件事；而不是对塞瓦东，再说，她认为他过分自负。

“安东尼娅，随你便，不过你想想，尽快宣布咱们结婚是不是更好。刚才我什么都没有时对你说的结婚那句话，现在再重说一遍，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姑娘应该最为看重的东西。即使我想，这话也不能收回了，尤其此时此刻更不能收回，因为你向我交出了没有一个女人应该像你表现的那样如此轻视的东西，从你守护那东西的拙劣样子来看就是这样。”

已经不是姑娘的女人又红了脸，只是那一次，是愤怒让她说不出话来——即使想说的话。

她只是嘟哝了一句：“我要杀了你。”

安东尼娅·吉哈诺继续系着紧身背心的扣子，眼睛仍然看着她的征服者的眼睛，目光阴冷可怖，最终接受了那里刚刚发生的事情。

“塞瓦东，就当这里什么也没发生吧。”

短工拿起几分钟前滚到地上的木桶，说：“安东尼娅，还是按我说的、不是按你说的那样好。这个家很大，你舅舅的疯癫已经把它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人人人都知道。村里人都说，犹太人和德马尔先生两个人已经瓜分了你的财产，你孤身一人上哪儿去？想收回房子、牲畜和葡萄园吗？让我办吧。吓也把那个老贪财鬼吓跑了，三年内让你在这儿见不到他的影子。我要为你豁出命去。基特里娅是个瞎嘟哝的老太婆，你呢，我甜蜜的小爱人，太嫩，不能不让一些人骗你，另一些人吞你。发生了这事以后，没有一个比我这样顶好的人知道更好地保护你，让你离开就要面临的那些危险了，我的小羊羔，我的小斑鸠。”

一个逐渐控制了局面的安东尼娅说：“那些事不是主人要跟仆人谈论的事。塞瓦东，跟你再说一遍，这里什么也没发生。你什么也不是，没资格说我舅舅大人和他脑子的坏话，他脑子疯也比你脑子清醒胜强百倍。也不允许你说基特里娅的坏话，她是你应该像服从上司一样服从的人。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你再凑近我，我发誓，就用我舅舅那把剑刺进你的心窝，我要刹烂了你那趾高气扬的傲气。想把今天对不能自卫的人干的这臭不要脸告诉别人，那就等着瞧



吧！”

“安东尼娅，还不如说人人都会知道呢。”

“没人相信你。”

塞瓦东胸中发出一阵风流小生的笑声，就像他见过的走村演出的喜剧演员的笑声一样。

“安东尼娅，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不过，你和我都知道发生了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还跟你说，这事我忘得了，可我不相信你能忘得了。”

短工神气活现地走出厨房，安东尼娅坐在刚才眼睁睁看着牺牲了她最珍贵的东西的桌子旁，心不在焉地拿起多出来的一根刺菜棘，随意在手中揉搓。这一次她也想哭，但流不出眼泪，倒是有几滴血逐渐滴进大奶盆里，染红了那作为一种象征的纯洁的白色。

在那时以前，安东尼娅只有一个秘密，就是爱着参孙·卡拉斯科，可从那天以后，就有了两个秘密。

## 第十五章

塞瓦东与安东尼娅之间那件事发生的那天早上，基特里娅不在家里，这是什么星宿的安排，难道真是天意使然？

女管家从来不离灶台两步远，家里很少没人的时候，但那件事毕竟就那么发生了。

千方百计地跟踪、发现、甚至不惜用火焰这个年代久远的法子来惩罚主人狂热行为的女管家基特里娅毫不怀疑地相信，二十三年前她进那个家为仆乃是命运的安排，而且无缘无故地要证明，她到堂吉诃德家乃是命中注定，是天意的安排。

然而，她不认为，只是因为安东尼娅对她表现出那般冷漠和疏远就离开那个家，离开让她想起堂吉诃德的一切是命中注定。

她对安东尼娅怎么样？

早在那小娃娃记事之前很久，她就像女儿一样抚养她。她多么爱她呀！她有时候幻想，那就是她的女儿，是她与堂吉诃德的爱情结出的果实。那个人怎么就没有觉察呢？为什么他总把头埋在书本里？难道没有领悟到生活胜过任何小说吗？

基特里娅一直在问自己，并且感到痛苦在毒害着她的心灵：“唉，安东尼娅，现在我怎么办？这里就是我的生活，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只能等着不久死去了。”

母驴有节奏的脚步似乎从心底激起了她的回忆，往事一件接一件地浮现出来。

“第一次到吉哈诺家族这个家来时我多大岁数？十三还是十四？是谁对我可怜的父亲说，我在这儿会得到永久的工作？记得我那时



候什么样子吗，瘦得像麻柴杆！第一次看见我的人都说：‘小孩儿，你不会不长了吧？’人们看着我走过，我总是低着头，好像没来由地又高又瘦是我的错。长那么高真让我害羞，阿尔特亚。”

“阿尔特亚”是堂吉诃德给那头母驴起的名字，叫它阿尔特亚，到马厩里去看它，基特里娅就有堂吉诃德还活在身边的感觉，因为春天他到附近一片河边树林去寻找仙女时，骑的就是这头母驴。有时候，她喜欢连着叫上它十遍，好让自己陶醉于那个如此响亮的名字和回忆自己的主人。

基特里娅用脚后跟踢了踢母驴的肚子，催它快点儿走。

女管家基特里娅不是那种随着年龄增长，出于方便或幻想，把回忆理想化的人，而是严格地尊重实际情况。

真的，第一次到吉哈诺家族的家里时，她还不满十四岁。那时，她光着脚，手里提着一个装着自己衣服的小包裹，那是她能从自己家里拿出的全部东西，是父母为了让她做仆人所能给她的全部东西。有一件精细毛织品的衬衫，一条相当好但不算新的紫色裙子，一双凉鞋和一双皮鞋，但怕穿坏了没有穿在脚上，一把梳子，一面比一枚“多乌隆”金币略大一点儿的小镜子，还有几条彩带子，那是她姐姐马格达莱娜送给她的特殊礼物。

彼时彼刻，基特里娅的想象转向了彩带、梳子、镜子……是呀，那是基特里娅身上带的全部财产。她是来找母亲的一位表姐的，表姐知道翁托里亚村这个亲戚的穷困状况，叫她到这里来的。可是，整个情形大概是搞错了，基特里娅到了一看才明白，那里比翁托里亚村还穷苦。等了几天，正在她等着回自己村里时，在堂吉诃德家做佣工的一个女仆害腹痛病死了。当时堂吉诃德家确实兴旺，有放牧工、好几个杂工、工头、剪枝工、挖掘工、五名女仆，甚至有自己的木工，还有农具修理匠，这人也懂锻造活计。这么多财产都哪儿去了呢？就这样，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是那个偶然机会把她招进

了那个家门。

基特里娅从来没有漂亮过，做姑娘时也不漂亮，或许因为她不漂亮，一直极富同情心的阿隆索·吉哈诺才同意她做他的仆人。不像他那么慈悲的人看见她时心想：“真可怜，基特里娅这么难看！一辈子当客店女佣去吧，一代传一代！”这句话获得如此广泛的赞同，以致每次出现她的名字时，成了一句众口相传的口头禅。有一次，基特里娅隐身在一堆鹰嘴豆秸后面时，自己也无意中听见两个短工这么说，弄得她连着哭了三天，脑子里总也挥之不去。

无论怎样，阿隆索·吉哈诺第一次看见那姑娘时是怎么想的，可能谁也猜不出来。他见到的大概就是大家都见到的那个样子：鼻孔像分开的两个大茄子，脸上长满了红雀子，头发昏暗无光，愁眉苦脸，两脚宽大，双手像脚一样非常大，为了不显得像青麦秆一样高而驼着背，牙齿极大而且露在外面，嘴又小又瘪，她总是尽力闭着，免得像是张不开，显出一副穷苦相。不过，堂吉诃德一定也看到了好的一面，因为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可能认为那是个严肃、机灵、勤快、温柔和善良的姑娘。

是什么让他决定雇用了她？是她面对那个如此苍白和忧郁的青年的身影，面对那双如此漂亮和忧伤的眼睛时，下颏贴着前胸、惊奇地抬着眼睛看她的那种方式吗？那位衣着考究的绅士的穿戴方式给了她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他的衬衫爱惜得多么精心，散发出多么清新的柑橘花、安息香和紫罗兰的香味呀！

“阿尔特亚，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我年轻主人的那双眼睛啊！那么黑亮和深沉，那么神秘和机智！他那举止的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他那衣着的仔细和清洁，跟我见过的那些寒酸的破衣烂衫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什么时候开始不注意自己的整洁了？不记得了。这一切都好像是突然发生的。那座有着那么宽大房间和那么高屋顶的大房子，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啊！还有那富人家的



炉灶，里面随时烧着整块整块的圣栎木，不像我父母家那小破灶膛，只能烧两三块汤匙那么大的小木块！”

基特里娅永远也忘不了堂吉诃德最初对她说的话。

“好，基特里利娅，你姓这个，不是吗？你会做什么？我雇你做女仆，看看干得怎么样，能不能做。”他答应她，在那个家里，如果除了扫地擦地以外，还能做些别的，就教她做农活和缝纫，就供她吃喝、住宿和干净衣服。

“基特里利娅，基特里利娅”……就凭她那么高，那双手，那两只脚，他竟然那样叫她。<sup>①</sup>女管家想到，在阿隆索·吉哈诺出现以前，从来没有人那样叫她，就连母亲给她擦鼻涕时也没有，更不要说别人了。

“您吩咐的和该办的事我都照办”，基特里娅想到，当时她默默地回答，但没有感激地哭出来。因为她觉得，年轻的主人看见她哭或许会感到不快，会以为她幼稚和愚蠢，会说：“送回她母亲身边吧，不哭的时候再带来。”

如此精明的回答太实在不过了。就从那一天起，她开始伺候阿隆索·吉哈诺，并且一直做下来。每当吩咐她时，她都是精神十足地做这做那。随着光阴荏苒，和别的女仆死去，她熬到了领导管理那个家的位子。可是，主要由于主人有着如此愚蠢的癖好，莫名其妙地时刻读那些谁也得不到一点好处的书，那个家已经开始没了章法。那些书里没有开垦土地的新方法，没有随时有用的修理钟表、或者给蜜蜂分房的方法，也没有让绅士多学几手打猎招数这种眼前的好处。尽管基特里娅不识字，也觉得那是些古怪的书。不久她就看出，家业在走下坡路，在衰败，羊群在减少，田地没人耕种，葡萄没有按时剪枝，某个仆人走掉或死亡时，没有招来别人代替。主人

---

① 基特里利娅，基特里娅的爱称。

有的那些书里，对这些事一概不提，这方面的事一点不讲，只讲姑娘和小姐吩咐披坚执锐的骑士去实现最愚蠢的意图，去进行最不理智的事业，比如去征服特拉比松达<sup>①</sup>王国，要么跟胡安长老<sup>②</sup>决斗，都是与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巨龙和蠢人的最无益的争斗。

为了让路程显得短些，基特里娅接连不断地对母驴唠叨这些往事。她跟阿尔特亚说话，好像它是个人，是个当面诉说她一生中重大事件的严厉的法官一样。

她继续对它说道：“阿尔特亚，要知道，开始伺候他，就是你主人的时候，那时候他比你现在还年轻，他跟他母亲一块儿生活。胡斯塔·德·阿尔塞，可怜的女人。都管他父亲叫贝尔纳迪诺·吉哈诺。我来的时候他刚刚去世，我知道的所有他的事，都是听说来的，是从听这些人那些人讲的事情中知道的。我主人，也是你的主人，是唯一的男孩。也许因为是男孩，也许因为最小，也许因为留在家里管家，他母亲爱他胜过埃尔维拉。那是另一个女儿，阿隆索的姐姐，安东尼娅的母亲。这从远处就看得出来。”

小母驴在“噤儿噤儿”的脚步声中点了点头，似乎是告诉她，它点滴不漏地听着那些陈年往事。太阳已经爬得老高，可是那个月雨下得太多，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水坑。空气寒冷，基特里娅感到后背有点儿凉。她从褡裢中拿出一块大头巾盖在肩上，用一根小木棍敲打了两下鞍子，好让驴子听见，加快脚步。

“有一天，蒙托内斯伯爵的书记官，别问我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路过村里，在家门口认识了埃尔维拉，爱上了她。你肯定见过埃尔维拉，多漂亮啊，头发像金子那么亮，嘴唇像珊瑚做得那么红润，脖子像草鹭脖子那么修长，肩头像象牙般圆润，多么小巧的手

---

① 特拉比松达，1220年东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四个国家之一，骑士小说经常使用这个地名。

② 胡安长老，中世纪传说中人物，据说是东方一个大国的君主，信仰基督教。



脚，多么妩媚的鼻子，剔透玲珑。安东尼娅的鼻子就是她妈妈那种鼻子。安东尼娅漂亮，可要是让她们娘儿俩肩并肩站在一块儿，法官也很难说清谁更漂亮。那人的年岁比埃尔维拉大一倍。那是个可怕的人。他的特点的确是性情，总是大发脾气。我认为，安东尼娅的性情不像她认为的那样来自她舅舅，是来自她父亲。那人欠了一屁股债，几笔靠不住的买卖吞光了他的财产，逼得他到处奔波，可外表倒很光鲜，像他那身穿戴一样。瞧那神气活现的样子，那发光的金表链，那永远簇新的手套，那克雷莫纳的皮鞋，那帽子饰带上的宝石。他在村里待了一个月，整天花言巧语地追求她，说得她神魂颠倒。还给她手臂上戴满了各样镯子，脖子上挂满了串串珍珠，就这样征服了她。我记得胡斯塔太太对儿子说：‘你会让他把她带走吗？’儿子回答说：‘如果她愿意跟他走，有什么办法？谁觉得哪儿好就去哪儿吧。’你要问他们姐弟俩相处得好不好？不好不坏。阿隆索忙他的事，读书。埃尔维拉忙她的琐碎事，她的铅白粉，她的唇膏，她的漂亮脸蛋。谁管别人的闲事？埃尔维拉一门心思要离开村子。她也看出来，母亲爱阿隆索胜过爱她，就跟着情人去了马德里。情人答应要娶她为妻，这是签了文书的，文书上还许诺要给她三千杜卡多。当然，在马德里结了婚，可是，那三千杜卡多好像哪儿也没见着影子。也不知道那对恋人在一起的几个月靠什么过日子。据她有一次来信说，他们住着大房子，有男仆，马车，三四个女人服侍他们，还有跟班和一个摩尔人奴隶。就凭这个，姑娘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更名改姓，把埃尔维拉·吉哈诺改成堂费利佩·梅尔加的妻子堂娜埃尔维拉·德·阿尔塞……”

想到这里，一直独自一人若无其事地说着，又几乎没觉得是在说的基特里娅，突然像觉察到什么似的沉默了。那个名字，堂费利佩·梅尔加，蒙托内斯的书记官。

堂费利佩怎么样了？基特里娅想道。如果有一天或许能够知道

的话，他的故事肯定像他的小舅子阿隆索·吉哈诺的故事一样、甚至更加令人激动和富于冒险性。因为蒙托内斯的书记官跟着代表国王出使那不勒斯的主人走了以后，就永远地消失了。得知情况后，母亲对儿子说，“到远处结婚的人，不是被人骗，就是骗别人”，一句话算是做了全面评论。不过她答应儿子，那件事一点儿也不告诉埃尔维拉。

村里开始收到被抛弃女人的来信。她在一封信中说：“是在意大利瘟疫把他（我丈夫）带走了，还是他回来时坐的大帆船落在了那个土耳其人手里，还是他认识了更适于效劳的人？没有人知道。我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他走了，只给我留下够几天用的钱，倒是答应还会寄，可是没有寄来，我女儿和我不知道以后怎样过日子。需要钱的时候，他要我登门去找这里宫廷的一位很有身份的贵族，人们都叫他堂托马斯·德·伊·斯卡特吉。我去过，可这位先生除了忠告什么也没给……所以我才想到，是堂费利佩溜之大吉了。不过，我在等他，我在向圣母祈祷，请她把他平平安安地送回到我和我女儿身边。一共往意大利寄去了十二封信，都付了邮费，可那边一封也没有寄来。我搬了家，在三圣一体街一家修女会找了个房间。答应给的三千杜卡多，到今天连一个小钱也没见着，一场热病把我和女儿的身体也拖垮了。我的奶不好，雇了一个奶妈。请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哪儿有人能给我想想办法。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去。我真伤心，那一天，用那些许诺骗我离家来到了这儿。”

面对伤感的往事，基特里娅叹了口气。不到两个星期前，她在把文书收进装证件的小木盒时，最后一次看到了那封信。女儿当然看过千百遍了。那是她保存的母亲的所有东西。尽管安东尼娅知道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但还是听她说这样的话，什么“我母亲住的房子像宫殿！”，什么“有侍女、女管家和仆人伺候她”，什么“她有马车，马，裙撑，前面开口的裙子，绣花围巾，丝绸厚底鞋”。堂吉诃



德和女管家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但为了免得惹她不高兴，就由她去说，不跟她争论。

基特里娅重新接上了与母驴对话的头绪，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埃尔维拉，可怜的安东尼娅！阿尔特亚，她是得百日咳死的。先从胸部发病，后来传到了血液里。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肯定是穷困到家了。她把什么都卖了，她的首饰盒，她的前开口裙子，裙撑和地毯，平底锅和沙锅，最后穷得叮当山响。除了一个敲诈她的老仆人，也没了别的保护人。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什么都不剩了，真个是一贫如洗。”

“我和我主人去了马德里，把她们娘儿俩带回了这里。你呀，阿尔特亚，那时候还没出生呢。可怜的埃尔维拉一进家门就死了，似乎她一直想回自己家安息。她的善终让我们得到了安慰。那可怜人死时像个使徒，像她弟弟一样一声也没吭。这大概就是这个家里的事。”

显然，一件快乐的往事在那件非常痛苦和凄惨的往事中苏醒了，就像有时候梦境的情形一样，梦境打开了一扇门，又引出了另一个梦。于是，基特里娅想起了那次马德里之行。

“你一定看见了，阿尔特亚。那是我第一次去城市。他也是第一次。他多么不喜欢马德里呀。我倒非常喜欢。碰巧我们去了‘狼街’，面对着一座妓院。他说：‘怎么这么吵！这些街真脏，真窄，真臭！要说街嘛，基特里娅，还得说咱们那条‘林荫街’，那儿阳光普照，那儿空气流通，那儿闻得见百里香和法国薰衣草味，矢车菊和茼蒿那草味，母菊花和薄荷味！家里闻得见调味香料味、叶蒿籽味和茼蒿那草味。再瞧这城里，旅店杂乱无章，仆人和听差闹闹嚷嚷，女管家撮合私通！整星期、整月甚至整年待在宫廷，寻求恩宠而得不到的人的忧伤悲切！还有无职无钱的士兵这种绝望的欢乐！基特里利娅，明天咱们就带埃尔维拉和孩子回村。’可是，我喜

欢看这么多骑马的贵族，这么多坐车的贵妇人。阿尔特亚，他们穿得多漂亮，身材多美，举止多优雅呀！”

“唉！”基特里娅又叹了口气，用脚后跟踢了踢母驴的胁。说到驴，阿尔特亚已经不年轻了，路上一直在打盹，最后竟停了下来。必须时不时地用脚和木棍敲打鞍子叫醒它，让它继续赶路，这样敲打几下它就明白。

基特里娅沉浸在回忆中，一言不发地继续赶了一会儿路。她主人吉哈诺先生那么不喜欢马德里，后来却喜欢巴塞罗那，而她非常喜欢马德里，这不禁令她微微一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想去阿尔卡拉读书，可没有去成，去了马德里又不喜欢！”基特里娅想起来了，是因为母亲离不开他，命令他不要像希望的那样去读书。而他是个好儿子，就留在了家里，无所事事地待着。

女管家进家以前发生的那些事，她听说过很多。阿隆索·吉哈诺从来不是个记仇的人。他既没有因为留在家里而苦恼，也没有因此忌恨母亲。不过，这件事使他逐渐忧郁起来，而且饱经忧郁，这倒是真的。

基特里娅又回想到，她进入吉哈诺家为仆时，特别是埃尔维拉死了以后，阿隆索什么也不干，就是读书、打猎和幻想，幻想有一天能够像他的玩伴巴托洛梅·卡斯特罗那样，走出那个阴暗的角落去认识世界。但是，他没有走出去，他的伤心事一桩接着一桩，每发生一桩，都比以前更加伤心。他说：“以前是为了我母亲，现在是为了我外甥女，我能去哪儿呀？我会不断地忧郁下去。”

可是，阿隆索·吉哈诺的母亲守着儿子活了很多年，而且活得很好。她死了以后，儿子与以前那个充满幻想的青年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不能离开村子了。

母亲死时，基特里娅对他说：

“现在去阿尔卡拉吧，要么您想去的地方，家产我来照看，安东



尼娅我来抚养。”

可堂吉诃德说：

“基特里利娅，我已经不年轻，不能领奖学金背书包了。我倒想再去一次马德里，因为我不可能不喜欢它。马德里毕竟是马德里，用来洗礼的水，总有它特别的地方嘛。大概因为咱们是为了办那件事去的，而且又进了‘狼街’，一切就都变糟了。可马德里不可能是咱们看见的那个样子。基特里利娅，马德里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

是呀，他竟然没有去马德里那著名的露天喜剧场，那里上演的可是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剧作家的作品”！可是不行了，他再也没有离开村子，直到他完全变疯。身体还好、家财还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去见见世面，没有出去周游世界呢？女管家试图为她说不清的事情找个说法，打个圆场，心中暗想：“我猜想，阿尔特亚，要是我主人那时候周游了世界，就不会折腾得咱们手忙脚乱了。”

突然，附近一只乌鸦“呱”地叫了一声，让这些想法一下子模糊起来。基特里娅继续赶了很长一段路，脑子里一片空白，心中充满无限伤感。一个小时后，她又思忖起来：“安东尼娅怎么会不喜欢我？”她哭了起来。可是，想安东尼娅让她心里不舒服，于是又把思绪转向了死去的堂吉诃德，这让她心里痛快。

“肯定，他从来不后悔雇我伺候他”，她又大声说了一遍，同时，非常骄傲地猛地一下吸进了鼻孔上结出的冰碴。

他当然不后悔。她在那么短时间里学会了那么多事情，以致她一个人撑起了那个家，照顾了长期生病的堂吉诃德的母亲，最后还干起了杂工的活计。因为那时候，情况开始走下坡路，家里不像兴旺年月那么花钱如流水，不再雇更多仆人了。

有时候，村里人见她在河边洗衣服、或者买东西、或者干活时，对她说：“基特里娅，离开那家，到这个更宽裕的家来吧？”可她总是说不，不，不。她怎么能离开阿隆索·吉哈诺呢？人们引诱她：

“你会挣得更多。”她回答：“肯定。”人们要么说：“你在吉哈诺家干四个人的活，到这儿会轻松得多。”她还是说：“肯定，谢谢，可我还挺好。”当人们开始知道堂吉诃德有了怪癖时，又对她说：“离开他，他疯了。”她怒冲冲地跟人家当面争辩：“我主人没有疯，只是没有离开村去周游世界，他深深地忧郁和痛苦。”如果问她：“他什么都不干，忧郁什么？”她就说：“就忧郁这个，忧郁什么都不干。”

二十七年里，白天黑夜都没有丢开他。她只怀疑过一次，是在最初那会儿。是在去马德里的时候。一位客店老板跟阿隆索·吉哈诺说话，看着基特里娅的样子，对他说：“把她留在这儿给我干吧，我给您一百雷亚尔。”阿隆索看了看基特里娅，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您问她吧。”基特里娅记得，她看了看自己的主人，痛苦地想：“他会把我留在这儿吗？”可是，她主人吉哈诺的眼睛说出了他的想法，她从他的眼睛里明白了他的意思，那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经历之一。她曾听村里小伙子在禾谷堆后面说，她最终会落在客店里，一代接一代，那件事在这一次也发挥了影响。于是，她对客店老板说：“不。”

从那时以后，她在生病初愈或事情不顺的时候，就威胁堂吉诃德和外甥女，或者闯到面前的随便什么人：“不定哪天我要走，不缺少人家要我。”可是，堂吉诃德和外甥女心里清楚，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些往事使她伤感，却使她去翁托里亚村的行程快活。她越来越喜欢回忆往事，可是，当为时已晚、必须停止回忆的时候，她立刻感到嘴里一阵苦涩，只能把它们像苦酒一样吞下去。

“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整天为生计劳碌，除了吃饱饭没有别的好处，牙齿掉了，骨头老了。我的幸福，我的保护人，我的东家，我的主人，我的责任，我的操劳，我的宁静，我每天的渴望，我的天际，我的阿隆索·吉哈诺健在的时候，我生活得快乐。他总是尽量



考虑到我，他要是叫我从教堂的钟楼顶上跳下来，我也会跳。我们俩之间甚至连话也不用说，他不用吩咐我，我也不用问她，因为我们俩能猜到对方的想法。他没了，我应该尊敬谁呢？他死了，除了满怀悲痛我还有什么？既然只能在纯粹操劳中活着，我怎么能静下心来？对我来说，日子已经罩上了乌云，我生活在一片没有一点缝隙的黑暗中，每个小时都在夺取我的生命，白天变成了黑夜，而黑夜又没有尽头。现在，过的每一天都像在我脚下张开一座坟墓，我已经觉得饭菜无味，水不能解渴。在让我们两个复生之前，我都不能当面对他说出我不能、或不会、或不想说的那些话。要是老天把他讲话时那文雅劲的一半给了我，他就会明白，在天下的女人中，他找不到一个像我爱他那样爱他的女人，也找不到一个像我伺候和照顾他那样伺候和照顾他的女人。我就会让他永远脱离疯病，就会阻止他用什么英雄事迹去向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杜尔西尼娅讨取欢心。所以说，他丧失理智一部分怪我。他怎么会理解应该留在家跟我在一起呢！虽说老天让我生得不漂亮，脸蛋也不白，可要说正派、老实和忠诚，没几个超得过我！不，一千个不！我不是客店短工，不是客栈短工。唉，那天何必跟他说这个还有别的呢！”

即使阿尔特亚是个人，也不会知道基特里娅在最后这段私房话中讲的是是什么。她讲的是两年前的一天，出乎堂吉诃德的意外，她克服了折磨她的端庄和极大腼腆，对他表白了她的爱。

十五年多以来，她一直爱着他。实际上，从第一天起，从他叫她基特里利娅那一时刻起，她就爱上了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她。但是最初她想：“怎么跟他说呢？我这么丑，他会怎么看我？可现在，我们俩都已经老了，到我们这岁数，这些事已经没关系了，就是人们对我们风言风语也没关系。”他就在身边，就在眼面前，他不看别的女人，她挺满意。

堂吉诃德的母亲胡斯塔·阿尔塞故去，阿隆索·吉哈诺在这个世

界上剩下孤身一人（带着安东尼娅），人们都知道他没有跟任何人恋爱的时候，基特里娅就有了这个想法。她想：“结了婚，我们一起像女儿一样抚养安东尼娅和我们俩的孩子，让这孩子在这个总是埋在无声之中的大房子里可不好。”

回想起所有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让基特里娅甚至有点儿害羞。

那一天，堂吉诃德正在一盏有三个灯头的油灯下读书。那是雨一分钟不停地下的潮湿又悲戚的一个冬日。夜色已深，安东尼娅那孩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基特里娅像堂吉诃德的母猫马尔瓦一样，不知不觉地从后面走到主人身边，说道：

“您知道我在家里干多久了？”

堂吉诃德对她吩咐过，只要见他躲避在书房里，不管家里的她、外甥女和别的什么人，外面的客人、雇农和朋友，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屋打断他的思考。那一天女管家打断他，他很奇怪，从书本上抬起目光。

“你是说多少年了？我很清楚；当然不少了。”他答道，但没有细说。

基特里娅算起账来总是一丝不苟，明确地说：“二十三年三个月零十五天。您还记得我来的那一天，还能想起您对我说的话，我回答的话吗？”

“基特里利娅，算得这么准干什么？我欠你哪个月的工钱，没有给你买答应过的哪件裙子，你没有穿上这样一个绅士家的女管家应该穿的鞋子吗？”

基特里利娅……听见像遥远的那一天那样称呼自己，女管家心中一阵慌乱。是啊，他虽然没说，但肯定记得。

“告诉我，有什么该得到没得到吗？”

“阿隆索先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很清楚，只要在您身边，不拿工钱，甚至穿破衣烂衫我也干。像常言说的，您把我从大街上



捡回来，像人家常说的，让我离开了挨冻受饿的苦海，您为我做的一切，我永远会感恩戴德。”

堂吉诃德大声说：“哦，我没做什么呀。”

“您做了。不过，我有点事不能不跟您说，可又不知道怎么说。唉，我要是有您那么多词儿就好了，像诗人一样，整天价什么时候想说、愿意说，就说得出来。好像您的舌头是能天使造出来的似的。”

堂吉诃德摸不着头脑地听着，猜不透女管家想说什么。

“我说基特里利娅，你看我在忙着，我不清楚你到底想说什么。简短点儿说吧。”他用有耐性的温柔语调说，有时候他善于用那种语调说话。

基特里利娅感叹道：“哎哟先生，我要能说清楚就好了。我内心很惶恐，一点儿也不踏实。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从看见您的第一天起……我真说不下去了。那时候，您的头发还全都原地长着，胡子特别黑，那优雅的举止，您吩咐我干活，绕线或是洗亚麻布，晒无花果干，或是砸杏仁时那潇洒的样子，还有纠正我说话时那么耐心……怎么会不在我心中唤醒真正的爱呢？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把它埋藏在心底，要不是在家里看到开始夺去安宁、让我不能平静的事，看到您正在让身体处在危险之中，恐怕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堂吉诃德挑着断续的眉毛，睁大眼睛看了看女管家。

“你是说身体，基特里利娅？”他问道。“在我生活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健康。”

说到做到，堂吉诃德手拿书本，站起身，并拢双脚，猛一用力，像母猫马尔瓦一样漂亮地弓背一跳，跳到桌子上，再一跳，回到地面，同时像江湖艺人一样张开两臂，接着又上上下下跳了两次，还把经常戴在头上保暖的红帽子抛向屋顶。

“你看这身体是垮了吗？”

“不是说这个，是说您不睡觉，不休息，不吃饭……我说的是，先生，像最近这几个月看见您那样，见您整天一个人说话，不能平静，总是看书，在火炉旁打盹儿时，在梦中叫我一个情敌的名字……”

“你说情敌？”堂吉诃德没有放下手里的书，而是把手指夹在页间让它合上，免得找不着读到哪里了，大声说道。“一个情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的魔鬼和魔法师对头在说我吧？”

基特里娅记得，那是她主人第一次说到魔鬼和魔法师，也是她第一次隐约看到他的疯癫程度有多深。

“什么魔鬼，什么魔法师？那天，您没悄悄去打听托波索村一个叫阿尔东萨·洛伦索的女人在干什么或没干什么，在忙什么或没忙什么？岂有此理，要不是因为这个特别不吉利的名字，我永远也不会说什么，会把这种强烈的爱忍受到给我涂圣油那一天。难道您会拒绝我……”

堂吉诃德没有让她讲完。他站起身，脸色通红，不知是因为气愤、暴怒还是害羞。基特里娅害怕主人会发作，后悔迈出了这一步。

可是没有。堂吉诃德什么也没说，来回在房间里走了五六趟，思考着要说的每一句话。他还没有决定怎样回答，基特里娅又说下去，不过已经像是辩白了。

“老天有眼，可能您也知道，要不是看到另一个女人一定要夺去我的幸福，我不为自己求什么，我将永远像现在我这个样子。我明白，我这种身份的人来到这个世上，不能爱财产和门第都比她高的人，也不能被他所爱，尤其像我这样老天没有造成漂亮姐的人。可是，当我知道那人是谁，是阿尔东萨·洛伦索，从她小时候我就了解她，就我这拙眼看来，论门第和其他，她哪样也不比我强。只是那时候，我才壮起胆子，到您这儿念叨这叫我特别伤心的事。我太冒失了，请您原谅我的过错。您了解我平常的为人，那就请您想想，



刚才说了那些说过的话我有多后悔。”

堂吉诃德略微平静了一些，已经重新坐下。他被绝对想象不到会听到的话感动得柔肠百转，反复考虑着要说的话。终于，他的话像雪花一样，逐渐飘落到像女管家的心一样炙热的心上：

“我的好基特里娅，你要知道，说到你听说过的那位阿尔东萨，我永远不敢在我家这简陋的四面墙中说她优美的名字，因为那一直是国王、皇帝和公爵们金口传扬的名字，是在包着斑岩和海生大理石的宫殿中回响的名字。基特里娅，你最好慢慢想通，那位阿尔东萨是我已经把我整个的心都交给了她的女人。不是从现在，是从好多年以前，如果我没算错，从十二或十四年以前。如果不是她偷去了我的心，我一定立刻给你，因为我还不知道有比你更善良、更殷勤和更机灵的其他女人。基特里利娅，要不你亲自进入我的胸膛看看，你会看到那里是空的，那个杜尔西尼娅早就像贪婪的喜鹊一样，把我的心叼到它的窝里去了。”

基特里娅哭了起来，像她那样的穷人，除了哭那种享受，没有别的享受。

“这么说，你一直保守着你的秘密。”堂吉诃德继续说。女管家的眼泪令他感动，也让他放低了说话的声调，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窃窃私语。“如果不是魔法师和恶魔在梦中夺走了我的秘密，我也不会公开。所以，我在火炉旁瞌睡时，你可能听到了。好吧，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从今天起，我要大声宣布出去，只为无愧于她而战斗，还要让人对全世界宣布，她是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贵妇中最窈窕、最美丽和最优雅的贵妇，无论在身份、举止还是风趣方面，没有任何别的女人能够与她等量齐观。她唱歌宛若玫瑰花，她全身像天使一样散发着芳香。我不能说爱上了她，只能说听说和想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天在埃尔托波索村，我似乎从远处也没有看见她。你应该知道，那不是你认为的阿尔东萨·洛伦索，而是魔

法师给了她那样的外貌，而她的出身是道地的公主。尽管如此，她仍然是我的大敌，为了她，为了征服她，我很快要从事一些伟大事业。这些事业将是现在民族的骄傲，将使未来的民族惊讶。因为还没有一个多情的骑士能够像我爱她那样钟情，就连爱着西内布拉王后的兰萨洛特<sup>①</sup>也是如此。你不知道，如果我这些话伤害了你，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还有，我告诉你，我知道，或者说觉察到，对我素怀恶意的一些魔法师开始策划针对我的阴谋诡计。因此我宁愿相信，你说是‘爱’的那种感情，就是那些捣蛋鬼灌输给你的。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伤害我最喜欢的人，那就是你，我的好基特里娅，没有你，这个家早就乱成一团了。这里，这四面墙里的就不是家了，就是菜园和果园了，因为是你把一切管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此时此刻应允你，我就当作是应允一个妹妹。我一直把你看做妹妹，作为妹妹，我想让你继续掌管这个家，照管我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对她来说，你一直是既当爹又当娘的。哦，对了，对她必须严加管教，因为这孩子像蒺藜一样全身都在长刺，脸上露出她父亲和母亲的狂热劲，像我可怜的姐姐一样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所以，我尊敬的基特里娅，我纯洁的基特里娅，我极其憨厚的基特里娅，咱们还是各人守着自己的本分，别离开咱们每个人的生活划定的天然轨道；各人干各人的事吧。你捻你的线，我进行我的思考，还有许多事情要干呢。在我这儿，只要别谈情说爱，你永远可以找到保护你的人。我不再说了。你走吧，关于阿马迪斯<sup>②</sup>这位善良的知心朋友，我还有很多事要知道呢。”

堂吉诃德把书翻到停下的那一页，若无其事地继续读起来。

基特里娅既惶惑、伤感又高兴，既安心又害怕地走出了堂吉诃

---

① 西内布拉、兰萨洛特，均是欧洲骑士小说中人物。兰萨洛特是圆桌骑士之一，西内布拉是著名的亚瑟王之妻，兰萨洛特爱上了她。

② 阿马迪斯，全名阿马迪斯·德·高拉，同名骑士小说中人物。



德的书房。那件事，她再也没有向堂吉诃德提起，堂吉诃德也没有对她再讲。但是，那女人并不因此不再感到心中那股烤炙着她的情火，而且，看着她梦中的白马王子日益疯癫，在生活中做事越来越不理智，她感到非常痛苦。

“阿尔特亚，什么该死的魔法师和贝尔塞乌<sup>①</sup>给我灌输了这种爱情？我的心在为这份爱情而痛苦，我爱得这么死去活来，到不如没有这份爱死了算了。唉，我的傻瓜，当时我怎么知道，不是那个杜尔西尼娅把他和我分开的，那些书才是竖在我们俩之间，甚至是竖在他与世界之间的障碍，是那些书让他变忧郁的。他本来不忧郁；要不是中间冒出来西内布拉、贝丽莎和阿马里丽斯<sup>②</sup>那些娘儿们，他就不会去找后来他称为他的杜尔西尼娅·德尔托波索那个女人。说什么那些娘儿们个个是公主，我还是君士坦丁堡<sup>③</sup>的皇后呢。说什么杜尔西尼娅多么多么温柔，我还多么多么倔强呢。于是，我们在院子里点了一把火，他所有的书就烧得差不多了。要是能在他脑盖里点火，就会让他清醒地待在家里，管好他的财产，照顾安东尼娅我们俩。因为我们俩，和睦也好，不和睦也罢，到底是这个世界上他所剩的唯一亲人……”

“现在我怎么办？阿尔特亚，阿尔特伊利亚。”<sup>④</sup>想起堂吉诃德曾经那么多次叫她基特里利娅，她这么叫着母驴。

最初让她心中充满一些模糊片断的那种想法，最后让她心中充满了更加悲惨和痛苦的现实，因为她不想离开那个家。她害怕地自己念叨着：“我上哪儿去呀？谁会比我更爱安东尼娅？”也许她像别的时候想过那样想，那姑娘可以做她没有和堂吉诃德生的女儿。可

---

① 贝尔塞乌，《圣经》中魔鬼的首领。

② 贝丽莎、阿马里丽丝，欧洲骑士小说中骑士心目中的女子。

③ 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④ 阿尔特伊利亚，阿尔特亚的爱称。

安东尼娅是个骄傲的姑娘，根本不屑于问她：既然不是圣地亚哥<sup>①</sup>圣主节，为什么要去翁托利亚村？

转过道路，在几棵掉光了叶子的杨树后面，她终于远远地望见，自家的村子掩蔽在光秃秃枝条形成的薄薄的百叶窗后面。“阿尔特亚，像我现在这么孤独又年老的女人，没有安定心情想自己的事了。连诉说的人也没有。”

她连喊几声“驾，驾”，又用木棍敲打几下鞍子，催促阿尔特亚快走。她想尽快赶到自己村里，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而且也不觉得那是自己的村子了，因为——自己的村子只能是她主人生活和死去的那个村子。

翁托里亚村稀疏的房屋像一小群羊羔，分成两片住区，建在一座小山平缓的山岗上。在早晨寒冷、布满灰尘的蓝色中，从烟囱中冒出几缕白烟，久久不肯散去。望着自己村子的景象，她不禁心头一紧。实际上，她不太清楚回村要干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向家里人解释那次如此奇怪旅行的反常之处。

因为，怎么解释说，来这儿只是为了躲避另一个人呢？

---

<sup>①</sup> 圣地亚哥，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西班牙的保护神。



## 第十六章

基特里娅本该当天从翁托利亚村赶回来，可是却没有露面。自从发生了发生的事情，而安东尼娅认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后，塞瓦东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四弦吉他，时不时地用它伴奏着唱歌。为了让姑娘听得更清楚，就在那儿，在院子里，他唱起了刺耳的、影射性的小调。

在爱情的狂风中  
是欲望来发号施令，  
所以永远不要  
把话说得太绝，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  
渴望得要命。

安东尼娅到二层自己房间洗脸，听见他这么唱，气得要死，但又不敢命令他停下。短工还在接着唱，越来越起劲，坐在院子里，背靠着一面墙，两腿伸在卵石和距骨铺成奇怪花纹和图案的地面上，一直唱了老半天。

过了一会儿，安东尼娅来到院子里，站到他面前，等着他停止弹拨再说话。短工停下来，但不是像廉耻心要求得那么快，瞪着眼对姑娘挑战。两人互相较着劲，看谁在那场对抗中胜出。安东尼娅不失耐心和谨慎，但语气异常坚定，坚定得在这么年轻的人身上无法理解，命令他起来干活去，那不是闲着没事唱歌的时候。塞瓦东

不得不服从那强有力的命令，嘴角挂着不服气的微笑慢慢站起来，接着，直视着她的眼睛，恬不知耻地说：

“哎哟，安东尼娅，你吓我一大跳。管家不回来了吧？全天就咱们俩单独在家了吧？”

基特里娅爱着死去的堂吉诃德，塞瓦东要征服安东尼娅，而安东尼娅却被……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征服。按照普鲁塔克<sup>①</sup>的说法，他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他们似乎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那么学士呢？

在安东尼娅看来，学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在他身边，她变小了，感到自己是个或许从来不曾做过的小女孩，这是对姑娘的极力赞扬。就连自以为非常了解她的基特里娅，也预料不到那种冲动。是的，安东尼娅是不幸的。她记得舅舅常说，“为爱情而痛苦的人不会有坏心眼”。在最近一次争吵中，基特里娅不是说她心眼不好吗？既然她爱着参孙·卡拉斯科，怎么会心眼不好呢？

可是那一阵子，参孙·卡拉斯科没有闲心想安东尼娅·吉哈诺，他被另外一些更要紧的事情闹得焦头烂额。

比如，甩掉教士服，永远放弃父亲给他安排的教士生涯。接受更高教阶的事他已经拖了两年，不能再耗时间，不说出自己的决定了。那么怎么办？毫无疑问，父亲会想方设法说服他，让他种地养牲口。可是不行，参孙·卡拉斯科不是干农牧活的人。他走南闯北过很多地方，脑子里装满了幻想，又读过那么多书，不甘心在那个破地方过令人郁闷的日子，那样的话，最终会把他变成像刚刚死去的朋友堂吉诃德一样可怜的疯子。不行，他要去塞维利亚，去那不勒斯，去热那亚，去有繁荣艺术的任何一个地方。那些愿望虽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他要设法实现。他是个果断的人。要么就去美洲。

---

<sup>①</sup> 普鲁塔克（约46～120），古希腊作家。主要作品为《比较列传》，介绍了23位希腊名人和23位罗马名人，并进行彼此对比。



从父亲那儿要来自己那份财产卖掉，备好必要的金钱，到人们都说只要会挤奶的方法，树木就会出奶，荒山就会出金子的地方去开始新生活。他无牵无挂，年轻，没有什么事和什么人能把他拴在那块土地上。

没有人能这样做，直到他的生活中冒出个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由于冒出个堂吉诃德，结果又冒出个安东尼娅·吉哈诺来。

与此同时，安东尼娅总想对心爱的人讨好，好让他知道对他的全部感情，和多么愿意为他效劳。尽管她想了又想，但始终没找到方式。所以她决定，一有机会就跟基特里娅说说。不找她，又能向谁求主意呢？在村里，她还有什么亲人能说清这么棘手的问题呢？

可是，安东尼娅没想到，基特里娅不在时发生了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更加严重的是，那天晚上基特里娅没有回来。太阳落山时，过了对她来说如此悲惨的那一天，就是发生了她认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一天，她急不可耐地跑到家门口，看她是不是回来。跟塞瓦东单独过夜让她心神不安，怕他再故技重施。

既然安东尼娅第一个认为没有发生，那么，发生了的事情她会对基特里娅说吗？

过了几个小时，夜色降临，基特里娅没有回来。安东尼娅走上客厅等她，听见短工又起劲地弹着四弦吉他，编唱着小曲和歌谣，每一首她听着都更加无礼，更加揪心。

安东尼娅感到，她需要一个人来占据堂吉诃德尽管疯癫、但毕竟在家中占据的位置。她，塞瓦东，还有公证人德马尔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个人都有类似想法。所有人都有，唯独卡拉斯科没有。安东尼娅思忖，学士在想什么呢？她也需要一个男人保护，保护她不受某些人的侵害，只因为她在世上孤苦伶仃，那些人企图蹂躏她。可这个人不是塞瓦东。也不是德马尔先生，他那拐弯抹角的诡计，安东尼娅还一点儿也不知道呢。安东尼娅暗下决心，就是

脖子上绑块石头跳井，也不嫁给塞瓦东。

眼睁睁那一天，第二天，基特里娅还没有踪影，跳井这个如此不理智的想法使她想到，没准到是女管家真地这么干了。安东尼娅开始担心，她确实发生了不幸。她不清楚该怎么办，向谁求助，跟女管家的不合和争斗才能不传扬出去，人们才不会把一场不幸怪在她的头上。在她的极度惊恐和怀疑中，每过一个小时，这场不幸都越来越像是既成事实。

到了基特里娅不在的第三天，安东尼娅觉得，整天跟杂工单独待在一起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命令他给罗西南提装上鞍子，到翁托利亚村去打听基特里娅的消息。

动身之前，短工骑在马上自鸣得意地问：

“安东尼娅，你会是我的吗？你知道，我可知道应该装哑巴的事。所有人都离开家走了，你看见了，就剩我没走，我等着在堂佩德罗面前那声‘同意’呢。”



## 第十七章

罗西南提似乎已经知道主人死了，好像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了它的身上，显得从未有过的虚弱疲惫，使得行程长得无法形容，好不容易才到了翁托里亚村。

在翁托里亚村口，有三五个妇女正在水塘里洗衣服，她们把塞瓦东带到了基特里娅母亲的家。在那里，家里人向他确认了几点情况，都很重要。说基特里娅确实到了翁托里亚村，很反常，因为不是圣主节，是在三天前，上午过半时分；说上午她是跟母亲在一起；说她见了姐妹兄弟和其他家人，午饭后稍微歇了一会儿；说她没有说回村有什么事或找什么人，就又骑上驴子离开了村子，走时对大家说回自己的家，因为那个时候，死去的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安东尼塔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说大家都以为她已经回去，到她做佣工那家做佣工去了。塞瓦东又问了几个人，从翁托里亚村的磨坊主那里打听到，他看见过基特里娅，但不是在应该让她回堂吉诃德家那条路上，而是相反，是在通向金塔纳尔，再从金塔纳尔通向黑山的路上；在那条路上，磨坊主和基特里娅站在路边说了好半天话，因为两人是同代人，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磨坊主说，在金塔纳尔路上，而不是自己那条路上看见她，他觉得很奇怪，但事情与他无关，就什么也没问。

看到实现自己愿望的康庄大道已经展开，塞瓦东满心高兴，踢了一脚罗西南提，经过一阵全力奔跑，带着那奇怪的消息回到了家。

短工看到，理发师、神甫、堂福鲁托斯、公证人和侍从，曾经是主人堂吉诃德朋友的这些人，坐在家中院子里两口瓮之间一个石

凳子边，陪着安东尼娅。个个都在，就是没有学士，据说他离开村子好几天了。安东尼娅终于下了决心，让人把他们请来，把女管家神秘失踪的事告诉了他们。她在等着他们出主意。

最初，塞瓦东担心，他们是为了跟他的横暴行为有关的事来的，就想溜走。可是，他克服了最初的印象，很快明白了，安东尼娅什么也没跟他们说，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他心中暗想，好像是对安东尼娅明说似的：“安东尼塔，早晚你是我的。最好早点儿，别等到将来把你的过错抖落出来。”

在场的人想知道情况，大家同时发问，塞瓦东不蠢，对他们一一回答。他说明办事的结果，把翁托里亚村人们告诉他的情况说了一遍。谁也摸不透那不合时宜出走的理由，如同可以想象的那样，这又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大胆提出想法，说基特里娅也许去了亚松森或波托西，她有一位哥哥在那儿。这个假设立刻被大家否定了，因为要想去那儿，必须得有家族证书、贸易署<sup>①</sup>的证明和其他文件。这些东西私下里弄不到，也不能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天上飞下来，特别是对于像女管家这样大字不识的人来说。

神甫的看法是，堂吉诃德去世搅得基特里娅心烦意乱，最后进了修女院，因为他了解，女管家信教很虔诚。桑乔·潘萨的话没头没脑，还拿自己当例子，虽然如此，倒最接近真相。他说，她大概是离开了这个家，因为没有什么能留住她了。

安东尼娅一言不发，连最近几天跟基特里娅进行的谈话也只字不提，免得把她对女管家的粗暴态度泄露给那些先生们。如果朋友们对学士说，她，一个姑娘，刚刚成为那份财产的主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么好地照看她二十七年的人给辞了，学士会怎么想啊？

---

<sup>①</sup> 贸易署，西班牙统治美洲期间的机构，拥有管理美洲商业、民事、司法、往返于西班牙和美洲的船只以及所载旅客和商品等多项职能。



议论了半天，总的看法是，基特里娅大概不会有什么坏事，不然的话，他们早就知道了。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有一件坏事不会最终传到目的地的。大家还一致认为，不管基特里娅去了哪儿，他们只能由她去，因为跟堂吉诃德不一样，她没有疯，一定会照顾自己；她走出那一步，可能自有她的理由。虽然如此，大家内心深处都担心，可能再也见不着女管家了，但谁也没说出来。具体到安东尼娅，她想：“是我杀了她。都是因为我的过错。”

比起堂吉诃德的去世，基特里娅的失踪更加不令塞瓦东不安。因此，为了表现他招人讨厌和下流的本性，他在这个名流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说，那次出走也许跟女管家某种不贞的过错有关，尽管她的年岁、她的打扮和她的缺点都不会让人这样怀疑。

“也许她想”，彼时彼刻，塞瓦东唯一最要紧的是盯着安东尼娅强调“过错”这两个字，最后说道，“我是说，她这次出走，唯一想掩盖的也许是她的鬼混结出的果子，说不定九个月后，她会带着个侄子，要么是一个产后期死去的娘儿们的儿子出现在咱们这儿呢。”

神甫对短工这种放肆的说话方式勃然大怒，大声呵斥说：

“嘴下留情吧，你个不正经的。这么凭空胡说不是太放肆了吗？没看见安东尼娅脸都红了？她长耳朵可不是为了听你这样母骡子生的短工这么满嘴喷粪。我在这里宣布，基特里娅贞节无瑕，清白无辜。如果说她走了，大概自有她的理由，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没有最后搞不清的秘密。”

接着，大家带着把他们聚在一起时的那些疑问分头而去。随后几天，安东尼娅茫然无措，拿不定主意。既不敢辞掉气焰越来越高涨、越来越侮慢的塞瓦东，也不敢打发他替她去找女管家，家里有一大堆活计正需要他干呢。

散工们把葡萄园里的葡萄运到了压榨场，踩过以后，把鲜葡萄

汁存在十二口大瓮里。收成很好。德马尔先生像对自己的葡萄园一样包揽了一切，付了散工的工钱，把什么都记在记事本子上，叫人清除压榨场的葡萄梗。鲜葡萄汁使空气变酸，并且充满了一股连狗也醉眼迷离的甜蜜气味。

公证人趁短工在压榨场忙碌的时刻溜进家，跟安东尼娅说话。

每次跟安东尼娅说话，这老家伙的淫荡劲都让他甜言蜜语地说个没完。安东尼娅觉察也好，不觉察也罢，反正心中有数，因为不想谈这事，总是不开口，一直强忍着对这个流着哈喇子、长袍上总带着头皮屑的老家伙的反感。

“安东尼娅，你很清楚，你舅舅一直非常尊重我，也特别信任我。为了让你保住你的东西，我将不遗余力，可是，不那么容易，债主和放高利贷的那些人想把你那点财产抢走。你想象不出，我费着多大劲在阻止他们。帮助你我倒不在乎，可我也得照管我的事。当然，要是你的事和我的事是一回事，你我在教堂订了婚，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听了这通表白，安东尼娅不得不强忍着厌恶的表情，就像公证人正在给她念一份手臂下总夹着的那些法律文书一样，一声不吭。

公证人接着说：“你会失去什么呢。我老了，你很快就能摆脱我，我有钱，能让你摆脱贫困。无疑，贫困正在等着你。为了让你看到我的正直意图，我要这样来证明。”

还没来得及觉察和躲避，安东尼娅已经感到那人的身体压了下来，湿漉漉的嘴抖动着贴在自己的嘴上，瘦骨嶙峋的手抓着自己的肩膀。安东尼娅奋力推开了他。

“德马尔先生，您怎么敢跟一个可怜的孤儿这样！我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您知道，舅舅大人的死让我非常悲痛，我时时都在想他。我答应您，您刚才说的事让我想想，给您个说法。可是，您不要再提婚事，更不要再做刚才做的那种事。”



公证人大概是个易动感情的人，听了这话很得意，走出了家门，相信两三个月就能攻克那座堡垒。

然而，安东尼娅越来越气馁。她想道：“为什么所有男人都想把我变成他的人，唯独我爱的人不想？”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基特里娅依然没有踪影。也没有人说到她的消息。

由于塞瓦东本人的泄露，村里开始传播消息，说短工不久要娶年轻的女主人，各家各户都在议论这件事。穷人们羡慕他的好运，说：“生在一间破草房里，马上要成吉哈诺家族的房子、财产和耕地的主人了。公证人会抢夺外甥女，可是，有塞瓦东就不敢了，他会杀了他。像他那模样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这过分严肃的姑娘真是遇上圣母显灵了。”

没有什么比这离真实情况更远的了。塞瓦东第一次想再次靠近安东尼娅重施故技时，安东尼娅威胁他说：“胡安，小心点，碰我就杀了你。”同时还亮出了一把锥子，自从发生了安东尼娅仍然认为没有发生的那件事的那一天起，她这把锥子始终不离身。素来以不服气出名的短工也把这话当了真，但是没有放弃他的挑战态度，不管在压榨场，在厨房，在马厩，在羊栏，只要单独和她在一起，就微笑着从牙缝里说：“你要归了别人，我就先杀了你。”也许他猜疑到了德马尔先生的事。他似乎在想：“不能罢休。老天会帮助我，外加一点运气。”

可是，光阴似箭，两个月过去了，事情还没有了结。或者因为基特里娅出走，或者因为与塞瓦东小麻烦不断，安东尼娅身上发生了一点决定性的变化。她生来第一次感到无法补救的孤立无援。她祈祷着要基特里娅回来。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她在内心思来想去了上百遍，全村里也找不出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人。不是真凄惨吗？舅舅的朋友们？他们都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像舅舅

一样疯癫的人。他们一个个化装成当地的小丑，像过去那样迎和他，还不是脑子都坏了？神甫装成少女，理发师，这位堂堂的学问家，竟装成少女的侍从！

安东尼娅曾经为成了孤儿着实地难过，但从来没有像那时候那么厉害。她已经不再想由父亲来让她摆脱那可怕的厄运，因为，真切的不幸需要的是一点务实态度，因此渴望看到女管家重新出现。“我拿这要生的孩子怎么办？”她想，依然不相信那天发生了发生的事。她心里明白，那个时候，她是多么需要女管家，又是多么爱他——现在看来，真的是为时已晚了。

与此同时，在村里，神甫、理发师和所有村民都感到惊讶，一个不过十九岁的姑娘，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可以学习，唯一的老师就是那疯癫的堂吉诃德，竟然有那么好的管理和指挥才能，那么强的理解能力，并且没有让人轻易地把财产夺了去。他们当然不知道，那一切只是公证人的缓兵之计。安东尼娅读书写字像书记官那么流利，给牲口用药像草药师那么准确，纺织棉束像女仆那么熟练，凝固奶酪比家里的牧工还好。凡是她有兴趣知道的事，学过两三遍就成了行家里手。所有人都预测，用不了多久，吉哈诺家族的祖居就会再现绅士的疯狂行为使之褪了色的往日的光辉，并且会跟债主们了清账目。她对散工、批发商、拉绒工、摘葡萄工、短工和放牧工特别粗暴和严厉，令所有人都开始怕她、尊敬她。没有什么人互相商量，既是为了纪念她的贵族父亲，也是为了符合她表现出的举止，都像称她妈妈一样，开始称她“堂娜安东尼娅·德·阿尔塞”。

塞瓦东却嘲笑那个称谓。

“能耐够大的呀，安东尼塔，可我非常清楚你的短处。”

对姑娘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磨难。夜里焦灼不安，咬着枕头，内心里翻腾着解脱的出路，可又觉得那些出路比舅舅干的疯事还疯狂。有几个夜晚，她在绝望之中觉得井和绳子是出路，但立刻就放



弃了。

“不能让人家说我比舅舅还疯。我不能允许说吉哈诺家族一点坏话。”

但是又觉得，想到的办法没有一个是明智的。每天都跟塞瓦东碰面，这家伙总提醒她：“堂娜安东尼娅，不管愿意不愿意，你是我的。”

季节也不助人。那个持久、炙热和干旱的夏季过后，是短暂、寒冷的秋日。天阴得像黑锅底，实际上每天都在下雨。安东尼娅叹道：“再不出太阳，我要愁苦死了。难道雨就永远停不下来？”

秋季的那些下午让她感到特别凄凉，让她想起了孩提时期，在舅舅身边，在吉哈诺家族祖居里度过的往昔的几个下午。如果不是爸爸失踪，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会在马德里，会在那不勒斯，会在某座宫殿里，会在一个贵族的仆人的簇拥下度过。哦，宫廷！宫廷是什么样子？在她的想象中，描绘着露天喜剧院，贵妇人的服装和发型，骑士们漂亮的马车，街道的喧闹，教堂的奢华，饭馆和酒馆的歌声。“你妈妈有马车”，有一次，她听见基特里娅一反堂吉诃德的标准这么说。堂吉诃德禁止任何人给外甥女编织幻想，自己却给她脑子里灌满了可以想象出的各种胡思乱想，满得甚至溢了出来。在遥远的青年时期的一天，堂吉诃德萌生了对广阔世界的向往之情，却不想让外甥女也有这种向往。虽然不想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恨，安东尼娅不能原谅母亲那么年轻时撒手人寰，不能原谅父亲无影无踪，连说明去了哪儿的礼节也不讲——哪怕是沉入了海底（一种假设），把她丢在舅舅大人手里不管了。是的，她爱堂吉诃德，因为他好的一面比疯的一面多。但是，她不愿意在杂工们中间，在像神甫、理发师和所有自称舅舅的朋友、现在自称她的朋友的那帮可怜人中间，在像那儿一样那么个放羊的地方老死终生。只有参孙·卡拉斯科不在那帮人之列。可是，彼时彼刻，同时想到那位学士和肚子里怀

的孩子，这有多么不和谐呀。不行。如果分别想两个现实中的一个让她心痛，那么，同时想两个现实就是有十把刀子在捅她，她以为自己要死了。学士……她，用那么严厉的眼光看世界，发现人身上都有很多缺点，唯独觉得她的学士没有一点毛病。他已经不在村里了，他在周游萨拉曼卡，他到过马德里，他走过巴塞罗那的街道，见识过它的海滩……大海……看大海可怕吗？穿越大海可怕吗？如果学士要求，她会穿越吗？不，绝不。即使学士要求，她也不穿越。她听过无数大大小小海盗的故事。她不想像街坊阿尔维诺一样落在柏柏尔人手里，在阿尔及尔几座浴场里待了五年。阿尔巴尼亚人的女奴，帕夏<sup>①</sup>的老婆……想起这些就让她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参孙·卡拉斯科要求什么她都干，就是不能穿越大海。他为什么永远不看她，为什么从来没有捉住她注视他眼睛的目光？没见她挺漂亮，没发现她相当富有？

在一个漫长又痛苦的秋季下午，基特里娅出走未归，提防着塞瓦东，安东尼娅感到真正的孤独，良心不安烤炙着她的心。在那么些年里，基特里娅给了她那么多，她却不知道把基特里娅给她的一部分给与谁。在堂吉诃德的葬礼上都没有哭、也不知道眼泪为何物的安东尼娅，伤心地哭了。

她觉得自己记得，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哭。泪水流进嘴里。她觉得咸咸的。海水是这个味吗？她在痛苦之中想到，她不像基特里娅有时候说得那么坏，因为她会像女管家在舅舅去世那一天那样哭。基特里娅教她穿衣、吃饭、洗脸，告诉她捻线、认针、烧菜和切肉的秘诀。基特里娅尽心地把她揽在自己身边，而且尽其所能地让她不受堂吉诃德那些怪癖言行的伤害，舅舅可能想把她变成说话矫揉造作的人。让她没有受到舅舅那些不理智言行的伤害，她多么感

---

<sup>①</sup> 帕夏，土耳其等国古时的高级官爵，现已成为荣誉头衔。



谢她！

这样的往事让安东尼娅回忆到另一件往事，就是堂吉诃德用他最终丧失理智的那些书教她认字读书。从那时候起，这姑娘就对所有字母产生了反感，不管小写字母，还是大写字母。赶上那次对书实行火刑时，不管是游侠骑士书，还是田园牧歌书，她都同样起劲地一本接一本丢进火里。她对所有像书的东西，即使从远处看像书的东西，可谓深恶痛绝。假如谁对焚书表示同情，她也会把他扔进火里。

不，她一直跟舅舅相处得不太好。小时候她硬是想，爸爸永远离开西班牙和她的生活是舅舅的错。只是到了基特里娅给她说明，那不是他舅舅的错，只是在她妈妈死后，爸爸又没有踪影，舅舅才负责照看她时，安东尼娅才开始对他有点感情，但不是真爱。她在想象中把真爱留给了爸爸，对舅舅只是尊敬和听话，即使是他的愚蠢决定也罢。比如最早那一回，家里有五头驴驹，他吩咐送给该死的桑乔·潘萨三头。

安东尼娅不满一岁就来到村子。有一次，基特里娅被这孩子的怪癖言行弄得心烦意乱，就对她说：“好啊，堂娜安东尼娅，去跟您爸爸家里人过吧，您那些叔叔大爷会收留您的。”还有，另一天，堂吉诃德跟这孩子玩（她大概也就七岁），当着基特里娅的面对她说：“你为什么总叫我舅舅？我非常喜欢你叫爸爸，我就是爸爸，也高兴做爸爸。”孩子看着他，没有一点儿恶意地说：“可您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是堂费利佩·梅尔加，总有一天会来把我接走的。”堂吉诃德什么也没说，伤感地离开了。基特里娅非常了解堂吉诃德，跟那小孩子理论起来，张嘴就说出这么一句：“既然你爸爸这么爱你，负责照看你的你爸爸那些亲戚都跑哪儿去了？”

虽然年纪很小，可安东尼娅明白基特里娅那句话的意思，但是，她没有管做舅舅的叫爸爸，也没有什么表示让舅舅叫他女儿，还是

管她叫外甥女，直到他故去那一天。不过自从舅舅去世以后，有些事情变了。她舅舅！彼时彼刻，在基特里娅不在的时候，她对他感到一股亲密的柔情，那是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经过了多少曲折才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感受到或没有感受的东西呀！到那时已经太晚了，没法让他知道了。但是，她终于发现了那个人善良的内心，他待所有人都很客气，特别是对最弱者、小孩子、妇女、仆人、放牧工、老人以及所有爱他的人。他用多大的克制忍受她的发怒、她的斥责和她的呵斥呀？她想到：“人不在了，才觉察到我们失去的东西。”那是舅舅的死留给她的第一个教训。她感受到了自己孤儿境遇那实实在在的沉重。她爸爸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她爸爸去了哪儿？为什么失踪？爸爸的姐妹，他的姑姑们给她写信时，那些信为什么那么冷漠和疏远？是的，舅舅为她做了谁都没有为她做的事。为什么她没有能像舅舅肯定爱她那样爱舅舅？

舅舅像女儿般宠她，像儿子般教育她。承认这些就那么难？她确实没有学到舅舅对书和故事的爱好，但是，如果说有谁曾经理解她，那个人就是堂吉诃德。她对关于公主和骑士的小说无动于衷，但他不在乎。他对她说，“这个世界是骑士的世界，已经轮到你成为一位骑士追求的淑女了，设法无愧于这个身份吧”，但却忘记了给她讲基督教教义。真的，她没有狂热的想象力。相反，她对现实有极大的辨别力感到自豪。是的，她注重现实，犹如舅舅注重想象一样。如果说舅舅的动机是治理世界，她的动机则是治理自家。堂吉诃德第三次出行时，外甥女忍无可忍，苦苦哀求阻止他：“舅舅大人，最好留在咱们自己这座城堡，把您离家给我们和您造成的不公正管好吧，不要去管别人的不公正了。别去想保护寡妇那种事了，家里就有两个比寡妇还寡妇的女人。别想说服我要去救助孤儿，您恰恰该救救我，没断奶的时候我就是孤儿了。”

堂吉诃德并非总能对付与外甥女的这种性格冲突，常常耐心又



疼爱地回答她，但有时候用沉默回答，一走了事。可这样做会激起安东尼娅更加发火，见他不战而退，就远远地指责他：“好哇，您就疯吧，诚心气我吧！我这辈子会比我爸妈大人还短命。”

这样一来，堂吉诃德越来越没有兴致过问家里的事情，而让外甥女一手办理，可外甥女对公证人让他们欠债的手法一无所知；把家里一点不少的其他杂事交给了基特里娅，而她呢，凡不属于日常实用事情的事也是一窍不通。

如果堂吉诃德卖掉一块新葡萄园，偿还马德里书商托马斯·阿尔瓦雷斯·梅迪亚比利亚一年间寄给他的书的钱，安东尼娅·吉哈诺就想方设法，让家里的四匹母马怀上一匹大驴的骡驹，然后卖掉骡驹，填上贝利阿尼斯<sup>①</sup>和骑士小说中其他英雄们不断捅出的亏空。因为缺钱，堂吉诃德吩咐德马尔先生，提前卖掉新葡萄园里的油橄榄，安东尼娅·吉哈诺就背后说服德马尔先生，让他对舅舅说还没有卖出去，等着更有利时机再卖；与此同时，德马尔先生却背着外甥女卖掉了，还在分量和价钱上欺骗她。安东尼娅费尽心思，调动全部洞察力，不让磨坊主私吞他们的麦子（可佃户们私吞了），让家里的佃户们算准账目（可他们与公证人勾结起来编造假账），让家里的羊倌不要隐瞒产羔的数字和偷窃羊羔（可他们骗她说，被狼吃了，然后与德马尔先生平分，结果他自己的羊群不断增加）。所有这一切让安东尼娅怀着说不出的伤感说了一通话，这些话堂吉诃德简直听够了。“唉，舅舅，您真让我孤立无援。我真想像您那么疯，什么都不在乎，让魔鬼把财产都卷走，咱们像无依无靠的人一样流落到大街上。您不疯，我倒想做个疯子。”

如果堂吉诃德回答说——确实不少次这样回答：“我没疯，我只是忧郁。”她就说：“整天见您在家里看小说，我更忧郁，可我不抱

---

<sup>①</sup> 贝利阿尼斯，欧洲骑士小说中人物。

怨。您自己这么毁您的日子倒也没什么，可我跟您说过，别想把您的家产毁尽喽，把家里我们这些人都毁喽。”

她舅舅！她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个无助的可怜人，从内心深处生出亲密的柔情。想着这些事，安东尼娅在她的长靠背椅上打起了盹儿。从舅舅去世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从基特里娅失踪也过去两个月了，从参孙出走也是两个月。她能适应舅舅的去世吗，能适应基特里娅的失踪和参孙的出走吗？

就在那时，她还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突然听到剧烈的雷声，同时有人令人惊慌不安地敲打街门。

“基特里娅！”安东尼娅惊叫一声，跑下楼梯去开门。

不是基特里娅。如果专司预感功能的心灵真是可信的话，那么来人一定是基特里娅，不会是别人。可是，迎面站的却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他提着一只灯笼，来问女管家如何，打听外甥女怎么样。



## 第十八章

在堂吉诃德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学士是最后知道那件事的。此前，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决定去找他舅舅、西古恩萨的主教。他刚从那里回来，带着主教给姐姐的信，信还用火漆封着，内容是告诉她，学士在教阶的事情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回到村里后他才知道女管家失踪，那时全村都已经知道了。他没有多耽搁，来到了安东尼娅的家。身上穿着还没有浆过领子的教士服，所以没有人会猜出，他从西古恩萨回来时打算放弃这件衣服。

安东尼娅三言两语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说基特里娅一反常规，跟她说白天要去翁托里亚村看看家里人，可当天晚上没有回来，让大家大惊失色，第三天她吩咐塞瓦东去找，结果她失踪了。

“神甫、理发师和公证人怎么说？”

“有人认为她去了塞维利亚，坐船走了。有人认为她可能落脚在一家客栈，当佣工去了。还有人推测进了修女院；甚至有人说，像现在一些人的心愿一样，她大概上山了，在一座山洞过起了隐居生活。哦，可我有时候想象，她跳井淹死了。”

“凭什么这么说，安东尼娅？”

“不知道。这类事总在脑子里飞来转去，像蝙蝠似的。”

消息让学士感到意外，事情让他惊讶，推测让他震惊，结局让他不知所措。他陷入沉思，什么也没说。过一会儿站了起来，说声再见，转身要走。

“离开两个月刚回来，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走？您看我这儿孤孤单单地傻等着，因为我相信，基特里娅再也不会回来了。您就只有那

么点时间，刚进门就走吗？难道我让您害怕不成？”

“我能做什么呢？”

“您不问问我财产怎么样了，我是由富变穷了，还是由穷变富了？我能向您透露个秘密吗？”

学士答应为她保守秘密。或许是为了让他吃醋，安东尼娅向他透露了德马尔先生的企图。

“我刚离开村子，这些人就这么放肆。恶心的老家伙，虱子，吸血鬼！”

安东尼娅以为，她的学士那些辱骂是三个月以来第一个好兆头。她欣喜地想到，“他在乎我”，便把在那些日子的孤独中左思右想的事提了出来。

“参孙，您曾经两次出村到处去找我家出走的人了。”

很难猜想安东尼娅说的那话是一种吩咐，是一种哀求，还是像事实那样——虽然堂吉诃德死了，只是让他继续到家里来的一种微妙的表达方式。

“安东尼娅，你想让我第三次去找家里出走的人？”

于是，学士准备重新坐在靠墙的石凳子上。安东尼娅见夜色很凉，不能待在外面，就请他跟她一起到楼上客厅去。

参孙还受着教会规则的约束，问道：“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家，那合适吗？喏，飞短流长在各个角落都安了眼线和暗探，就今天来说，你可是个没家的少女。”

听到“少女”这个字，安东尼娅羞红了面颊。学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两个人惊慌不安，默默地待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安东尼娅终于壮起胆子说：

“人们会说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上去吧，我得跟您说些叫您惊讶的事。”



于是，两人进院，用灯笼照着，走上了昏暗和陡峭的楼梯。

那是一间宽敞的大屋，有自己的家具和小地毯。一面墙上挂着一块旧的、涂了颜色的覆墙布，像镇子里使用的那样。另一面墙边，黑色桌子上孤零零地放着一把算盘。这就是那里的全部装饰。安东尼娅吹灭灯笼，点上一盏灯，随手放在桌子上。那颤抖的金黄色灯光似乎把他们俩罩在了一起，犹如囚在同一张网里。那是一股静悄悄的、香喷喷的、油腻腻的光，正好是说私房话的光。

“我对基特里娅真不公平！现在我明白了，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我非常清楚，她一定更孤独。在这个家里，她找到了在她自己家里从来没有给她，或不能给她，或不想给她的东西。可是，她还找到了……”

她简短地告诉学士，她，安东尼娅，在跟女管家进行了一次谈话后，非常轻蔑、非常忘恩负义地对她恶语相加，害得她从那时起总是灰溜溜的。

“我多自私呀，尤其是我的心比她的心受到更大伤害的时候！”

在学士面前提到她的心，安东尼娅自己也吃了一惊。

参孙·卡拉斯科问：“安东尼娅，你提到受伤的心是想说什么？我不懂。”

安东尼娅忧伤地看了看他，但没敢往下说。她用目光直直地盯着他，给眼睛带上了一股“从它们里面看，傻瓜，别以为我的心是因为舅舅去世受伤。对，也是，但更是因为别的。仔细看”的神色。安东尼娅觉得，当时自己的感情多复杂呀！不过，那是参孙·卡拉斯科，那个为做牧师而读书的学士第一次盯着她的目光看，她为此高兴。虽然人们教给学士读懂了索尔斯蒂尤斯<sup>①</sup>与贺拉斯<sup>②</sup>的作品，但他读不懂姑娘们的眼睛。

---

① 索尔斯蒂尤斯（前86～前34），古罗马历史学家。

② 贺拉斯（前65～前18），古罗马诗人。

安东尼娅非常神秘地说：“反正总有一天您会知道的，我就不再说了。现在要紧的是，如果基特里娅还活着而且见得到，就把她重新带回家来。要是在受苦，那么一生一世她都不会原谅我。”

学士说：“好吧，给我几天时间。如果能见到，我会像带你舅舅那样把管家带回家。如果见不到，至少会有在哪儿的消息，不管是去了新大陆，还是去了阴间。”

为了不让这个想法显得太沉重，学士说最后一句时，带了点逗趣的口气。

“难道您一生随时都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就没有什么禁忌让您放尊重点儿？虽说主意是我提出来的，可我永远不愿意再听您说基特里娅已经死了，我会以为那是我造成的。所以说，年轻人，放严肃点。”

“好，我答应你，你也该打起精神来，安东尼娅。别瞎预料，让愁苦和伤感滚开，扫去正往你身上落的那忧愁的霉菌。现在，既然咱们把话说开了，我倒想了解一下关于你舅舅的几个问题，我想写点东西。”

“唉，我们这儿一个人读书读成了疯子，现在又有一个人要写书写成疯子了。”安东尼娅说这话时，可不是开心的语气，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忧虑。

“别担心，变成疯子之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今天，想让你讲讲咱们身边走了的那个人的事情。”

“或许是最后那段时间最了解他的人想知道他什么呢？还是打败了一个人的人不需要很了解他就能打败他，就像您打败他一样？”

参孙·卡拉斯科回答说：“安东尼娅，这话你说错了。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事情的有时候是侥幸，有时候是命运，是瞎子洗出来的王牌，我们管这个瞎子叫时间。你不懂我的意思？我跟你舅舅交往不过一年，根据他反复无常的性情允不允许，还总是躲躲闪闪的。



那时候我在萨拉曼卡读书。我清楚地记得他，记得他的样子，他的严肃表情，他对我们这些敬佩地追随他的大男孩们的和蔼态度。不知道我跟你说的这个叫做时间的瞎子，是不是把这些记忆给美化了。事实是，如果我在村里生活更长时间，我会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去年我回来时，他见我读了很多书，喜欢小说，才跟我推心置腹地交往，才赏光跟我讲他的幻想和他的学识。虽说他疯，但学识很深。每过一天，我都对这事更加怀疑。你知道，常言说，咱们人人都是疯子，一些人为另一些人而疯，而为伤心而疯的人是理智人。我没见过比那个人更沮丧和忧郁的人。我要跟你说件事，这事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从萨拉曼卡给他们写信，跟他们说我病了，需要回村养病。学生生活糟透了，我在那儿的确有点燥热病，但生病这事不全是真的。事实是另一回事。那几天我碰上一本书，是我读过的所有书中最美的书，最滑稽和最伤感的书，最出色和世上流传最好的书，包含着最明智的话语和编造出最胡闹故事的书，直到那会儿唯一一本激起了我的渴望、又满足了我的渴望的书，所以，我越读越想读。如果读到最后叫我失望，就回到开头再读，因为那书永远没有结尾。从这点来说，是一本像生活本身一样的书。我的意思是，你大概没见过什么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不管活得多么糟，就不想再重新活一回，哪怕还像原来那样艰难困苦也行。我看到，像我对书中故事着迷一样，小孩子抚摩它，小伙子阅读它，大人们理解它，老人们称赞它。他们的希望、梦想、奋斗和追求，都在书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它犹如一件神奇的衣服，任何人穿着都合身。它让忧愁者欢乐，让欢乐者亢奋，让醒悟者平和，让愚笨者聪明。所有人都在里边找到不要如此冷漠地观察事物的方式，并且得到这样伟大的教益：站在贫困者、弱势者、幼小者、病者、疯者、孤儿、苦役犯和女仆一边，怀着高尚心灵、又不损害自己尊严地做事，就不会犯错误，因为强势者本来就拥有了守护和保卫他们的法律和仆从。对

我来说，那是个了不起的日子，是我的大马士革<sup>①</sup>。我记得，我是从伟大的洛佩斯·科尔瓦乔的书房回来，像好多次一样，进了萨拉曼卡书商街上书商埃尔南·拉托的家。那个星期，拉托收到几本新书，其中就有奎斯塔的那本，里面讲你舅舅最初那两次出行的事。一见人们叫他吉萨达或吉哈达那个名字，我就想，这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的老乡、你的舅舅阿隆索·吉哈诺。当我认识的那些街坊开始在字里行间一一出现的时候，我证实了，就是他。街坊里有神甫佩德罗·阿隆索，理发师，桑乔，桑乔给我父亲干过很多活，我从小就认识他，还有特雷莎和桑奇卡，胡安·阿尔杜多和他的牧工头安德烈斯，书里还讲了许多其他事情。神甫堂佩德罗和理发师离开村子去黑山找你舅舅时，我真羡慕他们。那会儿真想跟他们一块去冒险，可没去成。要不然现在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出来流传千古，我也会乐得心花怒放！你不用怀疑，安东尼娅，这本书一定会传播得很远，比咱们这些憋在一个犄角旮旯、像瓜迪亚纳河一样被大地吞没的任何人能去的地方要远得多。你想象不出一个人身在异乡，看见白纸黑字上记录着你家乡的人、房子和羊群，那会有多么高兴和欣喜。整整两宿加上中间的一个白天，我就把它啃完了，什么燥热病和吃饭睡觉全都不在话下了。第二宿过后的早晨，我就给爸爸写信，求他准许我回来，我的秘密打算是结识尝过了出名甜头的那个人。人活一世，就该如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我知道，堂吉诃德迟早还会重操旧业。于是就按兵不动，同时没有放弃对他的满心景仰和尊敬，还有我对他冒险历史的热情。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萌生想法，要把他从人们肆意嘲笑他的那种生活中拉回来。那是后来的事。我曾经想，疯癫时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有多机智呀。等到我亲眼

---

① 我的大马士革，典出基督教传说：十二使徒之一圣保罗原是耶稣的反对者，在前往大马士革追杀耶稣信徒的途中，突然听到耶稣的声音，从马上坠下。经耶稣劝说，成为基督教最虔诚的传播者。喻“大彻大悟”的意思。



见到他，并且明知道把他拉出那种冒险生活会缩短他在名誉的极乐世界的庄严征程时，内心经过了多次斗争才去找他。一天想，应该由他去吧。改天又想，应该用囚车把他拉回来，就像神甫和理发师把他装在笼子里那样。因为，得知他攻击托莱多商人、羊群和风车那些疯狂举动让我非常难受，难受得把听他和桑乔·潘萨随着描绘的事物进行的或者荒谬、或者巧妙的谈话时的快意一扫而空。我想回到这里是一时冲动，压倒一切的冲动。我还想说服我爸爸，我的兴趣不是教会的事。我来时下定了决心，让他祝福我完成学业，完成后跟某位军界先生谋个职业。因为那时我跟堂吉诃德一样，读了那么多名人的事迹后激情勃发，感到了金戈铁马的召唤，感到了冒险的热情，感到了要像看书那样看世界的渴望。因为脑袋吹过别处空气的人觉得，这里的空气又稀少又刺鼻。”

在这套长篇大论里，学士一口气对她讲了那么多事，吐露了那么多隐秘，都是他们同村那么多年没有过的。学士讲时，她不知道在哪儿插嘴，这会儿就想问清认为最该问的事。

“您想放弃教士服，实现刚才提到的计划，这些都跟您父亲托梅·卡拉斯科先生说了吗？”外甥女认为，舅舅的故事已经是老掉牙的陈年往事，就问了这个。

“问题就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说。安葬了堂吉诃德以后，我跟父母说，让我去西古恩萨吧，我母亲的一个弟弟是那儿的主教。父母以为，我去那儿是要办完教阶，扫平道路，当上舅舅答应他姐姐给我的牧师职务。可实际上，我去那儿是为了求主教先生写信，用好话向母亲解释，我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最好让我做个用脚走路的基督徒，别做骑骡子的牧师。正像圣保罗说的，随他去吧，比自己着急上火强得多。信还在我这儿，只是在等适当时机交给父亲。他知道的时候，肯定会大吵大闹。这事我觉得永远也不合适，可是与其永远，不如现在，因为我脑子里想着别的事。”

安东尼娅觉得，按她希望的方向谈下去的门径已经打开，于是出其不意地问：

“脑子里想别的事？您是要说，想另一个女人吧。您大概把她留在了萨拉曼卡，大概是她让您改变了主意。”

学士乐呵呵地说：“咳，想到哪儿去了。没有一个女人爱我。”

安东尼娅已经不再想堂吉诃德和基特里娅，瞪大了眼睛盯着他。

“是这样吗？恐怕不止一个在等着听您向她求爱，嗯，不管怎样，也要无条件地作您的奴隶呢。”

如果参孙·卡拉斯科像读懂书本一样读懂生活，就会猜出安东尼娅像小彩旗一样悬在那空中的那未尽之言的含义。可是，深知语法的学士却一点儿也不了解女人的心。叫安东尼娅失望的是他转了话题，让姑娘心情十分沉重，不知道怎样排解痛苦。学士在对她讲要进行一次旅行的事情时，她感到自己的心上人正在离开自己的生活，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抚平裙子，让学士快走，说她还有很多事要做。安东尼娅也不明白，为什么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么做，因为她最不愿意让学士朋友走。

学士想，一定是他要离开村子的消息让姑娘不高兴，大概让她想起了等待着她的悲惨生活，于是，站起来看着门口说：

“我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可是村里人在说，你的所有财产都落到了放债人和高利贷者的手里。你就没有父亲那边别的亲戚了吗，安东尼娅？给他们寄信，找他们去。你也走吧，离开这个村子，要么在这儿找个合适的丈夫。”

那几句话真是刺痛了安东尼娅的心！合适的丈夫！她气得面色通红，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虽然年纪轻轻，但也明白，他的话换个说法就是：离开这里，但不是跟我。

“说得倒容易，学士。从这话可见您是男人。一个孤身女人到哪儿没有怀疑的影子跟着？这么拿不定主意大概是家常便饭。我不止



一次对舅舅说，老不出去透风他都快疯了。还说：‘忘了冒险吧，出去转转。到罗马去朝次圣，回来就会面貌一新。’可有时候我又求他别走。”

“安东尼娅，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为了我正在写的东西，可是看你有急事。”

“已经没了”，外甥女急忙改了口气，重新坐下。“下午让魔鬼拿去喂狗了。我的活也不干了。您问吧，知道的一定告诉您。”

她剪掉灯花，让参孙往火里添了不是一块，是两块老葡萄藤——哦，这可真是太大方了。

“堂吉诃德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疯？从来没有到身边对你说过：外甥女，我觉得我精神不正常？”

“您见过谁自己说‘我疯’啊？什么罪行都会在拷问台上招供，可是，如果你威胁一个疯子，不承认自己疯就砍掉他一条胳膊，他甚至会把另一条也给你来证明他不疯。有一天，舅舅对我说：‘咱们承认我疯吧！’可又说：‘谁是那个想变疯的蠢人？’接着，就跟我说了我刚才说的拷问台和胳膊那些话。大家都认为他疯，他觉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咱们看不见，比如非常明显的魔法师的化身，这让他又气又恼。他不理会我和女管家跟他讲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话，反倒对我们俩肯定地说，当今时代人们很难理解他，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也很难理解他。还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比过去更适合人们生活的时代，根本没有更痴情的骑士，也没有可以效劳的更贞节的淑女。可我反驳他说，听着舅舅大人，我听您上百次地说过，您只关心投身危险时机和场合来求得永世流芳，却不管生活琐事，不救助寡妇孤儿和衣食无靠的人。您这么做是追求虚荣，不讲仁爱，是追求自己光耀于人，不拯救别人脱离黑暗。这些话让他特别生气，他叫我狂妄的女人，说我不懂得所有的大业都是从小事做起，人做任何高尚的事情最初都是出于利己的冲动；说虽然他确实是追求名垂千古，

但骑士的命运与最贫困者的不幸密不可分；说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理解他，因为是做好事以求取功名，或者说，通过做好事求取功名的高尚动机在激励着他的心；还说，他认为，只要事情成就，邪恶得以铲除，寡妇得到补偿，孤儿得到救助，世上的不公得以纠正，他的功名得以实现，怎样和在哪个方面做事都一样。他还对我说，可能最令品德高尚的、出类拔萃的人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美名众口相传、印成文字和画成图画。”

学士掏出总是带在衣袋里的记事本，又拿出一瓶塔拉维拉那地方生产的软木塞盖着的墨水，沾湿了羽毛笔，把外甥女讲的这些话快速记下来。

“参孙先生，现在还说堂吉诃德这些事干嘛？我想用人们描绘熙德的话来描绘我舅舅，他至死都在赢得战役，因为人们除了随时谈论他以外，不干别的事，或者说，我认为是这样。”

“除了在他家里，在他的村里，什么地方会谈论堂吉诃德呢？你对这事感到厌烦？”

“厌烦倒不是，可我们其他人还在呢，整天说那个已经不能救助我们的人，这样浪费时间对我们没什么帮助。要是想着疯着多活些年，别在清醒时那么快地死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收拾他把财产弄成的这个烂摊子了。如果他不是到处去寻求冒险，是为了争取我们的幸福好好地在家里冒险，那才是可以持久的荣耀呢。”

“安东尼娅，难道你不明白，你舅舅恰恰是因为看不清眼前的事物才变疯的？他是属于视野无限、广阔世界的人。他不是角落里的人，而是全地球的人。他不是院落里的绅士，而是公共场合里的名流。他觉得，艰难但漫长的道路好于宫殿中短短的走廊。他在开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比在封闭、应有尽有的广厦里感到幸福得多。他在路旁吃粗饭喝泉水，比吃佳肴喝美酒还津津有味。说起这件事，要是记得就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舅舅脑子开始坏的呢？”



“别问这事了，学士先生。您喜欢听的事，对我可是一种伤害。如果不是我舅舅，而是托梅·卡拉斯科先生开始胡思乱想，您还会这么开心吗？在我心目中，他不是堂吉诃德，这一点您得明白。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肉和我的血，是唯一把我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人，想指望我父亲的亲戚，那简直是一种奢望。对您刚才的话，我就是这样回答。您怎么像老娘儿们一样，一边捻自己的线，一边还把别人的不幸抖落到大街上去？再说了，我相信，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疯的？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发生的，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就连那突如其来的闪电，也似乎在天上出现几秒钟后，人的眼才能看见，而且在发生之后，还要在云层中停留一两秒钟。雪也一样，每次开始下雪，似乎在这之前已经在下了，但雪是无声的，分不出先后。”

“我不想伤害你。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舅舅的一切对我多么重要。如果不是我脑子里在给自己的书打草稿，我也不会试着再翻腾这些不幸的事。你还是告诉我，有没有那么一天，就一天，女管家或是你说：‘主人，我舅舅，正在变疯’？”

“既然您这么说，有的。有一天，舅舅总待在阁楼上，不管怎么叫他下来吃午饭，他都不下来，直到傍晚太阳落山时才下来，不光是人下来，还抱着一大堆武器。以前他就做了一些我们认为古怪的事。从他那狂热劲来看，我们只能觉得是疯人的事。从那天开始，就连他每天最神圣的事，就是读书，他也撂下了，一门心思拆装、修理、加固和磨光他的武器。给武器涂油，没有镶嵌细工作的头盔，就用纸板做了半个，还穿着铠甲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练习，咋咋呼呼地抬胳膊动腿儿来适应它，看穿着合不合适。如果说到那时候脑子还正常，那么过了几天，也就两三天，就一点儿也不清醒了。到第一次出行时，就是说，没有人能救他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可笑的是，虽然他上百次威胁我们说要走，可他真走的那天，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过了好几个钟头我们才知道。那第一次，我们觉得事情还不太严重，以前去打猎的时候，有时候天气作美，他就留在山里睡觉，第二天就回家吃午饭了。我记得基特里娅说过：‘这疯癫做法完全是七月这难忍受的热天闹的，连我都快疯了！’真的，堂吉诃德去野外那些天，连畜类都烦躁不安，特别爱发脾气。骡子蹄使劲踢牲口棚里的地，谁一走近狗就汪汪叫，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人就动手动脚。就这样，像带着猎兔狗打猎去一样，跟谁也没说什么，就绝对秘密地离家走了。给罗西南提上了鞍子，骑走了，把骡子留在了家里，这样显得好得多。他大概觉得，他这样的骑士骑骡子太不合适，那是乡巴佬、商人或教士骑的。也许他想，要是把骡子带走，会耽误家里的活计。还把狗拴在院里一副犁的铁铧子上，免得它跟着。用锁锁了放书的房间，拿起长矛和一直准备的其它各种武器，他幻想中的骑士就把我们其他人甩在家里不管了。”

学士尽量一字不落地全都记下来，同时嘴里喃喃地说：“这些小细节意义不大，西德·阿迈特的传记没有写进去，可恰恰是我感兴趣的。我发现，这里边内容很丰富，甚至比别的情节还丰富。”

外甥女继续说着：“基特里娅和我等了他一整天。不太了解他的基特里娅说：‘等他又渴又饿的时候就回来了。他没带钱，家里没钱了。昨天我跟他要两个夸尔托买羊肉，他就没有。’第二天可就不一样了，家里就像没了魂似的，就是常言说的，六神无主。从我记事时起，舅舅就起得不太早。他起的时候，胡安·塞瓦东，就是那时已经在家里干的那个短工，已经喂完了牲口。他起得比女管家基特里娅晚多了，基特里娅总是第一个起床。这时已经点着了火，做完了祷告，安排好了早饭，要是事先和好了面，面包已经放进了炉子。要是那天该洗衣服，衣服已经洗好了，要么就是地板已经擦了。没决定去野外打猎时，堂吉诃德起得不早也不晚，他没有起早的习惯，也没有睡懒觉的毛病。要是决定去打猎，没出太阳他就出门了，比



谁都早。要是整夜都看书，那就接近中午才起。他在自己房间用脸盆洗脸洗耳朵，他特别注意个人清洁，在房间里穿好衣服，喜欢旧的不喜欢新的，关着门做完祷告，然后进厨房，把晚饭剩下的一块面包头泡到牛奶里，好像有急事似的，用不对称的牙齿站着吃面包头和一点奶酪。上午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马厩里转一圈，跟短工说说话，在村里闲逛一会儿，有时候走进理发师的小屋，不是理发，是为了消磨时间，打算教给尼古拉斯师傅那个讨厌鬼一两个单词，跟这几个那几个聊两句。他对公共和私人的事都感兴趣，谈谈租金，跟放牧人搭讪搭讪，向皮匠、马具匠、酒囊匠和铁匠打听打听价钱，跟哪个人议论议论时代不好和世界上君主制的进展，这些事是男人们特别爱谈论的。大约中午回家，一个人看着墙壁，急急忙忙地吃简单的午饭。他不馋嘴，我是说，对饭不挑剔，新做的还是剩的，给他什么都一样。也不像大肚汉那样贪吃，吃点就得。除了星期六是脂油煎鸡蛋和星期五是兵豆以外，总是一样，牛肉或羊肉杂烩，一片腌鳕鱼，或鳕鱼干，青菜蒜汤。冬天是热的碎米粥，一碗巴达杏仁茶，要么是冲鸡蛋。午饭后，不管冬天夏天，不管下雨还是好天，都关在自己房间里歇一个小时，不是睡觉，是幻想他的心事，他从来睡不踏实。躺在床上，毯子一直盖到鼻子底下，我是说，这就开始全副心思用活生生的想象幻想现实。我猜测，大概是想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他年轻时想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结果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时候午休完了后，情绪消沉阴郁，就跟我们重提顺便说了多少次的话：‘总有一天，你们就见不着我的影子了，在家里憋着忧郁得快疯了。没到外面透点空气就完了，可真是件特别伤感的事。你们俩也够悲惨的。’对管家说：‘基特里娅，你干了多少活呀，老成什么样子了。’对我说：‘安东尼娅，把你嫁给谁呀？就你这见人就扎的刺儿头脾气，谁会爱你呀？’他担心，他这一生能留下什么。这担心让基特里娅恼火，她是唯一能够

对他提高嗓门说话，而他却不生气的人。有时候基特里娅对他说：‘愚蠢的老爷，什么您会给这世界留下什么？大家都留下的东西，一堆骨头，尽量让它们至少干净吧。’这时候，他脾气非常坏，不喜欢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跟他有不同想法，也不喜欢别人跟他争论，因此对基特里娅说：‘你是蠢驴吗？你对不想完全死去这种渴望知道什么？’这时，基特里娅就说，灵魂会因为这种狂妄受折磨。既然他这么想让人们赞扬他，那就通过圣坛努力争取吧，变成圣人，让那么爱他的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可实际上，我舅舅是非常平和的人，常常是耸耸肩膀、微微一笑化解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他情绪好的时候，拿我们开心说：‘看你们这些小羊羔！你们怎么什么都信呢！’也就是在那种时候，我们会想，一阵疯癫过去了，另一阵疯癫快来了。可是后来，到他全疯的时候，就再也不打趣了，而且难得一笑。唉，有他那种拯救世界、济困扶危的高尚愿望的人就这样。谁在他眼面前，他就跟谁发脾气，让人摸不着头脑。可是发作完了，还是那个比西斯特尔教派僧侣还好的人。就像有人说的，他耗尽了整个一生想这些事情，却没有得出一个结论，不过他并不失望。他常说：‘唉，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人们要求我们做什么真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也要未来世纪希望我做的事情。’”

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打断她说：“你讲的这些事，我都能一字一句地证实。他跟我们，理发师，神甫，还有我，也就是他的朋友这些人，常常谈的就是这些事。跟我们说他的烦恼，他的梦想，还有那逐渐渗透进他内心的忧郁。去年冬天，他经常对我们说：‘在这儿快憋死了！我一定要出去争取我名字的荣誉，我一定要成就伟大壮举，我要砍掉世界上所有巨人的脑袋，把世界变得更加适合人们生活，我要用我的膂力让世界恢复各方的和谐。即使死后，我也要仍然活在人们虔诚和感恩的记忆中。当后人践踏世界的法律时，人们



还会记得我，就像我们还记得李库戈<sup>①</sup> 和梭伦<sup>②</sup> 一样。我的骨头不管埋在哪里，都将感受到名誉的温暖，并在里面营造出永恒的春天。’我们背着他说：‘可怜的人，他以为他能去哪儿呀？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待在这里，死后我们把他埋在这里。上帝保佑，宜早不宜迟。因为太迟的话，他就会把坏了的大脑里的胡思乱想传播到全世界。’他已经埋在这儿了。他让我们痛心。确实，最初，没有人相信他能做出做的那种事，我也不相信。把公开了他的故事的那本书借给他，现在我真后悔。我相信，就是这件事更加激励了他第三次想离家出走，让人家在书里像疯子一样谈论他。就是这个让他产生了兴致，要再去闯世界，并且向我们大家证明，由于不相信普遍的、光辉的骑士法则，我们才是疯子。如果不是我把《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那本传记借给他，他就会有时间静静地待上整个那个冬天。可是，看到自己名字印成铅字和图画，和把自己装扮成骑士，创造更加惊人的英雄业绩完全是一回事。不过还是打住吧，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学士，这样什么都记未免太过分了吧？您说您想写什么书来着？去它的吧，这算什么故事！又是一本写我舅舅的书！”

“关键就在这儿。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写你舅舅冒险的新书像第一部那样出版，我就没什么选择余地了。也许我会鼓起勇气，讲他死了以后，在遗忘的法则盖住我们的尸体以前，我们大家身边发生的故事。”

“哎，参孙，我舅舅大人就是从这儿开始神经不正常的。遗忘的法则有什么不好？既然舅舅身边发生的事对我没有一丁点儿意义，那么他死了以后，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就像您说的，除了现在还在树上、过一会儿就落在地上的那些树叶具有的意义，

---

① 李库戈（前9世纪），古希腊立法家。

②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曾制订宪法和法典。

还有什么别的意义？请您听好，我们可是规矩人。”

“有些人强烈些，有些人不太强烈，似乎没有人甘心死去。人们生儿育女，把他们撒到世界上，这些儿女会证明了他们的血统。另一些人，像你舅舅，他们没儿没女，但做成了事，因为只有做成的事才存在，存在就是做事。只要我们活得无名无声，我们的生命就是不完全的。死了以后，人们对我们的一生能记得什么？现在，我开始完全理解你舅舅了。所以说，只要没有青史留名，我们的生命就是不完全的。还跟你说，你暂时想象一下，你和我都不是真实的，都像是你舅舅在书里追赶的一个幽灵，你想象他或咱们不是血肉之躯。如果你舅舅不在书里出现，只是真实的人，那他就远远不如让他变疯的那些梅尔林和帕尔梅林，<sup>①</sup> 而荷马、埃涅阿斯<sup>②</sup> 或那些异教的神明，却在过了多少世纪以后，在我们眼里有了这么强烈的真实性。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现在不存在、而总有一天会存在的东西。如果遗忘的法则将我们置于它们的管辖之下，那么到那一天我们就不会存在。”

“哦，参孙，别吓唬我！我太年轻，你这大套话我一点儿听不懂，也不明白这些话想说明什么意思。”

对安东尼娅的担心，学士开心地一笑，显出对那套话若无其事地说：

“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人说过，谁也不是自己案件的好法官，除了我们智慧的国王阿方索<sup>③</sup> 以外，也没人见过哪位国王给自己写编年史。安东尼娅，也可能一切都落空。

---

① 梅尔林、帕尔梅林，均是欧洲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② 荷马，希腊史诗作家，据认为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埃涅阿斯，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中人物，与迪多恋爱，后被遗弃。

③ 阿方索（1252～1284），指阿方索十世。西班牙国王。在位时文学艺术繁荣，曾敕令编写《七卷全书》，汇集当时法律和习俗。



因为如同军事上一样，用剑刺者刺了人，杀人者杀了人，战胜者战胜了，可在文字这种事情上，良好愿望从来都是不够的。过了许多年、许多年以后，不知道一本书是不是分寸得当和值得称赞。到那时候，人已经死了，有荣誉也不能享受了。非难和责骂我根本没提，因为没有人在开始幻想的时候，会幻想灾难和受到嘲笑。相反，他喜欢想象听不到的未来的掌声，还有千百顶可能会加冕到他头上的桂冠。人就是爱这样幻想。如果是为了今天的赞扬和责骂，那就没有一个劳神费力蘸着羽毛笔写书了，除非他是蠢人。”

## 第十九章

那天晚上，参孙和安东尼娅谈到很晚，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描述。直到晚饭时刻，塞瓦东来了，当着学士的面要安东尼娅下楼吃晚饭。

塞瓦东非常傲慢地看了看学士，只是因为学士正想别的事情，没有在意。

安东尼娅明白，短工只想估量一下她的权力有多大，强行自己的意志，便对他说：

“塞瓦东，你下去吧，有什么你自己吃吧。”

短工从牙缝里咕哝了一句什么，见学士埋头在纸上写，目光仍然盯着姑娘，掀动嘴唇窃窃私语道：

“杀了你也不能叫你是别人的。”

当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安东尼娅想，再不能那样下去了，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的基特里娅，如果找不到她，也需要知道她可能在干什么。第二天，她吩咐塞瓦东去叫学士。

安东尼娅那么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是，短工明白她的意思，转身对女主人说：

“那小子呀，要去你自己去。”

安东尼娅等来了一个小牧工，打发他去叫。除了对基特里娅，家里发生的事她什么也不敢说。

参孙立刻来了。安东尼娅领着他穿过院子，到了楼上主厅，为的是让当时正在锅一只瓮的塞瓦东看见，不是为了让他吃醋，而是让他明白，已经有人为她操劳了。

安东尼娅开门见山地说：“您是我舅舅的朋友，也许能对我施这



个大恩。昨天只说了一半，我想知道，您能不能去给我找基特里娅，找到的话，把接带回来。请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能不能做这件事？还是昨天的话只是说说而已。我自己也能去，直到找到把她带回来为止，没有她给我出主意，我一个人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我非常需要她回来，对她表示后悔，改正我的态度。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路费您不用担心，需要多少我都给。您想想，这事对我关系重大，像生命一样。”

似乎随时准备进行任何冒险的学士高兴地回答：“你们这个家真怪了。好像我的整个生活就是把所有想脱离这个家的人给找回来。不过这事我很愿意干。”

安东尼娅不理睬学士的玩笑，继续恳求：“那就尽快去吧！这样您更可能找到她。如果她已经走了，也更可能得到她去了哪儿的消息，别等到像对一个流浪汉的记忆一样在空中消失的时候。既然您找到了我舅舅，靠点儿运气也能找到基特里娅。”

“如果找到了，她不肯回来呢？骗一个疯子容易，可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要是她不愿回心转意，说尽了天下的道理也没有用。”

外甥女肯定地说：“要是告诉她是我求她，她一定会回来。我这话不是命令，是出自重新让她在我身边这个愿望的请求。事情明摆着，她是我的唯一亲人，对她来说，我是她的唯一亲人。您对她说，我过去那好高骛远的傲气从脑子里烟消云散了，我已经对马车、裙撑、开口女裙、珠宝和耳环说了再见，她就明白了。对她说，我就等着有一天她回来给我出主意，说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急切地等着她，整天不得安宁，时刻都听着她回来时开门的声音。”

参孙·卡拉斯科答应安东尼娅，一旦把从他舅舅、西古恩萨的主教那里带回的信交给父母，就立即去找女管家。尽管可能让人不痛快，但交信的事他必须尽快办。

可是，安东尼娅只能顺着自己的愿望想：“唉，他要一心注意我

该多好！在我身边，他还要那主教舅舅和狂呼乱叫的老爸干什么？”

从前两天就开始，学士就在寻找适当时机把那消息告诉父母，但总觉得时机不好，一拖再拖。到他觉得合适时，便把信放在桌布上，说让他们看。爸爸要眼镜，有人给拿了来。他开始看，同时在吃饭的大房子里徐徐地走来走去。房内鸦雀无声，老人的脚步像重大宣判一样，震得木地板咚咚作响，更显得一片死寂。

儿子已经向母亲透露了自己的决定。这时，她忐忑不安地看着丈夫和儿子俩人，等着丈夫大发雷霆。虽然在预料之中，母亲仍然大为惊恐，听到第一声怒吼时，她全身都震了起来。

“怎么着！还说你是我儿子，窃贼！这会儿又说上帝没给你这个饭碗了？没给你花五年学费，供你在萨拉曼卡吃穿花费！难道不知道那都是你和三个兄弟遗产里边的？”

学士眼睛盯着地面，听着那通发泄，这倒不是因为对那满腔怒火没有一点感觉，而是为了显得对父亲暴怒的尊重。

父亲把信总结了一下，对母亲讲了里面的内容，就是：儿子不仅已经决定，放弃靠主教舅舅的荫庇肯定会给他绝好差事的教士学业，而且还去了西古恩萨，唯一目的就是求他的小舅子写了那封信，恳求姐夫和姐姐给儿子再出续读两年的学费，读成个法学硕士，好做个律师，或者在需要法律学识的其他行业谋个差事，因为这孩子有这种天分。看到母亲一言不发，他还想大声责怪一番。

“太太，您早就知道他改主意了，我小舅子也知道。结果我倒像个乌龟丈夫，是最后才知道。”

母亲怯生生地要他别那么不尊重，可这老好人气昏了头，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个不休。与此同时，仆人们全都远离厅房躲了起来，那些可怕的抢白一句也没传到他们那儿。

这场风暴又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父亲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事情的现状，母亲搬出她主教弟弟的权威，又一再哀求。最后说定，



卡拉斯科学士离村回萨拉曼卡，预计两年后完成学业。

虽然达成了协议，可学士如同答应安东尼娅那样，求父亲先准许他履行许下的诺言，去找基特里娅，这是基督徒的一项义务。母子之间似乎已经结成“朋党”，父亲既然已被这个“朋党”战败，便一切都隐忍下来，关在自己书房里说，在那个家里，如果不想再看见他发脾气，那就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要跟他说什么基督徒的义务，再不要打搅他。

一心只想溜之大吉的学士，在安东尼娅提出要求的第二天，把与父亲谈话的结果告诉了她，然后，备好罗西南提（自己的马匹得了飞节内侧瘤，在马厩里踢腾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时候刚刚好点），带上外甥女给的钱和点心，还有母亲给的其他物品，离开村子，寻找基特里娅去了。

安东尼娅待在家里，既高兴又伤感。高兴的是，知道参孙放弃了教士服。伤感的是，想着他去了萨拉曼卡，无疑会去找那个订婚的人，那是个富人家的小姐，像自己妈妈一样，过惯了城市生活，有漂亮衣服、马车和女仆。而参孙呢，可以猜想得到，走得满心轻松，因为，没有什么比离开自己的家和那个村子更让他兴致勃勃的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寻找，出村后，学士就像堂吉诃德出村后一样，信马由缰地前行，让马决定从哪个方向开始。如同先前一样，非常通人性的罗西南提按照习惯，又把脚步迈向了原来那个流连之地。顺着这条路，学士到了一座客栈，正是经过与比斯开人的冒险之后，堂吉诃德和桑乔到过的那座客栈。在那次冒险中，比斯开人对待骑士非常恶劣。

因为读过西德·阿迈特和塞万提斯写的第一部传记，参孙·卡拉斯科立刻认出了那座客栈。当然也无需读过那本书，因为客栈主人，一个做起买卖办法多多、脑子灵活的汉子，就在大门口挂了一块招

牌，人人都能从特大的红字上看到：“真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曾经投宿于此”。

学士惊讶得非同小可，想知道客栈主人那一套是什么意思，那样做广告是追求什么目的。

参孙·卡拉斯科吩咐卸下马鞍和照料他的马，让人叫来客栈主人，问他挂在门上那个奇怪广告的含义。

客栈主人看着罗西南提，问：“这匹劣马是您的吗？您是这个会团的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这匹马呀？”

学士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有好几个月了。您一定知道，这儿开始变成了自称堂吉诃德追随者的盛会。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寻找骑士是从哪儿出行的，因为写传记的人没有说明，他们就到处转来转去，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打听的时候，经常住在这儿，在我这儿花了不少钱。这就是门口那块牌子的意思。您说对这个会团什么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会跟您说，在路过这里的所有罗西南提中，您骑的这匹劣马，您别误解，是最像它的。”

客栈主人继续审视着罗西南提，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敢说您不是来找堂吉诃德的？”

回答之前，参孙·卡拉斯科脑子里想到：如果对那人实言相告，就是说，他不仅是那个会团的，而且是那位骑士的亲密朋友，就是在萨拉曼卡海滩打败他的那个人，各种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客栈主人要是知道了这些事，就会趁势打听他们家乡的名字，他就得明确说出来。这样一来，他们村就会挤满讨厌的不速之客和比堂吉诃德还疯癫的人，他们会把村子当成圣地，到处寻找圣物。

于是，学士答道：“真的，我也是曼却人，可不知道您说的什么会团，不知道这位堂吉诃德是谁，这辈子也没听人叫过这个名字。我到这一带来，是要找一个我很在乎的人。什么这些堂吉诃德还有



其他派别和异教徒，我什么也不知道。”

客栈主人说：“那太遗憾了。我可见过堂吉诃德，可以跟您打保票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疯癫和最滑稽的一个人。——这种事嘛，绝对不像在路边开一座客栈，每天都有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堂吉诃德来你这儿，而且一个比一个古怪和疯癫那个样子。我要是写，说不定能写一百本小说，把人们说的写他的故事——对了，好像把我也写进去了，而且到处流传的那些小说都扔到垃圾堆里去。”

“您没读过，也不想读读吗？”

“哦不，先生。我不识字，就是识字，相信也不会读。据我所知，那人恰恰是读那样的小说才疯的。”

“客栈主人先生，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事？一个疯子成了一件新鲜事，造成这么乱哄哄的情形。西班牙的每个村庄，不管多么小，都有傻子和疯子，有半打，只要给一个男孩子一个小钱，他就会一个一个地指给你看。要是给他半个雷亚尔，他能就地投个石子打伤他们脑袋，同时嘴里还念叨，打你个傻子！打你个疯子！”

客栈主人说：“我也这么看。要说疯子，这些地方多了去了，一天之内可聚不到一起。我认为您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疯子，不是傻子。因为说到一件事情时，堂吉诃德讲起道理来比我还好，甚至……说不定比您还好——哦，这么说可不想冒犯您。”

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不想再谈这件事，就问客栈主人，能不能给他找个房间过夜。

“想倒是想，可没有了。由于堂吉诃德的关系，路上尽是夜游神式的人，都在找他。有些人，我觉得，是想要笑他，还有些人是想加入他的同业会，在拉曼却建立新的骑士团，把我的房子都占满了。今天晚上要是住下来，您至少能看见二十个人吃晚饭……”

“您的意思是，起码能让我吃晚饭，”学士赶忙说。

客栈主人明确地说：“也不行。不过，要是您带着什么吃的，给

几个小钱，客栈主人太太，就是我老婆，很乐意给您拾掇拾掇。吃完了您可以去草地，我给您送个简单床铺，保您像睡在宫殿里一样。您可以跟一伙摘葡萄的一起享受这种舒适，他们在这一带干了好几个月，现在回家路过这里。我都认识他们，是好人。”

“后边这主意我看不错，就在草地上睡。天不早了，不能再到处找过夜的地方去了。可前边这主意没法办，中午时候我就把带的吃的给报销了。”

“先生，我这个小店没有办不成的事。就在这旁边，半里地的地方，我亲家开着一家小铺，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卖给您晚上吃的。把钱给我，喜欢吃什么，我打发人去给您买。”

卡拉斯科学士和客栈主人商量好晚饭的事，客栈主人走了。学士在兼做卧房和厅房的厨房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客栈俨然像广场集会一般。厅房里至少有七位骑士，有的带着仆人，有的单独一人。骑士们都在热烈地议论着堂吉诃德，对他的生平，似乎一五一十了解得非常详细，甚至比堂吉诃德本人、西德·阿迈特和塞万提斯知道得还多，还清楚。



## 第二十章

“先生们，那天，三天前，我在卡里涅纳田野的一座客栈里见过堂吉诃德。那儿离一个重要镇子不远，都管那镇子叫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纳。我跟他坐在一张桌子旁，就像现在跟诸位一样。我们一边吃炸鸡蛋和炸肉条，一边聊了四个多小时。我可以向诸位肯定地说，在西班牙各个王国也找不到像他那么光洁的骑士。应刚才说的那个阿尔穆尼亚镇长的召唤，堂吉诃德去了那个镇子。镇长得知堂吉诃德正在那一带的时候，就派人叫他去审理当地两个名门之间一个极其难办又极其著名的案子。堂吉诃德去了，住进了我在的客栈。我知道是他，立刻攀谈起来。听说我读过关于他的第一部传记，而且像他一样，积极主张建立游侠骑士的新国家，他马上对我深深施礼，像对可以掏心窝子的要好的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

跟大家坐在一起、惊讶地听着厅房里说的那些话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见那人连堂吉诃德已经死了三个月都不知道，拿定主意不打断她，让他说下去。

说话的是个最多三十岁的骑士，高个子，衣着非常华丽，鹿皮开衩紧身坎肩，荷兰式衬衫和花边，崭新的旅途靴子和宽宽的肩带都是黄色皮子做的，肩带上挂着一只剑，那金银丝细工工艺说明了主人的高贵身份。

“先生们，我叫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从萨拉戈萨回来，在那儿做了两笔大买卖。一笔是卖给那城市一位非常高贵的太太六只波斯猫，完全是我训练的。那是没人见过的头等猫，能按照主人的话作出反应，叫坐就坐下，叫走过去就走过去，还能做千百种滑稽

动作，比如游泳，不怕水，像叭儿狗一样站直了走路。另一笔是卖给那城市一个玻璃商关于一种玻璃的秘密，这我是从一个土耳其人那儿买来的。这种玻璃像黄金一样，用锤子加工也不碎，用一种秘密汁液加热后甚至能折起来。我是说，这回回家特高兴，赚了一大笔钱。在客栈落脚，见到了堂吉诃德那样子，跟他的故事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还证实一个侍从陪着他，名叫桑乔·潘萨。于是走过去问骑士，两位是不是我猜想的人。他问我，以为他们是谁。听我说了以后，他说：‘绅士，您应该先说想跟哪位堂吉诃德说话。因为您应该知道，据我所知，现在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堂吉诃德，甚至我不排除可能有一百个堂吉诃德。我那英勇事迹的威名激励了我那些嫉妒的敌人，他们在我所到之处播撒了自称是我、但不是我的冒名顶替者。这些人干了那么多不法之事，进行了那么不近情理的冒险，以致大家即使不把我当作十足的傻子，如果再不像我有时候听人叫我绰号那样把我当成疯子，也未免不好。所以，如果您说了解的堂吉诃德，是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书里了解的，那书是从我们冒险经历的真正记述者，就是摩尔人西德·阿迈特那儿翻译的，那么，这个堂吉诃德就在您的面前。如果说您是在一个叫阿维利亚内达的人——愿上帝羞辱他——的书里了解的，或者在随便其它哪本书里了解的——我的名声这么大，我不怀疑这样的书可能已经印出来了，那我跟您说，您对我绝对是一无所知。更糟的是，您了解的那些事与我的脾气和性格完全相反，甚至那些胡诌可能给您平添许多麻烦，很难从脑子里清除出去。所以，人们才有这么句俗话：‘造谣中伤吧，总会留下点儿什么的。’他带在身边的那个侍从，确认他就是堂吉诃德。除了桑乔·潘萨，这个侍从不可能是别人，因为他在一分钟里就说了那么多风趣逗笑的话，托德西利亚那位作者书里出现的那个馋嘴人、饕餮者和酒鬼，恐怕到死也想象不出来。于是，我对他们说，我是通过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书了解他们的故事的，他说



的别的书我不知道。不过，这一点我撒了谎，怕惹他生气，其实，我也读过阿维利亚内达写的传记。这时，他非常痛心地跟我讲，为了毁掉他的英勇事迹，为了羞辱可能会赞扬他的英勇事迹的那些人，那些魔法师做了很多坏事。接着，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还说了我去萨拉戈萨做的买卖。他很痛心没有看到我那六只猫，因为他说，那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后来他又问我要到哪儿去，我说，我的仆人和我回故乡，故乡离托波索不远。听了这话，他似乎惊得目瞪口呆。闲聊了几句后，他问我，愿不愿意把一封长信带给他追求的女人，大名鼎鼎的杜尔西尼娅公主，现在她似乎被施了魔法，变成了粗俗的农妇。我说，非常愿意。他问客栈主人，家里有没有书写用具和纸，一位也在客栈过夜的下级官吏给了他。于是，他离开我们这些人，在自己房间关了两个小时。我们正准备离开去休息的时候，又看见了他。堂吉诃德手里拿着一封长长的信，像扇子一样在空中摇来晃去，吹干依然新鲜的墨迹。我们都能看见，他在信里赶写了一首名叫雷亚尔的八行诗。他就地给大家念了一遍，一个如此骁勇善战的人竟然同时如此精通诗歌艺术，让我们个个无比惊奇。”

听堂圣地亚哥讲话的，除了学士、两位骑士和索科努斯科一位做洋苏木和可可木买卖的商人以外，还有骑士和商人的仆人。这些仆人坐在角落里，那种谈话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不时心不在焉地说着自己的事。

两位骑士中，一位是个十二英尺高的汉子，表情严肃，衣着极其华美，内穿黑线和珍珠绣边的紧身坎肩，外罩鹿皮夹克。另一位是个红头发的吉普赛人，天气寒冷，头发很长时间没有剪了，堂圣地亚哥讲话的整个时间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见他讲完了，吉普赛人说：

“我的名字叫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堂圣地亚哥，听说堂吉诃德

这个名字后，我一直怀着极大兴趣听您讲。我从格拉纳达来，那是我和我家族的故乡，是姓塔尔菲·德·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故乡。我一年两次去马德里，我跟宫廷做生意，我适宜于这个。不到一年前，我和另外四位著名骑士路过阿加马西利亚德阿尔瓦，去参加萨拉戈萨的比武大会，认识了那个名叫阿隆索·吉哈达或吉哈诺的人，他也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这位堂吉诃德是我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之一，而他的侍从是侍从那类人中最贪吃、最可叹息的人之一。我们立刻就看出来，那位堂吉诃德是个失去理智，相信自己是游侠骑士的人，他的侍从也不亚于他。那两个蠢货主演的一大串冒险现在不说了，我只剪断截说，他俩跟我们一起到了萨拉戈萨，我就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马德里遇见了他们，刚才说了，我得经常去那儿。光阴流逝没有让那人的状况有多大好转，那会儿他让人叫他‘无情骑士’，因为想到他在爱情上总是不走运，再也不想爱什么人了。于是，在去科尔多瓦之前，我们把他跟其他疯子一起，关进了托莱多的疯人院，让他恢复，设法治好，摆脱自认为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这个固执想法。因为毫无疑问，我也通过读塞万提斯的书，知道了这个堂吉诃德，可是那时候，我确实对这个堂吉诃德闻所未闻，也不了解真正的堂吉诃德。过了一段时间，知道并且能够讲述堂吉诃德新冒险的人，讲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关于这个人，眼下我什么也不能说。他是西德·阿迈特、整个摩尔民族和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堂吉诃德冒险故事的塞万提斯的大对头。他给朋友讲了已经变疯、自认为是名叫堂吉诃德的游侠骑士的那个人的事情，而这个堂吉诃德是个自认为清醒的疯子。这爱好真少见！这个对头名叫阿隆索·费尔南德斯·阿维利亚内达。他嫉妒塞万提斯用第一部书得了声名和金钱，便写了个第二部传记，把假的说成真的，还把在去往萨拉戈萨路上与骑士和侍从结伴而行的我们，也都写了进去。不到一年前，这部书已经在塔拉戈纳出版了。这部书让我们所有人



忐忑不安，大家互相打赌，等着瞧西德·阿迈特或塞万提斯会不会用新的、更加前所未有和闻所未闻的冒险，来反击阿维利亚内达。我的故事本该到那儿就完了，可是不到四个月前，回格拉纳达家乡时，我在一座客栈遇上了一位骑士和他的随从。骑士是个又高又瘦、面色忧愁的人……”

讲到这里，堂阿尔瓦罗·塔尔菲收住话头，喝了点酒，然后，讲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在场的仆人都目瞪口呆的故事。

堂阿尔瓦罗接着说：“随从是个样子粗俗、面色黝黑的汉子，腿细长，眼光忧郁。主人，我说过，不像人，简直是自己一幅活脱脱的画像。这位骑士听说我的名字后，问我是不是确认这个名字，还对我说，知道这一点对他很重要。接着他问，我是不是见过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我说见过，还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是我带他去参加在萨拉戈萨举行的骑士比武大会的，不到一年前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正在托莱多疯人院里疗养呢。骑士专注地听我讲，掂量着我的话，审视着我的衣服和我的表情。对这些细节估量一番后，他问我，那个叫堂吉诃德的人跟他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说，真的没有，两人一点也不像。他还问，那个堂吉诃德是不是带着一个叫桑乔·潘萨的侍从。我说是，还说，虽然那侍从有说话逗乐的名声，可是说真的，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点儿逗乐的话。陪着这位骑士的仆人一直听我们交谈，没有开口，恰恰这个时刻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说，当然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有本事说逗乐话的；说那家伙可能是个大奸人、下流胚和盗贼，三者集于一身；还说，他才是真的、唯一的、不可模仿和经过检验的桑乔·潘萨；同样，在场的那位堂吉诃德才是真的、著名的、英勇的、机敏的、痴情的、替人报仇雪耻的、救助孤儿和幼童的、保护寡妇和令小姐心碎的、将无可比拟的杜尔西尼娅·德尔托波索视作唯一主人的堂吉诃德；还说，世界上除了那一位没有别的堂吉诃德，除了他本人也没有别的桑乔。骑士说，是

这样，并且深深地点头来证实：‘堂阿尔瓦罗，确实如此，世上没有另一个我。’我吃惊得要死，又高兴得要命，因为就在那儿，在路上，我才明白，他们才是地道的正根，才是不可混淆的堂吉诃德和桑乔，因为那三言两语中的逗趣话，比我在那些天里听另外两个人讲的话里要多得多。于是我说出了真心话，请他原谅，因为就是紧追好人堂吉诃德的那些魔法师，变出一个坏的堂吉诃德紧紧追赶我。我一再对他说，我只希望，既然我离开时这个恶人堂吉诃德关进了托莱多的疯人院，那就一辈子也不要把他放出来。我感谢老天，让我见识了真堂吉诃德，见识了好的堂吉诃德。那时他对我说：‘我不敢说我是那个好的，可我要说我不是那个坏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希望您知道，我的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先生，我今生今世没有去过萨拉戈萨；不仅如此，在我得知那个假冒的堂吉诃德到了那座城的马上比武大会时，为了揭露他的谎言，我就没想进城；于是，我直接去了巴塞罗那，那是礼节的档案馆，外来人的临时住所，穷苦人的济贫院，勇敢者的聚居地，受辱者的雪耻地，令人愉快的牢固友谊交往地，就位置风光而言也是独一无二的。还有，虽然我在那座城里遇上的事情不太愉快，甚至极其痛心，不过能够到那里游历一番，也就排解了心痛。总之，先生，我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就是有口皆碑的那个人，不是想盗用我的名字，用我的思想为自己捞取荣誉，用我的英勇事迹给自己贴金的那个懦夫。出于骑士为人应有的样子，我求您，您是否能在当地行政长官面前说明，您到现在为止的一生中没有见过我，我也不是在塔拉戈纳出版的第二部书里写的那个堂吉诃德，我的侍从，这个桑乔·潘萨也不是您见过的那个人。’我们这么说好了，吃完饭后，那里行政长官来到客栈，我当着他的面确认，那位骑士绝对不是阿维利亚内达写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里出现的那位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行政长官公



事公办，按法律程序具结文书，以为凭证。<sup>①</sup> 当天下午，我就离开那里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在一起不过几个小时，可是足以让我弄清了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那天，我们还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在那段时间里，他跟我讲了杜尔西尼娅中魔法以及怎样给她解除魔法的事，解除的方法是桑乔·潘萨必须自己抽自己三千鞭子；还讲了他在巴塞罗那败在一位骑士手下的不幸，那位骑士惩罚他，叫他回去待在家里，一年之内不许再披挂成骑士，不许出村。堂圣地亚哥，这个漫长的故事到这儿就完了。诸位肯定说，在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纳遇见的堂吉诃德是真堂吉诃德，这个反正我不相信，因为相信这位骑士会改变发下的誓言，等于是相信不可能的事。诸位最好认为，诸位看见的那个人，可能是在我不幸的最坏时刻见过的那个人，可能是人们以为他有理智，把他从疯人院里放出来了；要么就是，我怀疑，他逃了出来；我真想去拉阿尔穆尼亚，抓住他，再把他关起来，虽然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他到处乱跑，玷污没有被人解下护马甲的某个人的名字。我相信，我离我认为的真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住的村子大概不太远，因为我们就是在附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见和分别的。我想去找他，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他，等到惩罚期限过去以后，他好去寻找冒名顶替的那个假堂吉诃德，跟他决斗，打败他，将长矛狠狠刺进他的眉心，就像赫克托尔、阿喀琉斯<sup>②</sup>和所有在特洛伊城墙脚下与敌人交战的人那样。”

在场的人听了堂阿尔瓦罗·塔尔菲这番说明，无不万分惊讶，口中连连称是，同时眼巴巴地等着堂圣地亚哥·曼西利亚说点什么。可是，挎着金银细工剑的这个年轻人只是瞪着凶狠的目光，嘟哝了一

---

① 本段译文参考了董燕生译《堂吉诃德》，第970～97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杨绛译《堂吉诃德》下册，第420～4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月。

② 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均是希腊传说中人物，特洛伊战争的英雄。

句谁也听不清的话。

但是，谁也不像参孙·卡拉斯科学士那么惊讶。听到说自己是打败了堂吉诃德那位骑士，他觉得堂阿尔瓦罗讲的整个故事是好的，可信的。他也知道，写了假堂吉诃德的第二部是存在的，那是真堂吉诃德本人回家后，亲口告诉他的，包括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刚刚讲过的其他故事。于是他想，过一会儿找一个角落，把自己是谁和堂吉诃德是怎么死的，悄悄地告诉堂阿尔瓦罗。可是，他又不想放弃向年轻的堂圣地亚哥提几个问题，好设法猜想他在拉阿尔穆尼亚看见的是谁，那个人为什么要盗用不是自己的名字。

“哎，先生们，听诸位讲这些事真是三生有幸……”

大家看了看这个还穿着学生服、刚进来没多会儿的年轻人。参孙·卡拉斯科不得不通报自己是谁，但没有说他知道的关于堂吉诃德的事。他不怕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在流传的第一部传记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所以，没有人能认出他来。

“我叫参孙·卡拉斯科，来找一个几天前离家出走的人，要告诉这人一个口信，他的一个女朋友把自己的生命都寄托在这个口信上了。朋友们，我也读过写第一位、也是真堂吉诃德的书。第二位堂吉诃德的事，是听人说后知道的。我觉得第一位极其有趣，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的语言中，还没有写出能跟他比美的。对第二个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刚说了，不了解。不过，如果说堂阿尔瓦罗说的是事实，我不怀疑。您，堂圣地亚哥，您说的也是如此，它只能说明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堂吉诃德，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既然好的关在自己家里受惩罚，那就是坏的盗用了他的名字在到处活动，把许多事情安在他的名下，这些事情不配叫事情，而是真正的恶行。那么好了，咱们得认真想想这么个问题。如果好的堂吉诃德是我认为是的那个人，那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他也不会让人打败。所以，您说的落下马来引退家乡的那个人只能是那个坏的，继续骑在马上



的那个只能是那个好的。因此，堂圣地亚哥，我想请问，准确地说，您能肯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堂吉诃德吗？如果那地方离我要走的路不太远，我要到那儿去见他，加入与他本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行列。所以我宣布，我站在有人在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纳最后一次见过的那个堂吉诃德一方。”

刚才，堂圣地亚哥被堂阿尔瓦罗的话说得不知所措，此刻又被学士的话煽起了情绪，他打起精神，鼓动学士上路去找堂吉诃德，说：

“一切都很奇怪，堂阿尔瓦罗。现在我告诉您为什么吧。您，卡拉斯科先生，忙您的事吧，去找堂吉诃德，对此他会非常高兴。要知道，您要找到的那个人是那个好的，不是那个坏的。还请您告诉他，在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替他交信之前，您碰上了他，因为据我所知，叫埃尔托波索的那个村子离这里很近。”

学士又狡黠地问道：“跟我们说说，您遇见他时，他身体和情绪怎么样？”

“身体嘛，因为他说干的事业非常艰苦，有点小毛病。可要说情绪，虽然总是忧郁，但没有人能找到比他更精神焕发、更健谈和更有趣的骑士，也找不到比他更不自负和更不高傲的骑士。因为，虽说那些地方都有人了解他的故事，但他与那些好夸耀的大兵相反，从来没见过他利用哪个故事捞取好处；他也不通过讲故事抬高敌人的身份，夸大敌人的数目，借以说明他打败敌人有多么高明。恰恰相反，他特别喜欢说环境和魔法师怎么耍弄他，让他把风车或羊群混同于敌人，而他又找不到办法来对付那些居心不良的魔法师，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请注意，堂阿尔瓦罗，一开始让我对您讲的故事不知所措的，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在我发现堂吉诃德抱怨的所有事情中，确实有出现在他面前、您提到的那个化身。这个化身在世上与另一个桑乔配成一对，做了那么多蠢事，胡诌了那么多冒险。这

些蠢事和冒险极其空洞无物，不是建立在理性和智慧之上，不是建立在勇气和大胆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理想和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纯粹而明显的愚蠢之上。他确实对我说过，盗用他的名字在世上游荡的那个谎话连篇的堂吉诃德，就是塔拉戈纳那地方那位作者写的那个人。他才是西德·阿迈特·贝嫩赫里说到的、塞万提斯先生在已经大名鼎鼎的书中公之于众的唯一真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等到关于他的英勇事迹的第二部传记出版时，同样会名声大噪。”

卡拉斯科学士和堂阿尔瓦罗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也没料到堂圣地亚哥是个十足的骗子。于是学士想，这家伙可能了解一些比较确切的情况。因此，我们的学士问道，在堂圣地亚哥与堂吉诃德进行的谈话中，堂吉诃德是不是跟他讲过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家里还有什么人，比如有没有外甥女和女管家，是不是有一笔相当大的家产能让他过那种悠闲日子。学士还问道，堂圣地亚哥是不是想起问他，他离开家乡出游争取流芳百世，为什么他传记的著作者不愿提起他家乡的名字。

“家乡的名字他一个字没说，我也没想到问。不过，他说到了在那个地方虚度年华，感叹没有在青春年少时早早地离开那里，结果，把或许应该在年轻时做的事拖到了晚年。所以我要说，他对冒险有着无限的渴望，担心自己光阴苦短，明知如此，没有多少时间可浪费了。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就说，村里的人他谁也没说到，连家里人也别说。他根本没提父母现在和过去是干什么的，也没提女管家和外甥女，这些人在写他事迹的文字里都出现了。他似乎只关心自己的游侠骑士生涯，好像只有在离开那里的时刻他才开始是个人，而以前不是。一个有两种生活的人。一种，是成为骑士以前，那种生活他记得的很少或一点没有，或者说，没什么可说的；另一种，是他当时过的那种，是那种美好的、短暂的、痛苦的和艰难的游侠骑士生活。”



堂圣地亚哥的话激起一场争论，犹如对一个神学问题一样，聚在一起的人分成了拥护一个堂吉诃德和另一个堂吉诃德的两派。要想让人认为两个事实都是好的，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即使两个事实都不是谎言，也只能有一个是好的。

接着，那个对猫着迷的人又说到堂吉诃德与桑乔·潘萨之间的关系。

人们平静下来后，堂圣地亚哥继续说：“从读过的东西来看，我认为骑士堂吉诃德并非总是尊重他的侍从，他整天责备和训斥他，不是命令他住嘴，就是纠正他的言谈举止。而侍从呢，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不满，但总是以一个好仆人的温顺态度听着这些斥责。可是现在，他们似乎同呼吸共命运了，更像是同一支队伍里的战友，而不像主子和臣仆了。似乎两个人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看法，好像堂吉诃德把他的疯癫传给了侍从，侍从也把他的好感觉和好言语传给了堂吉诃德。这样一来，如果说在我们见过的第一部传记里，听他们俩讲话让人舒服和开心，那么现在他们的讲话是那么令人着迷，我想他们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脑子里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他们之间的一切麻烦似乎都非常好地化解了。”

堂圣地亚哥那些谎言（既然参孙·卡拉斯科把唯一的真堂吉诃德埋葬了，那些话就只能是谎言；在那种场合他没有必要承认，他本人同样是假冒的参孙·卡拉斯科，因为他根本不能想象他们埋葬了一个假堂吉诃德那种笑话），那些瞎编的鬼话，让学士惊诧和发笑。既然堂圣地亚哥谈到的那个骑士那么机敏和优雅，那就不可能是阿维利亚内达笔下那个愚钝的堂吉诃德，也不可能是那个好的堂吉诃德，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学士猜测，是一些爱开玩笑的模仿者出于好玩和开心，化装成那副样子到处奔走，而且化装得惟妙惟肖，简直可以和喜剧演员相比美——喜剧演员就能完美地模仿熟人的说话和表情，甚至比真人本身还像真人。然而，有一点让学士陷入沉思，

那就是关于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表现怎样，关于战败怎样让骑士恢复了理智，关于回村怎样让侍从变成了疯子，反而鼓动幻想过田园生活的主人，堂圣地亚哥刚刚在这些方面讲的那一切，他可以认为是好的，因为自从堂吉诃德回家到死去那些日子里，事情确实是这样。

为了看看堂圣地亚哥会瞎扯到什么地方，还会胡诌什么谎言，卡拉斯科学士又问那位阿尔卡里亚人：

“哦，我的堂圣地亚哥先生，既然不到一个星期前，您有幸在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娜跟堂吉诃德交往过，虽然只是一夜时间，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不是跟您讲过进行的新冒险，像过去写出来的其他冒险一样，这些新冒险我们肯定很快会在书上看到，而且堂吉诃德本人认为是真的？”

堂圣地亚哥说：“会给诸位讲几个，而且非常乐意讲，没有什么比讲这类事更让我高兴的了。不过我刚才说了，找不到比他更机敏、更不自负的骑士了。谁要是问他的冒险经历，他总是保持沉默，免得人家以为他高傲，吹嘘自己的战绩。每当这时候是桑乔·潘萨来讲，要不是知道他俩不会说谎，那些冒险真地难以置信。所以，侍从不仅对我们讲了第一次出行的冒险，还讲了许多最新冒险。例如，在一个叫做巴拉塔里亚的地方，他刚刚放弃了一个海岛总督的职位，那是一位公爵给他的。公爵敬仰他主人堂吉诃德，像招待真正的王公一样，请主仆二人住进城堡，用美味佳肴供养了三个星期。”

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像村里所有人一样，对这些新冒险一清二楚，听到这里，不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如果说，那人说刚刚在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娜遇见堂吉诃德是在说谎，因为他已经死了三个月，就是他们村里人亲手埋葬的，那么，说桑乔当过总督则绝对不是说谎。这件事他只能是直接知道的，或者是从了解这些事的人那里知道的。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听那人说到这件事，也吃惊地站



了起来，因为当总督那段冒险他是听桑乔本人亲口讲的。难道关于真堂吉诃德的第二部传记已经出版，在那一带流传，而他们这些人还不知道？难道有一本关于新冒险的书，传到了托德西利亚那位作者笔下那个假冒的、骗人的堂吉诃德的手里，他像肆无忌惮地将第一部的冒险据为己有一样，将第二部的也据为己有，并且逃出了疯人院在田野游荡？

卡拉斯科学士取乐的兴致顿然全消。如果说此前他想出的一些玩笑和是非，是为了揭穿堂圣地亚哥的谎言和把他赶走，此时他可是认真考虑了。他思忖：“这里边有猫腻，可我看不出是哪种。或者有骗局，可我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因为对任何人也没有好处。或者是老天想要传播堂吉诃德的病，把它传染给地球上所有不幸的人，可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于是，参孙·卡拉斯科壮起胆子问道，话语中少了许多炫耀，多了几分严肃：

“堂圣地亚哥先生，您是说桑乔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海岛，得到后又放弃了？既然为得到受了那么多苦，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只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他不适合当总督，他生来无拘无束，不愿意受约束，也不愿意像‘提溜到外边去’医生那样剥夺别人的自由。那位‘提溜到外边去’医生剥夺了他随意吃饭的自由，当总督期间把他饿得饥肠难忍，差一点命归西天。不知道他因为是‘提溜到外边去’那个地方的人，本来就姓这个性，还是因为他整天阻止他吃这吃那，每次送上来什么吃的，他都来一句‘提溜到外边去’或‘拿开’，才有这个姓。”

参孙·卡拉斯科陷入了沉思，反复想着刚刚讲的那些事，没有兴致把一开始就是连篇谎言的谈话进行下去，这已经是玄学问题。也许是害怕正在跟精通隐秘和不可能事情的撒旦<sup>①</sup> 本人讲话，他只好

---

① 撒旦，基督教中的魔鬼、恶魔、魔王。

保持沉默。

就在此时，客栈主人提着满满一筐无花果走进来，对学士和所有在场的人宣布晚饭来了。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女仆端着一个大托盘进了屋，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欢迎。只有参孙·卡拉斯科除外，原来他认出那女仆竟然是女管家基特里娅，不禁惊愕得目瞪口呆。

见到学士，女管家差点儿把盛着六只冒热气牛蹄的大托盘掉在地上。学士悄悄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暗示女管家别说出他是谁，还打手势告诉她，过一会儿俩人平静下来时，再单独说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吃晚饭时，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犹豫起来，要不要把自己是谁、以及堂吉诃德已经死亡的事，极其谨慎地告诉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因为他觉得，听堂阿尔瓦罗讲的真话和堂圣地亚哥说的谎言都是可疑的。他本人特别爱耍笑人，因此开始怀疑，那一切是串通好了来取笑他的。他在那里听了那么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真话和假话，如果说，真话让他诧异，假话则令他警惕。

年轻的卡拉斯科看着格拉纳达的骑士静静地吃晚饭，不与任何人说话，也许在思考那里讲过的一切。如果说一方面，他不认为堂吉诃德是个会违背誓言的人，违背誓言会玷污他的名声，这个想法让他决定说出自己是谁；另一方面，理智又劝他不要在这个场合暴露自己的身份。从那座客栈显示出的情形来看，当时在拉曼却一带，怀着五花八门目的的疯子正在成倍增加，千万别让人家以为他也是这样的人。学士想：“如果我告诉他堂吉诃德已经死了，朋友的名誉就保住了，堂圣地亚哥就不会在那儿瞎说，他见过一次真堂吉诃德，而实际上，那个堂吉诃德是假的。可那样的话，他可能会把我当成疯子，他信不信我，这一点还不清楚，因为他在拉阿尔穆尼亚跟一个他认为是真堂吉诃德的人在一起，这好像是确实的。这样一来，他会继续说，那个好的、我的、我们的、已经死去的堂吉诃德，像那个坏的一样坏。如果我什么也不说，我的名声倒不会有什么损失，



可那就等于我容许堂吉诃德的名声受到贬损，最后，像沙子堆成的墙壁一样轰然倒塌。”

学士设想，第二部真实的传记出版后，堂阿尔瓦罗最终能够看到。他想：“出版的时候，一定会把今晚在这座客栈发生的事情写进去，真理最终将不会受到损害，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它将让我们每个人适得其所。”于是他决定，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确实不仅是堂吉诃德的真正朋友，而且就是在巴塞罗那打败他的那个人，对任何人只字不提。

骑士们吃完晚饭，互道晚安，有房间的人各自进去安歇。学士等着客栈安静下来，好跟女管家说话。

炉火、大灯、粗蜡烛和油灯渐渐熄灭，只有泥碗里一只小油灯，依然在厚厚的油层上闪着光。

基特里娅用围裙擦着手走进来。

“您跑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干什么？为什么不许我跟您说话，非要偷偷摸摸的？难道是跑出来的？”

学士说：“我没跑，你才是跑出来的，我来找你。明天跟我回村吧。我不想让你说出我是谁，咱们这位好堂吉诃德引起的乱子你都看见了。似乎在他经过和那本传记传到的地方，都引起了人们想入非非，弄得他们像他一样这么胡言乱语。”

接着，他把安东尼娅请他转达的话一句不落地告诉她，还说了安东尼娅一生的烦恼，以及从她失踪以后，姑娘整天郁郁寡欢的样子。

基特里娅失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好像在出走的那段日子里，一直等着适当时机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基特里娅一边哭，一边用裙边擦眼泪，参孙·卡拉斯科由着她发泄。最后，她重新振作起来，说：

“不行。我要留在这儿！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我本来想到塞

维利亚，再想法子去秘鲁的亚松森。<sup>①</sup>可是路过这家客栈时听说，由于我那好心的吉哈诺先生的缘故，他们需要有人帮助照料这么多客人。听说后，就跟客栈主人说了，他又跟他妻子说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说是没有。又问我，怎么会一人出门，连行李也没有。我实话告诉了他们，说我一直在一位绅士家当仆人，绅士刚刚死去。我的上帝！如果我这儿的主人知道是哪位绅士，一定会把我放在高台子上，让人们像集市上的稀罕物一样远远地看。我说，我不是逃出来的，是为了挣钱养活自己，我人穷，真的没有行李。他们说，不明白穷人怎么有那么好的母驴，问我是不是偷的。我说不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请人送回去。问我是不是送回家里。我说不是，我没有家。”

学士打断她说：“基特里娅，这就是你说的真话？你在翁托里亚没有家吗，出走那天你不就是去看家里人吗？安东尼娅不是上百次跟你说过，她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应该留在那儿吗？”

女管家一边抽噎，一边难过地说：“她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些年我已经看清楚了。您不能这么说，您不了解她。安东尼娅脾气太坏，反复无常，心狠，任性，主人在世时都不服管教，主人不在了，她肯定会霸道。她小气，一点不同情人。她妈妈死了，爸爸跑了，她自己不是在宫殿里长大，这些事我们谁也没有过错。她舅舅活着的时候，她听我的话，要么是假装尊重我。可她舅舅死了后，我在她身边会怎么样？在客栈这段时间，人家比主人死前我在那个家过的二十七年还尊重我。”

“基特里娅，这会儿怨恨迷住了你的眼。没有人像你说得那么坏，人是会变的。安东尼娅太稚嫩，吓得提心吊胆。你在翁托里亚不是有母亲和兄弟吗？如果你跟她真是处得这么不好，我同意不回

---

<sup>①</sup> 秘鲁的亚松森，西班牙统治时期，亚松森由秘鲁总督辖区管辖。



她那儿。可你得回家呀。怎么能一辈子当客栈女佣呢？”

“那儿的人那么穷，就是想，我也挣不到一碗饭吃。留给一个单身又不幸的女人的苦处，没人能完全知道，更别说这女人不是年轻姑娘是老太婆，长得挺丑不漂亮，笨嘴拙舌不会说笑话，态度生硬不柔和了。不错，我是去看了兄弟，看了妈妈，但一点儿不想待在那个家里，也不想出走。只想清醒清醒脑子。家里人热烈欢迎我，哥哥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家，想回来我们欢迎，可是年景不好，这儿拉家带口人太多，早晚你得自己找地方挣饭吃。这倒也是真的，那是个连虱子都吃的家。听他们说这话，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跟他们说：‘我空着手来的，下午还空着手走。我需要安静点。我的一切都留在那儿了，我觉得够了，甚至还多了，因为我主人堂吉诃德在遗嘱里没有忘记我。’就是刚才没有一小块地方让我安身的那些人，一听说遗嘱这俩字，就想一五一十地打听给我留下了什么。也难怪，大概没见过什么人比穷人把别人的钱财算得更清楚了。这真叫人寒心。我说，我主人要把欠我那么多年的工钱都给我，另外再加二十杜卡多，让我做件连衣裙。”

学士大声说道：“哦，明白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争执了，你和安东尼娅为遗产吵架了。遗产你是得不到了，她的箱子里一个小钱也没有了。”

“那会儿发生的事，您休想再知道什么。我从来没跟安东尼娅争过一分一文，今后也不会争。多一件少一件衣服，又能减轻多少不幸？问题是一分钟之前还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碗的家里，一知道我可能是带着钱来的，马上所有房间就都对我敞开了，看见这个叫我寒心。我对他们说，来翁托里亚不是要留下，是要看看妈妈，人家跟我说她病了。离开我们那个村，不知道怎么就上了这条路。其实，我只想远远地离开那儿。这时我才第一次非常理解我的吉哈诺先生，理解他可能遗憾的事情。随着把我熟悉的东西甩到后面，

我心里越来越轻松，因为没有人能比自由走自己路的人更幸福了。”

“基特里娅，家里人对你这么坏？”

“别逼我再说这事，除了应该知道的，也别想知道更多，每个人都得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谁要是知道了，这秘密对他没好处。要是硬从人家心里掏出来，对把它藏在心里的人也没好处。请转告安东尼娅，谢谢她的好意，可我要留在这儿。别忘了我跟您说的话，那姑娘不好，要说她舅舅做了疯事，将来她做出的疯事，一定让舅舅的疯事还像是小巫见大巫了呢！凡是严重的事情，都是由来已久的。”



## 第二十一章

那一夜，学士按照事先约定睡在草垛边。天快亮时，他起了床，决定不管基特里娅同意不同意，不管用强力还是痛痛快快地，也要把她带回去。为此，他把一切押在自己的智慧和过一会儿驾驭事态而采取的办法上。

然而，他找到基特里娅时，她已经洗好了脸，备好了母驴，坐在客栈院子里一个石凳子上，等着学士带她回去。她已经跟客栈主人和他老婆告别过了，他们为失去这么好的驴子和这么听使唤的女仆感到遗憾，同时对这么匆忙离去的原因感到奇怪——基特里娅又不愿说明，也对她那神秘、从未说明的到来感到奇怪。

女管家对学士说：“参孙先生，我又好好想了想。这种生活不适合像我这样习惯了自己管自己的女人，要说那个家里有一个疯子，那是真疯子。可这儿，每天至少有十个疯子来往，都是假的。这还是刚开始。我要能把这几个月见到的情形说出来就好了，可又说不清。我一直为我可怜的吉哈诺先生叫苦。这些人把他变成了所罗门国王。带上我吧，老天保佑，但愿安东尼娅那些恳切希望是真的。我爱她像我自己的骨肉一样，再说，知道她是我主人的骨肉，不可能不爱她。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吩咐了。”

过了一会儿，客人们陆续醒来，准备离去的人们吆三喝四，客栈一片喧闹。

学士让基特里娅等着他，他去找堂阿尔瓦罗·塔尔菲。学士见他穿着旅途上用的衣服，正等着仆人备马鞍。昨天夜里，经过认真思考，学士决定跟他谈谈。他想，假使堂吉诃德活着，他一定喜欢这

样做。他把堂阿尔瓦罗拉到院子一个角落，单独对他秘密地说：

“堂阿尔瓦罗朋友，生活把您放在了两部传记中，一部好的，一部坏的。在一部中，您跟一个坏的堂吉诃德一起出现，可是，命运使然，好的堂吉诃德让您别上当受骗。并非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运气，手边有两端可以选择，有两条道路可以放弃一条。生活可能还想把您变成另一部传记的主角，这部传记就等着送去刊印了。它把好的和坏的混在了一起，因为咱们都明白，坏的和好的都不纯粹，没有没有一点坏的的好的，也没有没有一点好的的坏的，也没有坏到没有一点好处的书。堂圣地亚哥说在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娜遇见的那位堂吉诃德是谁，我不知道。可能是您先认识的那个，是假的，粗俗的，也许是另一个。我不相信那个人，不喜欢他的相貌，那副斜眼，还有眉毛上那道刀疤。坏的仿制品，甚至好的仿制品，也比原件容易得到得多，制作幽默画比真画像简单得多。所以，堂吉诃德只有一个。从现在起，咱们得逐渐习惯见到一个军团的堂吉诃德。如果说好的堂吉诃德的举动是疯癫举动，那是他的。当然，疯癫也常常是半个真实，靠半个真实生活比靠一个完整的真实生活要容易得多。但是，咱们的堂吉诃德的疯癫是如此纯正地属于他的，是如此特有的，如此有根据的，如此有道理的和如此可以理解的，如此受到赞扬的。所以，咱们不能认为是半个真实，而是整个的真实。这个整个的真实促使他要保护弱者，制服强大的巨人、卑劣者和怯懦者的横暴，使世界达到和谐。如果说攻击风车是疯癫，那么促使他这样做的理由则不是疯癫。我的意思是说，他那英勇事迹的疯癫部分如同所有疯癫一样，但是那理由部分却不是这样，那只是他的，是纯正和可敬的。他那正义的渴望在所到之处播撒的不正义是另一回事。例如，他维护没道理地鞭打自己的人，维护由于他的维护而受到加倍惩罚的人。这样一来，堂吉诃德干预之前遍布世界的非正义反而成倍增加。就是这种事情，促使我干预他的生活——



这我会讲给您听。因此，我要对您在托莱多疯人院看见那个假堂吉诃德，或者在拉阿尔穆尼亚平原上传播混乱的那个人说，只有疯狂举动成不了堂吉诃德，只有谚语和风趣话也成不了桑乔。堂吉诃德的动机是他的善心和他的忧愁，是他对不死和把这种生活带到死后的出征之地，以便给我们这个如此悲惨、如此渺小和如此短暂的世界带来一点永恒和一点欢乐的那种渴望。他是疯癫，但是，如果在未来岁月什么时候想起他的时候，那不是因为他攻击羊群或钉在风车上，而是因为他相信，那不是羊群和风车，而是人类和理性的主要敌人，而且在明知不能战胜他们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至于桑乔，借用他的一句谚语，可以说“是个牛脾气”。他还健在，会把他认为适宜的事情讲给咱们听。因为我不相信，今天的桑乔还是开始给主人当差时那个桑乔。总之，堂阿尔瓦罗，我不想再跟您多说。如果说堂吉诃德是为反对一切不正义而战斗，现在您也这样做吧。不要相信他打碎了自己出征的诺言，如果不是死神牵了他的手，他一直是抱有出征的愿望的。不是堂吉诃德打碎了诺言，是他中途打碎了自己的生命，死了。堂吉诃德死了，不能复生，埋葬在他的村里，就是我那个村子。请记住我的名字，寻找第二部传记吧。我不怀疑它已经出版了，因为拉阿尔穆尼亚那个假堂吉诃德正在传播的冒险，只能是通过第二部知道的。就我来说，我认为，拉阿尔穆尼亚那个人不是您在疯人院看见那个人，可能是另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冷冰冰的，而这个人看来喜欢函件和抒情诗。别忘了我的名字，参孙·卡拉斯科，本来快当教士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的世俗才能派什么用场。如果像我想象的那样，第二部写得像第一部那么一丝不苟，那么您在字里行间会看到我。因为您知道，在巴塞罗那海滩战胜堂吉诃德的就是我。如果上帝让咱们多活几年，您也许能看到第三部。这第三部，总有一天我本人一定要写，把所有这些事都如实记录下来。这是因为，任何人也不能对事情一锤定音，两个人也不可能对

事物有同样看法。”

堂阿尔瓦罗·塔尔菲非常专注地听着学士对他讲的每句话。如果说最初他以为，学士不过是充斥于拉曼却各条大道的众多疯子里的又一个，像伊阿宋<sup>①</sup> 觅取金羊毛一样在探求路径，现在他想证明这一点。由于他从堂吉诃德嘴里了解到战胜他的那个对手的名字，于是向学士问起了这个细节。学士答道：

“在那里打败他的时候，我叫白月骑士。您还是去读第二部吧，我猜想，它一定在世上到处流传了。那里边肯定也讲了我化名镜子骑士，想打败他，把他带回村那一次的故事。他发现了我在紧要关头对我发动攻击，他的长矛异常迅猛地刺中了我，我从马屁股上摔下来，重重地跌落在地，以为自己死了。他掀开我的头盔，见是他的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就是我的脸，他惊讶得难以形容。为了开玩笑，头天夜里我跟他说，我在另一个场合打败过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他以极好的判断力和记忆完全否认，还提醒我说，我认为打败过的那个人，是个有他的外表的中了魔法的人，是他的某个对手，他故意让遇到的第一个人打败，唯一目的就是败坏他的名声。他正要用矛尖刺我喉咙，我的侍从，也是我们村的邻居，他侍从的干亲，急忙跑过来把话说明，他才知道差点儿铸成大错。原来，他以为我是他的一个对手和魔法师，假扮成我的样子，想要打败他。他饶了我的性命，叫我发下誓言，到杜尔西尼娅面前说明，我败在了她的爱慕者手下。最后，他把断了两根肋骨和因为战败而羞愧的我给放了。”

堂阿尔瓦罗的仆人们早就来了，告诉他马已备好，住店的钱已经付过，只等他动身了。可这位格拉纳达的骑士还不想走，而是一再跟参孙·卡拉斯科告别。

---

<sup>①</sup> 伊阿宋，希腊神话人物，忒萨利亚王子，曾率领亚尔古英雄到海外觅取金羊毛。



“我忘不了您的大名，一有机会我就到能去的地方去找那本书。如果您愿意，我只想简单地打听四件事。堂吉诃德是因为什么、怎么样和什么时候死的？他那村子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哪天我要到那儿去，向他外甥女和女管家表示哀悼，顺便结识一下他生前那么多的好朋友。”

“因为忧愁而死，医生们找不出任何致命的病症。怎么死的我也告诉您，是在恢复理智时像基督徒一样死去，使家里人和朋友得到安慰，使一些人得到鼓舞，所有人得到慰藉。时间是三个月前，就埋在了我们那地方。要说地点嘛，因为会有很多疯子要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到那里去，我要求您对我发誓，在有生之年不把地名透露给任何人。”

堂阿尔瓦罗·塔尔菲点点头，意思是他发誓决不泄露，参孙·卡拉斯科这才告诉他。

“如果您什么时候想过来看我们，我将非常荣幸地陪您，并把与这位伟大骑士同生共死的人介绍给您。不过您别忘了，如今，我们家乡的名字是比耶稣最后晚餐时使用的圣杯还要大的秘密，因为我们的安宁和不要有堂吉诃德那样的结局，可全都取决于这个。生活是怎样主动毫不费力地书写了我们的故事，而且比最精心描写的小说还要好啊！为了让您对此感到惊讶，我还要告诉您，这会儿坐在石凳上等我、昨天给咱们送晚饭的那个妇女叫基特里娅·罗梅罗，是堂吉诃德的女管家，而且或许是最了解这位骑士的人。现在，有许多书在世界上刊印，写的是堂吉诃德的传记，作为传记的主要部分或者点缀，肯定会全部或部分地写到她的故事。如果您事先没有在哪本里读过，哪天您到村里来的时候，我给您讲讲。”

堂阿尔瓦罗没有时间，不能留在那里打听那些事了，也许将来到时候会知道的。他拥抱了学士，感谢如此推心置腹的谈话，翻身上马，暗自庆幸——正像他的新朋友说的，生活给了他补偿，在行

程中的某一天，让他了解了好人堂吉诃德。

他们一起离开客栈，塔尔菲一行奔向格拉纳达，参孙和基特里娅回自己的村子。一路之上没什么可说的事情。天色渐晚，地平线上只剩明黄色有光轮的片片火炭的时刻，参孙和基特里娅到了家。进了村子，一看见家乡的屋顶，高兴时也爱哭的女管家静静地流下了新的泪水，学士赶忙安慰她。

“基特里娅，别小孩子气。一路上你总是哭。别哭了，这是个好日子。想想看，你在那些地方会怎么样。上帝想给你的东西都在这儿呢，不管是多是少。屋子，吃的，喝的，朋友，干净衣服，你干的活计，不管好坏，这儿附近还有属于你的家。你没有别的家，也没去找过别的。让世上那些吉诃德到他不在的地方去找他吧！你就留在你肯定知道他曾经生活过、人们会爱你的地方吧。到外面去找什么你在这里没有的、胜强百倍的東西呀？现在那么多人漫无目的的到处奔波寻找的东西，你已经找到了。”

基特里娅高兴地听着想听的话，一言不发，让学士说着。内心又向她提出了问题，但她心烦意躁，暂且把它们像埋在灰下一样埋在心底。安东尼娅那孩子会怎样接待她？今后她会像以前那样对待她，还是因为那次出走会更坏？生硬，粗暴，刺人？人人都想知道她为什么出走。她要把真正原因告诉他们吗？她要如实地说，她的堂吉诃德一死，那个家里就没有什么能留住她了吗？要如实地说，知道在那个家里永远也看不见曾是她心中的太阳的那个人，这让她痛苦得发疯吗？基特里娅暗自想道：“唉，人们要是知道了细高细高的、没模样的、一点不漂亮的基特里娅竟然爱了她的吉哈诺先生半辈子，那可就糟了。”她会受到嘲弄，人们会在她的窗下喧嚣不止。她会引起嘲笑，孩子们会在她走过时要笑她。她会无法走出家门，因为人们看见她会说：“那就是疯婆子基特里娅，比她主人的疯劲还疯。”在放任心中萌生那种爱的时候，她是怎么想的呢？一个端庄正



派的女人将怎样向他们披露她那痛苦的感情？

俩人见骑士的家静悄悄的，大门关着。参孙·卡拉斯科叫了门，基特里娅不安地等着女主人出现。塞瓦东磨蹭了一会儿才开门，看见女管家回来，不知说什么才好，也不知怎样对待她，但还是恶狠狠地看了看学士，同时把罗西南提和母驴牵进了马厩。安东尼娅立刻来到院子，跑过去拥抱基特里娅。可是，两个人还没有挨到一起便放声大哭，拥抱在一起后，又接着哭了好一阵子。

基特里娅心想，安东尼娅那种前所未有的哭是个好兆头，同时一直望着参孙，毫无疑问，是为此前对安东尼娅的极坏想法感到后悔，似乎是在对学士说：“忘了昨天我跟您说的这孩子那些话吧，那是一时冲动。”

参孙·卡拉斯科试图缓和那种激动情绪，轻松地说：“好了，女士们，平静点儿。看看准备点晚饭吧，冷餐吃的也行，我饿坏了，我家里大概都睡下了。”

安东尼娅不让基特里娅站起来帮她，径自去准备，她乐于伺候她。女管家对这个变化大为惊奇，没有表示反对。安东尼娅伺候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看着姑娘在厨房忙活了一阵，基特里娅才站起来，又哭又笑地——也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强迫安东尼娅跟学士坐着，而她则去体验那种乐趣——在各自位置再次找到最近二十七年间感到如此亲切的锅碗瓢勺的乐趣。

学士和女管家吃了几块凉的腌鳕鱼，两片奶酪。吃完后，学士告别了两个女人，让她们单独度过眼下那个互诉知心话的漫漫长夜，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静下心来，只见大小牲畜在马厩和畜栏里安睡，鲜葡萄汁在瓮里发酵，不知谁在一根横梁上倒挂着一串串东西，原来是在晾晒牛至和山里产的其他调味原料，鸡狗也不打搅那些死物的好梦。

基特里娅开口说道：“听我跟你说……”

安东尼娅坐在她对面，像小时候那样拉着她的手，那两只使安东尼娅的手无影无踪的异常宽大的手。

她们把两只水烛草小凳放在壁炉的火旁，两块圣栎木粗柴费力地闪着微弱的火苗，周围没有灰烬。家里到处都扫过，擦过，显得非常干净。那束火苗清楚地说明了家里严格的节俭。安东尼娅拿来一件毛料披风，盖在女管家肩上。往上盖的时候，基特里娅那粗糙、多年间饱经碱水腐蚀、火烤和操劳之苦的手，在寻找着她心爱女孩的手。

“我还记得你舅舅和我去马德里找你时候的样子，你比小兔子大不了多少。长得这么快，我简直不相信，你已经出落成一个女人了。你我之间从来没说过咱们的事。你用疏远伤害了我。安东尼娅，为什么你从来没爱过我？不是你妈妈我有什么过错？吉哈诺先生不是你爸爸堂费利佩有什么过错？”

安东尼娅露出要表白的样子，想说什么，女管家没让她说。

“实际上，我是受着极大伤害的人，忍受痛苦的人，每天都想死的人。你舅舅活着的时候，包括他疯癫的最后这两年，我常常自思自想：‘基特里娅，既然你把他当成你的，不是你的又有什么关系？你什么时候想看都能看见他，你跟他说话比任何人都多。’你一定知道，从十四岁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燃起一股爱。从那时起，这股爱越来越旺，直到他最后进了坟墓。这股爱，只能在我进坟墓时跟我一起死亡了。我看他身上什么都好，姿态，走路时那安详的样子，言谈话语中的思想，还有他那博学的知识。最初，他那么沉默，那么爱幻想，总待在他的书房里，坐在桌子前，手托着面颊，睁着眼睛幻想。我那时候还小，把他看成王子，觉得自己是公主，是非常尊贵的王公的女儿，甚至是国王的女儿，为了保住我出生的秘密，他把我送到了种田人的家。小女孩的胡思乱想！我想，不知



哪天，我们会看到村里来了一辆马车，我尊贵的父亲下来对大家说，这个基特里娅是我的女儿。这样，阿隆索先生就能娶我了。可是，我羞愧地从空想的浮云上走下来，心想那是白日作梦。在我走进这个家的这些年里，不论他那一方，还是我这一方，都没有一个动作或一句言语越过庄重和正派的界限。我，因为一直很害羞。他，因为随时陶醉在他的书本里，因为谁会爱上可怜的基特里娅呀，因为最后，竟然让这个大傻瓜说，爱上了埃尔托波索的一位公主。这真是一件大蠢事！因为据我所知，他可能是凭着道听途说爱上那个女人的。可我对他的感情是非常真实和非常现实的爱，这种爱害得我要死，同时又给了我生命。人都说，等我们身上的骨头一点点变冷以后，爱也会逐渐消失。不过，我可能是这个规则的例外，我活得时间越长，也似乎更爱她。我不渴望迷住他，年轻时都没能让他正眼看我，没能让他不但把我看成掌家的女管家，现在已不年轻，更办不到了。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他是我所做的一切的理由。经我手做的一切都让他欢心，我把他打理得像圣餐碟子一样干净，我像宝物一样照看他的衣服，虽说不是七盘八碗，我总是按照我知道的他的口味做菜做饭。开始时，就连书我都给他擦得干干净净，免得他吃进灰尘。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疯病钻进了他的脑袋。我想，疯病一定像是脑盖里的马，由着性子踢蹬他的脑髓，直到弄成像冷盘里的碎块块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死的时候，我觉得我悲痛得要疯，我的主人和主宰一下子就丢下我走了。要是至少有个人能倾诉这一切也好哇！连心里话也吐不成啊！你想想，跟每天都来家的堂佩德罗说这些多害羞呀！我说，要是不说，我就快憋死了。可对谁说呢？对你？不管我怎么想法做你的朋友，你从来没拿好眼色看过我。你根本不同意我做你的妈妈。我多喜欢你把我看作你的妈妈呀！最后，我的好阿隆索死了。他是安息了，可是，却让我整天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虑不安，把我拖病了。我想，甘心忍

受他的死算了。后来慢慢地好了，可我越来越觉得日子长得难熬。简直是活受罪！于是就去了翁托里亚。我觉得那儿的人都像外人，不知怎么就突然想到，要是远远地离开这里，最终就会忘掉我痛苦的原因。可是越往远处走，越想这个家，越想在你身边，越想待在留在这里的这些往事身边。这就是我的全部秘密。你，如果咱们要一起生活，我得把话跟你说明，你对我没有好过，我对你也没有好过。我想，这也不是你的过错，因为在爱这类事情上，心就像狗一样无拘无束，总要找最暖人的太阳。不过我还得跟你说，我出走的原因不是你，而是他，因为他死了。一个这么可怜的女人幻想得到像他的绅士身份这种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宝物，你对这个别有什么坏想法。可你刚才听我说了，爱情就像一只可怜的狗，到处寻找主人，不考虑是不是适合它。”

安东尼娅惊呆了，女管家袒露的心事的性质让她吃惊，更让她吃惊的是，她竟能把这件心事严守秘密这么多年，谁也没有一点察觉。她知道基特里娅对他舅舅全部的爱，关于这个，舅舅死后她们俩谈过一次，但她一直认为，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爱。

“基特里娅，俗话说得好，你真让我惊得目瞪口呆。上帝保佑，你说的这些，我和村里任何人都没能猜到一点一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舅舅知道回应你的感情就好了。如果那样，他现在就会还活在咱们中间，清清静静地照看他的孩子了，因为你心眼好，跟什么样的男人都合适。你说女人的心像寻找主人的狗一样，我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可常常是在找到以后已经晚了，这时才明白不合适。过一会听我说说，再把我的痛苦和你的比较比较，说不定到头来你要同情我了。因为在我看来，我在一步一步地走你的老路，只不过你的眼光盯着条件比你好得多的人，因此得到安慰。而我的眼光盯着的人，跟我门当户对，要是愿意，完全可以回应我，可他不这么做。虽说你敢对我舅舅敞开心扉，我舅舅拒绝了你，但是，你从这



里大概看不到轻蔑或铁石心肠，只看到管着咱们国家的良好风俗。就像俗话说的，‘如果要结婚，地位要相称，俗人别找绅士，绅士别找俗人’。

基特里娅想说，她对婚姻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因为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到处都有，都很幸福，而且不管国家和俗话怎么说，还会继续有。在另一件事情，就是向她舅舅表明心迹上，她也错了，因为向他表明那天距现在还不到两年，结果她舅舅非常善意地拒绝了。可是，基特里娅认为，也许等再有机会时，再把她伤心事的全部实情都诉说给安东尼娅更好，因为秘密不能一口气吐完，和解的路也不能一口气跑完，最好一步一步地走。于是，她让安东尼娅接上了正说的话头：

“唉，我多不幸啊，基特里娅！我得怎么感谢你回来，让我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呀！不让它吹吹风，就快要烂在我胸腔里了。你的不幸是爱上了门第超过你的人，我的不幸是爱上了门当户对的人，可他也拒绝了我。如果有一天，我对他的感情传到他耳朵里就好了。”

“安东尼娅，拿你和我比不公平。你年轻，又这么漂亮，村里的小伙子排着队到这儿来看你。你可以想在哪儿挑就在哪儿挑。你是你属于的那个人的女儿，从这两个月我见过的事情看，你是也许注定成为这个村最著名儿子的那个人的外甥女，你身体那么好，现在还有一笔很大的财产，那是留给你一个人、谁也不能说了算的财产。”

“哦，不，基特里娅，别说很大，你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样了。”

她用三言两语告诉基特里娅，现在全部财产都掌握在德马尔先生手里，他等着在教堂说一声“同意”，就让她摆脱贫穷。

基特里娅问：“你想过怎么办了吗？”

“那是根本不必想的事。可我害怕，或是我不让步，或是他不让

步，就全都归他了。”

“别吓唬我，安东尼娅。”

“上帝对咱们不公平，我也太对不起这个家了。我就在你面前，还没有死。接着说你的吧，基特里娅，我把你的话头打断了。”

可是，对于没有浪费泪水习惯的人来说，想不到安东尼娅却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极其伤心，想止也止不住。

女管家非常惊恐地说：“你出事了！”

安东尼娅抽噎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摇头否认，又点头承认。不知道什么事叫她哭，是不是以前从未发生、但已经与塞瓦东发生的事？还是与参孙·卡拉斯科没有发生、但可能已经发生的事？

最后，姑娘终于说道：“等着瞧吧，管家，慢慢来，一切都会清楚的。”

安东尼娅费了好大劲才说了这么一句。于是，女管家接着说：

“我刚才说，村里有适合你的小伙子，挑吧，你完全可以。眼面前就有学士，他跟我说，把教士服放弃了。他心眼好，又明白事理。在回家路上我就看出来。跟你挺合适的。”

“哦，基特里娅”，安东尼娅惊诧地压制住了喊叫。“你是算命的？他跟你说什么了吗，求你什么了吗，从你这儿套出什么秘密了吗，告诉你什么秘密了吗？看上帝份上，快告诉我，这关系到我的生命。”

“那么是指参孙·卡拉斯科学士？”

“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我都感到要死了。他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基特里娅，参孙跟一个佩德罗，一个蒂尔索，一个胡利安，一个罗克有什么不同？按这个顺序组成参孙这个名字的字母有什么其他名字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我听着这几个字母像笛子一样响亮？它有什么东西把事情弄成这样，梦中听到它我会惊醒，醒着时听到它会召唤我进入甜蜜的梦乡？这个名字是海上遇难者温柔的海滩，是



熬过痛苦夜晚的病患者的曙光，是迷路的旅行者远方的灯光，是伤心者的宽慰剂，是口渴者的清泉，是隐居者的玫瑰，是孤独老人眼睛里幼儿的微笑，是受伤者的神药，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我不知道人们在嘴里怎样念叨它而不像我一样绵绵无力。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是天国的门，是一座封闭的花园，整个是一支天使、天使长、能天使和主天使的合唱。一听到它，雾霭怎么就会消散，山林的猛兽怎么就会温顺，清晨就会放晴，流水怎么就会在百合中欢笑？那个 S 是燃着欲望的没药的香炉上面那盘旋而上的烟雾。我设想，那个 A 就是像我像不幸的梅里贝娅<sup>①</sup> 那样，从我房间为他放下的梯子。为了他，我愿意自杀；为了他，我愿意把世上的毒药全都吞下去——如果给我的话。有了它那个 N 形撬锁器，我心中就没有什么打不开的秘密。如果他用名字里第二个 S 给我戴上木枷脚镣，我会高高兴兴地戴在身上。在那个 O 里，我觉得好像是在对着一口井说话，看看当我对着井底发出声音，问有一天他会不会爱我时，有没有回声回答我。最后，一想到最后那个 N，<sup>②</sup> 我便彻底绝望，因为我从那里，好像是从鸭子内脏里一样，读出了大声喊出的一连串‘不’这种不祥的预兆。参孙，参孙，参孙，唉，悦耳声音中的伤感声音，多么悦耳的声音呀！如果没有其他的治病良药，我会永远不厌其烦地念叨这个名字，所以，我把它看作是药剂师的标记。我要用原张大纸把这个名字公之于众，让世界看到它创作得多么美好，并且像刺荆棘花的冠毛一样播撒到四面八方，把消息从热带传到潮湿阴暗的北方。基特里娅，我多不幸啊！基特里娅，我真想死。”

“哎哟，我的上帝，安东尼娅！我觉得是在听你舅舅讲话——愿他平静地安息。他在讲那些事情时，像你一样高雅。你怎么也这样

---

① 梅里贝娅，西班牙小说《拉皮条的女人》中人物。从自己房间放下梯子，接情人卡里斯托上楼幽会。

② 以上六个字母，是“参孙”的西班牙文拼写，即“Sansón”。

说话，好像我在听他说一样？既然你从来不肯听他讲课，是谁教你说话这么美妙的？我不识字，也不会念书，可那是多么华美的词句呀，安东尼娅！不过，疯病这只鸟儿也在你心里搭上了窝，可是没有像麻雀在打谷场上一样，在你的脑子里留下一粒理智的谷子，这可真叫我担心。”

“这跟我舅舅有什么关系，别提他！他是他，我是我！”

“不，安东尼娅。咱们多么需要吉哈诺先生啊？他会在眨眼之间同意那桩婚姻的！学士小伙怎么会不愿意做你的丈夫呢！你没发觉他看你的时候眼睛里直冒火？”

安东尼娅说：“看你说的什么话，基特里娅。别尽拣好听的说，别只因为是甜的就给我灌糖浆。如果死亡在折磨我，别想为了消除痛苦让我抱什么希望，这样的药可能比病还糟。你见过他像你所说的那样看我，还是只是你的想象？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了他那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真倒霉，竟然爱上了他。你说我舅舅是凭道听途说爱上的，那我大概就是盲目地爱上的。因为这些年，我连他影子也没见着，他一直在萨拉曼卡，我在这儿等他回来。不仅如此，在咱们见到他、跟他打交道这段时间，不管我怎么讨好他，也不管我怎么千方百计，直截了当或者转弯抹角，有时近似冒失地让他明白我爱他，可这人似乎只想着他的书和他的旅行，好像他最适意的地方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去找出走的人，要么就是自己跑到找不着的地方去了。老天爷清楚，我这话可不是指你说的。”

“安东尼娅，但愿一切烦恼都像你这烦恼一样。其实，只要他爹妈知道你的心意，就会愿意把你们俩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现在，他已经跟爹妈说了要放弃教士服。要是托梅·卡拉斯科先生像咱们了解的那样，说不定会想尽快让他结婚，好把他拴在村里。几个女儿不在身边，他会觉得白赚个儿媳妇伺候他的晚年。”

“别再提我财产的事了，你知道它现在的情形。可是，即使我能



得到，恐怕也保不住。基特里娅，就像俗话说的，我现在是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了。记得我舅舅在遗嘱里怎么说的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他怎么对德马尔先生强调遗嘱内容了？他说，如果我什么时候想嫁人，需要查清求婚者必须对骑士小说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如果了解，而我无论如何坚持要嫁，那我就要失去全部财产，把财产交给遗嘱执行监督人做慈善事业。不去爱最合适的那个未婚者，这傻女人会爱谁呢？可这个未婚者已经不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而是自认为精通这类鬼把戏文书的硕士和博士。要么跟公证人受一辈子罪，要么跟学士受一辈子穷，可就是这样，我也宁愿跟学士受贫穷，不愿意跟公证人享富贵。你说的生活送到我手边的年轻、身体好、还有那么些长处又有什么用？我要像你该有多好，你面前有过你爱的男人，每天都能看见他，他是你的。虽说这没什么用处，可是，像你说的，知道他给与他内心里爱的女人的并不比给你的多，这对你就是一种慰藉。这样说来，你是匈牙利公主和是管家基特里娅是一样的，因为你有过堂吉诃德，而别人从来没有。”

已经摆脱了忧愁的基特里娅沉思起来，也许是在想，外甥女的话有道理。最后，她像只要能让孩子安静下来，事先就知道该怎么办的母亲一样，对安东尼娅说：

“别发愁。交给我吧，我会想出办法的。”

“不，你没法办了，最糟的事我还没跟你说呢！”安东尼娅伤心地想。要不要把实际上真正压得她喘不过气的那唯一的一件事说出来？姑娘犹豫着。可是，那充斥着拥抱、接吻和眼泪的夜晚，还没有解开她真正悲剧的死结：塞瓦东的一个孩子

## 第二十二章

基特里娅的归来不仅没有让塞瓦东感到不安，反而更加激励了他。那夜过后的早晨，他查看着女管家的脸色，心中猜测着，“我们的事安东尼娅一点儿没跟他说”。他设法来到姑娘面前，用胜利的姿态对她说：

“怎么？没敢跟女管家说？那事应该慢慢说出去。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去跟堂佩德罗说。记住，你只能是我的。”

“宁死也不行，塞瓦东。有基特里娅在家，你休想放肆，那样更糟。”

短工嬉皮笑脸地说：“基特里娅？基特里娅算老几？”

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基特里娅回来了。女管家的干亲和女街坊，还有堂吉诃德的老朋友都到家里来看她。出于谨慎，没有人敢问那么神秘失踪的原因。许多人想打听，但没说，最后，有点丧气地走了。基特里娅也没露一点儿风。

“瞧你这爱打听劲，瞧你这爱打听劲”，知道自己重新回到家，让女管家情绪非常之好，那一天里，她在由衷的笑声中把这句话重复了上百遍。“还能去哪儿呀，我的太太？就在不远的地方，见见世面。不光吉哈诺先生有权利呼吸新鲜空气不是！谁知道家里这瘴气是不是也想到哪儿去透透风呢！”

如果有人问安东尼娅女管家到哪儿去了，她就在女管家快乐心情的感染下说：

“她也不愿意告诉我。你们问她吧，想说她就说了。”

只是到了傍晚，人们都走了，两个女人踏实下来，在回忆起来



过和没来看她的人时，基特里娅问到了桑乔·潘萨。

“我跟桑乔那懒鬼处得不好是一回事，他不愿意过来问我是不是死在那儿了，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别怪他，管家，他也没来看我，也没去看他的老朋友。连个人影也没有。咱们这些人他谁也没看过。据我所知，自从下葬那天起，他有三个月没出家门了。埋了你主人后，他谁也不想见。最近见过他的那几个人只说，他又瘦又憔悴，简直认不出来了，也不怎么说话。那人过去多能说呀！我们的翁托里亚圣母！——这是你常挂在嘴边上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可能像我舅舅一样快死了。可他对人家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那些话都是真的。桑乔谁也不想见，他说在想自己的事，还肯定地说，虽然掉了那么多肉，像换了一个人，衣服到处都显得肥肥大大的，可身体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再说，根据堂吉诃德在遗嘱中的特别说明，他继承了骑士一份遗产，也能放下活计喘口气，止住老婆特雷莎·潘萨的唠叨，她可不习惯丈夫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就在下葬那天，特雷莎对桑乔说：“我不想让你把我往坏处想，说我是自私的女人，说堂吉诃德死时我没哭。可是桑乔，咱们是穷人，又不是就咱们俩，咱们有女儿要出嫁，有儿子要找差事，要找个好差事，两件大事都要有钱才能办好，没钱可不行。你说说，亲爱的，咱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给咱们留了多少？你跟他的买卖给咱们剩了多少？难道你想跟我说，只是为了那画饼充饥的海岛跟他出去的？”

“我不明白，就在下葬这天你怎么有心说这些买卖，常言说得好：‘死人埋进坑，活人为钱争’。这话难道不是比大天光还透亮。即便他把全世界的金子都留给咱们，为了让他死而复生，为了让他再次上路出征，我也愿意拿出来。我可以肯定对你说，根据我对堂

吉诃德的了解，现在已经不是不给工钱，即使没有答应给我那海岛，我也愿意给他当差，因为那是我享受过的事，你清楚，虽然我不喜欢那海岛。你不了解堂吉诃德，我可了解。所以，你不能对他说三道四，没有跟他整天生活过的人就别说，说也会大错特错。”

特雷莎讨好地坚持说：“这我不怀疑，你这话我也赞成，这清楚地说明你心眼好。可堂吉诃德死了，咱们把他埋了，咱们还得操劳过日子不是。宝贝儿，你觉得这个那个加一块儿，咱们有多少钱了？”

“哎呀老婆，除了揩油你就不能想点儿别的？你说了，我主人死时你可能也哭了，可你那眼泪，像俗话常说的，是继承人的眼泪，是落不到地面、也沾不湿手绢的眼泪。想算账？会给你算的。你很清楚，认字我不太行，可要说数数，还没人能超过我。想知道什么？第一次还是最后这次出行挣的钱？快别说了。这会儿，没有比旧话重提更让我厌烦的了。我终于明白了受穷时总幻想发财有什么意义：‘金子没有自由值钱’；‘金子发光，美德更发光’。我主人虽然穷，可他的美德闪闪发光。钱只是钱，它会把好事变成坏事。‘金子是魔鬼打开地狱大门的撬锁器’，这话是古人说的，一说一个准。”

特雷莎承认：“简直不认识你了，桑乔。你可从来不是这样。从前，要是山丘上闪着一个小钱，凭着猫一样的眼睛你老远看见了，就不顾一切地往上爬。要是谁偶然把一个小钱埋在地下，你的膝盖感觉到了，会像眼睛能穿透石头的人一样跪着挖，不挖出来绝不罢手。你说，只要拿到自己的工钱，管你主人疯不疯，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不认识你了，也不想认识你了。咱们算算账吧。过去的就过去了，‘昨天的鸟窝，没有今天的鸟了’。我让人给咱们的桑奇卡做了一条裙子，我自己也做了一条，皮匠给你修补灰驴的鞍子用的，再加上从去年冬天以来过日子，你在黑山的皮箱里找到那一百个杜卡多就这么花光了。你来算算现在的账吧。”

第二次给堂吉诃德当差期间，桑乔赚了不少。不仅有下葬那天



穿的那件绿色打猎装，特雷莎打算用它给桑奇卡做一件裙子，还有堂吉诃德给他的三头母驴，其中一头来的时候就怀了胎，另两头后来也怀上了，这还不算那哗哗响的钱币。

桑乔说：“我做梦也没想过从什么事情里赚这么多钱。还不用说精神财富和许多经历，原则上说，这只是让我受益，可我要说，说不定我身边人，就是你们三个，也会沾光。还有因为给他当差认识和打过交道的人，见过一面和打过一次交道的人，还有生活过的地方，为我打开的房子，逛过的城市和镇子，见过的世面，这些我也不说了。除了去找我们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在步兵团当过兵的巴托洛梅·德·卡斯特罗，还有当过俘虏的阿尔维诺以外，我大概就是这个村里出门最远的人了，到过巴塞罗那。我也不相信我的哪个街坊像我一样当过总督。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些运气，是你说的拿在手里哗哗响的现金，最好是黄金不是白银，最好是白银不是黄铜。特雷莎，感谢你想知道事情是怎么个状况，那我这就说给你听听。那是我做的一个决定，谁也别想让我放弃这个决定，这个决定跟从堂吉诃德那儿挣的和继承的钱有点关系。所以，你好好听着……”

自从堂吉诃德死后，桑乔像他的主人一样，养成了不慌不忙说话的习惯，这让特雷莎越来越急，因为她习惯了丈夫的话总像连珠炮一样。

“快说吧，桑乔，今天都说出来。”

“不知你急什么，老婆。我一点不急，几个月内也不会急。咱们算吧。你跟我都清楚，谁想雇我干活，一个月两个杜卡多外加吃饭，我就会比做灌肠的人的狗还卖力，还忠诚。一开始我跟堂吉诃德说好了，一个月三十雷亚尔。有了三十雷亚尔，我，你，还有我的孩子就能叫人尊敬还富富有余，不该谁的不欠谁的，坐在梨树底下等着看月亮。跟堂吉诃德的交易里不包括吃饭，可工钱一个子儿没花。骑士生活常常连带着宴会或请客什么的，到了那种场合，整只羊羔，

一打多雏鸽的内脏，还有整囊的世上最好的美酒，你只管伸手往嘴里送。没有宴会和请客的时候，就吃从道坡上采的琉璃苣、花角茴香、洋蓟和野梨等野果野菜，还有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一来，在跟堂吉诃德的买卖中，就比在我最后当短工的托梅·卡拉斯科那儿占了大便宜，卡拉斯科那会一个月给我两个杜卡多。你算算看，这三个月我挣了九十雷亚尔，加上我们离开公爵那儿时给的二百埃斯库多，还有我跟堂吉诃德做的那笔秘密的私人交易的钱……”

老婆问：“这是什么交易，桑乔，你怎么一点儿没说过？”

“不记得我信里跟你说的了，就是最好别张扬。”

桑乔是公爵夫人的贵客时，公爵夫人派人给特雷莎送了一串镶金纽扣的珊瑚念珠。特雷莎看见后惊奇得目瞪口呆，除了用夫人表示喜欢的一背囊橡子儿回报恩人以外，信里其它内容全都忘了。特雷莎把其它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桑乔不得不把杜尔西尼娅中魔法和解除魔法的事细说了一遍。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魔法了？离巫婆和忘八远着点，别有朝一日让人家听你重新忏悔。”

桑乔自我辩护说：“我从来没说过相信那些野狐禅，可堂吉诃德相信。所以，到公爵家去的梅尔林先生才对他说，如果想看见解除了魔法的杜尔西尼娅，去掉把她变成的粗俗农妇的模样，让她恢复公主的举止，就必须由我抽自己三千鞭子。”

“可那天你不是跟我说，在杜尔西尼娅这件事上，你不是一直在骗你的主人吗？你不是说，第一次他派你去送什么信，你没去，后来你告诉他，说你见着杜尔西尼娅了，还添油加醋，说了一个恋爱的人总想从他的妇人那里听到的那一大套话，还对他说杜尔西尼娅怎么怎么漂亮、优雅和光彩照人吗？”

“这都是真的。不过这事我不喜欢再提，好像我是无赖似的。可我有什么办法？跟他说没去，他肯定发火，跟他说见着她了对那个



时刻把她放在心上的人又有什么坏处？”

“我不管你的闲事，可这事跟杜尔西尼娅中魔法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最后这次出行时，堂吉诃德一定要我们俩去埃尔托波索。我走得很快，心想，他当然知道我送信时到过杜尔西尼娅的家，等他叫我带他去的时候，我会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刚刚碰上一个姑娘，我就心生一计，说她就是杜尔西尼娅。堂吉诃德可能是疯，但不蠢，对我说，杜尔西尼娅怎么可能是这么粗俗的姑娘，说话的声音像个赶骡子的。你知道，俗话说得好，‘宁可硬撑，不要改口’。我坚持我说的话，他怀疑起来。我对他撒了谎，他信了。我问他，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他怎么看不见。他没词了，只好说，‘反正看不见’。我说，‘就在你眼前呢’。最后，他自己找到了化解谜团的办法，就是像我看见的那样，硬是以为她的举止是公主，只好说他看见了，只是因为他可恶的对手给她施了魔法，把她变成了粗俗农妇的模样。这会儿你明白了吧？从那一刻起，他有了固执的念头，就是为杜尔西尼娅解除魔法，还她的真实面貌。我跟你讲，由于看不到她美丽的容貌，也由于他日思夜想的女王不得不忍受村妇的粗布裙子折磨自己细嫩的皮肉，这可真叫他彻底绝望。就在这时，梅尔林先生登场了，才有我抽鞭子的事。”

“那么你是说，你相信这些事？”

“听着，特雷莎，杜尔西尼娅中魔法这事我不信，我也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杜尔西尼娅。可是，没有什么让我以为梅尔林不是梅尔林，以为他是不是也像堂吉诃德一样，在中魔法这件事上大错特错，问题是我得自己抽鞭子。我不愿意抽，主人要我非抽不可。他和我甚至动手打了起来。最后我们俩说好了，每抽一鞭，他给我一个夸尔蒂约。”<sup>①</sup>

---

<sup>①</sup> 夸尔蒂约，西班牙古币名称。

“等会儿，桑乔，别说那么快。那么多鞭子你都抽了？”

“我？你什么时候见我这么傻？不过，因为给钱还是白抽，梅尔林先生什么都没说，是我主人想给钱的。我认为。谁也不能责怪我欺骗主人堂吉诃德。也许可以责怪我没有让他醒悟过来，告诉他抽鞭子没有用，因为根本没有中魔法的杜尔西尼娅，也就没有解除魔法的杜尔西尼娅。不过，不论是我还是别人，谁也不能让他醒悟过来，只要关系到杜尔西尼娅，跟我主人说什么也是白搭。其它的嘛，他愿意给钱，我也想要，我又爱我的孩子和老婆，所以就自私了一回。”

“干得好，我的老头子，这回我认识你了。最后怎么样？”

“要是富人可以为他们的疯癫出钱，疯子愿意在咱们穷人身上破财，那么富人的疯癫跟咱们穷人有什么关系？我问他，抽一鞭子给多少钱？他说，如果按照这个办法的伟大和高尚的价值来给钱，那么就是威尼斯的财宝和波托西<sup>①</sup>的矿山都嫌太少，不足以报答我。他叫我摸摸我拿着的他的钱袋子，自己要个价，一鞭子多少钱。我摸了摸，看了看里面有多少。我不想滥用他的慷慨，‘贪心咬破了钱袋子’嘛！就说，公道的价钱是一鞭子一个夸尔蒂约。他觉得行，因为是三千三百鞭，我们俩就说定，是三千三百夸尔蒂约。三千，合一千五百普通雷亚尔，等于七百五十雷亚尔。三百，合一百五十普通雷亚尔，等于七十五雷亚尔。加上七百五十，总共是八百二十五雷亚尔，等于我挣的工钱的十倍。有这些钱你就成富婆了，我的特雷莎。我可惨了，心里七上八下地老犯嘀咕，觉得这么干不完全对。可从我这一席话来看，不这样干又不行。”

“当然！要不你主人就在遗嘱里说你是好人了？不是还说‘互不欠账’嘛？那意思就是他认为，他在疯的时候做的事是理智的。哈

---

<sup>①</sup> 波托西，今玻利维亚城市。西班牙统治时期属秘鲁管辖，盛产银矿。



哈，太好了，这回发大财了。世界错过了多么会能掐会算的大师呀！”

桑乔不太信服地承认：“也许像你说的。”

“别再兜圈子。那鞭子你到底抽没抽呀？虽说是他一时发疯，可要是知道那钱不是靠诚实劳动挣来的，我可一个夸尔蒂约也不想要……”

“这个嘛，说真的，是件跟你的冒失和我的荣誉都没有关系的事。是不是这样，你听我说。我再说一遍，要是在任何情况下，阿尔东萨·洛伦索都继续是阿尔东萨·洛伦索，事情是一个样子或另一个样子有什么不同吗？不过，我不想让你坐立不安，还是像你刚才说的，你只关心堂吉诃德在遗嘱中是怎样了结的就行了。不管抽没抽鞭子，阿尔东萨永远成不了杜尔西尼娅，杜尔西尼娅也永远成不了阿尔东萨。你想想，‘只要吃得饱，年景就挺好’。咱们人人都是疯子，一些人为另一些人而疯。”

“再告诉我一件事，桑乔，这些钱都在你手里？”

省吃俭用的侍从说：“这就让你瞧。”

桑乔走出厨房，上了家里的顶楼，转眼之间又走下来。原来，他在顶楼的一块地砖下面藏着一个红色皮口袋，堂吉诃德旅费剩下的钱，公爵给的钱，他忍受嘲弄挣的伤心钱，抽鞭子的夸尔蒂约，在巴塞罗那留他们住宿的堂安东尼奥·莫内罗主动给他们的雷亚尔，还有他们落入罗克·吉纳德匪帮手里时，这个匪徒头子出于慷慨没有抢走的钱，所有这些钱都收在里面。

桑乔把钱放在桌子上，说：

“都在这儿了，老婆。不过我得告诉你，这钱大部分得落在我朋友参孙·卡拉斯科手里。我想一整年不干活，打算用这段时间学点什么，好好想想怎样改变我的状况。”

听说丈夫那蠢货想学点什么，特雷莎·潘萨的眼睛别提瞪得有多

大了，不禁惊愕得浑身一抖，差点把钱散落一地。

“哎，桑乔，我又不认识你了。你在说什么？”

“别伤心也别难过，从现在起，过不了多久，有了藏在离咱家不远的那一笔，钱就会翻一番。那笔钱现在不能跟你多说，只能说很多很多。咱们要是找到，就是咱们的。眼下，就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不是咱们的是谁的？”

“是语法的。”

“那笔钱？”

“谁找到是谁的。”

“我不明白，桑乔。那么你是谁的呢？”

“现在？”

特雷莎催促着：“现在。”

“现在我谁的也不是。我可以把马塞拉的话说给你听，‘我生来自由，为了活得自由，我选择了田野的自由。’”

“哦，上帝，桑乔。别吓唬我。这个马塞拉是谁？你的杜尔西尼娅？”

“不。马塞拉嘛，干脆这么说吧，是一种说话方式。”



## 第二十三章

那次谈话之后，桑乔·潘萨去找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特雷莎·潘萨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个小时候，女儿桑奇卡看见她在那儿哭。桑奇卡是赶着六只火鸡到离村子不远的一处泉边上去吃草，刚刚放牧回来。

姑娘得知家里的事情和父亲最近的怪僻表现，惊愕地问，因为自从堂吉诃德死了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见爸爸做什么事：“哦，妈妈，家里出什么事了？爸爸呢？”

“上帝把他主人关进了地狱，再也出不来了，可他的疯病却传染给了你爸爸。他刚才跟我说，要像绅士一样享受生活，轻松地过日子，聊聊天，还要学点不知什么东西。他一辈子连个‘你好’和‘阿门’都分不清，还死乞白咧地要当语法。”

桑奇卡不知道“语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成了“癌症”，<sup>①</sup>被妈妈的哭声吓坏了，也伤心地大哭起来。

“为什么一切不幸都落到穷人头上？我们犯了什么罪孽，让我爸爸想当语法？堂吉诃德下葬时还喝得醉了咕咚的，后来竟说什么不想喝酒了，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事。妈妈，今后咱们靠什么过活？让我做总督夫人，把我嫁给伯爵或侯爵，那些事都泡汤了吧？难道爸爸以为店里会白给牛肉羊肉，裁缝会白给做衣服？要是不想饿死，我就得从早到晚地干活，洗洗涮涮，缝缝连连了。爸爸不是说，给堂吉诃德当差回来的时候挣了很多钱吗？他说拿回来的那些

---

<sup>①</sup> 西班牙语中，语法是 gramática，癌症是 cáncer，两个词发音有点相像。

钱在哪儿呢？现在想当硕士这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这回‘蚂蚁生翅膀，自取灭亡了’吧。这种事想都不该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妈妈，还是别担心吧，上帝自有安排。爸爸不是说，这回挣大钱了吗？”

提起桑乔带回的钱让特雷莎·潘萨停止了啜泣，失神地说：

“钱？谁知道干什么用了？”

但是，特雷莎暗自抱定决心，不能让钱跑了，反正夹着狐狸的夹子不会自己张开。

与此同时，桑乔到了学士家里。

“桑乔，怎么这么长时间谁也没见过你？日子过得怎么样？找个像堂吉诃德这么好的主人不容易吧？”

“像他那样的，可能一个也不会有了。要说一直没出家门没露面，那是因为……这么跟您说吧，因为我要做的决定需要平静和安静。跟您说，给堂吉诃德当差时挣了点工钱，我想用来交学费，您给我上点儿课，我听课。”

“桑乔，别提钱。先说说是什么课，我一定尽心尽力地上好。”

桑乔三言两语向他说明，自从主人死去以后，他一直在想，等到记忆力不济的时候，回忆主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读书，读记载了他们共同跋涉的那部书。据卡拉斯科亲自向他确认，那部书当时可能正在印，还把新的跋涉也写了进去，学士已经给萨拉曼卡的书商写信求购了。

学士对待从的想法大为惊奇，但内心里愿意收他这个学生，这样可以向他父亲大人证明，即使不当教士，在那个非常需要他的村子里开一间学堂，照样可以谋生。

“桑乔，你保证，看见像小娃娃一样对待你不害羞，小孩子一看就很容易学会的东西，在你这年龄却不明白时不逃学吗？”

桑乔没开口，用新学徒的一片热情点头说“保证”，可接着



又说：

“‘青大麦还没硬到不能做小哨的地步’。我是说，您给钻个眼，再吹口气，我就能吹出声来。”

他的决心很坚定，想学会阅读。他是什么时候生出这个人人都认为不理智和有点浮夸的想法的？

毫无疑问，是在堂吉诃德去世以后。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对文字的事情表现出一点兴趣。相反，对于仅凭理解力和记忆力就能记住对他说的事情和顺口说出一大套谚语，并且能和从公爵到牧人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似乎感到骄傲。

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村里一些人开始说三道四，说他卖弄和浮夸，不，他不在乎。上课期间，特雷莎一直不跟他讲话，把饭给他送到桌子上时也很不情愿，他不在乎。孩子们尽量不单独待在他面前，即使偶尔待在面前就傻乎乎地哭，他也不在乎。

桑乔身上什么东西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找不到人诉说那种变化的后果，他就对自己倾诉。他想：“桑乔，你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是另一个人了。可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不对自己的意识讲，又对谁讲呢？”

一天，正要拿起识字课本去找学士时，他壮起胆子对特雷莎说：“我说特雷莎，别那么惊慌失措的。我不想做超过我本来样子的人，但也不想做低于我能达到的样子的人。”

可是，特雷莎像他们的孩子一样，每次听他用那种奇怪的方式讲话，都会哭起来。

“从前，你说话时我懂得你的意思，现在，要是听懂你说的一句就见鬼了。你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就为这个你放弃了当总督？有人扔掉权杖溜之大吉，这大概是历史上头一遭。呼吸到了富有的空气却把脑袋埋进贫穷的土堆，这大概是头一遭。爬到山顶又胡思乱想地下来，这大概是头一遭。找到一座金矿，

又像大麦粒似的把金砂撒到地上让鸟儿吃，这大概又是头一遭。本来能够成为阔佬，却说我还是当穷光蛋吧，这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穷人。桑乔，不认识你了。”

“看你说什么呢！我还没有成为我本来的样子，但很快会成为那个样子。我不想高攀，可也不想低就。”

老婆用嘲讽的口气反驳他：“是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你想当骑士坐享清福，做看着太阳过日子，说我什么都富富有余的那种人。说不定哪天，我们会听说你跟那个马塞拉一块儿跑了。”

侍从讥笑地应对：“差不多。你知道，我是能忍耐的人，生性平和。你可以像蝎子一样蜇我一千年，我都能忍受。你应该知道，堂吉诃德和我在一座客栈跟一个剃头匠打过一架，经过一阵公平的战斗，我们俩都缴获了战利品，堂吉诃德得到一个盛胡子渣的钵，我得到一副马鞍子。堂吉诃德见我战斗那么勇猛，觉得骑士勋位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就想一有机会，就把我披挂成骑士。你说，他那个那么有眼力的人，我有什么才能和古代骑士的血统他却看不出来，要是摇晃一下我们家族的大树，肯定会掉下金苹果甚至熙德脚脖子来。诚实人，这是他这么叫我。这件事就发生在一年前。你以为后来我们没碰上实现那个愿望的机会？只要我稍微提一提，只要我稍微表现出渴望得到那个荣誉，需要那个荣耀，那事就算成了。要知道，我生来平庸，也要平庸地死，这是我的本性。我没什么羞愧的，因为我心里的一切意图都是正直的，一切想法都是诚实的，纯洁的。让人们说去，让人们讲去。你抱怨吧，失望吧，哭吧，发火吧。可是在这儿，唯一当过总督的是我，我最终当上了，又自愿不当了。要是想当，我还能当一次，一千次，因为给每一次愿望都准备了一座海岛，但我已经没有愿望了。就算所有的海岛像缪斯女神一样排着队来到我面前，我也是再也不当总督了，谁也不能把我从这条路上拉走。我不再受骗，被打败后离开城堡那倒霉的一天，



对想更好地统治海岛的人说了这话。我对他们说，‘我的先生们，还是让我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的吧，还是让我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吧！好让我从现在的死亡中活过来。我生来不是当总督的材料，假如碰上敌人进攻，我可不能保卫海岛和城池。我有自知之明，耕地挖坑、给葡萄剪枝压蔓我是行家里手，制订法律、保卫疆土和国家我是一窍不通。圣佩德罗在罗马，再好不过。我是说，各人还是干生来该干的那一行好。我还是手拿镰刀比手拿总督权杖好；我宁愿粗茶淡饭撑饱肚子，也不愿意听要把我饿死的狗屁医生的摆布；我宁愿自由自在，夏天睡在一棵圣栎树的阴凉下，冬天裹一件老羊皮袄，也不愿意失去自由，睡在荷兰产的被单里；我喜欢这件破裤子和我这顶尖帽子，不喜欢羚羊皮的紧身背心和高筒帽。那次我跟他们说，诸位阁下，再见吧，请转告公爵我的老爷，我生来一无所有，现在还是一无所有，不赔也不赚。我对他们说，我的意思是说，上任时分文没有，卸任时还是分文没有，这跟其他海岛总督离任时常有的情形完全相反。’相信我，特雷莎，那会儿我是这么说的，现在还是这么想。从那会儿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我才开始明白，堂吉诃德对我，对咱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不管你是不是明白。我知道你在到处胡说，让人们说我的坏话。这段时间我没想要轻松快活，我已经不知道轻松快活了，对我来说，长梦已经做完了。我睡不着，我在想，在熬夜，想不到整夜里千百个想法，像饥渴的羊群一样在脑子里上下翻腾。说不定哪一天咱们就死了，转眼之间生命就溜走了。星星是悄没声地发光，不像咱们是摸着黑在世界上到处瞎撞。有些人从隐士的隐居处去了僻静住所，在阴暗角落的清冷环境里祈祷和沉思，要么接受了修道院的规则；另一些人既不隐居也不进修道院，而是当了强盗，比如罗克·吉纳德骑士和维护他的那伙人，我们在卡塔卢尼亚的山里见过他们；还有人最终背井离乡去冒险，追求可疑的幸运和永远实现不了的膨胀的野心。堂吉诃德是疯子，我

是清醒的，就像一个白天，一个是黑夜。可是，我们两个很好地和睦相处，秘诀就是我容忍他的疯癫，他也同样容忍我的清醒。这证明，我们两个都很明智。他自认为是骑士，相信那些化身，而这些化身弄得他在只有客栈的地方看到了城堡，在只有村妇的地方看到了公主，把我们碰上的所有比斯开人看成强大的对手，你以为我不觉得这都是太离谱的？难道你认为，看着我像平常一样那么大嚼大咽，随时说出大串谚语，或者什么事都说起来没完，这你知道，我这人好奇，见什么就管不住舌头——对了，难道你认为见我这样他不难受？所以说，他为了我，我为了他，我们完全可以去中国，过二十年再回来，我们俩之间一点儿麻烦都不会有。你听我说过好多次了，咱们都是疯子，一些人为了另一些人而疯。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疯子统治不好一个国家，可是太理智的人也统治不好，由于太明智，他会过于严厉和专横。所以，应该用他的理智给他赎回一点疯癫，就像给堂吉诃德赎回一点，甚至赎回许多理智一样。我现在要求的很少很少。平静，安静，学习。像我这样的人想知道过去做了什么、好知道将来做什么是罪过吗？”

比起这成本大套的高谈阔论来，更让特雷莎·潘萨惊怕的是，丈夫以前胃口那么好，现在却几乎不吃饭，以前总是跟这帮人那帮人放开舌头胡说乱侃，现在却给它上了锁；还有，大家见他几乎总是不言不语，前额拧成阴沉、忧郁的皱纹，好像对什么事都不满意似的。谁来看他就对人家说，“我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他整天一个人待着，坐在畜栏里，手拿剃头刀削一根木棍，似乎中了魔法一样。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去而复转，还是像模糊的地平线一样消失在远方，或者像过早到来的雪一样，似乎来了也不凝固。

桑乔开始定期到学士家里去，学士让他上他的塔楼，在那里，望着一颗向新的启蒙开放的头脑的象征——广阔无垠的曼却田野，



进行着他们的课程。

“我得告诉你，堂吉诃德早就对我说，要当总督的人不会读书写字，显然是不行的。”

老师问：“是这样吗，桑乔？难道你想叫幸运之神再让你当一回总督？”

“不，绝对不想。可是我亲眼看到，要是不会读书，谁都能骗你。比如那个叫人倒霉的‘提溜到外边去’医生，他老想用不知什么古书上的话把我饿死。一本书，不管多古，想叫人不吃不喝能多活几年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医生对我就是这样干的。”

“不知道你跟我说的是什么医生，桑乔。”

“像您打保票的那样，等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怀疑，一定会讲到那个非要用大锁锁住我肚子的屠夫。当然，文人熟悉字，当兵的熟悉枪，骑士熟悉骑士举止，剪毛工熟悉绵羊，我这个挖坑的熟悉给绵羊剪毛和给葡萄剪枝。咱们不要想让文人剪羊毛，挖坑的精通法律，或者当兵的听忏悔人讲自己的罪孽。可我一定要学会读书，我听人说过，要说读书太多让我主人丧失了理智，可读书也把理智给了别的许多人。我是说，在这种事情上，书就像是毒药，一点一点地用能治病，一下子用很多会要命。这个东西，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这个人有好处，对另一个人可能有坏处。这就像谚语一样。真的，没有一条谚语不是真理的，但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是真理，而是必须得清楚怎么说。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没有味道，烦人，甚至叫人讨厌。相反，还是那条谚语，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有味道，叫人愉快，还叫人明白事理。所以，您得教我读书。写嘛，我就不提了，这个我用不着。所以，除了教我签名，这个咱们就可以免了。不用人帮助能流利地读出来，需要的时候，能在纸上把我的名字桑乔·潘萨这些字母一个一个地写出来，我就知足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乡村警察、法官和市长会需要

这个——不过，但愿上帝别希望这样。我可没有什么遗嘱要立，也没有什么财产要留，跟法院嘛，除了你好和再见，我没有打过别的交道，也不想打。”

桑乔想学会读书，但不想学会写字，好像这两件事不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互相矛盾似的，这让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很开心。

“桑乔，你不想学写字，难道是想让学费便宜点儿？不过我告诉你，学会了一样就学会了另一样。你放心，读书和写字，哪一样我都不收学费。”

“非常感谢您白教，会有时间和地点报答您的。人们总说，知恩图报者是高尚的人。在您教我脑袋开窍期间，准备好的奶酪、鸡蛋和橄榄，会排着队从我家去到您家，这会说明这一点。不过，我想跟您说明的不是这个事。咱们要是说定了，不是抄写员，地方法官，代写书信的人，修士，历史学家，翻译，书记官或者商人，不是这些人的话，谁也用不着写什么，会读就够了。我清楚，连国王也随这个风俗，命令书记官把写好的东西拿到面前，他在下脚写上那个‘钦此，国王’就完事大吉。所以，我的需要不会超过国王，需要的时候，我就写上‘钦此，桑乔·潘萨’，这就表明前面那些都是我本人写的。我还跟您说，就是我当总督的时候，我才清清楚楚地明白，不会念，就不应该允许他不算少年时期，因为人自己不能什么事都知道，而是要在大家一起时才什么事都知道。反过来说，确实应该禁止许多人写书。一些人是因为，凭他写的东西名副其实地获得了很大名声，可是拿去印的时候，就完全丧失了名声，要么就是损害了名声。另一些人是因为，不考虑坏书对好人的害处，写出的坏书毁了像我主人那样好的和杰出的大脑，让他们沾了他的恶名，弄得好人必须替恶人受过。我认为，我主人和我第一次出行前几天，神甫大人和理发师在检查我主人的书时，就有这样的事。我也有这样的事，在海岛的时候，有人送来公爵和堂吉诃德的信，我一个人待



在房间里，想念念不出来，只好叫人在大厅里公开地念，也不知道信的内容能不能公开。这一来，给总督指引道路的北极星，就是精明，可就不精也不明了。我记得那一次，我的臣民发现，统治他们的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这种名声扫地的事，这真叫我羞愧。也不知道是因为耻辱而更加名声扫地，还是因为名声扫地而更加耻辱。既然您说拼一把劲就万事大吉，努一把力就能学会两样，现在我倒也觉得，最好把写也学会。我想，这一定像教小孩子走路一样，能用两条腿走，只用一条当然是荒唐。或者像教人凫水一样，要向前凫，不能往两边和后边凫。我这样说，是因为就那天，咱们为堂吉诃德遗体守灵的时候，我求堂佩德罗替我给公爵和公爵夫人写封信，我见他一眨眼就写完了，短得跟这么尊贵的老爷夫人不相称。我寻思，我要是会写，就把它写得像《十卷全书》<sup>①</sup>那么长，我的公爵夫人和公爵老爷看了，虽然是向他们报丧的悲伤时刻，也一定会非常高兴。我再也碰不上这样的事，谁也不会因为无知让我羞得脸红了。给我开开窍吧，像磨面一样磨磨我的脑子，好用它做好吃的面包。我的意思是，钻研进去，练出好的理解力，练成内行。然后咱们熬粥，要么就着酒吃。我是四十岁一大把胡子的人了，可他是您面前最幼嫩的学生。需要的时候，对他，您该打就打，该哄就哄。我听人说过：不打不成才；大树只有摇晃，果子才能掉下来；可是不细心照料，树也长不大。桑乔一定要进来时是一个人，出去时完全是另一个人。我记得，大家都怀疑我主人堂吉诃德是怎样的人时，我主人常说，‘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还不能这样说，但我能说，我知道我想成为怎样的人。从现在起，我要通过我自己知道事情，不会等着别人告诉我。一旦能了，我就要读书，首先就读写了我们

---

① 桑乔把《七卷全书》(Siete Partidas)说成了《十卷全书》。《七卷全书》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1252~1284)敕令编纂的法律和风俗文集，忠实地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面貌，具有很大历史价值。

事迹的那本有名的书。”

学士对他说：“你想读写了那些事迹的传记，我觉得很好，这个我过一会儿再跟你讲。现在我希望你知道，那可不是一扇随意开关的门，而是一旦打开就谁也关不上的门。读了这本书，还会有别的书，你要一本一本地读，凡是写出来的都要读。因为读书就像登巴别塔<sup>①</sup>一样，有开始的日期，可是越到高处，人的脑子就越加混乱，就有更多的迷雾；塔的顶端，只有到达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贤哲在讲话，到处是雷鸣闪电；可我也听人说过，过了这个阶段，顶端是一片广阔无边的宁静，从那里眺望无限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杂念全无；人可以像古代神明一样在那里安然稳坐，不饥不渴也不困，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宝座上，看着生活流逝；毫不遗憾地说，这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咱们的堂吉诃德就是证明。只是堂吉诃德恰恰是在到达他个人的顶峰那一天死去了。他受了很多苦难。在他看来，巨人、心术不正和卑劣怯懦之徒就是电闪雷鸣。可是他迈出了一步，得以在他理智的顶峰安详地坐了下来。桑乔，想想看，他以多么平静的样子安慰了咱们大家呀。引导他达到如此平静的那种没有战争的平静，大概不会是这个样子。你想走这条路吗？你要读他跟你讲的那些书吗？小心，‘蚂蚁长翅膀，可是自取灭亡’的。”

“蚂蚁怎么了，干吗最近人人都跟我提它们呀？我不是说‘绝不喝这儿的水’的那种人，可我认为，我不会读那些书。不管怎么说，我不需要会读，也没有读过那些书。可我明白，那些书里讲的东西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早上在中国打败一群巨人，当天晚上就跑到三千里地以外城堡他心目中的妇人面前；没有一个人早上在金塔纳尔，当天下午就到了阿加米西利亚；也没有一个人能一下子砍掉二百个对手的脑袋。我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

---

① 巴别塔，《圣经》中诺亚后代为登天而建造的塔。



可在哪儿也没看见过巨人，只看到了风车、羊群和酒囊，看到了咱们都是一个女人生的，都是从同一个窄洞里出来的。您放心，这会儿就是贝利阿尼斯真空的身子由阿里凡法龙领着来，我也不会疯。谁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变成疯子，是因为许多本才疯的。所以，您不会看见人家只烧一本书，都是好多本一块儿烧。”

参孙·卡拉斯科是到处都有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人，他开始热情地教他的朋友识字，想看看知识是更加激发桑乔的才能和风趣，还是相反——把它们永远刮掉，因为对于自发性聪明这种耕种过的田地来说，书本知识就像一层薄薄的盐。

课程顺利开始。学士和桑乔上午上课。侍从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分辨所有字母和字母名称，像“犁”和“紧身坎肩”这些东西能透过字母的外衣读出来，他有说不出的高兴。看着他像戴着防护帽的小孩子一样，在字母表的各个角落里指指点点，真是滑稽可笑。又一个星期，他能流利地读了。后来，许多人认为，这是堂吉诃德创造的第一个奇迹，是同意将他捧上圣坛的那些人列入清单的第一个奇迹——顺便说一句，确实有这样的人，阿尔卡里亚某个学院的委员们尤其是这样的人。这个学院做出决议，每年呼吁一次，并且叫他们在罗马的眼线加紧活动，让教皇将他封为圣徒。如同人们了解的那样，桑乔的奇迹证明了这一点。谁也不明白，像侍从这样愚蠢和冥顽不化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然表现出这么柔软可塑的理解能力。人们都在想，侍从的脑子就像制陶工匠巧手里顺从的泥团一样。但是，他写得毕竟不像读得那么好，那粗笨的手适应不了那柔软的鹅毛笔，落在纸上的字，总是没有尖和旁边出岔。即使在片片墨迹中干净地画出点什么，也像垂死者的脉搏一样轻细、抖动和看不懂。

一天上午，桑乔说：“就到这儿吧！我不需要再学了。”

真地，他觉得这种事像小娃娃做游戏一样，还说：

“我不明白学校里怎么会叫孩子们哭，大概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我这样的老师。学士先生，现在我想跟您这么说。堂吉诃德活着的时候，他，这么说吧，他是我的眼睛，是我的瞎子引路人。他领着我走他认为正确的路，我跟着他。他给我讲他读过的书，不全是讲疯狂的骑士行为的书，他嘴里常说些读那么些书得到的有教益的话。我的生活老是一个样，没到过比我的灰驴，哦，我和我的灰驴更远的地方。直到一年前，还有另一年的一段时间，我还不关心不仅堂吉诃德，还有聚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人读的那些书，因为那里边没有一本让我摆脱穷命，没有一本给我往桌子上送饭。后来，我给堂吉诃德当差，他开始用美妙的话给我描画，不但描画眼前的事，还描画过去的事，眼前的事好像有了以前没有的生命，过去的事又回到了现在，还有了新的、重新发芽的生命。他讲得多好哇！我心想，书里说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能让咱们摆脱咱们的悲惨状况，这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堂吉诃德死了以后，我的生活一点意思没有，我什么都不干，总是想我经历过的生活，想没有人再让我那样生活了。我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好的主人，再也不能学跟他学的那些东西了——当然，他并没有教我，他没有那个情绪。我说错话时，他对我非常和气，耐心地纠正我。不过我得说，他转眼就会发火，用长矛或手边随便什么打破我的头，要么就用棍子打。这证明，他像学校的老师一样会耍弄教鞭。可是，您知道，神甫先生、尼古拉斯师傅和曾经听他讲过话的咱们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疯狂表现是包在内容丰富的真理里面的，所以听他讲这些真理，就更加叫人惋惜。因为这叫人经常想到，是一个疯子在指挥那个聪明的脑袋。不过我刚才说了，他的疯癫也补救了他的理智。我还要说，堂吉诃德不是什么时候都疯，是行动的时候疯。可他的思想不疯，很少有人想他想的那些事，像他那样想。没有一天我不回想起和他一起经历的一切，我总躲在角落里伤心地哭。不管做什么，我都想起我主人堂吉



诃德会怎么做，不怎么做，甚至每天夜里做梦，他都来到我的面前，好像我们继续走在路上，在夜里开始新行程，进行新冒险。现在我明白了，他可能对我失去了耐心，所以才用棍子打我，责备我笨，头脑简单，骂我忘恩负义，卑劣，因为有时候我的表现就是这样。可是，我必须得说，在放弃统治海岛、继续进行我们的冒险时，那一切就都变了。那时候他对我说：‘桑乔，让你当骑士的时刻到了。跪在地上，我给你戴上这把获得过这么多次胜利的剑。从今天起，你就是、全世界也称你是……骑士。’他想不出一个地名来，据他说，第一次他为自己起名字时，也想不出个地名来，想了好几天，最后才想到这个既响亮又恰当的拉曼却，就叫了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于是，他看了看四周，除去沾上了一群羊的毛团的欧洲黑莓以外，没有什么更显眼的东西。他似乎一下子有了灵感，对我说：‘看那儿的羊毛，是绝好兆头的迹象。可是，不能叫你剪下的羊毛骑士，最好从这一刻起你就叫科波骑士，就是待纺的羊毛骑士，意思就是待纺的羊毛过后，总有一天会有剪下的羊毛，这称号对咱们俩都合适。既然这样，桑乔，跪下，再站起来就是堂桑乔·德尔科波了。’当时，我正因为当总督失败又气又恼，就对他说，我没心思开玩笑，休想把我变成倒霉蛋儿，我离开自己的家给他当差，愿意有一天进他家给他做仆人，我感谢他的好意。可觉得堂桑乔那称呼用在一个不会在文书上签名，把我的名字给我看也念不出来的人也不太合适。听了最后这几句话，他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对我说：‘你说得对，好桑乔，谦恭的桑乔，亲如兄弟的桑乔。不过，有机会你要学读书，转眼就能成为科波骑士，也好纪念这次征程，以及将使我们的英勇事迹成为不朽的所有征程。’对那天的回忆，我亲爱的学士，是促使我决定上课学习的部分原因。我没有武装成骑士，可是，堂吉诃德没有忘记，总有一天让我加入那个会团。他经常跟我说，要用把一座海岛放在我脚下那样的方式，给我脑瓜顶罩上骑士的光环。从那

一天起，我们成了兄弟俩，他是我哥哥，我是他弟弟。而且再也没有你的我的，没有你我之分，什么都对半均分。要说他多我少的话，就是他骑马，我骑灰驴。不疯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他不是一说就准，没有什么人间事他不懂的。只要不涉及他的怪癖，没有人像他那么好地平分阳光。他对什么事不相信的时候，比如我们骑着那匹叫克拉维莱尼奥的木马升空，只是为了相信我，他才相信，就像只是为了尊重他，我才相信蒙特西诺斯山洞里发生的事一样。所以，自从结识他以后，我觉得什么都像生萝卜一样没有滋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好多次数听他说，任何孤独者的慰藉都藏在书里边，可谁也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孤独。我，本来是快活的人，现在却忧愁死了。过去是爱说的人，可现在，每说一句都要费劲地往外掏。从前不管什么事都爱笑也想笑，现在却总躲在角落里哭。原来喜欢大吃大喝，眼下却缩在一边没有胃口，吃不下喝不下。有时候喝口酒吧，却越喝越愁。以前不管什么床，我躺下就睡，现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焦急地苦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躁。要是不快点想法子，我会像他那样苦闷忧愁死了，那我就太遗憾了。因为在所有的兴趣里边，唯一我还没有失去的，是生活和回到我最初样子的兴趣。那就是做我朋友的朋友，有机会时说我的逗趣话，给别人的逗趣话叫好，像从前那样吃喝，给我的特雷莎开心，教育我的桑奇科，他可是块没经过琢磨的钻石，还有打磨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就是我的桑奇卡。好，给我那本书吧。我对它有了好感。我能读，会看懂的，它会安慰我的。让咱们一起进行咱们的征战吧，过些时候会好的。”

“但愿如此。你会如愿得到那本书的。让我找找，到时候就是你的。”



## 第二十四章

桑乔经过扫盲回了家。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在自己家里消磨了好半天时间，然后开始找书。他不想跟堂佩德罗神甫说，对他说放弃了教士学业让他惭愧。同样，在从西古恩萨回来后的那些日子里，也没有与理发师见面。虽然他对别人高兴的事情好开玩笑和逗趣，但对自己的事总是有些局促，不喜欢传扬到大街上，也不想告诉任何人。

可是，现实情况促使他向两位朋友求计问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堂吉诃德的名声迫使他这样做。

桑乔从第一天上课就表明了要读那本书的决心，这包含着不少风险。那个可怜的、天真的、没有经验的、事先不知情的杂工读了那本书，看到自己在书里被人耻笑为愚蠢、贪吃、爱占小便宜、鲁钝、自私、狡黠、头脑简单、傻乎乎、肮脏或粗野，他会怎么想？碰到只是追着嘲笑他、拿他的头脑简单、贪婪或一口气吞下半打阉鸡寻开心的那些人，他会说什么？他怎么能接受人们叫他懒汉、饕餮之徒和瞌睡虫？当他看到村里的朋友背后常常把他当作世界上头号傻瓜时，会有多大的失望使他的余生充满苦涩？怎么向他解释，背着朋友说的话并非都是想伤害人，秘密地说出的话里不可能带有羞辱的意思？因为西德·阿迈特对待从可能抱有的看法是一回事，塞万提斯对他可能抱有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西德·阿迈特或塞万提斯对骑士和侍从得出的看法与神甫、理发师和许多其他人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这么多隐藏着的、遮掩着的或狡猾的想法害得他寝食不安，桑乔该是多么消沉、多么失望和多么伤感？

最初，桑乔对学士说，想学会识字，以便日后哪天能读描写他们冒险经历的书的时候，学士就故意耗时间。因为说真的，尽管桑乔很精明，记忆力也很好，但学士根本没想到他能掌握那个识字课本。他没想到、也没有人相信的是，粗鄙的桑乔竟然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读得挺流利了。

参孙·卡拉斯科在神甫家里碰上了理发师，当时神甫正在蜂房边采蜜。理发师听说后大声说道：“不可能！”

堂佩德罗说：“是奇迹！”

神甫继续眼巴巴地盯着从蜂房滴进瓮里的那条无尽头的蜜线，问道：“您怎么保密保得这么严实呀？”

学士三言两语地告诉他们，要是按照那个不明智的想法把书交给桑乔，他感到特别烦恼，同时把跟桑乔进行的谈话对他们讲了一遍。

最后，学士忐忑不安地说：“瞧这事闹的，先生们！”

穿教士服的堂佩德罗插嘴说：“真的，他可能知道咱们并非跟某些玩笑没关系，但他应该发觉，咱们心里并不想取笑和看不起他。他应该发觉，咱们开的一些玩笑能够完满地实现把他主人送回家里，跟他家人在一起的目的，能够让堂吉诃德不再疯癫，能够让他不再给疯子当差，但不妨碍他干他的事。”

“咱们毫无办法”，忧伤的尼古拉斯承认，身为好的学者，他关心世界和谐，众人和睦。“他恼了吗，不跟咱们说话了吗？桑乔好办，时间一过他就忘了。当然，学士先生，您最好开导开导他，给他指出并且叫他明白，写在书里的东西是一回事，现实和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在书里，传记作家会进行自由发挥，不是一点一滴都符合咱们经历过的事情。这种情况有阅读习惯的人都知道，发现写得走了样或不同寻常也不在意，因为他们能凭借自己的理智把那些还原到正子。即使在像荷马这样绝妙的作者那里读到，迪奥



梅德斯一下子把对手的身体一劈两半，或者阿喀琉斯转眼之间就把二十五个特洛伊人卷到空中，用长矛像穿火腿片一样把他们穿起来，咱们也知道，这是为了让咱们了解他们的极度勇敢和无穷膂力而进行的自由发挥。所以，桑乔读他的传记的时候，必须恰如其分地衡量事实的本来面貌和作者为了给事实提味添加佐料写出的样子，但这些佐料只是提味，不能添加一丝一毫思想内容。所谓佐料，就是夸张、颠倒词序改变意思、隐喻，以及可以认为是语法中调味香料的种种手段。如果没有这点烹调艺术，那事实就会乏味得让人咽不下去了。”

## 第二十五章

是桑乔的情绪经历的变化与他的新状态有关，还是这种状态恰恰是因为他从文盲变成有初步教养的人形成的？是这种变化先于发生的所有事情，还是造成后来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些新现象的原因？这都有待观察。但这些新现象已经让特雷莎·潘萨和他们的子女惊恐不安，而桑乔本人却若无其事。

桑乔似乎越来越安静，沉浸在特雷莎嘲讽地说的“他的享受”之中。

他只等着学士把书给他。在他看来，只要没读到为了它才学读书的那本书，学会读书还不算有意义。

第二天，他按照约定去取书。

学士辩解说：“桑乔，我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千方百计地找，也没见着那本书。丢了？不可能丢哇！我有点相信是魔法师给卷走了。当时书借给过堂佩德罗，我问他，他肯定地说，给尼古拉斯师傅了。我又问理发师，他承认是从神甫手里拿到了，可又打保票说，已经还给我了。桑乔，你已经加入了这个读书人的圈子，有件事千万别忘了，永远别把书借给别人，借出去就不还，别人借给你的，你也别还。因为书就像吉普赛人的狗一样，特别喜欢跟第一个不赶它们的人在一起，谁要是赶，它们就去跟第一个走过、‘巴儿巴儿’地叫它们的人在一起。所以，如果哪一天你想增加你的藏书，就别借给别人，也别还别人的书。”

“您告诉我多少钱，我愿意自己买。您知道，我跟堂吉诃德挣了不少钱，在给了我这么多的人身上花几个雷亚尔是小事一桩。”



“难的不是这个，是很可能已经卖完了。据我所知，这本书红得发紫，没有一个前厅里不是每个听差和每位骑士在人手一册地读。不过让我试试看，也许还能碰上。”

桑乔发觉，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在他上学前后讲的话完全两样。

从前的侍从说：“要是知道，要是想到学习读书和写字是这么容易的事，我早就开始学了，我统治海岛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难堪了。还有，要是像现在这样会读会写，那就没有人在那个破广场上对我那么放肆，我就捞到大大的好处了，就让渴望当总督夫人的老婆当一回，也让她高兴高兴，就会把全世界整理得比纱锭还正，首先要整整想饿死我的那个‘不倒翁’或‘没理也有理’医生。我会说，过来，‘破哈喇子’先生，你在哪本书里看到不给人吃饭，拿给我瞧瞧。我是没有把我在这一带看到的、经历过的和听说过的写出来，要不然稍微花点力气，就能把他，还有更加博学得多的医生写的一千本书统统驳倒。现在，我也后悔想写可不会写，要不然，就能把主人堂吉诃德吩咐我代表他对他的夫人杜尔西尼娅讲的话都写在纸上。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疯狂举动的一部分。可即使是疯子，答应人家的事不给办也是不对的。要说疯子有权利疯，那咱们其他人就有义务尊重他，不能因为疯，在他理智的事情上欺骗他，让他相信是疯子的事情。堂吉诃德在他的骑士举动上可能是疯，可是，他爱杜尔西尼娅却是有证可查的事，既然是有证可查、不是强迫的事，他就不能与别人分享。他从来没见过杜尔西尼娅，但这不妨碍爱上她，不妨碍他的爱像最机灵的卡利斯托<sup>①</sup>的爱一样正当，因为他爱的是爱情。这不是疯子的事，是理智健全人的事。咱们所有人不是一旦爱上就都变疯吗？所以人们才说，‘看，门多萨爱得发疯了’，或者‘康斯坦萨，我疯狂地爱你’。真的，先生，要是会读会写，我

---

① 卡利斯托，前注西班牙小说《拉皮条的女人》中梅里贝娅的情人。

早就把这些事都办了。现在我看出来了，您是不想让我看这本书吧？快给我吧，我太想读了。”

“别着急，桑乔。你敢肯定想读吗？听我说，以前什么都没跟你说。你可能在这部传记里看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但不招你喜欢，而且会叫你难受和痛苦。也许你觉得它们不准确或者撒谎骗人，也许你认为它们损害你的名誉。要注意，你将看到的那个人是你，同时又不是你那个样子，或许你不想是那个样子。”

桑乔承认：“可能，不过听我跟您说两件事。第一，根据我老爷堂吉诃德对我说的情况，我不相信摩尔人西德·阿迈特没有原原本本地讲述我们游侠经历中的事情。塞万提斯先生大概也不想讲不是事实的东西，他当过兵，不可能不是把自己和别人的名誉放在其他一切前面的人，因为毁了别人的名誉，也就毁了自己的名誉。我不怀疑，可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人可能不像他喜欢的那样处在某一个关头，可是谁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呢？谁没有在大街上踩了一块石头摔倒在地上过？谁没有把无关紧要的事情弄混或弄错招人笑过？照镜子的时候，因为那是镜子，大多时候咱们对看到的样子不满意，可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把镜子摔了。要是摔了，那咱们的做法就太轻率了。所以，快把书给我吧，我渴望要读。读完这本，我甚至会向您借那本，就是讲不是咱们的那个堂吉诃德和不是我的那个桑乔·潘萨的那本。”

“听我说，桑乔，我到处找也没找到。”

“听您这么说，我总觉得是借口。相信我，我早就气极了。”

“不跟你撒谎，就是没找到。就像我记得的那样，一定是借给堂吉诃德了，他没有还给我。尽管如此，咱们在这个柜子里再找找看。你也要加入藏书者社团了，你一定要知道，很多时候，书就在眼前却看不见，好像中了魔法似的。即使是一条狗咬你，就在身边你也看不见。所以，得在同一个地方找上千百遍。”



说完，打开了至少存放着一百本书的橱柜，与此同时，桑乔坐在桌子旁，看着那些大部头的书，有几部还是对开本的，惊讶得一言不发。可他不是能够沉默老半天的人，受了好奇心的刺激，终于问道：

“卡拉斯科先生，这些书您肯定都读过？”

学士愉快地说：“书加在一起超过八本时，这是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不过，有些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有些，比如这些字典，是查字时才读。有一些买来后从来不读，随便看几眼就行了。还有一些远远地一看就知道，只能远处看，不想读。另一些则相反，拿起来读，可讲的事情又看不懂。没读过的，或者读着没兴趣的，最好送到收废品的和做箭囊的那儿去，要么就浇上油烧了，要么就挡窗户。书要是不读，留在身边干嘛？你家要是没有鸡呀羊呀要看，会养六条狗吗？书跟狗差不多。一本书要是好，能够保护你，让鬼和闯进来的人不能近身。尤其是在咱们每个人都经历的孤独、忧愁或厌烦时刻，书给你最好的陪伴。书又不同于朋友，它更像是狗，需要的时候时刻待在你身边。因此，如果一本书你不需要了，不想拥有了，最好的办法是送给别人，或者让它随便去哪儿。所以，关于水的俗语，‘不要喝的水，随它流吧’，也同样可以用在书上，‘不要读的书，随它去吧’。”

桑乔打断他说：“我对那水可无限渴望着呢！要是让那些没尝过的水流到我身边，我都想喝。”

“小心，桑乔，别让它们害了你，就像一杯水害死了美男子国王费利佩<sup>①</sup>一样。要是只因为过分渴望，刚刚迎面碰上一本书就扑上去，你很可能发生类似的事。反过来说，你也别厌烦，这个极端大概你也知道，就是看到一本书，没给你讲出什么内容，你就随它

---

<sup>①</sup> 费利佩（1478～1506），西班牙国王。

去了。这说明，要么发现这水对你没好处，要么你不渴，不管哪种情况，为什么要喝呢？”

“大概是这样吧，在此之前，我对语法和书一直漠不关心，对此也没有什么遗憾。那是因为，要么对我没好处，要么我没有那种渴望。刚刚五岁的时候，爸爸叫我看管家里的三只羊，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赶一对母骡子，要不是没劲把犁头插进地里，我就耕地了。这样一来，不是干这活就是干那活，没能上学，也没能听课。我那会儿，冬天农活干完了，午后变长，快到傍晚的时候，堂佩德罗晚上给青年牧工和短工们讲课。还是告诉我吧，要找的书还没找到啊？”

是没找到。卡拉斯科学士把所有的书都从柜橱里翻腾出来，一本一本地看着，可哪一本也不是要找的那本。后来，他突然用手掌拍了拍脑门，似乎要用这个方式确定想起了一件事，一件费了好长时间才从掩埋了将近一年的深坑里冒出来的事。

“这回想起来了！知道在谁那儿了！我读完那本书时，也从并不是装的那场热病中恢复了过来，于是回到村里，特别想见书里出现的你们这些人。后来，你来看我，我跟你讲了看过那本书的事。你赶忙跑去告诉了堂吉诃德。他叫人来找我。我真是好运气，没多久，他就把我当作了极好的朋友，很快赢得了我极大好感，因为他拿我当作了可以一起谈论骑士事情的人。这类事，你知道，我像对这类事最博学的人一样清楚。我甚至主动提出做他的侍从，若不是最后你决定做他的侍从，我就做成了。我承认，最初，想跟堂吉诃德开个玩笑，就跪在地上，想按照书里读到的大家骗他那样骗他一回。可他呢，对那些玩笑没有完全当真，假装没看出来就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好人，不图虚荣的人，认为那是并非对他这个人，而是对这个人所代表的东西——我是说骑士团——的当然礼节和殷勤之意。于是我对他说，他的传记已经印成书了。我以为，



他对出书的事可能已经了然于胸，可能像对自己志得意满的人常常发生的那样，愿意让人加倍恭维。那种人就那样，只要人家再跟他说点什么脑子里记得的事，他们就装作突然得知什么大事一样膨胀起来。可人家堂吉诃德不是这样。他的性情非常谦恭，不喜欢这类阿谀奉承。他极为看重未来岁月对他的评说，毫不在意现在时光对他的议论。他曾对我坦率地说，可能最让高尚和杰出的人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在人们的言谈和印制的书画中享有良好的口碑。这话他可能对大家都讲过，前几天安东尼娅还跟我回忆过。这些事没有冲昏他的头脑。我们成了朋友以后，他也经常对我说：‘学士先生，您要知道，当代人的看法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那是出于自私，不是自私就是害怕，不是自私和害怕就是谄媚，而谄媚总是狡诈的、追求一本万利的，是私心和害怕的遮羞布。因此，找到一个对你说真话的人，不是在书里找到，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要么不敢说，这就是害怕，要么为了自己才说，这就是自私，而这种情况是虚荣的产物。’如果你没忘，那么大概还记得，当时堂吉诃德问，书里写了哪些冒险？认为哪些最滑稽可笑？我对他说，一些是关于他觉得是勇士和巨人的风车的冒险，一些是关于捶布机的冒险，一些是关于实际上是两群羊的两支军队的冒险，还有一些是关于要送到塞戈维亚下葬的死去的修士的冒险，关于解救苦刑犯的冒险，关于本笃会僧侣的冒险，以及关于勇武的比斯开人打架的冒险。”

“唉”，桑乔深深叹了口气，几乎哭起来，堂吉诃德的死让他没有了一点生气。“您说的这些事，还有再也回不来的美好时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像菜畦里的青菜一样。现在，我就像咱们说这些事那天一样看着他和您。虽然只是一年前的事，可那些事好像发生一千年了，有时候又像就发生在昨天。好像过一会儿就能看见真实面貌的堂吉诃德活生生地来到咱们面前，挺着胸膛，垂着下巴，闭着

威严的嘴，忧愁的眼睛望着地面，那么威严神气地走来走去。当时想起一些冒险来，咱们三个笑得多开心呀！比方说，咱们听话的罗西南提异想天开，要吃好东西那次跟杨瓜斯人的冒险，我主人后来还笑过几次。还有我在空中蹬腿跳那次，真的，比我想的跳得还要多，发生的时候心里特难受，可现在想起来还会笑。”

学士打断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那些事那会儿让你笑，现在也许会叫你恼，桑乔。要知道，讲你们故事的传记作家讲得很详细，你主人挨棍子和人家侮辱你的那些事样样都讲。不知你们是不是说过这么多、这么蠢的话，反正书里都当作笑话算到了你们的账上。”

桑乔承认，说：“就在您见堂吉诃德那天，他对您说，公正地说，挨棍子那回事没有必要写进去，这话当然有道理，因为有些情节不会改变或歪曲传记的真实性。既然会让主人公脸面无光，干嘛还写？”

“我不知道。可能是埃涅阿斯不像维吉尔描写的那么仁慈，尤利西斯也不像荷马描写的那么谨慎吧。不过，写寓言是一回事，寓言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写作者脑子里想象出来的，写传记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寓言作家可以不按照事实是怎么样，而按照应该是怎么样来讲述或歌颂事物。传记作家则不行。传记作家不能按照应该是怎么样，而必须按照事实是怎么样来写，对事实不能增加或减少一丝一毫。因为，你很清楚，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事实只有一个，其它所有东西都是花边和装饰。所以，毫不奇怪，你碰到的装饰会多于事实。”

桑乔实话实说：“这我不知道。要读了才知道，跟您一样，我也这么想。那会儿我跟您说，要是传记作家尊重事实，必须得写我。当然，这个和那个，我主人和我，重点大不相同。就像同样是用舌敲，大钟和小铃铛的响声是不一样的，我更像是小铃铛嘛。”

“桑乔，别自大，也别自卑，没必要。不过我告诉你，如果读的



时候，见自己被耍笑得有点过分而发火，你可别忘了，没有坏到没有一点好处的书。”

桑乔说：“我不会对书作评判的，我不是什么人物，我是观察生活。要是生活，包括它的各种麻烦，写得深刻，就算觉得不是滋味，我也会说好。因为咱们都知道，衡量人的生活时，得好的坏的一块儿看，做做加法减法再下断语。拿我来说，如果知道了我的减法，我也清楚把加法做到什么份上，不会抬高自己，犯冒失和骄傲的错误。”

参孙说：“桑乔，要是这样，你就是第一个看到自己在书里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不想进行报复的人。印出来的作品得慢慢看，人们总是反复咀嚼千百遍后再放下，放下之后再一点一点地吸取它的精华。如果带着毒素，还得吸点毒素。有人是这样：触到他一点痛处，就把其他的都忘了，即使由圣手切里尼<sup>①</sup>把他鍍在纯金上，他也想报复，把作者砍死在昏暗的小胡同里，要么就盼望一场绞肠痧把他送进坟墓。”

“您看这是多大的错误。我当过总督，听说过对我治理方法的批评。我从来没觉得，会的人教给咱们，能的人纠正咱们是坏事。根据我一生观察的情况来看，布料不同，量布的尺子也不同。所以，有的人一个手指头没动过，连家门也没出过，可如果有马屁精在身边，会把他没有做过的英雄壮举算在他的头上，而这位老兄竟不愿劳驾指出这样的错误。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在漫长而英勇的征程中吃尽了苦头，身心憔悴，在千百种危险中廉价拍卖自己的生命，却没人相信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知道。有人当了村长手下的一名小吏，就像公鸡一样扯着嗓门大肆吹嘘，好像荣任了希腊教的总修道院长，并且凭自己的功劳又得到了一个新西班牙王国<sup>②</sup>似的，

---

① 切里尼（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金匠，定居于法国宫廷。

② 新西班牙王国，西班牙统治时期对墨西哥的称呼。

人人都想当面见见他，看看他身价几何。即使这样，有一半心中有数、能够检验他几斤几两的人都会说，是个冒牌货。人家让我当过总督，这事已经牢牢地刻在了天空上，用一般字体写在了当地的大事记里。我没再当下去，不是因为臣民的批评和那里的百姓，是因为我不想、没情绪再当了，那儿让我憋得慌。”

学士提示他：“假如那会儿你起码有点文化，就能渡过难关了。”

“可能吧，不过，就靠我这敏锐的知觉也能避开这些暗礁，点滴精明胜过满肚子学问嘛。还是快告诉我吧，您正找、我要拿的那本书找到了没有？”

“桑乔，我每说一件事，你都不让我把话说完。刚才跟你说，或者说想跟你说，我跟堂吉诃德说了那么多出版了你们英雄业绩的那本传记后，他见漫长的冬季已经临近，那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不能靠读书来消遣的冬季，因为魔法师卷走了他的书，封闭了他的房间，于是，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像做了该斥责的错事的小孩子一样，明知故问我有没有那本书，如果有，能不能借给他，还发誓说，读完立即还给我。因为他凭经验知道，书一旦借出去，就像带着凶兆的鸟儿一样，就再也回不了老窝了。我给他找了找，就给了他……就这么一直到了今天。虽说堂吉诃德这人是个好骑士，可跟读书会里的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他读了没有，喜欢呢，还是相反，不喜欢。后来，你知道，好天气一到，他就准备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那次出行。我以为他把书还给我了，也就不再记得了。不过你别急，我到他家再找找，如果安东尼娅或女管家没烧，那就大概还在家里，不难找到。”



## 第二十六章

桑乔回了家。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答应，《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那本书，从骑士家找回以后就给他。

参孙去了骑士家。堂吉诃德死去了三个月——也许多几天也许少几天，在桑乔上课这两个星期里，安东尼娅·吉哈诺没有见过参孙·卡拉斯科。

参孙·卡拉斯科在门厅里迎面碰上了公证人德马尔先生，他正从骑士家出来，情绪糟得一塌糊涂，只说了句“你好”、“再见”，算是打了招呼。

参孙想，公证人先生可能是在谈财产和已经使财产化为乌有的债务问题。

安东尼娅听到了她的学士的声音。学士在问新来的杂工马蒂亚斯·巴里恩托斯，他是谁，安东尼娅和女管家基特里娅在哪儿。家里的新仆人是個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体弱多病，有点口吃，光头，说话时有个少见的习惯，撅起的嘴巴几乎要把鼻子都给遮住。他告诉学士，女管家正在院子里用棍子拍打褥子，没见安东尼娅出去，猜想她在家里，但说不准在什么地方。这时，学士见姑娘压抑着飞上面颊的情火，一面罩头巾，一面快步下楼。

“哎哟，学士先生，真是贵客临门呀。”她吩咐新杂工：“你，别像木头棍子似的站在那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个点光临有何贵干？”

“塞瓦东呢？”

“不合适，辞掉了。”

“我一点不可惜，这些日子他好像越来越放肆。德马尔先生，在照看您的财产？”

学士的到来让外甥女情绪极佳，两三秒内就把像其他早上一样，那天早上公证人到堂吉诃德家来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原来，刚才公证人对她说：“听着，安东尼塔，我可不是你这个精明小姐的诺言能够永远折腾来折腾去的老人。如果一个月内不给最后答复，我想要的答复，就是做我的妻子，我就要跟法警采取行动，来占房子，把你和女管家赶到大街上去。所以，别耍花招，珀涅罗珀<sup>①</sup>的狡辩咱们可都清楚！”

正为这通警告难过的时候，她听见学士跟新来的杂工说话，一切痛苦顿时烟消云散，甚至讽刺起这件事来。

“您说德马尔先生照看我的财产？他算老几呀！还是别提这个丧门星了。快告诉我，这个时辰来家有什么好事？”

“安东尼娅，这么说你们要吃饭了？”

“还没有。所以，我这就让基特里娅在桌子上加个菜，再给您炸几个鸡蛋，是我的鸡今天早晨刚下的，免得让那些放高利贷的、讼棍和光说空话的律师都抢走。还有，要是愿意，我就去告诉马蒂亚斯杀两只肥兔子，连牛也杀了，欢迎您的大驾。”

“什么都快没了，情绪还这么好。”

“难道您想让我哭？让魔鬼把财产拿走吧！上帝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激动和高兴的心情让安东尼娅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参孙·卡拉斯科的到来更让她话语格外多，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学士的眼睛。

学士对她说：“没那么严重。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有办法刹下所有那些饿鹰的嘴。什么时候吩咐，我一定来跟你们吃饭。我看这儿

---

① 珀涅罗珀，希腊传说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丈夫远征特洛伊期间，拒绝了许多求婚者的纠缠。



开始照宫廷里那样办事了，你们不但辞了仆人，还换了个更好的。”

基特里娅走进来问候学士。参孙看到，此前两个女人那冷淡和紧张的关系，已经变得温柔和亲密，似乎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终于明白，一生中除了能够互相给与的以外，她们没有别的亲人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在为另一个人终日操劳，一切都显得比糖还甜，比蜜还香。如果随着时光流逝，想把堂吉诃德捧上圣坛的人得知外甥女和女管家那种紧密无间的样子，一定会认为那是骑士的第二个奇迹。无论参孙·卡拉斯科本人，还是任何一个了解女管家和外甥女的人，因为早已厌倦了两个人的长久不合，都不相信这个奇迹。当然，那种奇怪的和谐是有原因的。

可是，基特里娅出走回来第二天发生的那件事，安东尼娅怎么能对参孙·卡拉斯科说清呢？那一天，基特里娅听见她在门后抽泣，进了房间后，见她赤裸着身子，爬到一个用两把大椅子拼成的高高的座位上，要从那里跳到撒在脚下的一捆荨麻上。一见那场面，基特里娅立刻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就是要把已经在她肚子生根的那颗种子挤出来。安东尼娅一下子扑进女管家怀里，把她去金塔纳尔那天自己跟塞瓦东发生的事和盘托出。

基特里娅想尽办法安慰伤心欲绝的安东尼娅，怪罪自己丢下那只羊羔，让她单独和钻进羊圈的恶狼在一起。她对安东尼娅说，“早就在这个自负的短工身上发觉有点让我讨厌的样子”，又怪自己那天没留在家，她想，要是她待在家里，姑娘就不会失去贞操，可这层意思没有明说。安东尼娅也责怪自己，说即使不是被好奇或天真打败，也是被自己的害怕打败了，以致没有更坚决地保护自己的贞洁。

二人平静下来后，基特里娅给姑娘盖上冻得青紫的身子，问：“你肯定？”

女管家指的是，安东尼娅是不是肯定怀上了塞瓦东的孩子。安

东尼娅点头说是，她嘴里干得连话也说不出。

“别害怕。再告诉我一件事。像你说的，他强奸了你？”

安东尼娅的脑袋动了一下，好像“是”的意思多于“不是”，但又像“不是”又像“是”。

基特里娅已经拿定主意，不管什么事，先忍在心里，继续问道：

“你爱他吗？”

安东尼娅像哑巴了一样，摇头说不，这回很干脆，这个动作没有一点模棱两可的意味。

“他跟你说爱你了吗？”

姑娘痛苦不堪地点点头，承认是那样。

“好哇！既然这样就都解决了。嫁给他就得了。”

“不！”

这个“不”字像把她的胸膛一劈两半的利剑一样斩钉截铁。

安东尼娅接着说：“即使愿意，管家，对我来说，那也是最坏的刑罚。我清楚，很多女人想要他做丈夫，可是，一想到是他的人我就恶心。我甚至不敢肯定，如果他知道我什么嫁妆也带不过去，都将落在公证人手里，他还想让我做妻子。”

“这个你不用担心，孩子。以骗对骗。还有一件事，这些事你对谁说过什么吗？学士知道吗？”

安东尼娅再次坚决地摇头。

“他要是知道，我就要死了。”

“塞瓦东呢？”

“他大概是最后知道的。”

“好，有件事要做”，过了一会儿，基特里娅说，虽然话音吞吞吐吐，但却表明她是最清楚那件事该怎么办的人。“明天就把塞瓦东辞了，以后就好办了。”

于是，把短工辞了。他很不服气，还挺牛气地去找安东尼娅，



甩出几句话：

“死了也不能是别人的，安东尼塔，别说我没警告你。无论如何，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基特里娅听见短工这么说，像母狮子一样冲到他面前，说：

“听着，胡安，安东尼娅是要嫁人，可不是嫁给你。你要是乱说，我就说你是因为偷东西离开这个家的，那时候就谁也不会要你当仆人。不信你就等着瞧。”

短工扬着最凶狠的脸色威胁说：“安东尼娅要么是我的，要么谁的也不是。我杀了她也不能让她嫁给别人。顺便把你也灭了，遮掩丑事的老太婆。”

女管家说：“好哇，但愿这样。你看着办，不过不许再靠近这个家门。”

“我要把这个家给灭了。”

基特里娅毫无惧色地说：“我看挺好，可要是再见你到这儿来，我就用草叉子叉死你。”

塞瓦东走了，马蒂亚斯来了。基特里娅脑子里把那个村所有的小伙、鳏夫、老光棍和单身庄稼汉的名字重新逐一过了一遍，也没找到一个跟安东尼娅般配的人。有的条件不如她，有的条件又比她好。

就在事情这样悬而未决的时候，那天上午，参孙·卡拉斯科来到堂吉诃德生活过的家要书。

“安东尼娅，我听说，塞万提斯的书里也这么写，说一年前，你舅舅完全失去理智之前，在家中院子里点了一把火，烧了两大堆书。”

外甥女承认：“不错，是的。很遗憾没都烧了，要不是堂佩德罗和尼古拉斯师傅最后一刻大发慈悲，就都烧了。事实清楚地证明，那些书是造成吉哈诺先生胡思乱想的真正祸根。还把这公开出去，

让别人嘲笑，自己丢名败誉。”

“这些想法咱们还是别说了吧，因为坏的不是书，而是得遇天恩恢复了自己理智的那个好人的大脑。有些东西本身没有害处，有害的是用这些东西可能做的事情。理智健全的人，不会因为用火可以点燃罗马这样的城市而想把火埋葬，不会因为刀里睡着死神而想把刀都熔化，也不会因为遇难者会在水里淹死而想把地球上的水抽干。所以书呢，如果说有害，但是，如果读书人是个明智和有鉴别力的人，在他眼里就可能无害。很遗憾，当时我不在村里，要是在，就会跑过来把书都拿走，不让烧。在这个人觉得靠不住的书里，别的人可能会发现隐藏着的秘密宝藏。在向这个人展示的美女中，别的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丑八怪。所以，在统计那次著名的、血腥的图书清查中的遇难者时，我就想把受惩罚的书捡回来，拿到家里改造一番。不管多坏，但没有一本书在时过境迁之后不显得比原来要好。即使显得比原来还坏，也像失效的毒药一样没有那么凶险了。当然，我会高兴地把真正的和假冒的、高尚的和伪劣的帕尔梅林们、堂杜阿尔特们、阿马迪斯们和贝利萨尔多们<sup>①</sup>带回去，到最后审判时，叫他们分别站在我的左右两旁。我凭经验知道，今天你觉得好的、有趣的和有益的书，过一段时间再读，会觉得索然无味和空洞无物。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认为是江郎才尽的作家的作品，多年之后，又会觉得它充满前所未有的新意。假若不是神仙的食物，不是《圣经》记载的神赐食物吗哪和美味珍馐，年轻时吃的食物，到了老年吃什么都没味的时候，还食之甘美的食物是非常稀少的。不朽书籍的例子也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因为它们要经历几个百年才算走完一生，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在书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你们做得太轻率了。烧了以后，它们的灰烬就只能到对书的最后审判时才能聚在

---

<sup>①</sup> 这些都是欧洲骑士小说中人物。



一起了。因为到那时候，才能吹响号角，让世界上已经写出和直到时光尽头将要写的所有书籍恢复原状。

女管家惊恐地，外甥女暗自忧伤和不安地，两个女人望着他，好像堂吉诃德本人死而复生了一样，因为参孙对骑士书籍的极度喜爱使安东尼娅与他拉开了更大距离，阻止着她最隐秘的希望。

接着，参孙又对女管家和外甥女说，他把书借给了堂吉诃德，现在想要回去。现在要书理由更充分了，因为正是他向堂吉诃德透露的那本书促使他决定回村，而且也正是堂吉诃德本人向他借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本书吗？”

安东尼娅当然知道指的是哪本书。去年冬天，她舅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行以前，家里对那本书和书里的内容谈论了很多。甚至堂吉诃德自己也对女管家和外甥女说：“我的女士们，叫我疯子吧！可我的故事已经印成铅字了，你们谁的故事也没有这样。我嘲笑其它的一切，但那将是我没有完全消亡的方式。”

“现在您要那本书干嘛？”安东尼娅对学士以为她不知情有点不高兴，这样问道。“我可以肯定，自从我们烧了书又封闭了藏书房间以后，这个门绝对再也没进来过一本书。要是进来过，大概也是比其它书飞走时秘密得多地进来的，因为幸好，我在家里再也没有看到过一本。这要不是真的，现在就让我死。”

“快别这么说，安东尼娅，学士先生说得对。是进来过一本，没准是他所说的那本，”女管家基特里娅说，可说到这儿就沉默了，似乎不想再说了。

“这个沉默的意思是……你用它点火了？”

“这个沉默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还给您。要是当时我对主人严厉点，也许现在他还活在我们中间。谁也打消不了我脑子里的想法，他是先读这些书弄坏了脑子，后来才走上这条路的。”

“听我说，基特里娅，路已经选定了，你我都没有办法让他离开

那条路或停住脚步。我是男人，有自己的财产，能买书，也能读。如果明知是我的东西但不想还，这样会败坏你的名誉，不是我的名誉。一有机会，我随时可以再买一本。”

“别说我是贼，学士先生，别侮辱我！我们穷人只有名誉，最卑鄙的小人也不能不尊重我们。您在这儿等着，我到搁的地方找找去。既然有这么大兴趣，要么您自己上顶楼更好，在曾经是吉哈诺先生武器的那堆东西里一找就找到了。就是他死的那天我放在那儿的。埋了他以后，我们把小坐垫送回房间时，我的手碰上了不知什么硬东西。心想只能是件宝贝东西，照看得这么仔细。我掀开褥子，在长长的粗羊毛中间发现了那本书。他大概觉得那书十分宝贵，所以藏得这么严实。我不识字，要是识字，知道是什么书，相信我，不等别人，我就把它烧了，好从地球上抹掉一个人的悲惨历史。这个人是最人，却遭遇了变成疯子的不幸，还有，遭遇了碰上几个比他还蠢、靠损害我主人名声出名也不在乎的传记作家这种最悲惨的不幸。可是，一想到刚刚把主人埋了，他是因为非常爱惜才把书藏在褥子里的，我就饶了它，把它拿到顶楼上，跟证明他疯癫的其它证据放在了一起。上去吧，在那儿准能找到，我敢向您保证，这回魔法师没有卷走。”

学士讥讽地对女管家说：“别打保票，基特里娅，魔法师一旦认识了路，照样能跑来把别的东西卷走。”

“不知您说的是什么。还是快上去找吧。”

女管家有时候脾气很粗暴，裙子“呼”地一声，猛地一转身，走了出去。

正像安东尼娅和魔鬼希望的那样，就剩下了姑娘和学士两个人。可能是魔鬼给了灵感，让学士说出了这么两句话：

“安东尼娅，带我上顶楼吧！你家这么大，我会迷路的。”

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十分清楚顶楼在哪儿，怎么上去。就在骑士



死去、他在家里到处找他那一天，他上去过，并且在一堆武器里发现了那面护胸盾。后来，他把堂吉诃德亲口告诉他的那个神秘标志写在了上面，那个标志说，“能者，愿吧。愿者，能吧”。只是当时他没有看见那本书，因为正像女管家刚才说的，她是在埋葬了堂吉诃德几个小时以后才放在那儿的。

## 第二十七章

那座顶楼是家里的顶层，有十个并排房间，占了整整一层。主梁、横梁、系梁和伸出墙外的柱子好像船的龙骨一样，使那个地方显得有点模糊不清。走路时，必须低头缩颈小心迈步，才能不致于在支撑屋顶的哪根异常粗壮、坚硬和有力的木头上碰伤。家里日子过得比较节俭，所以里面没有存放太多东西。只有骑士那几件锈迹斑斑、瘪瘪塌塌、没有轭绳的不寻常的武器，像不成样子的稻草人一样躺在一个角落。还有几条咸猪肉、灌肠、其他腌肉和干泡菜吊在一根房梁上，生怕老鼠给吃了。一个角落堆放着那一年的粮食，是小山一般高的丰收的小麦。另一个角落是比那堆小麦还大的一堆各种秸秆。秸秆垛上放着几种晚熟水果，有苹果、形状像梨的苹果和香橼，使整个顶楼充满一股幽幽的清香气味。在如此宽阔的空间中，其他地方都空荡荡的，在一片寂静之中，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更加明显。在一边筑巢的十二只鸽子和两只像火鸡一样肥的球胸鸽子的咕咕叫声，在那片寂静中显得无限洪亮。一道非常清澈、刚刚熔化的强烈的斜光，穿过为了照亮门廊而在墙上开的一扇小窗，从一边照到另一边，也只能把笼罩在那里的浓重黑暗变成一道狭窄的昏暗。

“让我带路，我熟悉。把手给我，别摔倒”，攀登通向鸽子窝那陡直的楼梯时，安东尼娅说。家里那块地方异常僻静和安静，但她却把声音压得那么低，以致人们会以为，他们是要去干什么罪恶勾当，或者是怕惊醒了什么人。

到了那地方，本来已经不必再领着学士，可安东尼娅非但没有



松开他的手，反而非常冲动地握得更紧。于是，立刻把此前由于教士服的缘故，这个年轻人不能接触的一股热情之火传到他的身上。

在粗大的松木梁中间，呼吸到一种充满腌肉中香料和鸽子粪味道的空气，那鸽子粪是一百年前大水淹没房子时就堆在那儿的。尤其还有一种极好的特殊气味，那股气味来自堆在那里的小麦、秸秆和静静地放在那里酿制糖分的水果。

参孙·卡拉斯科也感到，他的手在姑娘手里握的时间超过了理所当然的限度，他的脚和安东尼娅的脚移动得异常缓慢，好像永远也不想到达基特里娅说能够找到书的那个地方。

安东尼娅甚至可以肯定，她心脏剧烈的撞击声会把鸽子吓跑。然而没有。鸽子无动于衷地看着两个不速之客的身影，连头也不扭，只是把它们严肃、柔软、咕咕响的呼吸停上两三秒钟，然后，在发觉那两个无害的人儿要做一件重要得多的事情时，再呼吸一次。

两个人停下来，面对面地望着。安东尼娅穿着一件紧身胸衣，无限柔和地描出了两个苹果般大小乳房的轮廓。十九岁芳龄的全部风韵，宛若一束玫瑰，从衣服大领口处展露无遗，双目的光辉使她更加光彩照人，很难不在她面前感到头晕目眩。

如果参孙·卡拉斯科在生活的事情上像在文章和书籍的事情上一样精明和机灵的话，那他应该预感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无数次惊扰过他阅读思路的风流场面之一。

五分钟后，基特里娅发现他们俩不在了，看到没有他俩的说话声家里显得那么肃静，立刻想到了可能正在发生的事。她没有上去叫他们，而是想到了她的翁托里亚圣母，再三再四地恳求她，让策划好的那件事情顺利进行，像她为了姑娘的幸福如此渴望的那样进行。

透过参孙·卡拉斯科捉住的那只手，一股热情之火传到他的体内，在血管里奔腾。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在他们还没有到达放武器的地方时，就在吊在梁上的腌制食品下面，难以遏制地互相动

了情。没有一句话，就在银白色的麦秸上，安东尼娅把两个月前塞瓦东夺去的东西，给了那个少年小伙。

两个人平息下来时，姑娘哭了起来：“唉，我真不幸！”

“别再说了，我亲爱的安东尼娅，我的心肝宝贝。如果说许多男人许下结婚的诺言，得到只要能得到不惜用别的手段可能得不到的东西，那么请你看重我意图的高尚。我在这里郑重发誓，要你做我的妻子，以补救我刚刚用强力叫人顺从的事。”

“哦，不，参孙，千万别这样！我不想让你对我承担什么义务，想让你自由。”

参孙惊讶地问：“怎么！难道你认为补救是比羞辱更严重的伤害吗？”

“哦，不，别误解我的意思，学士先生，我会日夜思念您。除了作您的妻子，我什么都不想，因为……”

就在那里，安东尼娅用简单但发自肺腑的话，对他讲出了她的事情的全部或一半真情。说她从懂事时起就一直爱着她，说她要为爱情而结婚，绝对不愿为了让他承担义务的任何理由而结婚。

学士对永久爱情的理由大为惊讶和惊奇，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听了那一席话异常高兴，当时就感到一切疑虑正在消失，终于看到了似乎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那种东西。

“好极了！安东尼娅，我觉得我身上的事情和你是一样的，你看到了，我却没看到。我给你的结婚诺言是爱情，不管谁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咱们一起努力，我去跟我父母说。你不用跟任何人说，你没有应该听从的人。我父母会把你当做女儿，你会把他们当做父母。”

安东尼娅没提遗嘱条款的事，学士也忘了。说到忘，走出顶楼时他们差点忘了去拿上楼去找的那本书。

正像女管家说的，书就在那堆破烂武器上。学士拿起书，夹在



腋下，两人下楼，来到基特里娅等着的地方。

基特里娅一眼就看出了顶楼上刚刚发生的事，她眼望苍天，从内心里感谢自家村子的保护神，因为她相信，多亏这位圣母的特别关照，那件事终于发生了。

学士非常激动，满肚子言语堆在牙缝里说不出来，只随便嘟哝了两句，夹着书借故告辞，临行时答应，当天下午再来看安东尼娅。

只剩下两个女人时，安东尼娅说：

“哎，管家，为什么事情总是好坏一起来？我为什么这么不幸？现在我真需要我的好舅舅，不是要他来施展他的臂力，是要他来传授他忠告中的智慧。我现在两眼一摸黑，什么也看不明白。”

安东尼娅在她端庄性情允许的范围内，把顶楼上发生的事，两个年轻人之间进行的谈话，以及学士突然发誓说感到的对她的爱，统统对女管家说了一遍。

“我早就这么说吧，安东尼娅，这辈子里什么事都是有办法的。你说事情一起来？这是个吉祥日子。你爱那个爱你的人。你还能想要什么呢？别那么激动了，姑娘，其实，今天发生的事，不过就是已经发生过一百万次，今后还可能再发生一百万次的事。他年轻，健康，身板壮，像他这样富有的男人，可以选择他想走的路。他识文断字，愿意的话，可以穿上法官或教授的长袍，凭他的聪明才智，想攀多高就能攀多高。要是不愿意走这条路，只要留在这儿，打理那大笔财产里的田地和牛羊，再加上你的财产，也能让你们过上国王的日子。因为我不相信，这么说吧，堂佩德罗愿意执行遗嘱的那一条。”

“别提财产，基特里娅，也别提那一条，那将是咱们的苦难。”

“难道你愿意像我一样穷，你愿意因为没有嫁妆没人要你？命运已经把一个再好不过的男人送到了你面前，抓住他你们就幸福了，一辈子是挺短的。”

“那么遗嘱条款呢？”

“我们大家都想让你好，安东尼娅，会让你得到你的财产的。堂佩德罗绝不会是阻碍你这么做人。”

“愿上帝听见你这么说，管家，可总有点什么在我内心深处说，最糟的事还没来呢。”

“最糟的事？在你这个岁数，没有什么事是没有办法的。”

“你忘了公证人了？你忘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学士的了？”

“你担心这个？要是把所有人的父子关系都抖落出来，就连国王也当不成国王，继承人也不能继承，那么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也不敢自夸门第高贵了。想想咱们街坊潘塔莱昂，想发迹的时候，大家都指着鼻子说他爹妈出身低下。他说，正因为这个，我才有更大的荣耀，我的门第从我开始。甭管它，塞瓦东的孩子也好，卡拉斯科的孩子也罢，到哪儿都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就想法按基督教方式好好把他养大成人。能证明这一点，谁也不能说他是熙德<sup>①</sup>一脚踢出来的。”

“那就这么骗下去？没有什么开始不顺的事能走得长远。婚配，是不可拆散的圣事，应该把两个人送进同一座坟墓。人人都想让这条路是漫长的，因为那是生活的路。”

“你要是想，就跟他一起走吧。要是谁也不做坏事，在这条路上，很多时候是走到底比怎么走重要。你不说，对学士有什么伤害？要是有的话，他把在萨拉曼卡和走南闯北时的花花事藏在心底，对你有什么伤害？记住，结了婚就不用管别人，只管你自己，把日子过红火，你们就幸福了。”

---

① 熙德（约1043～1099），西班牙民族英雄，真名罗德里戈·迪亚斯·比瓦尔。典出西班牙作品《熙德的歌谣》：熙德发现在圣彼得大教堂里，法兰西国王的座位设在西班牙国王的上首，于是，把法兰西国王的象牙椅子一脚踢翻，椅子碎成四块。



## 第二十八章

发生了顶楼上的事以后，参孙·卡拉斯科腋下夹着书，惶惑地回自己的家。他的心思不在书上，不可能在书上。在生机勃勃的生活面前，文字上的东西已经完全化为乌有。由于一个寻常事件，那异乎寻常和引人入胜的游侠骑士生涯已经变得非常渺小。因为在他和安东尼娅之间发生的那件事是寻常的，难道不是吗？两个青年男女，当热血在血管里奔腾之时，听从了本能的召唤，这不是司空见惯的吗？刚刚发生的那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两千年前就已经发生，以后还会继续发生。这在书里有了它的标题：爱情的凯歌。在他读过的那么多书里那个著名的标题，难道不能给与他感受到的东西吗？难道那不是令人冲动和使人纯洁、建起和倾覆高塔、给人希望和令人绝望、使人攀上壮丽顶峰和跌下无底深渊的人们赞美的爱情吗？

参孙·卡拉斯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说真的，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事？”

家里，父母坐在桌子旁等着他吃饭。一进家门，他把书放在一把有象牙小圆杆的大算盘上，叫人拿来脸盆洗了手，一言不发地等着女仆上菜。

父母说着一天的活计。参孙·卡拉斯科听着，可他觉得那些话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那么不真切，他可能会说，是隔着一口玻璃钟听到的。

他那因刚刚发生的事而激烈跳动的胸膛，渐渐平息下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觉得是一场梦，一场奇怪的梦。

“发生了什么事，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得告诉父亲和母

亲。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肯定不高兴。他们从来就不喜欢堂吉诃德。不喜欢安东尼娅。我在家里多次听说，他们预言外甥女会像舅舅一样疯。”

这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听到过的家长里短。姑娘的妈妈、堂吉诃德的妹妹让那位绅士骗走，已经疯了。老天已经惩罚了他们的罪孽，年纪轻轻就把他们带走了。女儿会像她爹一样，谁第一个想带走就会跟人家跑。家里的女仆们受了环境的传染，也这么说安东尼娅：“真是宝贝，好一个天才，谁相信呀？叫她吉哈娜跟叫因克鲁塞拉<sup>①</sup>一样。”这些话在参孙·卡拉斯科记忆的某个角落里回响。他经常在村里听见类似的话。小村子就是闲言碎语多。那个村也许不那么小，但从风言风语来看，同样那么小。这些话传得越多，生出这些话的地方就越显得小。在小村子里，没有多少事可以说道，没有什么事可以探听。参孙似乎正听父亲说：“可惜堂吉诃德那份家产，都被他那疯病和看小说的坏毛病挥霍光了。”不能读小说。托梅·卡拉斯科很不相信儿子拿进家里那些书，常问他：“这么多书哇，孩子，用的着吗？”他不得不劝他放心，保证都是神学书、语法书、法律书。如果父亲好奇地看一眼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是小说。就是堂吉诃德藏书房间里那些小说。

他喜欢小说，喜欢冒险，喜欢战斗和恋爱情节。他天生不是过圣人生活的材料。这个他心里清楚。看到女人就燃起欲望。所以他不能拿眼光盯着任何女人，所以每次安东尼娅望着他时他都垂下眼睛，惟恐她看透他在想什么。在萨拉曼卡时，他逛过几次妓院。什么时候把这个告诉安东尼娅吗？现在，他对那些买情卖俏的勾当感到羞耻。他感到害怕，心想在他生活中这么要紧的一件事情上，不能欺骗自己的妻子。一场一定要永远保持下去的婚姻，怎么能一开

---

<sup>①</sup> “因克鲁塞拉”，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在育婴堂里养育的，在育婴堂里长大的。



始就骗人呢？要如实告诉她，他在一时的极度坦率中下了决心。但是同时，他在内心里听到一个警示的声音在提醒他：“承认这样的事，你会失去她。可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想起仅仅一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他平静下来。

“孩子，你怎么了？”

是妈妈在说话。所有那些想法，在他脑子里像薄薄的气泡一样破灭了。

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借口困倦来掩饰他的沉思，刚撤去桌布他就退了席。走时，拿着刚刚找回的书，请家里人整个下午别打搅他。

参孙·卡拉斯科睡在那座老房子最偏僻那个房间里。这是一座石块和毛石建造、两出水的年代久远的房子。正面有面向大街的四座阳台和四扇窗户，外面有伸出墙外的铁栅栏保护，对面是村子的主广场。房子与伯爵府毗连，像伯爵府一样赫赫有名，以致许多人把伯爵府误认成卡拉斯科家族的家，把卡拉斯科家族的家误认成伯爵府。每逢赶集的日子，喧闹声、呼叫声和人来人往的声音充斥着整座房子。这时候，参孙·卡拉斯科喜欢去上层的大厅，从那里眺望商品、交易、摊贩的叫卖等忙碌景象。他坐在窗边一张小桌旁，装出读书用功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眼睛是在盯着那蜜蜂一样杂乱的人群。

像蜂房的出入口一样，佃户、蜂蜜贩子、奶酪贩子、酒店主人、杂货铺掌柜、商人、货郎、农具修配匠、屠夫、起绒工、皮货商、杂工、牧工、乞丐、访客等等，来办事的各色人等不断在这个名门大户进进出出。一个个有买有卖，一个个有事烦扰。不管一句什么说辞就让学士中断学习，跟这个那个说上两句。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与堂吉诃德极为相似。也许正因为这个，他才那么理解骑士。

没有集市的时候，广场复又归于宁静，犹如死了一样。看着那幅景象，学士感到非常忧伤。没人叫门的日子，房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有些日子，参孙清晨起来时，怀揣着投身军旅生活，或前往美洲征服新王国的强烈愿望。过些日子，受了拉曼却那种忧郁气氛的毒化，又幻想着终生蛰居，把一生献给学习和思索。他已经二十四岁，经常自己对自己说：“我老了，一生干了什么呢？白白浪费了。”他常常夜晚在内心决定做什么事，第二天早上又觉得实现不了。读了关于同乡堂吉诃德的书以后，他自言自语：“他大概疯了，可是，他做了我还没能做的事。他离开村子，走上了冒险之路。在侥幸的庇护下，他是个自由的人。我呢？天性、需要和命运左右着我的生活。我真不幸。如今，他的生活是一个不幸的、但快乐的人的生活。谁没有肯定地对我说，只有疯狂才能得到自由呢？”

那一年，他已经用了大部分时间来弄清楚如此严肃的问题。为此需要静下心来。他找了家里最安静、最无声息的房间，爬上一个塔楼，远离女仆们的来来往往和男仆们粗重的脚步，收拾一番之后，把书籍和笔记本搬了进去。父亲看到，大房子里的其他房间又宽敞又舒适，可他却不去，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古怪行为。

他从塔楼上瞭望伸展到三十莱瓜以外的拉曼却的整个平川。他就是在塔楼上给桑乔上的课。塔楼呈四方形，很宽敞，有四扇窗户，分别朝向四个方向。人们干活的咋呼声一点也传不到上面去，对，只有鸽子的叫声。那天下午，鸽子那慵懒的咕咕声搅得他睡不着觉，让他想起了在安东尼娅·吉哈诺的顶楼上发生的事。

如果抬起眼睛透过窗户朝对面望去，他会看见吉哈诺家族的家。啊，吉哈诺家族的家！他觉得，现在与昨天是多么地不同啊！此前的二十四年，毫无作为；一个小时，一切都在变。

事情发生得多么蹊跷啊！



说真的，安东尼娅怎么样？去年到家拜访他舅舅时，经常看见她。他似乎可以肯定，从每次在门口一露头姑娘的脸色看，他不讨她的喜欢。“学士先生，又来煽呼我舅舅胡思乱想了？没见他这几个月总算安静了吗？让他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吧，别跟他胡言乱语，别叫他的想象像野马似的到处乱跑。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刨花会烧热他的脑袋，我们全都像他那些书的火星一样，飞到天上去。”

“安东尼娅，安东尼娅，安东尼娅”，参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他确信，说不定哪一次念叨时，这个名字本身就会为他揭开叫这个名字的人隐藏在心中的秘密。她说她爱他有五年了？五年，整个一辈子了！

参孙依然沉浸在那激情勃发、令人迷醉的几分钟里。和她一起经历的那令人心荡神驰的瞬间依然没有消散。安东尼娅顺从地让他揽入怀中。她轻佻吗？是个向第一个想要就委身的女人吗？他是第一个占有她的人吗？不是应该流红吗？他遗憾，没有特别注意这么重要的细节。“安东尼娅是个正派、内向和保守的女人”，他断然地想。这个想法让学士平静了下来。

这样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从顶楼上找回的书依然放在那里。他根本没有打开。叫爸爸的哪个仆人告诉桑乔·潘萨，写堂吉诃德传记的书他已经拿到了，什么时候想要，过来取就行了。如果午休不睡过头，过一会儿，他还要再去安东尼娅的家呢。

## 第二十九章

在床上朦胧入睡这个短暂而模糊的时间内，参孙·卡拉斯科做了一大堆梦，一个比一个混乱，一个比一个理不清头绪，终于使他怀着奇怪的情绪回到了这个世界。午休醒来时，他有一种少有的感觉。有一阵他甚至以为，现实是梦境的一部分，费了很大劲才明白过来，那天上午与安东尼娅发生的事是真实的。他暗自思忖：“我们俩结婚好吗？我答应跟她结婚合适吗？我是跟她的第一个人吗？我怎么样、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爸爸会说什么？他会剥夺我的继承权，把我赶出家门，不想再看见我。”

吩咐人去叫桑乔之前，他从桌上拿起了《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那本书。

书装订得不太好，也不像他有的羊皮纸封面那几本那样有豪华的封面。书商采用了一种拉丁文大开本书那种旧羊皮纸，原来标题那种哥特体和堞形文字，当时为了重新书写而擦掉了，但还隐约地出现在新写的文字中，犹如不甘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幽魂。

参孙·卡拉斯科想，浏览我们读过的一本书，会让我们感到第一次阅读时所没有的快意，犹如再次去一个已经认识的城市，或者长途旅行后回到自己的故乡。第一次，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要迷路，由于注意力过分紧张，我们得不到逛街、迷路、驻足和胡乱进出的乐趣。因此，再次前去会使我们得到一种细微而明显的享受。它隐藏着老年人的怪癖——就是回归，而回归，可是离开时所不知道的花园。参孙·卡拉斯科把那本书拿在手里时，就感到自己有点老年的意味。多少事都变了呀！其中最重要的，是堂吉诃德已经去世了。



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是他已经承诺与其外甥女结婚。对这同一本书来说，这一切是多么不同啊！

他翻开书，看到的東西叫他在床上坐了起来，急忙走到窗前，要证实不是天光在耍弄他。原来，书页上布满了用极小而工整的字体手写的批注，他不记得那是自己写的。他一向憎恶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人。书，在他心目中是一块无比神圣的土地，任何人不可试图用读后的感想或评注来践踏。

那是堂吉诃德那种像蚂蚁一样的细小字体。那是一种紧密的、装饰着无数小尖塔的哥特式字体。由此可见，堂吉诃德不仅说话遵循古代方式，而且写字也按照已经废弃的中世纪最早的骑士习惯。他不仅读了那本书，而且一面读，一面在这里那里，在边边沿沿，生动地表达了他对他传记的著作者、翻译者和编辑者的印象、感叹、不同看法和祝愿。到处写着这样的话：“对天发誓，这一段传记作者写得非常准确和真实！”“好极了，多风趣呀！”“这里多么真实，费伯·阿波罗把他的光线同样投射在国王的宫殿和他猪倌的小脏屋里。”但也有这样的话：“纪实作家先生，这个情节您写得谬之千里！”“令人讨厌的摩尔人，我觉得您太轻率了。”“虚伪，骗人。”或者是“愚蠢！”“榆木疙瘩！”“无耻，卑劣，下流！”这些话不太清楚是指谁，是指纪实作品的作者，还是指作品里出现的人物？因此，有时候可以猜出是什么让他发出赞同或谴责之声，有时候却猜不出。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参孙·卡拉斯科对此高兴得无以言表。

学士一页一页地翻，没有写这类小批——那位杰出骑士在阅读传记时留下的纪念——的页面很少很少。证实所有或几乎所有页面上都有这种批注后，他稳住脉搏，逐渐克制住紧迫的呼吸，听其自然地把各处写的东西读了一遍。有时候，空白纸面不够，堂吉诃德用浆糊粘上了小纸条，像镶嵌细工一样，同样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写上了一行行小字。

这个发现令学士几个小时不再想安东尼娅。他吩咐仆人去告诉她，下午不能如约去看她。他根本没想安东尼娅听到这个口信会怎么样，会不会失望，会不会要死要活，会不会哭起来，等等。他只想着堂吉诃德，想着那个新奇发现。他让人告诉她：“明天我第一时间就去。”幸亏参孙说是“第一时间”，安东尼娅才略微平静了些，但也对女管家叨唠了无数预测和疑问，女管家只好像对夜间受惊吓的小孩子一样，一个一个地给她化解。

然而，两个女人谁也没有猜到学士为什么推迟来家。参孙·卡拉斯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异常紧张的时刻之一。他点上了一盏三只灯头的大油灯。白天正在过去。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书房的桌子表明小伙子井井有条。那是一张又大又结实的桌子，用光滑粗大的胡桃木板做成，粗壮的腿上涂了厚厚的红色。一边是墨水瓶和两支削得尖尖的鹅毛笔，一支是旧的，一支一次还没用过。另一边是油灯。学士两肘分开放在桌子上，左手举着翻开的书，可还是因为抓得太紧总要合上，右手翻页。

在书房最大的那面墙上，有一张学士从萨拉曼卡一位卖纸商人那里买的精美画作，画的是迪多许诺永远爱埃涅阿斯的故事。<sup>①</sup>另一面墙上，床的上方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像。这就是他房间的全部装饰。此时此刻，还有像神圣的手抄古籍一样的那本书。眼前的东西好像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真实故事，是完美地表现了真正的传记作家和主人公本人看到的他的奇遇的无价之宝。

看到堂吉诃德多次纠正书的作者，并叫他写一写在传记中像瓜迪亚纳河一样进进出出的桑乔·潘萨的灰毛驴，使参孙·卡拉斯科暗笑不止。还有，由于对书中讲的关于那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的故事感到烦躁不安，堂吉诃德写道：“我证实，这几章讲的所

---

① 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中的故事：迦太基女王迪多收留流亡的埃涅阿斯，两人相爱。后来，埃涅阿斯遗弃了迪多。



有东西都是完完全全的事实。在讲到客栈主人拿出装满废纸的手提箱，还有人家给我们讲“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的故事等事情上，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并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一定要写在书里。如果一个故事适宜讲述，也可能因为不合时机或不是地方、或者写进了不相干的书里而讲得很糟。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那故事可能损害关于我的冒险的记录，而是因为它不能受到应该得到的某些人的关注。这些人读这本书是为了寻求一种东西，但给他们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同时我要说，那故事并不像外表看来在某些嫉妒的舌头里流传得那样奇异，那样胡编乱造，那样更恶劣地写进那部关于这段历史的全面记述中。”

参孙·卡拉斯科一直读到夜色很深，甚至读到次日一大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理解，许多段落可能让堂吉诃德痛苦，如果桑乔坚持读那本书的想法，那么毫无疑问，也会让他痛苦。

参孙想，我们在别人身上觉得滑稽可笑的事情，在涉及到我们自己时，就会使我们产生阴暗的想法；以某个人为主角的、让别人开心的情节，会让这个人大发脾气，并产生报复作者的无穷愿望。堂吉诃德的情况是这样吗？在别人身上，这可能是理所当然和可以预见的。整部书中有多少次称堂吉诃德是疯子，愚蠢，神经病，幻想家，胡说八道，疯癫，神志不清，谵妄，精神病，狂乱，或神经错乱啊？可是，堂吉诃德不是寻常之人，他的智力可以躲过任何预想不到的圈套，丝毫不受损害。学士这样想。堂吉诃德理解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最尊敬和最爱他的那些人，跟他开的玩笑的意义吗？当他想到第二部传记出版，自己——参孙·卡拉斯科无疑会在里面出现时，他感到多大的宽慰呀。堂吉诃德不会有机会不再上当受骗了。堂吉诃德在第一部里觉察到，人们只是为了拿他寻开心才千百次欺骗他吗？看到他最尊敬的朋友堂佩德罗神甫穿着少女的衣服，后来又用牛尾巴当胡须，看到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尼古拉斯师傅穿着演

员的服装时，他是怎么想的呢？当他发现了桑乔·潘萨的骗局，就是主人叫他把给杜尔西尼娅的信送到托波索，而实际上他既没有送信，也没有离开他发现神甫和理发师的那座客栈整个这件事时，他有什么感觉？

在涌上心头的这些疑问中，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有一个始终没有解开，那就是：堂吉诃德既然读了那部传记，他怎么还会受了女管家和外甥女用书对他进行的明显的欺骗（封死了他放书的房间）呢？在那个他觉得如此漫长、极其乏味和令人难熬的上一个冬天，他怎么会甘心没有书继续活下去，而没有设法拿回抢救出来的书呢？难道他对大家用来取笑他的那些恶劣手段没有感到不快？堂吉诃德是宁愿继续让人当成疯子，但为了息事宁人而无所作为，还是实际上，在寻找一个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的适当借口，来理解他的亲朋好友那些谎言和骗局的含义？这个疑问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要么是他认为，仔细思考大家，首先是桑乔·潘萨、女管家或外甥女对他这个人抱有的想法和看法没有多大意义？

没有，他认为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比如第三次出行时，他还带上了桑乔，他仍然把神甫和理发师视为他的朋友，经常看望他们，仍然对他们表现出最亲热的感情和最高的敬意。这可能是因为，堂吉诃德看重他们的心理，远远胜过他们的言谈、他们的想法或他们的行为。在涉及到骑士的事情，真正的疯子、蠢人和笨人恰恰是别人的时候，他不可能斥责把他当作疯子的人。

卡拉斯科还得出结论：“不，堂吉诃德不是像随便我们哪个人那样读那本书的。如果看出了那种侮辱和嘲弄，他一定会先把它撕得粉碎，然后再亲手把它烧掉。”学士继续推测着：“可能堂吉诃德是个太好的人，因此，他总是把所有那些玩笑归罪于魔法师和巫术师的仇视心理，是魔法师和巫术师为了搞乱他好友们的思想，对他们施行了障眼法，使他们看不到骑士小说和他遵循的骑士理想的永恒



光芒。如果他们确实是有意地嘲笑他们认为的疯狂行为和胡言乱语，那也绝对不是嘲笑他，而是嘲笑那些光荣的冒险，因为他的对手设法使这些冒险变得像是不理智的和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还有，书的某些地方似乎留下了堂吉诃德读的时候曾经哭过的确凿痕迹。身为诗人，他之所以哭，肯定不是为自己的话所动情，而是为缪斯选择他来说那些话所动情。例如，书里写了他对羊群的演说，演说开始时说：“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呀！难怪古人冠之以‘黄金’二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sup>①</sup>

学士自语道：可是堂吉诃德已经死了，我们不能问他认为这部书怎么样了。

查找完了后，学士吩咐人去叫桑乔·潘萨，告诉他：引起他极大兴趣的那本传记已经拿到了。

---

<sup>①</sup> 本段译文引自董燕生译《堂吉诃德》，第992页，版本同前。

## 第三十章

让老婆失望的是，桑乔决定静下心来思考事情，像老婆说的那样，整天待在家里优哉游哉。参孙·卡拉斯科的仆人来时，见他正坐在院子里编柳条篮子打发时光。

特雷莎·潘萨可不是有耐心的女人，走过他身边时，总要不合时宜、急赤白脸地数落一番。

“我说老头子，跟你说了一千遍了！你整天这么看着天花板，要么脑子里瞎算计可不行，没有比光说不练更糟的了。要那么些破篮子干嘛？已经编了三十多个了。现在你是卖篮子的还是怎么的？上哪儿卖去，谁愿意买你的呀？想混到吉普赛人部落，到那些鬼村子去卖吗？别跟我说这说那的。我早听说过，疯人院里常常有两种疯子，一种整天不管不顾地大喊大叫，再一种跟你一样，像听话的老牛似的，整天价眼睛盯着地面不抬起来，不管怎么问，都跟你一样不吱声，好像别人都疯，他们倒不疯。唉，照我看，到头来你会跟堂吉诃德一样，他就是倒霉催的。”

“闭嘴，母狗，‘别给了你面包，反倒咬给面包的手’。我还会讲话，包括跟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当着我的面说那个人的坏话。他是游侠骑士的尖子，靠了他，你才吃上眼下吃的面包。我是最了解他的人，要说我能证明他有多疯，我也确实能打保票说，没有人善于像他那样给需要的人提忠告。他嘴里说过那么多、那么好的话，脑子里想出来的主意再好不过了。所以我跟你说，总会有见他登上圣坛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打断把他说成不可救药的疯子那种混账话，别让它们到处流传。一开始他可能是疯，我没说不疯。可是，我亲



眼见他说的理智的话一天比一天多，他的理智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那样一下子恢复的，是早就开始恢复了，因为，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是说来就来，都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们跟他打交道最多的人都更清楚，只要不跟他说骑士的事，谁也不能否认，面前的是这个世纪最完美的一个人。说到他的疯，他跟其他所有人，包括教皇和国王，没有什么不同。要是在教皇和国王的脑袋里找，不难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找到他们每个人的疯病，就算不是更厉害，也像堂吉诃德一样严重。他凭他的良心做事，他只服从他的良心，救助穷人、寡妇、老人和孩子，从来没有弄错过，因为没有人会在帮助弱者、穷人和需要者的时候弄错。除了意愿圣洁，没有别的圣洁，他愿意做好事，也做了好事。他能愿意，也愿意能。”

特雷莎对刚听到的话大为惊恐，赶忙压低嗓门说：“耶稣！我说桑乔，人家不但会把你当疯子，还可能会听你重新忏悔，或者更糟，会因为异端和亵渎神明烧死你。你说堂吉诃德是一点一点地去掉疯病的，这话也许有道理，可你是在一点一点地去掉理智。”

桑乔反驳说：“这得听听别人怎么说。你呀，心眼不坏，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了这么多世面，心里清楚，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很少。要说说看吗？先说我吧，想当总督的时候，确实是所有人中最疯的人。那么你呢？你没想过穿漂亮裙子，没想象过有自己的马车，没梦想过呼唤公爵和国王：喂，表哥表弟们，快来把这些炸鸡吃了？你没有在世上的白马王子给小特雷莎找了个丈夫，你那想象的大河里没流着黄金白银，这些大河里没冒出千百串珍珠？小桑乔和小特雷莎相信了他们爹的蠢话，被他们娘的幻想弄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难道不是疯子？还想让我接着说吗，咱家以外的？”

特雷莎哭了起来，正在这时，参孙·卡拉斯科的仆人叫门来找侍从。特雷莎·潘萨急忙用裙摆抹干眼泪，给他开门，随后，悄悄地去

了房子后面的小菜园。

桑乔没有让仆人多等，立即离开家，跟他去见学士。只见他穿着学士服，手里拿着一支鹅毛笔，两眼望着屋顶的黑色房梁，似乎在一句一句地收获正在写的像葡萄串一样的话。

桑乔多次看见过堂吉诃德的书桌，参孙的书桌与堂吉诃德的不同，井井有条的样子让他十分钦佩。

学士正在写东西。从顶楼上找回的书放在一旁。他让陪桑乔来的仆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原来的侍从落座。

参孙开门见山地说：“你应该知道，桑乔，我刚刚构思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我要在这部作品里写一个会叫所有人惊奇的故事，讲的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骑士和他的侍从经历的奇遇，歌颂仙女，追求神女，在山林、田野和河边吟诗歌赋；与此同时，骑士履行一项誓言，重新从事骑士生涯前，安于乡村生活。”

“这不是堂吉诃德为我事先安排好的一年中的事，也就是他答应白月骑士的事吗？”

桑乔当时认出，镜子骑士就是参孙·卡拉斯科，可直到今天，却根本没有怀疑在巴塞罗那海滩打败他主人的也是这位文雅的朋友。这位朋友因为堂吉诃德的疯病和愚蠢言行动了侧隐之心，相信他静下心来就能恢复健康，才远离家乡去找他。

“桑乔，你见过白月骑士，也更应该知道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白月骑士战胜了堂吉诃德，并向他提出了投降条件。”

“当然见过！就像现在看见您一样。不过他有两个您那么高，健壮得多，他的脸庞闪闪发光，堂吉诃德跟我说，简直超过特洛伊城的英雄。”

“当时你看见他的脸……”

“没看见，他戴的头盔遮着呢！头盔遮脸战斗的骑士打胜了以后要摘下头盔，这不合规矩。不过，他头盔下面放出的光够亮的，好



像那儿有一支明亮的火把似的。打败我主人后，他像一位真正游侠骑士那样说……”

“桑乔，后来你就相信了游侠骑士。”

“半信半疑。我看见过两个跟堂吉诃德战斗。两个半。堂吉诃德打败了一个，被另一个打败了。半个，就是那个比斯开人，他大概是骑士，可不是游侠骑士。第一个，您太清楚是谁了，只要问问我的伙伴托梅·塞西亚尔就行，他给您当过侍从。第二个我没话可说，当时他没有坐骑，也没有侍从，”

“你觉得，白月骑士像咱们的堂吉诃德一样也是疯子？”

“要说他疯吧，可在得胜的时候却表现得理智健全，他本可以刺杀得特狠，话说得很凶，可却很有同情心，一点也不自吹自擂。他只要求我主人在家隐居一年，还禁止他动武器。就是在那时候堂吉诃德想，日子那么难熬，弄得他满心焦虑，为了缩短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去过田园生活。到村里时，我们俩就跟你说了。”

“是这么回事，我这想法是这么来的。我要写咱们在这片田野、秀丽的河岸和绿树成荫的河边树林里的奇遇，追逐咱们要爱上的美貌无双的姑娘。我要让她们像天使一样地唱歌，与此同时，我要让咱们吟诵能和绝妙的加西拉索<sup>①</sup>相媲美的诗句。既然死神把堂吉诃德从咱们身边掠走，让咱们见不着理智的他，咱们一定要让他享受这样的奇遇，这必将排遣他现在待的那个地方的忧愁。”

“学士先生，这不是说胡话吧？难道您不认为，不管堂吉诃德待在那儿，不管是享受着天上的乐趣，还要更好地享受它，还是在苦难的地方等着离开那儿的那一天，他最不关心的就是咱们在这儿做的事情？不管他觉得诗有多好，但跟诗比起来，难道不是弥撒曲和安魂经对他更有好处吗？”

---

<sup>①</sup>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西班牙抒情诗作家。

“别信这个。你就把这当做诗歌的破格表达方法算了。就好像咱们吃馅饼时想起了一个死去的人，说，如果这人弄到一块吃下去多好啊！我相信，等到那些田园式奇遇最终出版的时候，一定会让堂吉诃德渴望这种生活，这你一点不用怀疑。如果另一种，就是咱们那种生活很好，也得到了，如果会生活的话，那也像天上那种乐趣一样好。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只想要一种就用这些事情成就的永恒，有我们的烦恼和辛劳，只是不要痛苦和死亡。既然这种生活中可以有朋友、兄弟和父母，到了另一个世界，还不永远享现成的福？如果这里有清爽的凉风为我们赶走酷夏的下午，上天那儿怎么会没有呢！”

“您就为这个叫我来的？就为了跟我说天上时时有人请咱们吃馅饼，还是为了跟我商量一天给多少工钱？我看这事挺好。像跟着堂吉诃德当侍从一样，跟着您当放羊的会是一件大好事。我知道游侠骑士侍从生活的滋味，除了棒子打、嘲笑、饿肚子、热气烤和受惊吓以外，什么也得不到。当放羊的不过就是整天跟牧工头们闲待着，弹三弦琴，对咱们的仙女和神女献殷勤，羊就一只一只地从圈里跳进锅里，从锅里跑进咱们肚子里。”

“我说的不是这个，桑乔，是一种完美。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一切都会发生在一本书里，咱们不必经受日晒雨淋，没有饥饿，没有痛苦，连家门都不用出。也不会有煮羊肉牛肉的锅。只要有想象力，作者就能想让咱们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不喜欢我给你派的仙女？只需说一声，‘求您给我换一个吧’。我就根据你的喜好给你换，高，矮，胖，瘦，像太阳一样的金黄头发，还是像阿拉伯姑娘那种夜色一般的黑眼窝，全都随你挑。既然别人能把你们在拉曼却一带真实的英雄业绩写成传记，我就要把这些想象出来的奇遇写成传记。这些奇遇很正经，对谁的财产和脑袋也没危险。”



“参孙朋友，我能认字看书才一个月，是人们说的新人道的，您想做的事我不太明白。不过，大概像您说得那样，恰当，及时。哦，对了，这事给工钱吗？”

“给，当然给！想要多少你可以自己说，从第一天起就可以兑现。”

“那我得赶快告诉我的特雷莎去。她知道了一高兴，说不定对我多温柔呢！不到一个钟头前，她还没完没了地跟我唠叨，要是不想法子，我们到头来一定受穷。还说，读书不会有一点好处。我还一本没读，您也还没写，我就有您愿意给的工钱了。当时我跟特雷莎说，别着急，你早晚会看到，好运总会对我张开笑脸的。我赶快去告诉他，我的好学士，放羊工大方的主人和牧人的光荣。她会知道，一眨眼我就会让她比这一带所有的富人还富，绵羊比伯爵的圣栎树还多，仆人多得是，走到哪儿也没人敢对她哼一声。”

“桑乔，你又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说了给你付工钱，不过是用铅字。书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有纸上的真实，同样，那里流通的埃斯库多和杜卡多也必定是这种性质，就是说，纸上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

桑乔感到有点受了侮辱，卡拉斯科见可怜的侍从还是这么天真，觉得很开心。

桑乔·潘萨说：“可是，就我的理解来说，有人给已经发生的事写传记，这我能理解。有人给这会儿正在做的事，就是像您说的，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事，还有自从我主人堂吉诃德死去以后已经发生的事写传记，这我也能理解。像您说的那样，您现在正写咱们自己的传记，起码我认为，没有堂吉诃德，这样的传记没有一点意义。不知道您有什么目的和打算，尽管这样，连这个我也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怎么能给您知道没有发生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写传记。说它永远不会发生，是因为一个角色已经死了，不能复生，埋在地下，只能跟吃他的蚯蚓一起过田园式生活了——这么说

不太符合基督教义，还一点也不仁慈。咱们大家先去过田园式生活，然后再讲会发生的事情，那样岂不更好？画家们不就是这么干吗，给这个穿上犹大的衣服，给那个穿上天使长的衣服，让他们做模特？没备好灰驴先上鞍，这不是疯了吗？”

学士解释说：“咱们一点一点地说。艺术创作就是要让不是真实的事情发生得像真实的一样，这并不妨碍它符合真实。你大概多次看见过好像是假事的真事，也看见过好像是活生生真事的梦境。”

桑乔承认：“这倒是。我常梦见一头牛在田野里追我，想踩我顶我，醒来时吓出一身冷汗。还有的时候，看着生活中身边发生的事，我得使劲揉揉眼睛才敢肯定看见的不是梦。这几天，老梦见我可怜的堂吉诃德出现在我面前，继续跟我说话，好像没死一样。只是醒来后才肯定原来是个梦，因为我总感到，他还是咱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么说你已经学会了艺术。艺术不过是一种用来让时间按照我们的意愿和喜好流转，让影子像是活人活物，让活人活物像是影子，让过去回来，让现在不要溜走的骗人手法。所以，我们诗人可以让你在一秒钟内到了地球相对反面的对跖点，紧接着在下一段又让你回到原地。明白吗？如果我在这书里说侯爵夫人五点钟离开，你就一点不要怀疑侯爵夫人是五点钟离开。”

“什么侯爵夫人？从哪儿离开？”

“这是一种说话方式，打个比方。我可以写，你昨天在阿尔及尔，今天在科诺库斯科，在一座蔗糖厂磨巧克力粉。虽然你没有离开这儿，但所有读到的人都认为是这么回事。”

“可我可以证明不是。”

“打官司？我劝你永远别打。要记住，尽管你打官司，也打赢了，可只要把事情闹到法官那里，不管对方多么没有道理，也总会有人出面支持。他再写成文字公布出来，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是真的，对的。所以，我要写这部传记。既然你能读了，就会看到读到咱们



穿着牧人的衣服，攀缘巨石，在山谷里放牧，还会看见堂吉诃德，活生生的。”

“大致像我们在蒙特西诺斯山洞里发生的事？”

“那座奇妙的山洞我听说过一点。”

桑乔说：“堂吉诃德和我最后一次出行的真实纪事还没出版呢！学士先生，不过，出版以后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情节特别生动，写传记的人一定用不止一章来写。我们用绳子把堂吉诃德系进洞里，他在那儿待了不到一小时，出来后却以为过了三天三夜，一直在跟洞里的大人物说话和打交道；还打保票说，那些人就在他手边，就像现在您在我手边一样；甚至还有人向他要钱，因为那地界不光一片黑暗，而且人都特别小气。书出来后就看见了。不过，我刚才说的是，在您保证要写的那部书里，堂吉诃德和我是照我们的真样子出现，我活着，他死了，还是把我们都写成死人，还是都写成活人。我是说，堂吉诃德是死了，既然您能让他在书里活着，那么您在书里让他是个活着的死人，或者我们俩是死了的活人，大概也不太难。”

“别的事我不管，桑乔，我只按照最后一天见你们时的样子来写。当时你们俩在一起，很健康。他是牧人吉诃蒂斯，你是牧人潘西诺。像他希望的那样，你们之间平等，没有主仆之分，没有你的和我的，只有一个和另一个，是同一只手上的指头。还有，得让我从金塔纳尔的牧主马塞洛·拉德龙那儿买的两只狗给你们做伴，我已经给它们取了恰当的名字，叫巴西诺和布特龙。我也要在书里出现，用堂吉诃德说为我找的名字，有时候叫卡拉斯孔，有时候叫参索尼诺。牧人尼库罗索会来跟咱们在一起，他不是别人，就是尼古拉斯师傅。还有神甫，咱们要叫他库里安布洛，他最后要为咱们与咱们心目中牧羊女的结合祝福。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巧妙，虽然书里讲的事什么也没发生，但所有人都会觉得非常真实。因为事实如同虚构一样，不仅必须真实，还要像是真实的。书是用语言写的，所以，

语言必须要好，漂亮，真实，但首先要一下子打动人心。桑乔，我要把你写得比大学教授还机智，一点也不编造。这你自己会看到的。”

“不用离开村子，不用学习，不用我再进步点，所有这些就能办到？您看，我还是更喜欢按老习惯办事，就是一切都是真的。比如，缝咱们的皮外套，穿咱们的肥腿裤和短斗篷，吹好笛号，弹好三弦琴，像主人和我在山里遇见的那个卡德尼奥一样到山里去。要是母羊下羔时给咱们下出好羊羔，好羊羔给咱们赚大把的钱，做好吃的杂烩菜，那该有多好！还有，做软软的奶酪，每天杀一只绵羊，用它做可口的饭菜。这些就是发生、但实际没有发生的事，要么是给我、但我没拿到的工钱，这我绝对不敢跟特雷莎说。刚才她就以为我疯了，要是告诉她，她说不定会怎么想呢！”

“没必要跟他说。现在这些在我想象中还都很乱”，学士用指节敲了敲脑门，好像叫门似的。“不过，很快就会理出头绪来。先写满这堆纸，然后，如果写作顺利的话，到世界上的名流和头脑最敏锐的人士那里去传看。因为，听我说，只要稍微写得好一点，书里的人物就比较尽脑汁创作出他们的作者还真实。在我们眼里，卡利斯托、梅利贝娅和拉皮条的老太婆就比构思、创作和精心描写他们的作者真实。今天，咱们注重的是知道他们感觉没感觉什么，说没说什么，做没做什么，想没想什么，而不在意这本书的作者。对作者咱们了解得不多，即使知道了他做的一切，也是为了评论他构思的那些先生和女士们的所感、所说、所作和所思。”

真的，自从这场谈话的某个时刻起，桑乔就已决定保持沉默，因为他开始相信，现在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疯子。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书请求告辞。

学士让他拿走，但事先对他作了严肃的提醒。

“桑乔，你拿走的不是一本书，不是一部传记，而是一件圣物，



是所有奇迹的检测仪，是这个新时代的曙光像火山一样从中喷薄欲出的星辰。你可以相信，要不是你这样的人，这本书我绝不撒手，撒手就违背了我不能向外借书的原则和本意，就像妻子、坐骑和鹅毛笔不能借给他人一样。在咱们善良的堂吉诃德读过的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亲手写下的许许多多极其正确的看法和许许多多蠢话，许许多多准确恰当的格言和许许多多胡话。你已经会读了，什么我也瞒不了你了。跟着你的嗅觉，放开你的判断力，听从你的意识吧！每个人在读书时，都是他读的书的法官，他心地的正直是全部法律。如今，在拉曼却一带聚集着许多这样的疯子，他们都宁可卖掉家产得到这本书，会当作包裹着的黄金一样珍视它。我还要对你说，而且要特别强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对你的描写会叫你不喜欢，不过你说了，一点儿不在乎，对这个你有准备。”

“只要符合事实，我都喜欢。就是不符合，我在乎什么？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不在乎人家对他们说我的坏话和谣言。相信谣言的人，我又不认识，我在乎什么？谁比我有运气？您说，不管现在还是古代，世界上有哪个人刚开始认字，就从书里读他一生的经历……所以说，我应该觉得一切都很圆满。”

“桑乔，不懂的事别乱说。我只想告诉你，你会碰上经常说你傻和头脑简单的人。如果不是头脑简单，谁也不喜欢喝这杯苦酒。”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我也要告诉您，人只在乎他尊重的人也尊重他。虽说有好名声是件大事，可名声到底是王子和国王的事。我要努把子力，不叫别人侮辱我，也别拿我的名声当破烂卖。要是书里把我写成另一个样子，‘您去调查一下吧，巴尔加斯’。<sup>①</sup> 常言说得好，‘蠢话只当耳旁风’就算了。”

---

① 这句话有一个西班牙典故：伊萨贝尔一世时期，每当她想了解某件事情时，总在她的谕旨中用这句话，叫廷臣巴尔加斯去调查。这句话通常用在某件事情无法调查清楚的情况下。

## 第三十一章

桑乔走后，参孙·卡拉斯科回到堂吉诃德的故居，不消说，安东尼娅见他到来非常高兴。昨天整整一天，她都充满伤感和担心，因为她多次听说过，男人在欢乐床上对女人的许诺很快就变卦，而且会像外套上的褶皱一样，立即渺无踪影。

参孙·卡拉斯科见她容光焕发，自己心中燃起了待在她身边、形影不离的热望。

从那天起，接下来的好几天也是这样，他都是在原来堂吉诃德家里度过，只是到夜晚睡觉时才离去。

学士和外甥女不时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爬上安静的顶楼，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在那里的麦秸和粮食堆里，为他们的鱼水之欢找到了比克娄芭特拉<sup>①</sup>的卧榻还要豪华和好客的床第。

“安东尼娅，不管我父母同意不同意，咱们都要宣布结婚。咱们去请堂佩德罗公布结婚者的姓名，靠你的财产和我应得的财产生活。你的还剩十分之一，我的那份是我父亲财产的十分之一。我要给伯爵写信，要求书记官的职位，那位子空了很久了。有了这些，加上你处理事情的精明劲，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发迹。”

“谁会跟我说这一天是这么幸福啊！可你必须告诉你父母，得到他们的祝福。不能只是咱们幸福。必须要让爱咱们的所有人和咱们爱的所有人都幸福。他们会喜欢咱们的结合吗？”

参孙说：“会的。”

---

<sup>①</sup> 克娄芭特拉，埃及女王，公元前 51 年—公元前 30 年在位。



但是他知道，或者说他担心，不会如此。确实，既然他等了一年多才把放弃教士职业的事告诉父母，就可能过上五年才把要娶这姑娘的事告诉他们。因为家里人都认为，姑娘像他舅舅一样疯，像她妈妈一样放荡，而且因为破产而穷困了。

然而，参孙·卡拉斯科不想让任何事情给那最初的甜蜜日子蒙上阴影，好多天都在那个家吃午饭和晚饭，直到睡觉才离开。

他连要读的书也不必带。他说服安东尼娅，拆掉了当时封死了堂吉诃德存放书籍房间的隔断墙——砌墙的那天早上，堂吉诃德急切又慌乱地找了老半天那个房间。

那是一个比中等稍大的房间，里面至少存放着两千册书，是骑士一笔惊人的宝藏和巨大财产，也是他的一份遗产。

参孙整天待在里面，对那堆杂陈着西班牙出版界推出的精华和糟粕的战利品进行检查、分类和整理。他脑子里甚至闪过一个想法，向父母借钱买下那笔宝贵遗产，顺便贴补安东尼娅那遭受损失、还没有恢复的家产。学士把这想法告诉了安东尼娅，安东尼娅岂止是同意，说：

“参孙，明天就是你的东西，像我一样不用等到明天已经是你的东西，干嘛还要买呢？”

参孙·卡拉斯科可能对幸福抱有的想法与这种情形如此接近，在收到伯爵来信那天，他觉得世界创造得这么美好，竟然有一阵儿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了。

他手里拿着信向外甥女家飞奔，三步两步穿过广场，到了那里时满面通红，怎么也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伯爵任命他为书记官，附带吩咐让他掌管财产、田地、大牲畜、橄榄园、羊群，以及全体杂工和为他种地的一大群男工，为此给他三百杜卡多薪水，还有当年的油、麦子和酒。他在信里还说，他、伯爵夫人、他们的子女和仆人两天后回村，要求新任命的书记官安

排好家里事务，准备迎接他。

安东尼娅脑子里反复思虑了很久，怎样把怀上孩子的事告诉他。安东尼娅心急如焚，因为很快就会看出她肚子开始显怀，脸上也长出了孕妇的蝴蝶斑。

基特里娅赞成并鼓动两个恋人到顶楼上的爱巢去，对这些她也一清二楚，因为她主张采取应急手段。那就是：突然闯进顶楼，撞上两个年轻人正在进行激情似火的爱情大战，吃惊恼火一番，请求神的法律，把消息告诉神甫；再由神甫行使他的职责，用唯一体面的办法——结婚来结束这种不道德的生活。由神甫负责去说服可怕的、大发雷霆的托梅·卡拉斯科。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名誉，他没有别的办法，就会同意这门婚事。

可是，安东尼娅却一天比一天优柔寡断。

她对女管家说：“基特里娅，可别这么办！我觉得，咱们像是对羊羔似的在把学士往刀刃上逼。我太爱他了，不能欺骗他。把真相告诉他吧。跟你说，我了解他，他会理解的。”

女管家警告她：“告诉他吧，那样你可就没了丈夫，丢了名誉，连孩子人们都会用最难听的话骂他。”

想到孩子会被村里人辱骂和侮辱，安东尼娅遏止了感情用事地直截了当说出真相的想法。可是，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她迫切需要尽快了结这件令她寝食不安的事。

伯爵任命参孙为书记官和自己村里财产管家的消息，让学士的父亲踏实下来，让安东尼娅满心欢喜，让学士本人情绪高涨，他对自己说：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

“参孙，好消息似乎经常是包在坏消息里一块儿来。如果说我要告诉你的不全是坏消息，这是因为我相信一个月前你对我许下的结婚的诺言；但对我的名誉，还有我要生的孩子的名誉来说，那也可能，而且很可能是个坏消息，”



听安东尼娅这么说，学士的第一个反应是左顾右看，也许是要找个证人来证明，听到的话不是神经错乱。刚过了那么点时间，安东尼娅就有把握了？刹那之间，不相信的阴影模糊了他双目的光芒。接着，他把眼光转向安东尼娅，让她把说过的话再讲一遍，他怀疑是不是哪个字他没有听见，或者是听错了。姑娘本想明说那孩子不是学士的，但不知什么绊住了舌头。

安东尼娅警觉地说：“哦，好像这消息把你吓着了似的。我是你的，你每次想要，我都投入了你的怀抱，因为在你身边，我一点意志力也没有了，可你现在却一脸惊讶。难道不记得你对我发下的誓言，还有每次从甜蜜窝站起来时，你一再许下的结婚诺言了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安东尼娅了吗？你的眼光是因为我的过错暗淡下来的？你永远爱我的那些诺言跑哪儿去了？”

学士面色苍白，说：“我遵守我的诺言。极度害怕像蝙蝠一样藏在咱们心底，现在不知为什么苏醒了。一个孩子！真了不起！可我只是怕我父亲，他一定把这件婚事看成门不当户不对的结合，特别是现在，他已经知道我是伯爵的书记官，还有一笔上天给的收入的时候。真的，孩子是胳膊夹着面包来的。我去跟他说，跟他讲，告诉他，让他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过不了今天。别的你不用管，安东尼娅，看护好咱们的孩子就行了。你这辈子孤苦伶仃，除了我和基特里娅再没有别人，这份痛苦会帮助咱们把事情办成。你有你的财产，我有我的一份，从今天起，还有书记官这份世界上最好的差事，有自己的家，就是你这个家，好日子就在眼前。咱们干嘛要怕他？过不了今天，托梅·卡拉斯科先生就会准确地知道咱们的事。”

参孙·卡拉斯科那样说着，安东尼娅那样听着，似乎两个人谁也不想再提德马尔先生、他的威胁以及堂吉诃德遗嘱中那不寻常的条款。好像不想那些癌症，就没有癌症似的。

参孙回到家里，可是，整整那一天，也没有找到时机和方式，

把一定要娶堂吉诃德的外甥女的事告诉父母。一想到父亲听到那个名字（那是父亲多次辱骂过的名字，他同样辱骂过那个家的名字，以及那家里发生的事情）时会说什么，就让他恐惧。

下午，参孙又忧伤地去了外甥女家。

“安东尼娅，不行。我太怕我父亲了，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他就要是你父亲了，你会了解他的，也会像我一样怕他。”

“咱们秘密结婚吧！面对既成事实，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两个恋人坐在灶堂的火边，说着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怎么做，说着怎样安排他们的生活，一个下午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第二天，他们按照私下约定，在安东尼娅家对面见了面。他们走进拉斯克拉拉斯修道院，基特里娅和理发师充当他们的证婚人——当然，让理发师发誓为他们保守秘密，也让主持结合仪式的赤脚僧修士发了誓。清晨六点，就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学士和安东尼娅结了婚，决定找适当时机再把消息告诉村里人。像往常一样，学士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安东尼娅住在自己家里。

就剩下两个女人时，基特里娅放心地出了口气，说：

“这么办就对了。孩子会在七个月时出生，降生时正好擦着可信的边。这么说来还真是好极了！”

安东尼娅没有心思打趣，苦涩地看着女管家，好像在说：怎么能拿这么严肃的事开玩笑呢？

冬季已经降临，天空布满乌云，那不可抗御的沉重气氛似乎把广阔的拉曼却平原都压塌了。刚刚过去的夏季和秋季的炎热和干燥，正在让位给那几个月的寒冷和阴雨。村里的人们没什么可干的，只能靠着火炉待在家里，或者像桑乔决定的那样，做些能在屋里干的活计，像编篮筐和绕线圈等等。

其实后来的两个星期，桑乔不能再编篮筐，全用来读书了。

他读得很认真，从不跳行，遇到不明白里面说的事的时候，还



时常回到读过的地方，一遍一遍地读；还有有的时候，书里的话在他心中唤醒了某些往事，或者他回忆起一些英雄事迹，摩尔人传记作家认为不值得写在里面，可他认为与写在里面的相比，即使不是更有意义，至少也同样有意义，这时候他还停下阅读思考一番。读完后他去找学士，学士家里人让他到安东尼娅家去找。

两个年轻人将他让进家里，请他与他们一起坐在炉火边。

“曾是我主人的那个人的外甥女女士愿意让我坐在她身边吗？不会一听我说话就不耐烦吧？忘了您说是我把您舅舅拐出家门，是我把他鼓动疯了的吗？”

“那是我舅舅活着的时候。他死了，你是个大好人，又比村里任何人聪明，还能伤害谁呢？快跟我们坐吧！现在你是说话文绉绉那群人里的一分子了。告诉我，你那像奶酪一样鼓囊囊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还是您了解我，安东尼娅。我真不愿意就这么读完了。我从来没想到，了结一件事，不是生活，会叫人这么难受。大概这本书就像神赐的食物吗那一样，读的时候我发觉，生活本身在我这儿正在熄灭。这些天我读得很慢，很多时候，生怕读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诸位不知道，现在我多么希望它写下去，眼下就这么解渴，写下去准是一锅好菜。您看，学士先生，您说书不能外借说错了吧！也许不是比原来还好，可却是您怎么给我的，我怎么还给您。所以我说，书大概跟人一样，跟读的人打的交道越多，变得越好。”

桑乔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书交给学士，学士没有查看还回来是好是坏，而是到处乱看，好像那是一只找不到开启的暗锁的保险柜一样。

“大概因为你还是这个读书会的新入道者，所以你才还书。好了，跟我说说，你觉得怎么样，什么地方跟你自己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什么地方比自己好，什么地方比自己坏？”

“读了书得出的第一印象是，生出来就是桑乔糟糕，不过，生出来就是堂吉诃德也好不到哪儿去。也许生出来本身就是坏事，等着咱们的全是劳作和幻想。第二个印象是，没有人不同时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是疯子又是清醒的，是穷人又是富人。我认为，贝嫩赫里先生错误的地方，就是他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要给我正派人这个称号，因为没有一个人经常是正派的。他属于伊斯兰异教，大概没有在教义问答中听说过福音，教义问答中显然是说天国是属于穷人的，所以他才这么说。‘让富人进入天国的门，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相信会让天国里充满坏人。还有，贝嫩赫里先生讲的事太符合事实和真实事件，我甚至以为是巫术里的事情了；我想，要是不知道塞万提斯先生严格遵守基督教，不愿意跟任何有巫术味的事情搅和在一起，那些事他是怎么知道的。说到我嘛，在书和传记这种事情上，确实应该说，谁的事谁自己承担。我是说，真的，似乎说了我好些不干不净的话，很多时候骂我愚蠢，头脑简单，有私心，自私自利，贪小便宜，粗心大意，游手好闲。还有很多胡说八道，比如，说我这个人没脑子。这些话我都没有感到不快，因为后来，不论在我说话还是行动中，都找不到任何一点东西不是来自我的正确判断和正当意图。所以我说，把我画成这样，我感到受宠若惊。说到我被贬低或者吃了亏的地方，我认为，那是贝嫩赫里先生不了解我才那么说的。举个例子说吧。您非常了解我。您知道，我喜欢说话时带俗语、俏皮话、风趣话、玩笑话和各种惹麻烦的伤人的话，还像人家串珊瑚一样带一大套谚语。我觉得，谚语是穷人的哲学，我信服它们。可是从书里边看，一直到第十九章，我嘴里竟连一句也没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我一睡醒就说一句，上床时又是一句，做梦时还不知什么时候蹦出几句。这说明什么？说明虽然我说了，可贝嫩赫里先生没听见，或者听见了没写进去。反过来也是，让我说了我没说，他不可能听见的话。我看出来了，在



传记这种事情上，只求事情的大致真实就行了，要想在细节上各部分都符合真实，那是比不可能还不可能的事。”

“看到你们俩之间发生的事，就你们俩说给你们俩的话公之于众，你没感到脸红？”

“您是说我主人和我每次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失去了耐心，责备我，打我，惩罚我，要么因为太无知，因为不分场合乱发议论，因为出洋相而让我感到羞惭？恰恰相反。在书里，人们会看到我一直对他很忠诚，从来不跟他耍虚伪，也没有为了得到他的恩宠或工钱改变我的行动坐卧。我想的事都是公正地想的，我有充分权利叫他疯子，他有充分权利叫我蠢货或笨蛋。这是两个人可以叫来叫去的词儿，可仍然互相尊重。”

这类事情他们又谈了很长时间。桑乔兴致很高，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聊起了书里提到他的那些事情，还有想起来就让他笑的那些情节，学士对此很是惊讶。

“要不是知道我主人堂吉诃德死了，我会笑得更厉害，更开心。我明白，写他的癫狂症时是出于一种很大的爱心，他也会喜欢这本书的。”

就在他们平心静气地进行着这冬天的谈话时，突然听见村里街上一阵大声喧闹，像是几股人群从四面向村子袭来。只听得马匹嘶鸣，蹄声响亮，武器相碰叮当作响，沉重的车辆吱吱嘎嘎。最令人惊恐的是，传来一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令人恐惧的尖厉嚎叫，谁也想不出来自何方。参孙、安东尼娅、基特里娅，还有新来的短工马蒂亚斯急忙跑到家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全村人也都惴惴不安、大惊失色地跑出家门，站在门口，等着看那前所未有的慌乱景象怎样收场。

等了不到一分钟，只见两个身穿摩尔人服装的小听差从“宽街”露面，走向广场，两人中间是一头其大无比的大象。人们一见，吓

得赶忙躲避，惟恐那被激怒的焦躁的猛兽野性大发，谁敢近前就攻击谁。

驾驭它的驯象人是个身材矮小的马拉巴尔人，土耳其式装束，短蹬骑法坐在象背上。他裹着一块高高的头布，上面装饰着一只细长的雉羽，有金色褶皱的长身蓝色天鹅绒外套披散在象背上，犹如马披一般。

小矮人那古板、严肃的样子引起极大骚动，他不时左右躬身，表示亲切的致意，同时也是警告，让爱看热闹的人和不明智的人闪开道路。这不仅因为那年迈、半瞎的大象很危险，而且因为驯象人是个征服欲强烈的花花公子，在他所到之处，等到最初的骚动过后，都会任意俘虏淑女和绅士。俘虏后，抓住淑女的手，让它贴到大象皮肤上抚摸；对所到之处的显贵绅士，向他们兜售大象又硬又长的鬃毛，打保票说，那东西有一种强力春药的神奇功效。

随行队伍中有两辆大车，由长着大角的牛牵拉。还有十八匹母骡，上面骑坐着男仆、女仆、女管家，以及三个手执武器、身穿防雨长外衣的男子。最后是一辆马车，从那豪华壮观的气派上看，里面坐的只能是极为高贵的老爷太太。

夜色即将降临，两个小听差跑到一辆大车旁，取出两只大灯笼，用大块火石点亮，提到马车旁。只见马车上走下一位贵妇和一位贵族。两人身穿奢华的旅行装，贵族是短外衣，肥大裤子，加斯科尼熊皮斗篷；贵妇是短披风和帽子，一只红色面罩遮嘴。村里人最初都拼命远离大象，此刻则纷纷走近这两位罕见和衣着华丽的大人物。走在前面的是村长及其属下官吏，村里头面人物没有一个不到场迎接。

村长问他们是谁，怎么带那么奇特的随行人员。看样子似乎不低于亲王的人开口说道：

“我们从加的斯接收这头大象而来，这是热那亚的将军堂费利佩·阿尔贝罗尼送给在场的我的妻子、他的小姨子公爵夫人的礼物。



我们要把它带回我们的属地，今年冬天留在那里，参加我们经常城堡里举行的欢庆活动。几个月前，在那里请到了我们特别尊敬的这里的两位村民，一位是名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骑士，一位是他的侍从桑乔·潘萨。我曾让桑乔·潘萨治理一座海岛，他在那里留下了他高度理智的明显和值得记忆的证明。不久之后，身穿白衣的另一位骑士经过那里，询问堂吉诃德的下落，捉住了他们二人。我们也留他作客，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这个古怪人的事情。因此我们许诺，哪天路过这里，一定拜访他。今天赶回阿尔加马西利亚时可能已是黑夜，公爵夫人和我就想来这里，看望堂吉诃德、桑乔和我们的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我们从参孙那里得知，因为回村后他本人给我们带来消息，是他在巴塞罗那打败了堂吉诃德，并规定了一年之内不得离家的惩罚。我们深知他恪守诺言，想象他一定在此幽居。因此想到，既然堂吉诃德不能出行冒险，就让我们把一件非常奇特的冒险送到他的家门吧。堂吉诃德在哪儿？桑乔·潘萨在哪儿？”

人们不想告诉他堂吉诃德已经死了，他若知道了一定非常扫兴，也因为想从这长篇大论的开场白中探听消息，于是，打发人去叫桑乔·潘萨。片刻之后，桑乔气喘吁吁地赶到，后面跟着参孙·卡拉斯科和安东尼娅。桑乔喘过气来，跪倒在公爵和公爵夫人面前，同时抓住两人的手，不知道该对哪只更加殷勤，索性对两只都印满了热吻，说：

“绝对不敢相信阁下会光临这犄角旮旯的地方，也不敢相信上天会再次给我见到阁下的恩惠。我现在就让人去叫我老婆，让她亲自对公爵夫人命人送给她那串珊瑚念珠表示感谢，叫我的桑奇卡，终于用阁下送给我的绿色打猎服给她做成了一件连衣裙，还得叫我的桑奇科，过一会儿阁下见他是颗有十二个面的钻石，也许愿意带走他去做仆人。不过眼下，要是阁下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

您，这消息就像让我们大家都悲痛一样，也会叫您悲痛。三个月多点以前，堂吉诃德死去了。现在已经入土为安，明天阁下可以去看看他的坟墓，对着它念念安魂经。您没有收到我们的神甫堂佩德罗给您寄的信？”

“即使到了”，公爵回应说。他说话不慌不忙，在话语中欣赏着自己深沉的男低音。“即使到了，大概也还在那里等着我们，三个月前我们就离开那里去加的斯了。”

公爵夫人忍不住露出厌烦和不悦之色，她原打算在村里举办一个由骑士的胡言乱语来凑趣的晚会的。甚至像后来证实的那样，他们准备好了几个出格的玩笑，因为公爵的随身侍从托西洛斯、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装扮成“三尾裙伯爵夫人”的侍女、名叫阿尔迪西多拉的侍女、以及参加了对堂吉诃德和桑乔开的、大大超出了本该应有的正经限度的那些完美玩笑的另外几个人，都在那一行人之中。但是，公爵夫人本是极其尊贵和彬彬有礼的人，善于把厌烦心情转变成优雅举止，于是当场弄乱了头发，登时逼真地演出了一场悲痛欲绝的活剧，以致大家以为不是堂吉诃德死了，而是在那一刻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她悲痛欲绝了。尽管如此，唱完那段挽歌之后，她还是不耐烦地问桑乔：

“桑乔，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哪儿就寝，有没有客店可以让公爵、我和同来的人住宿，有没有地方安顿大象？”

桑乔刚要答话，只见伯爵从家里走了出来，为了收缴租金和安排年轻人卡拉斯科就任书记官，他头一天就带着家人回到了村里。

伯爵近前说道：“公爵，我是洛斯阿尔科雷斯的伯爵，广场那儿那个是我的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宫廷，我们刚从那里回来。虽然房间设备简陋，与诸位这样客人的高贵身份不太相宜，我还是恳求诸位，在此逗留期间，做我和我全家的客人。至于大象，可以安顿在我的一座粮仓里，需要的东西那儿都会准备。”



公爵不想添任何麻烦，但伯爵一再坚持。于是，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的男女仆人留宿在洛斯阿尔科雷斯伯爵家，让驯象人、马夫和照看大象的其余仆人去了客店。安排妥当之后，村人各自回家，焦急地等着第二天到来，好尽情地赞美那位来自非洲丛林的奢华的旅行者。

伯爵在路上得知，他的新任书记官是堂吉诃德的朋友，而且打败过他。在此之前，他没有听说过堂吉诃德，也没有读过关于他的书。但为了取悦客人，便请学士当晚与他们共进晚餐。

尽管临时抱佛脚，也是一顿丰盛的晚宴。

学士向诸位详细说明了打败堂吉诃德的经过，最后说道：“在巴塞罗那打败他以后，我的朋友堂吉诃德就这样回了村。他许下诺言，一年之内不出行。不是为了缩短时间，而是为了排遣忧烦，就想以牧人吉诃蒂斯的身份过牧歌式和田园式生活，要他的朋友牧人潘西诺，还有我用参索尼诺或卡拉斯孔的名字陪伴他。回家没几天，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人预见到，还没有来得及像常言说的那样洗掉征尘，他就病倒了。眼见自己沦落到这种状况，也许还有看清了自己的遭遇，闯荡世界付出的种种辛劳给与他的只是苦难和轻蔑、恶意的外号和嘲笑，因此，不到两个星期，就因忧郁和伤感死去了。可是，诸位应该知道，堂吉诃德死时是清醒的，他请求原谅他所有的疯狂言行，请求上帝保佑，希望尽快在天堂见到我们大家。”

公爵夫妇和伯爵认真地听着这些消息。学士讲完后，公爵显然很伤感，堂吉诃德之死让他们一次打了保票的开心取乐泡了汤，说道：

“真遗憾，本来想把他和桑乔带到我们城堡去，让他们整个冬天给我们做听差。为了这个，我们甚至商量好，举行一次与杜尔西尼娅的盛大会见。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还派托西洛斯和两个女管家去了埃尔托波索，让他们把杜尔西尼娅带到这儿来。为此，随身侍从还带着我们的钱、首饰和其他礼物，万一她情绪不好不愿意来，

就把这些送给她，让她打起精神来。我们在这儿等着，看明天他们来不来。杜尔西尼娅与堂吉诃德之间这场战斗可真值得一看，我们甚至打了赌，说这场战斗一定会比从来没见过面的两只公鸡在斗鸡场上的表现还有趣。”

伯爵听他们讲着，心里却不理解，西班牙如此显赫、根基如此深厚的大人物，怎么会拿小孩子的娱乐来打发时间。可是，由于深受宫廷生活的教育，又顾及他们是客人的面子，所以整个晚上，他都在面面周到地操劳不止，热情款待。

公爵夫妇还想知道桑乔和他在村里的生活情况，做不做活，做什么活计。公爵夫人再次表示愿望，说如果桑乔愿意为她当差，她想把他带走，因为她非常喜欢他的蠢话和信口胡说，也喜欢他的谚语，夏天时候那些谚语让她特别开心。

“我发现他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来了。这话不是说他体重掉了三个阿罗瓦，是说我覺得他变得很伤感，世界上的桑乔<sup>①</sup>们这种状况，可是件叫人恼火又讨厌的事。一个人本来心事重重。可如果跟他聊聊天，让他说说那些蠢话倒也满有意思。”

伯爵不认识那个叫桑乔·潘萨的人，也不知道正说的关于他的事。但是，见公爵夫妇要让他来跟他说话，便打发手下一个仆人去侍从家里传话，带他到这里来。

仆人去找的时候，参孙·卡拉斯科告诉公爵夫妇，自从堂吉诃德去世后，桑乔·潘萨什么也干不下去，也没有干，让家里人非常担心；还有，他想学读书，而且读了讲到他的第一部传记，这也让家里人特别不安。

公爵夫妇听学士这么说，笑了起来，伯爵看样学样，也跟着笑了。他们觉得，一个杂工竟然那么想读书，这事非常滑稽，简直是

---

① “桑乔”一词在现代西班牙语阿根廷用法中，有“蠢猪”的意思。可见，这是公爵夫人骂人的脏话。



天大的奇闻，于是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见见他，看他是怎么用心钻研那些如此新鲜、又难以消化的功课的。

桑乔到了伯爵家，见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坐在那里，抑制不住唱起了哀歌：

“堂娜罗德里格斯，谁想到咱们会在这样的场合再次见面呀！咱们一起发了多大的火呀，现在我多想再来一回呀！还有那没完没了的吵闹。我主人说，任何过去的时光都更好，他渴望没有你的和我的那个黄金时代，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她的这番话。欢乐多么快地走了，痛苦多么快地来了呀！要是我们的堂吉诃德在这儿的话，他会让大家无比惊讶。人们都说他疯得厉害，可他又像人们大概会说的那样，是清醒地进入上天的。告诉我，我尊敬的管家，您那个嫁给托西洛斯的女儿怎么样？他们生活和美吗，不后悔那场来得如此奇怪和蹊跷的婚姻吧？贵体康健吧？您在等着抱外孙了吧？”

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听侍从说话如此彬彬有礼，不禁大为惊讶，答话之前，很快用眼睛看了看自己的老爷和夫人，询问是不是允许她满足桑乔的好奇心和兴趣。老爷和夫人允许后，才把他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公爵夫人不想错过开心取乐的时机，为了看桑乔怎样出错和怎样把一些词说成另一些词，就问他，怎么会想起要学读书。桑乔把读者已经知道了的事说了一遍，就是在当总督的时候，既看不懂公爵夫妇给他的信，也看不懂主人给他的信，不得不让识文断字的人念给他听，他对此感到非常痛苦。

“哎呀，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消息，桑乔”，公爵夫人说道，这时已经看出可以从哪里开始耍笑他了。“我们给你带来了你那个海岛的极好消息。你走了以后，人们再也得不到你的忠告，没有了你的精明治理，他们也很不适应，所以现在那块地方乱得一塌糊涂，没有什么比你回那儿去更让公爵和我感到荣幸的了。到了那儿，你立刻

会受到人们的拥戴，也能享受安逸生活，上次因为任期太短，你没能享受到。”

公爵深深点头，表示他妻子的话说得很对。大家都等着看桑乔说什么，他却一反常态，过了一会儿才答话。

“‘昔日的鸟窝，没有今天的鸟了’。就算把所有的权力都给我，即使我有权把那个想饿死我的‘常有理’医生送去流放，就算当总督我能变成阔佬，能让我的特雷莎穿得像王后一样，能让我的女儿嫁个伯爵，我的儿子娶个女伯爵，我也不会再去举权杖穿长袍了。跟主人在一起时，我本来可以成为骑士，可我不想，现在我这话，就是他在我掉进那个山谷里找到我时说的。掂量了当总督带来的分量，还有负担以后，我自己觉得，我这肩膀扛不起来，这不是我脊背的分量，也不是我箭囊里的箭。所以，与其让总督权力断送了我，还不如我断送了总督权力。就这样，就像见到时候那样麻利地离开了海岛。岛上还是我进去时候那些街道，那些房子，那些屋顶。在我治理期间，我没有向任何人借钱，也没有捞取好处；我想制订一些有益的规章，可一条也没订，我推测，制订不制订都一样，反正没有人会执行。所以，我离开海岛时，除了我的灰驴以外，没有别人陪着。堂吉诃德把我从深坑里救出来那天早上，这些我都对他说了，要不是他，现在我这把骨头还扔在那儿呢。老爷太太，那会儿跟诸位说的话，我要再说一遍，吃我的面包，跟堂吉诃德心满意足地在一起，比治理一个海岛好得多。现在已经不是治理一个海岛了，是治理整个世界。诸位先生只要等着堂吉诃德真实传记第二部出版，学士对我们下了保证，说肯定会出版，那时候诸位阁下就会读到，现在在这儿说的话，那天我就对堂吉诃德说过了。这些话不是由于谦卑和纯朴说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最公正的结论。这是我的感受，我说话办事全凭感受。我已经学会了只说我感受到的事情，知道了会感受就会说。”



听了这一席话，公爵夫妇简直认不出桑乔了，那里连一句蠢话也找不出来。听桑乔说到关于堂吉诃德的第二部书，公爵夫人从长靠背椅上站起来，为能够在当地人组成的那个小宫廷宣布非同寻常的消息而颇为自得：，

“你还真猜中了！这部书已经出版了，我身边就带着一本，是从一个商人那儿买的。他要把书带到美洲去，那儿的人们正怀着不亚于这里的渴望等着读呢。”

得知望眼欲穿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就在那里，就在那座房子里，参孙·卡拉斯科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急于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读了没有，第一部里许诺的事情是不是都兑现了，是不是同样风趣和巧妙。

“我丈夫，公爵，除了打猎以外，什么活动都不开心。他不读书，读起来不是犯困，就是睡不着觉。我呢，一读书就眼睛疼。在海岛那儿，有几个侍女经常下午给我读书打发日子，这次旅行她们一个也没有跟来。所以，我想回家后叫她们给我读，看第二部里是不是讲到我们，还有在我们城堡里发生的事情。”

学士迟疑了一下，问能不能请公爵夫人恩准，至少让他看看那本书。公爵夫人吩咐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到装书的箱子里去拿。女管家很快拿来，送到学士手里。学士小心翼翼地翻看，好像那是一只受伤的小鸟，稍稍一碰就会捏碎心脏或把它掐死似的。公爵夫人见他对书满腔热情，准许他当晚拿走，可以不睡觉地读，但要保证第二天启程之前还给她。

听了这话，学士高兴得心花怒放，竟然找不出话语来感谢这莫大的宽宏，这样的宽宏超过公爵夫人可能给与他的任何其他宽宏。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他跟谁也没告别，一路小跑回了家。学士走后，众人也各自回家，伯爵夫妇准备就寝。公爵夫妇和他们的仆人借宿他家，等着托西洛斯、女仆和杜尔西尼娅第二天到来。

## 第三十二章

参孙·卡拉斯科吩咐一个男仆，往楼上他的房间送两支新蜡烛、一瓮水和几块苦杏仁糖，他准备“狼吞虎咽”那本书。

一开始，他不知道从哪页读起，心里总在斗争，是满足好奇心精挑细选，寻找猜想会讲到他的那些段落，还是像在萨拉曼卡学习功课那样，先学一再学二，学完二再学三？

有一阵，好奇心占了上风，他翻了几页，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时，脉搏跳得特别厉害，心都快蹦出来了，嗓子连大气也不敢出，膝头也在发抖，眼睛跳过许多字，一目十行地吞吃着书上的话，犹如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饿狗，从大木槽里胡乱叼出一半下水，吃完之后，再回过头去吃剩下的那些。学士这样忽前忽后、忽然这里忽然那里地翻看了将近一个小时，不知道专注于哪里，是仔细阅读镜子骑士的冒险，白月骑士的冒险，还是讲他与堂吉诃德的友谊刚开始的最初那几页？

最初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读过的部分他很喜欢，似乎也令他非常满意。于是，他终于静下心来，把那部传记从头读起。规格、勘误表、题词、作者序，包括印在前面的评论，特别是马克斯·托雷斯硕士的评论，他一样也不落地读。

硕士说到，书的出版应归功于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塞万提斯是一位身居马德里的老兵、没落绅士，贫困潦倒，过着读者早已冷落多年的作家的穷苦日子。学士读到这里，心情极其沉重。那一刻，他让有三个灯头的油灯为证，在沉沉夜色那最平静和最宁静的昏暗之中发下誓言，只要一有机会，他一定要赶到马德里去，给



一位具有如此杰出天才的人送去一点用品和钱财，以示安慰。

自从发明印刷术以来，甚至在这以前，没有人在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像那一夜参孙·卡拉斯科阅读《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得到那么大的享受。只是因为知道，在他阅读的过程中，黎明之光是他的竞争者，每当他抬起视线，观察那像马鬃一样的玫瑰色朝霞，是不是终于映上窗口那短暂的一瞬，心中才生出一道暗影和一丝不安。游侠骑士的境界有多么大的感染力呀，竟然让他也用如此高尚的字眼来想事情了！

虽然他有超常的阅读能力和丰富的阅读经验，但是在读到绿衣骑士，又称堂迭戈·德·米兰达把堂吉诃德介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时刻，最初的天光还是照到了他的身上。骑士的儿子名叫堂洛伦索，他用自己写给诗人们理想妇人的爱情诗和表示爱情的殷勤话，让堂吉诃德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若不是他与借书人公爵夫人事先说好次日早晨还书，他本来可以继续读下去，直到读完。

于是，参孙很遗憾地向伯爵家走去，只见那里乱作一团，一个消息让公爵夫妇满心焦虑。

原来是一大早，驯象人向公爵夫妇报告，说大象在谷仓里不想起来，而是四脚跪地趴在那儿，神情悲伤倦怠，谁看到它的眼睛都感到钻心地难受，那眼光里流露着强烈愿望，要告诉人们它得了热病。

让堂吉诃德跟大象遭遇的冒险已经泡汤了！骑士与杜尔西尼娅见面的好戏大概也演不成了！

公爵夫人穿着刚起床时的衣服，情绪沮丧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对仆人们大喊大叫。堂吉诃德死了！真不应当这么漫不经心！现在轮到大象了！她对凡是想听的人大声说：“难道在这个村里，凡是有价值的都要死吗？”

她和仆人去看那头硕大的动物，不管人们怎么再三再四地又捅又刺，它也只是把鼻子从地上抬起两三拊，然后又有气无力地落下去。

伯爵一心想着取悦如此尊贵的客人，乘此情景请求他们，大象康复期间尽可待在他家，时间多久都没关系。一开始，公爵夫妇想自己先走，留下驯象人，另加随身侍从和必要的帮手照看大象。可是，公爵夫人对这动物喜欢得要命，宠爱有加，犹如她最懂礼数和最殷勤的侍女一样，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它。

“我们还要在这儿待几天，这下，书还可以继续留在您那儿”，过了一会儿，公爵夫人碰上参孙时说。她还问他，读完了没有，觉得怎么样。

一向爱开玩笑的学士说：“要不是在梦里，我不知道谁能在一夜之间把整本都读完。不过，您要是再给两天时间，我相信能够吃进肚子，消化完了还给您。话虽这么说，从读过的部分看，我可以告诉您，第二部讲的事情跟第一部一样好，甚至比第一部还好。”

参孙回到自家的顶楼，要求只要不是他的伯爵老爷，任何人不得打扰他。

可是，那几天伯爵不需要自己书记官的任何服务，他尽可以把书读完。等到真地读完时，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一是因为随着一个“完”字，他读书的乐趣也到了尽头，二是因为在那个令人心碎的黄昏，讲到了堂吉诃德的死。

参孙·卡拉斯科需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人，说说他读过的全部内容，于是去了桑乔·潘萨家，拉着他去村外散步，也让那里纯净和自由的空气吹吹他的脑袋，那脑袋已经连续三夜钻在堂吉诃德的纪实故事里了。

“桑乔，没有一本书写得像这部这么好，这么有人情味。在后代人看来，把咱们描写得比实际上要好得多，就凭这一点，咱们都得感谢西德·阿迈特和塞万提斯。这充分说明，他们手法老到，把咱们肖像的线条理想化了。全书里没有一个字不是出自怜悯的笔墨，或者说，不是得到了慈悲的启示。事情和咱们本身写得太逼真了，就



像咱们在它的各页之间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自己家进进出出一样。如果说咱们朋友那些疯狂言行今天确实还令人发笑的话，那它们已经不再让我觉得有趣了。因为我看清了，咱们这些自称最理解堂吉诃德的人是多么不理解他。因为他的疯狂言行表面上是疯狂言行，但实质上根本不是。真的，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在行使职责，要消灭对别人的嘲笑和侮辱，我却借口让他离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他的嘲笑和侮辱，非要把他送回家，那是多么大的错误。我非要让他服从我的理智，那是多么愚蠢！我，还有所有认为书是不同于生活的东西、读过就忘了的人才是疯子！在他看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太阳或一个月亮，给予他光明或剥夺他的光明，而我却把他永远地抛进了黑暗之中。我真愚蠢，认为嘲笑不会损害任何人的荣誉，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嘲笑别人的人最后常常受到比被嘲笑者更大的嘲笑！想打败堂吉诃德时，像人们常说的，我的目的是人道的。堂吉诃德想打败巨人，他的目的则是超级人道的，是一个英雄所特有的。我伪装成游侠骑士，这么做就是骗子。堂吉诃德跟谁都不需要伪装，因为他是什么样子就一直清醒地是什么样子，从不骗人。不管人们怎么侮辱她，用棍子打他，嘲笑他，但在书里看到，人们根本不了解他的心。羞辱高傲者，颂扬卑贱者，他的行为就是这么公正无私，这是好人应该遵循的唯一标准，而不能像有人经常做的那样反其道而行之：高呼胜利者万岁。我想跟你说，如果他相信的那些魔法师里有哪个想通过魔法跟我做一笔交易，砍掉我一只胳膊让他起死回生，我也愿意。那样，我就与书的作者一样了。似乎作者就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不是在过去时代见过、未来时代希望见到的最值得记忆和最高尚的场合，在给人留下幸福回忆的、久经战火的费利佩二世<sup>①</sup>战无不胜的旗帜下战斗中失去的，而是为了咱们，为

---

① 费利佩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在位期间，征战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等地，多次获胜。

了你，为了堂吉诃德，为了安东尼娅和基特里娅，为了像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里出来一样，在书里出现的咱们所有人失去的。”

“要是这样，我可心急火燎地要读这本书了。把书给我，公爵夫人不会拒绝给我这个恩典的。大象身体还虚弱着呢，驯象的马拉巴尔人说，它的热病得一个星期才能好。既然您用三天读完了，我想，我有八天足够了。我觉得，在读书这种事情上，我几乎已经达到三级水平了。”

“桑乔，对你来说，八天富富有余，因为你是个好学生。讲到咱们的地方多读读，那样的话，理解力就会生出翅膀。因为书好像不是写出来的，是像酒一样滴出来的，就看人们怎么喝。不过，最初我给你的提醒，现在应该再强调一下。听着，你会碰到一些段落，想对里边的事情刨根问底，可这些事你不知道更好，它们没有增加什么内容，可是会叫你心神不宁。我心里清楚，我说的这话肯定会更加激起你的好奇心，不过要是听我的话，你读了第一部就行了。第二部里，你会读到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确实如此，现在我的好奇心比先前强烈多了。不过您不用担心，我早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给我书，我去找公爵夫人。”

“桑乔，我跟你一块儿去，书不是通过她交给的手送给她，这样不好。”

公爵夫人这时正在谷仓，她给大象带去了美食——二十多块鲜奶酪，让这只正在养病的庞然大物叫了几声，表示感谢、高兴和喜欢。这时，学士和桑乔来找她。

公爵夫人见卡拉斯科学士来送书，立刻说：“快说说，书里讲到我了吗？”

“讲了。”

“是书的主要部分，还是所谓过渡段？”

“主要部分。”



“讲木马克拉维莱尼奥的玩笑了吗？”

“讲了。”

“我想知道，阿尔迪西多拉和梅尔林编造的故事也讲了吗？”

“是的，夫人，梅尔林和阿尔迪西多拉，还有像地道的喜剧演员一样参加那场玩笑的所有人，书里都写到了。”

“是不是说我既漂亮又高雅？”

“是，一点没错。传记作家不仅说阁下样样都好，还写进了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对堂吉诃德说的几句话，说您细嫩的脸皮就像打磨得光溜溜的宝剑，两个脸蛋儿透过乳白泛出绯红，简直就是一边悬着太阳，一边挂着月亮。”<sup>①</sup>

听说自己受到如此公开的赞美，公爵夫人非常荣幸，颇为得意，就地许诺把自己的两颗珍珠赏给女管家堂娜罗德里格斯。堂娜罗德里格斯连声道谢，但眼睛依然看着爱嘲笑人的学士，因为她记得太清楚了，那番话确实对堂吉诃德说过，还说公爵夫人那般美貌首先应该感谢上帝保佑，其次应该感谢她两条腿上各有一个人工开口，医生说她全身都是污水浊液，得让它不断地往外流。<sup>②</sup>

学士对此也有所怀疑，读了第二部书以后，他对公爵夫妇这类人已经没有什么好看法。这类人似乎一味拿取笑人找乐子，说明他们像许多人一样，在涉及别人时快活开朗，但在别人涉及他们时，却特别容易发火。

参孙·卡拉斯科本人清楚地感到，西德·阿迈特和塞万提斯大概也不太喜欢公爵夫妇，因为他们二人都没有披露如此尊贵的老爷太太的姓名。顺便补充一句，西德·阿迈特当然不可能透露他们的姓名，也不可能写这第二部，他死去已经八个多月了。情况可能是这样：第一部出版后，像许多人一样等待第二部的塞万提斯决定，不

---

① 本段译文引自董燕生译《堂吉诃德》，第809页，版本同前。

② 本段译文参考董燕生译《堂吉诃德》，第809页，版本同前。

再另起炉灶，仍由那个摩尔人担当续集的作者，以保持全书的统一。因此，如果我们把第一部完全归功于西德·阿迈特，那么，也说是他写成的第二部，则只能是塞万提斯写成的。问题是从表面上看，西德·阿迈特和塞万提斯都不喜欢公爵夫妇，学士也不喜欢。学士对这么显要的老爷太太的疑忌有增无减，这或许是因为他想到，只有在公爵夫妇家里作客那个时候，他的好朋友堂吉诃德没有像应该的那样表现出他的尊严，而是对如此耍笑他的人过于卑躬屈膝，这不符合他固有的天性——向来不屈从任何人，更不屈从权势者的天性。所以，他在读那几页的时候，怀着一种既遗憾又悲哀的模棱两可的心情，心想，作者如同在其他章节里一样，可能是更加谨小慎微。他一边读，一边想尽快读完，好看到他的两位朋友重新回到旷野，堂吉诃德尽情发泄他的忧愁，桑乔·潘萨尽情发泄他那破灭的渴望。

公爵夫人对参孙·卡拉斯科说的话非常高兴，在参孙和桑乔的跟随下去找公爵，见他正由伯爵陪着，看主人认为很名贵的马。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毫无羞色地把那些话重复了一遍，并夸大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

“丈夫，您应该知道，人家说我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女人，荷马说的最光亮的武器也比不上我脸上的皮肤。诸位都了解，我为人谦虚、谨慎、朴实，当着这么多人重复这话真叫我难为情。堂娜罗德里格斯，记住提醒我，回家后，我好派人送给这位塞万提斯一套公爵的旧衣服，还有帽子等等。现在不给你答应的一颗珍珠了，给你这条项链吧。”

当着所有人——那是她慷慨性情的见证者——的面，公爵夫人摘下那件首饰给了女管家。女管家接受下来，但露出掩饰不住的保留神色，因为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夫人又一次耍笑她，万一将来她知道自己背后议论她的时候，没准会再把项链从她身上摘下来，也剥夺了她的好名声。公爵夫人正因为书里对她的最高褒扬心花怒放，



所以紧接着，便毫不犹豫地把书给了桑乔，要求他对于书里说的赞许她人品的话，一句也不要漏掉，因为“虽然本性谦虚，但我喜欢知道人们怎么议论我，如果批评，我好改正，如果像现在这样唱赞歌，我好更加谦虚”。

## 第三十三章

公爵夫妇在村里又待了一个多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件事值得一提。其中，公爵几乎每天跟伯爵一起在地里打猎，公爵不在身边，公爵夫人便跟伯爵夫人闷在家里。从各方面看，伯爵夫人明显是个比公爵夫人年轻、漂亮和讲究礼仪的女人，腿上没有人工开口的痕迹。她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的伯爵丈夫怎么还把公爵夫妇留在家里做客。

还有，正像公爵夫妇宣布的，第二天，托西洛斯和女仆们从埃尔托波索来到村里，但没有能让大名鼎鼎的杜尔西尼娅与他们同来。还有，公爵夫人动身离村前夕，堂吉诃德在梦中对她现身了，或者说，公爵夫人觉得是现身了。尽管驯象师说，大象还是懒洋洋地不愿意上路，但实际上，正是公爵夫人的这种臆想促使她急忙启程的。

桑乔用十二天读完了书。特雷莎见他时时手不离书，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放下，便躲在角落里哭，以为桑乔像堂吉诃德一样，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疯子。因为在她看来，如果读一本是非同寻常的事，那么读第二本就是极其有害的事。儿女们同意妈妈的看法，劝说父亲，但桑乔根本不听。

当然，那一次，他要是听好朋友学士的话就好了，学士从来没跟他说过谎。他根本不该读那本书。读完的时候，他心里真地感到非常苦涩。一切都挺好，甚至比读第一部还快乐。可是，在读到讲在公爵城堡停留那些情节时，心情真地变了。看到人们对他主人和他这样的人那么残忍，他真是难以读下去。主人和他这样的人，无非是想以一种纯洁的方式铲除邪恶，干干净净地挣一点钱，改善自



己和自己亲人的生活嘛！堂吉诃德或他怎么伤害公爵夫妇了，他们竟然这样侮辱他们，这样愚弄他们？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不可忍受的嘲弄，一切都是卑鄙无耻的手段和圈套！那一家子编排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骗局呀，足以把美好的理想毁灭成碎石烂瓦！

桑乔在读那些章节时，心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过一会儿就放下书本，走到庭院里，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才能再读下去。在任命他为总督时，愚弄者与被愚弄的堂吉诃德是多么不同啊！他用满含泪水的眼睛重新读了一遍，觉得堂吉诃德似乎就在他的面前，在他启程去治理海岛，相信那海岛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相信那是真话、不是某些过于轻率地刺痛别人心肠的老爷们的愚弄时，用他那如此严肃和忧郁的声调给他提出忠告。

读到这里，他急忙跑去找他的学士朋友。学士见他两眼红肿，手里拿着书，便猜出了原因，但为了不让他为难和非要回答，便没有问他。

“继续往下读和还书之前，我想把这段抄下来，等到想或者需要的时候再读，可我的字写得太笨拙。您能替我抄到纸上吗？”

学士很乐意为他当抄写员，于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写，把下面几段话写在了一张四开纸上：

“桑乔，用不着忌讳你的低微身世，不要因为自己生在农家就自惭形秽。别人见你对此不羞于启齿，也就不来羞辱你了。体体面面做一个卑微的贤人，那比狂妄的恶人强多了。出身低贱者登上教皇的尊位和皇室的宝座，大有人在。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确凿的事实，就怕你听腻味了。

“桑乔，你听着，只要你崇尚美德，以行为端正为荣，就完全不必羡慕那些出身王公贵族的人们。血统来自祖上，品德自己修养；美德自有价值，血统哪能比拟。

“绝对不能心血来潮任意判决，只有自做聪明的混蛋才这么干。

“你要秉公执法：穷人的眼泪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诉。不要管富人如何送礼许愿、穷人怎样苦苦哀求，你该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你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公正无私，但也不能对罪犯过于严酷；执法如山固然可嘉，可与人为善更易扬名。宁因恻隐之心低垂权杖，也不为金钱财货贪赃枉法。

“要是不巧赶上裁决你的某个仇人，你务必捐弃前嫌，据实宣判。事关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一旦出现这种错误，大多不可挽回；如想补救，必将损名又破财。

“如果告状的是个漂亮女人，既不要看他的眼泪，也不要听她啜泣，只需细细听取她的申诉；否则，她的泪水必将淹没你的良知，她的叹息也会扭曲你的公正。

“对于被判服刑的人不该恶语相辱；他在狱中受苦已经够倒霉了，何必再加上狠狠呵斥呢！

“要把所有归你管辖的犯人都看作是受制于我们人类恶劣本性的可怜虫。你应该尽力而为，在不损害原告的前提下，慈悲为怀，宽厚对待。尽管上帝的本性都同样伟大，但在我们看来，怜悯比公正更光彩夺目。

“桑乔，只要按照这些道理和规矩办事，你就会长命百岁、流芳千古、财宝无尽、幸福无边；你将为儿女们攀上可心的亲事，子子孙孙都将升官晋爵；你会受到众人爱戴，永享安康；你定会在欢度宁静的晚年之后寿终正寝；届时，你的重孙们将用他们幼嫩柔软的小手把你的双眼合上。<sup>①</sup>

“上面跟你说的这番话，是你修炼心灵的人生宝典。”

抄写完毕，学士拿起那张纸，像手帕似地在空中摇了几下吹干

---

① 堂吉诃德对桑乔忠告的译文引自董燕生译《堂吉诃德》，第763～765页，版本同前。



墨水，整整齐齐地折成四层。桑乔把它收在衬衫下面，对学士说，此刻他心情万分激动，不想再说什么，读完之后再来看他。接着，毫不理会自从公爵那显要的一行来到之后村里引起的轩然大波，径自回家，做叫他非常苦恼的那件事去了。

那只猛兽到来的消息传到了附近村庄，很多人赶来看热闹。

参孙也想带安东尼娅去看看，可是见她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原来那种身体状况特有的恶心已经开始应时袭来。安东尼娅几乎不敢打扰那个虽然秘密地、但已经是她丈夫的人，于是说道：

“听着，参孙，要是再不说，咱们就得同一天举行洗礼和葬礼了。那时候我会羞得没脸见人，人家会把我埋在我舅舅身旁的。”

参孙对她许诺，伯爵一回宫廷就跟他父亲说。可是，在大象仍然病着的时候，伯爵下不了决心把客人打发走，而这种状况又说说不准持续到什么时候。因此，学士开始想办法缩短公爵夫妇逗留的时间。随着对他们的逐步了解，他感到，从他们当之无愧的愚蠢来看，那是两个比任何人都可悲可叹的人。

在那几天发生的值得一提的事情中，还有一件与杜尔西尼娅有关。

有一天，公爵夫妇想讨好堂吉诃德的朋友，这事与托西洛斯从埃尔托波索带回的消息有关。在那里，人们对公爵的随从们证实，不到一个月前，那位阿尔东萨·洛伦索嫁给了一位骑士。这位骑士是带着大名鼎鼎的狮子骑士，也称愁容骑士，人们都称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信件去那个村子的。

参孙·卡拉斯科听说这件事后，推测这个娶她的骑士不会是别人，一定是那个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他在找到基特里娅的那家客栈里认识了他，还替他说过情。开始时，学士一言不发。那天，若不是与自己的主人伯爵、公爵夫妇以及其他一起坐在桌子旁，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可能还会一言不发。

公爵夫人对与堂吉诃德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很好奇，这时她已经常常管堂吉诃德叫“我的堂吉诃德”，或简化为“堂吉诃”。所以，那天把神甫和理发师也请来了。顺便说一下，公爵夫妇却拒绝把这种好奇扩展到骑士那可怜的坟墓上。事情是这样的：离坟墓只有五十步远的时候，堂佩德罗请他们去看看，对坟墓念念安魂经。公爵给了堂佩德罗五十个杜卡多为骑士的灵魂唱弥撒，但不想让墓地的泥巴弄脏自己的鞋，径自扬长而去。

还须顺便说一下，桑乔在第二部书里读到，他治理海岛整个是一件侮辱人的卑鄙行为，还有给特雷莎送那串珊瑚纽扣，那简直是把玩笑开到了顶点。读到这些以后，他对公爵夫人和公爵产生了极大反感，不管他们俩谁叫，他总是借口不到场。这次是经过千百次要求，实在躲不过去，他才去参加那次午宴。书还没有读完，他却不得不放下，为此心中不快，坐在一个角落，给嘴巴贴上了封条。

大家都已坐在桌旁，随身侍从托西洛斯走了进来，报告说，那个叫杜尔西尼娅的女人的丈夫到了村里，听说公爵夫妇想见他的妻子，特来请求召见。

学士说：“让他进来之前，我必须向大家说一件事。现在和将来几个世纪，这件事都对本村和本村居民的安宁极其重要。”

他简单地对大家说，他在堂吉诃德住宿过的一家客栈遇到了五六位骑士，他们比堂吉诃德还疯，还神经错乱，正在到处寻找堂吉诃德的村子，好对它恭维一番。因为随着他的冒险经历逐步传扬，村子的名声和名气越来越大，谁知道是不是还要把它变成朝圣中心。他还说，甚至还有骑士在寻找桑乔，要带他去作侍从。还讲了他——参孙·卡拉斯科，为了让事情到此为止，如何隐瞒了堂吉诃德家乡的名字。

“所以，先生们，我请求大家，假如他问咱们知道不知道，如果咱们想过安静日子的话，就否认这是堂吉诃德的家乡。咱们已经把



堂吉诃德埋在了地下，他现在活在书里。那本书，还有他的坟墓，就是他的家乡。谁赞扬他和敬仰他，就到书里去找吧。那就是他的麦加，他的罗马，他的耶路撒冷，他的瓜达卢佩。”

大家都表示同意参孙·卡拉斯科这个明智之策，然后叫人传骑士进来。

骑士紧身坎肩外面穿了一件风雨衣，头戴一顶宽沿帽，他摘下帽子深施一礼，深得让大家以为，要一下子把那间大屋子的土给打扫干净。

“先生们……”骑士仔细看了看在场的人，开始说道。就凭他说这几个字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要说的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成本大套。

堂圣地亚哥没有认出学士，像陌生人似地看了看他。可是，学士和桑乔由于不同的原因认出了他。他那只歪向另一只的不可能混淆的眼睛，还有眉毛上方那块奇丑无比的刀疤，逃不过两人中任何一人的眼睛。学士认出，他就是客栈里见过的名叫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的那位骑士。桑乔认出，他就是那个西内斯·德·帕萨蒙特，堂吉诃德把他和其他苦役犯放了以后，露出了他那副丑相，还偷走了他的灰驴。这是桑乔读了第二部书刚刚知道的。读了第二部他还知道，名叫佩德罗师傅、像海盗一样蒙着一只眼、牵着一只会占卜的猴子进客栈的那个杂耍艺人不是别人，就是西内斯，只不过那次耍木偶时他化装得惟妙惟肖，认识他的人谁也没有怀疑他是谁。

这位骑士接着说：“先生们，我叫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

说这话时，带着表明身份的语气。

桑乔怀疑他又要嘲弄人，还有没登场的侮辱人，对学士窃窃私语：“我要离开这儿。这都是什么玩艺呀？我恶心那装模作样的架势……”

学士小声对桑乔说：“桑乔，不知道你是怎么了，让骑士说下

去。”

桑乔不吱声了，把尖帽子拉到眼睛边上，低头看着桌布的凹弧边饰，免得被那个想冒充骑士的人认出来。桑乔藏头遮面的谨慎做法或许是多此一举，因为他瘦了许多，那人可能也没有认出他来。

那位西内斯·德·帕萨蒙特或堂圣地亚哥·德·曼西利亚继续说：“我去萨拉戈萨买了两匹母马，那是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大臣带到西班牙的母马的玄孙。”

参孙·卡拉斯科记得，堂圣地亚哥的生意不是贩马，而是大不相同另一种——贩猫。这让他一句不落地听着那人说话，同时一直盯着桑乔·潘萨。每过一分一秒，桑乔都更加不安和不耐烦。

参孙记得叫堂圣地亚哥、桑乔记得叫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那个人继续说：“在离萨拉戈萨很近的拉阿尔穆尼亚·德·堂娜戈迪纳，我认识了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他是如今挤满了道路的所有骑士中最疯癫、最令人敬佩的骑士，还有他的侍从，最最滑稽的副手。”

在场者没有一个不大吃一惊，都等着桑乔，看他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可是，见这个侍从一言不发，便让来访者说下去，认为他不是骗子（可桑乔认为是），而是个可怜的疯子，是又一个开始在拉曼却一带出现的那号人。

“我们谈关于骑士生涯的书，谈战斗，谈战场上的英雄事迹，谈将来的荣耀，谈艰苦奋斗，谈令人烦恼的事情……堂吉诃德得知我要经过离埃尔托波索很近的地方，就求我能不能给那个村的一个人带封信。这人是他思念的贵妇，是最优雅的淑女，是一切美貌的楷模，甚至是他为之连续三十个夜晚没合眼，总是唉声叹气的女人。我答应说，行。第二天，我就上路去了埃尔托波索。我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那位淑女，全村人都认识她，因为她是埃尔托波索村年长的基督徒的女儿、孙女、重孙女和玄孙女，因为这个村已经得到消息，说有位骑士把她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由于这位骑士的胡言乱



语和大献殷勤，这位姑娘与村里一位农夫的婚事给搅黄了，所以她很不高兴。大家试图说服那个小伙子，说那是一个疯子的胡思乱想，阿尔东萨·洛伦索，这是那位淑女的真名实姓，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位骑士，更没有给他提供过什么借口，但没能说服这位未婚夫。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相信，说‘鬼才相信这套话’。我是说，我去找这位姑娘，就在她给一匹公马梳毛那值得记忆的时刻找到了她。听说堂吉诃德这个名字，明白了造成她婚事泡汤的原因，她当时就要把手里的猪鬃刷子抛到我头上，不过，见我穿着一位显贵骑士的衣服，便住了手。我当时穿着红色天鹅绒短斗篷，褶边帽子上插着三支绒羽，挎着现在这把剑。这把剑出自吉多·比瓦尔家里，他是为国王铸剑的托莱多铸剑师。我觉得，这位小姐如此美貌，甚至比书里写的、人们说的还要美貌。虽然她生长在贫穷人家，也不识字，看不懂我给她带来的十一音节八行诗，但一想到她是堂吉诃德的缪斯，我当时就萌生了娶她为妻的强烈愿望。我说服了她父亲把她嫁给我，她非常高兴地把她揽入她的怀抱。如今我们是夫妻了，我很高兴得到了如此不易亲近、由于是堂吉诃德的而显得如此甚至更加宝贵的猎物。她看到婚姻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地位，也很幸福。婚礼是在我家那个村里举行的。我们在那儿听说，借宿本村的几位非常显贵的老爷想见见杜尔西尼娅，根据这个名字判断，这件事只能跟堂吉诃德有关。于是，在回埃尔托波索举行婚礼翌日仪式途中，我们顺便来到这里。我妻子在外面等着，我准备听听诸位阁下有什么见教。想见她吗？”

此前，参孙和桑乔没有机会当面质对，到了这会儿，两人都从自己角度听出，那是一堆谎言。其他人则弄不明白，谁会头脑简单到这个地步，只因为别人想娶就娶一个女人，只因为别人看着美貌就看她美貌。

公爵听完那人的话，深施一礼。与此同时，桑乔对身边的学士

窃窃私语，让他别受骗，说那个人就是臭名远扬的西内斯·德·帕萨蒙特，或西内斯·德·帕拉皮利亚，是十足的伪君子，人人唾骂的无赖。学士读过第一部和第二部传记，对那人有所了解。

公爵施过礼，开口说道：“我们也是有头有脸的堂吉诃德迷。回领地途中顺便经过这里，萌生了一个愿望，想看看他这样一位骑士因为容颜美貌、礼仪周全和风度优雅而捧上天的那个人。现在听说她已经婚配，我们只能为此高兴，并向你们送上一切祝福。既然如此，骑士，我想知道，在场的人跟我一样也想知道，你怕不怕知道了杜尔西尼娅的背信弃义以后，堂吉诃德来向你挑战，或者自杀，或者进入修道院，让我们大家再也看不到他的冒险了。”

伪装者回答说：“这些事他都不应该做，而应该表现出是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应该承认，我像兰塞罗特抢走了西内布拉王后一样，抢走了他的心上人，承认人们会永远记得我。这样，我就可以进入流芳百世的名人行列。如果名声本身还不足以炫耀这个，我想讲述出来。诸位应该知道，我用这双手写出了一本关于我生平的书——但愿《托尔梅斯的瞎子领路人》，<sup>①</sup> 还有已经写出和可能正在写的那类书，统统没有好下场！书里讲我怎样在他的要害部位打败了他，那就是夺取了他昼思夜想、令他焦躁不安的妇人，那可是他生活的理由，是他冒险和征战的理由。”

堂圣地亚哥出门去叫他妻子。桑乔举着拳头从座位上跳起来，发誓要就地揭去那个骗子和盗贼的假面具，然后这种捣蛋鬼罪有应得那样，叫村长给他戴上脚镣，重新送去做划船苦役，那样的话，就没有哪个疯癫的堂吉诃德再去解救他的危险了。

在场的人要求桑乔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桑乔简单地说了。他讲了大家已经知道的、关于只能是出于对堂吉诃德特别敌视的人才会

---

<sup>①</sup> 《托尔梅斯的瞎子领路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1554年出版，作者不详。



做出的事情。可大家还是不明白，既然那个人认识真堂吉诃德，而且是靠他获得自由的，为什么加入了假堂吉诃德一伙，用娶杜尔西尼娅的手段来报复真堂吉诃德呢？

片刻之后，已被揭露了真面目的西内斯·德·帕萨蒙特回到房里。跟他同来的是一个身板健壮、皮肤黝黑的年轻女子，她献给野外劳作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写在了脸上。看样子有三十五岁，因此，比她初次亮相的丈夫年长。她涂抹得怪诞可笑，脸上搽了那么多白粉，嘴唇和面颊上抹了那么多胭脂，活像一个高等妓女。衣服穿得很华丽，但既不合身，也不利于举止，穿着那件前开口女裙，抬手动脚都很僵硬。那身衣服也掩饰不住她不折不扣地是个腰身粗壮又无所畏惧的女仆，能像最有力气的杂工一样扔铁棒，说起话来半里地以外都听得见。在应公爵夫妇的要求说明身份时，她讲出了自己的来历。

“我是真杜尔西尼娅·德尔托波索，绝不是那些不要脸的假冒的。据我所知，我的丈夫先生也跟我说过，现在她们已经在这一带到处游荡了。托波索只有一个，除了我，没有别的杜尔西尼娅。为了让人相信这些，我丈夫要在埃尔托波索开一家客店，堂吉诃德写信派到那儿去的骑士都可以住宿。”

阿尔东萨·洛伦索没有被聚在那里的先生们的高贵身份所吓倒，倒好像把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信口开河学到了手，竟然那么礼貌地证实丈夫的话，使在场人都很惊讶。

堂圣地亚哥既是宣布又是询问地说：“先生们，难道她不漂亮吗？说话不像夜莺吗？不是出类拔萃吗？”

公爵夫妇点头说是，伯爵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桑乔在等着看那一切怎么收场。西内斯·德·帕萨蒙特和他妻子快要走出大房间时，西内斯注意到了参孙·卡拉斯科。他停下脚步专注地看着他，像是在仔细端详一张熟悉的面孔，但不知道是用那只好眼看的，还是用歪

向旁边一只的那只斜眼看的。

“几个月前给我温柔的杜尔西尼娅带信前夕，您和我不是见过面吗？”

学士认可，说：“不错，见过。虽然当时没有明说，但我是堂吉诃德追随者团体的又一名成员。我按照您的话去了拉阿尔穆尼亚，可到了那儿的时候，发现鸟儿已经不在窝里了。还听到了最不可思议的消息：有人说他去了法国，要跟罗尔丹<sup>①</sup>在一起；有人说他坐船去了英国，事先约好了要和亚瑟王、大圆桌的骑士们和祭司王胡安见面；还有人说，他在桑坦德坐船去了西印度；<sup>②</sup>最后，还有人说，他回自己的村子了。我问村子叫什么，可谁也不清楚它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如今，为了借着宣扬出出风头、借着他应有的名声沾点光，说看见他出生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我从任何一个人那儿也没得到一点准确的消息，好像村长们、神甫们、绅士们和显要的老爷们，大家统统串通好了，都说不知道。”

“这个我也可以证实。我听说，阿加马西利亚·德·阿尔瓦和阿加马西利亚·德·卡拉特拉瓦两个村子，还有埃伦西亚、佩拉尔比约、卡拉奎尔、蒂尔特亚富埃拉、米格尔图拉、金塔纳尔·德·拉奥尔登和埃尔比索这些村子，已经为确定它们中哪一个是堂吉诃德的家乡打起了官司，各村都派了人去找他，让他在法庭上说明真相，说出一个村，把其他的排除掉。可是目前，堂吉诃德可能是跑到别处去了，找不到了。”

“堂圣地亚哥，您知道不知道，那一大串村子里，提没提到这个是堂吉诃德的家乡？”

公爵夫人知道学士生性好捉弄人，对那乱七八糟的戏弄觉得很开心，不禁高兴得直拍巴掌，引得斜眼西内斯和阿尔东萨不住地看

---

① 罗尔丹，即骑士小说《疯狂的罗兰》中的罗兰。

② 西印度，哥伦布对新大陆（美洲大陆）的称呼。



她，觉得她是个少有的见什么都笑的人。

西内斯回答学士说，同时仍在看着公爵夫人，直到快乐的表情在她脸上全部消失：“没有。在我说我听说过的所有地方、镇子和村子中，还有在其他我不记得的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村。我当然理解，像其他村一样，这个村的人也在竞争这份荣誉，因为得到这份荣誉的村子会像罗马，像洛雷托，<sup>①</sup> 像瓜达卢佩，<sup>②</sup> 像蒙塞拉特山，<sup>③</sup> 像其他圣地一样兴旺发达起来，但从来没有提到这个村。所以，就像我妻子刚说的，我想在埃尔托波索村开一家客栈，安顿所有渴望见识一下书里那些光耀场所到村子去朝圣的人。这不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吗？可以顺便看看举世无双的、货真价实的、名符其实的和极其美貌的杜尔西尼娅。我相信，埃尔托波索村绝对不会逊色于堂吉诃德家乡那个村子，对我们来说……”，说到这儿，西内斯·德·帕萨蒙特把声音压到低得听不见了，像是担心把这些心里话传出去对他有害似的。“堂吉诃德的村子打听清楚越晚，对我们越好。我还想在客栈旁边开一家商店，朝圣者、过路人、好奇的人、听说过的人、香客和各种各样的人可以购买著名的、真正的菲耶拉布拉斯神水，那可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有许多其他糖果和美食，我们给起的名字叫‘堂吉诃德苦杏仁糖’和‘杜尔西尼娅奶油甜酥饼’，这得由我妻子专门制作，谁也没有她做得好。还可以买埃尔比索村一位织造匠接受我的委托正在织的东西，这人我们刚刚见过，那东西名叫‘桑乔·潘萨披巾’。”

桑乔·潘萨对那些弥天大谎再也忍不下去了，把头上的尖帽往后一推站了起来，上前堵住了门口，用最亲热甜蜜的客气话问他：

“碰巧的时候，不在您店里卖卖‘育婴堂长大的西内斯·德·帕萨

---

① 洛雷托，意大利西部城市。为主教管区和朝圣之地。

② 瓜达卢佩，西班牙城市，城内有瓜达卢佩圣母像。

③ 蒙塞拉特山，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山峰，为蒙塞拉特圣主圣地。

蒙特的假纸牌’，要么一年前您偷走的桑乔·潘萨的灰驴，要么‘大婊子生的小婊子的大儿子的木偶’，要么个把您像被鸡奸者一样挂过的，魔鬼、饿死的小偷、乌龟、同性恋者、擦马布、异教徒、背信弃义者、麻痹性麻风病患者和犹太人戴的那种锁链？”

听到用这些词说他，西内斯·德·帕萨蒙特像石雕一样呆立在中间。不管他怎么使劲看桑乔，到底还是没有认出他来，最近这段时间他变化太大了。久经比这还要惊险和骇人听闻场合磨练的西内斯警觉起来。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他，杜尔西尼娅也看着他，不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回事，还没有觉察到，那恶棍娶她是为了做大买卖。无疑，其他人在等着他进行辩护，或回答点什么。他本来是会这样做的，因为他能言善辩，有的是说辞。但是，西内斯·德·帕萨蒙特也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见桑乔堵住门口，参孙·卡拉斯科站在他旁边，他两步冲到窗户旁，打开窗户，一跃跨在窗台上，就地给他的女人一个飞吻，跳到了街上。大家急忙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他是不是摔断了腿，摔碎了脑袋躺在地上。可是，却只见西内斯骑着他的马飞奔而去，卷起一股浓重的灰尘，遮住了他的身影。

学士预测道：“这小子得出了这块地界才会停步，这地方和这些圣栎树得到了最后审判那一天才能看见他了。”

大家回到哭哭啼啼的杜尔西尼娅待的地方，把他们知道的关于已经是他丈夫的那个人的事情对她讲了一遍，说得她更加伤心了。

“我干了什么哟，让堂吉诃德的诅咒落到我的头上？我没爱过、也不可能爱的一个人的疯话，凭什么要我来承担？诸位跟我说，堂吉诃德已经死了。可我怎么能相信呢？这些事，谁说的是真的呢？要是他还活着，不管假的还是真的，我现在就嫁给他。要说因为他的过错我没有找到丈夫，那么也是因为他的过错，找到他的时候，又失去了原有的丈夫。要是诸位那位堂吉诃德不说大概在宫廷里才说的那些废话和漂亮话，向我父亲求婚娶我，那该多好哇！见一个



矛座上挂盾牌的骑士要娶他的女儿，他一定会高兴地答应的。可现在，我的命运诸位都看见了，落到了比以前还惨的地步，不能说自己是寡妇，也不能说是有妇之夫，更不能说是有一个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的丈夫的单身女人。

大家对这个刚被抛弃的女人尽量安慰了一番。公爵给了她一只装着三十个埃斯库多的钱袋，让她度过那些不幸，又吩咐托西洛斯和一个名叫堂娜托达的女仆陪她回埃尔托波索村，送到她父亲身边，同时肯定地告诉他，他女儿在那些阴谋中是清白无辜的。

其他人各自回家。桑乔·潘萨比谁走得都快，他想快点把书读完交给参孙·卡拉斯科，由他还给公爵夫人。对于公爵夫人，桑乔心想，只要他活着，再也不想见她，更不想跟她说话了。不仅如此，特雷莎·潘萨听桑乔说海岛的事、珊瑚念珠的事、还有橡树子的事全都是记忆犹新的愚弄之后，就要到伯爵府里去，当面对腿上开口子的公爵夫人说些大概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的不受听的话。桑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的劲劝她，叫她别去伯爵家，别管公爵夫人叫令人恶心的大婶，别管公爵叫邪恶的被鸡奸者。

## 第三十四章

那天早晨，参孙·卡拉斯科没有等桑乔·潘萨来家还书，再由他送还公爵夫人，而是自己去侍从家去找他。

那天早晨特别冷，只见桑乔坐在火炉旁，双脚伸进炭火里，哭得特别伤心，弄得学士以为，潘萨家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

桑乔说：“没什么不幸，只是读到书的末尾，再次面对着对我主人死去的记述，看到写的那些情景那么符合事实，我又想起了那些高兴的日子，想起了那个人让我们陷入的这种无依无靠的境地。时间越久，这种情况就越发严重。我甚至觉得，他经历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他的生命以后，使我们的生命就只剩下一半了。哦，我不想说别人，起码使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半了。我的生命，真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只剩了一半。”

“对书有什么看法？比起第一部来，是更喜欢还是更不喜欢？”

“像第一部一样，这一部严格符合事实。只是第一部里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这一部里透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阴谋诡计。有一些，比如，伪装成白月骑士那一节，是为了做好事想出来的。不过顺便说一句，您不想让我知道那个秘密，这有点伤了我的自尊心。另外的一些可不然，那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愚弄我们，耍笑我们，除了愚弄本身的好处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只要不伤害第三者，愚弄都是正当的，把被愚弄的人也逗乐的那种愚弄就更好了。在我的眼里，这些公爵老爷已经不是老爷和公爵，我一直在想法子，把离开城堡时给我那二百个杜卡多亲自给他们送回去。对我来说，二百杜卡多是一笔财富，可对他们来说，只是愚弄的可怜价钱，是流浪



艺人和道具的工钱，是像扔给小丑一样扔给我和我主人的硬面包。那些钱，我连一个马拉维迪也不会动，就像卖皮肉挣来的一样，会烫了我的手。眼下我给它想了个更好的去处。您看我这样做的决心有多大，就连我的特雷莎也不想像‘叫我狗也行，给点面包吧’那句谚语那样办。她保证，眼下就是穷死苦死，那些钱一个子儿也不动。今天早上，她甚至叫我把书给她，由她去还，好把他们当面臭骂一顿。”

参孙·卡拉斯科试图安慰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在意那些情节。可是，他的说辞如此软弱无力，结果最后，他也再次认为桑乔说得有道理。学士还跟桑乔说，那几天，他一直在想怎么样甩掉公爵夫妇，把他们撵出村子，好尽快办理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给公爵夫妇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学士先生，这事别指望我。我知道，对这些人，最好的轻蔑就是不理不睬，他们也别想再见我的影子。过几个星期他们读那本书，发现为了不给堂吉诃德这样一个如此高尚和善良的人抹黑，传记作家甚至不敢提起他们的名字，或者公爵夫人看到她那阴沟的事情抖落出来的时候，我看准没有好结果。所以，我跟特雷莎和我的孩子们说了，宫里来人找我，要看我要杂耍的时候，告诉他们我放猪去了。猪都比他们那些城堡、恶心事和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人情味得多。”

“他们离开之前，我一定得想出个办法来。跟你比起来，我特别不赞成诗意的惩罚那种办法。让有些人尝尝他们自己的药也不错。”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些人手里来的那两百杜卡多，特雷莎和我连一个也不想动。跟我一样，您也读了马尔克斯硕士的评价，从中知道了这部书作者经历的悲惨晚年。要说法国大使不理解像他这样的作家怎么会忍饥挨饿，那么您说说看，连存在本身都归功于他的咱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因为在有生命的时候，生命就在消耗。

只有名声这种浓盐水，才能做到让生命保存一百万年。因此，挺身去救助像塞万提斯这样对咱们作出如此功德无量的事情、让咱们流芳百世的人，将是出身高贵者的本分。他不认识咱们都把咱们的生活讲得这么准确，要是见到咱们，那很可能愿意把开始写的传记写完，最终，把堂吉诃德经历的结局告诉咱们。我不是说，他要等到看见咱们死才把咱们写得尽善尽美。我是说他写这样一本书，里面讲到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为打败如此善良的骑士感到后悔，他的侍从桑乔·潘萨因为无知和不识字，没有能更好地伺候他感到痛心。因此我说，这样的书对堂吉诃德来说是完整的书，对咱们其他人来说是半部书。好了，咱们去马德里吧，要说谁挣了那两百杜卡多，那就是他，不是我。”

“谁能叫你呆子呢，桑乔？谁说你的心肠被酒灌硬了，被自私弄成了铁石心肠？谁没有从你的内心看出最高尚的善意和最美好的意愿？这是多么伟大的想法呀！咱们两个怎么会想到一块去了？在得知那个人的艰难处境时，我也作出了决定，一有机会就去马德里，给他送点什么让他安度晚年，伯爵和公爵们都不愿意这样做。除了你那两百杜卡多，我把积攒的六十个也添上。我还相信，我能说服安东尼娅，让她也给点，如果她有，她会这样做的。因为，虽然塞万提斯讲到了她舅舅的疯癫，但他把他的理智、把吉哈诺家族的好心肠写得比任何人写得都高。桑乔，来拥抱一下，表示咱们的想法和意愿是一致的。给我书，我去交给公爵夫人，让上帝羞辱她的狂妄吧！我得跟你实话实说，我本想把第二部留在手里，所以不这样做，就是想让他们读一读。”

参孙确实真着急了，得尽快把跟安东尼娅秘密结婚的事告诉家里，不然的话，过不了多久，村里人都会发觉她怀孕了。因此，他整天都在思索，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让公爵夫妇和那可怜的大象一劳永逸地离开村子。于是他想到，伯爵去了托莱多，要在他的法



庭管辖区进行一场诉讼，说定了第二天中午才回来，所以，没有比那个夜晚再好的时机了。

他等到夜色降临，等到全村人都在家中安歇。那是一个下雨、阴冷、令人不舒服的夜晚，清楚地表现出拉曼却浓重的悲惨情绪。

参孙·卡拉斯科得到了两个仆人的帮助，一个是公爵的仆人托西洛斯，一个是他父亲的，叫塞莱斯蒂诺。

学士和塞莱斯蒂诺一起，把堂吉诃德的武器从存放的顶楼上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搬到紧邻伯爵家的自己家中。学士的父母照例早早地在自己房间安歇，对这个计划浑然不觉。至于女管家和外甥女，则不得不劝她们放心，免得她们以为，这个疯狂举动是一场要攻击经常光顾堂吉诃德老房子的人的灾祸。

学士把一根细茎针茅草的绳子撕成又长又乱的细丝，裹上草灰和面粉，准备停当后，用细丝做成堂吉诃德的胡子——做得如此逼真，单凭这胡子，就能骗过所有人。但是，参孙·卡拉斯科像做他穿过的衣服——第一次是镜子骑士的衣服，后来是白月骑士的衣服——时那样，唯恐不够真实，又用蜡油在眉毛上粘了一缕麻屑。他向安东尼娅要了点铅白粉，又把半盏司油灯上刮下来的炭黑抹在眼睛下面，画成圣徒约伯<sup>①</sup>和圣赫罗尼莫<sup>②</sup>给自己画的那种黑眼窝，让自己的脸像耶稣卧像一样晦暗和痛苦。又等了一个小时，夜色才终于垂下帷幕。人们都已入睡时，他在不时冲破浓重黑云的月亮的映照下，穿过一道历来连通伯爵和卡拉斯科两家果园的小门，进入伯爵府——身为书记官，他有那里的钥匙。与其说月光照耀着他的身影，不如说剪刻着他的身影，这足以让他这样的人自以为是个喜剧艺术家。早在经过公爵的城堡时，或许由于对戏剧和嘲讽的同样爱好把学士和托西洛斯连在一起，两人关系已经非常亲密。此时，

---

① 约伯，基督教《圣经》中人物。

② 圣赫罗尼莫（327？～420），神甫、神学家，将《圣经》译成拉丁文。

托西洛斯像侍从一样，给他拿着长矛和椭圆形皮盾。塞莱斯蒂诺扶着他的胳膊，免得他摔倒，因为那身鳞片甲他穿着有点儿大。

塞莱斯蒂诺停在主要门边守着，生怕有人来。托西洛斯高举一只灯笼，帮助参孙·卡拉斯科爬上梯子。武器的轻微摩擦，马刺、护肘和护膝以及戴不结实的头盔的吱嘎声，使那里的静谧充满了刺耳的和令人颤抖的神秘迹象。

那时，参孙直奔公爵夫妇安睡的房间。他们睡得正浓。卡拉斯科担心，他朋友托西洛斯轻松地放进仆人们酒里的鸦片，同样放进了公爵夫妇的酒杯。他需要他们醒着。犹如为队列行进开路的前导旗幡一样，他咳嗽，清嗓子，用长矛敲打地面，弄出这么大响动才惊醒了公爵。随着公爵的说话声，公爵夫人也醒了。

公爵只是从逆光中看见一个幽灵的神秘黑影，开口问道：“谁？怎么这样愚弄人？”

“不是谁活着，<sup>①</sup> 不是，是谁要死！不是愚弄人，是真真切切的事！”学士模仿堂吉诃德的声音说。那声音如此平静和严厉，就连在门后等着的托西洛斯也怀疑，那不是他非常熟悉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本人的声音。

公爵大声呼叫仆人，可是，除了他自己颤抖的细弱回音以外，没有人应声。

于是他想站起来，可是，觉得剑已经顶住了胸口。

“敢往前一步就像猪一样捅了你。我在阴间不安地游荡，到这儿来跟你说说话。”

公爵夫人跳下床，披头散发地跑到门口想逃，可托西洛斯插上了门销，出不去。

“喂，逃也没有用。门上着闩呢，这里谁也听不见。今天这个夜

---

① 上一句公爵问：“Quién vive?”意思是“谁?”学士照字面翻译，说成“谁活着”。



晚是属于撒旦<sup>①</sup>的，路济弗尔、<sup>②</sup>巴拉巴<sup>③</sup>和贝尔塞乌，<sup>④</sup>头号淫荡之徒亚斯马提，<sup>⑤</sup>高傲的魔鬼利维坦，吉普赛人、占卜师和巫婆的保护神贝利亚尔，统管玩假牌的赌徒和亵渎神明者的欧里斯特尔，还有把各种恶习传进世界的跛脚魔鬼伦法斯大王都在帮助他。如果不想受寒，不想让我用剑刺穿你丈夫的肥胸脯，就赶快回到床上去。”

公爵夫人又冷又怕，浑身发抖，乖乖地回到床上。

参孙接着说：“你有必要到我的村子来嘲弄我吗？在你们城堡里对我和我的侍从进行的愚弄还不够吗？你们还有什么笑话嘲讽我们，还有什么骗术侮辱我们，还有什么恩典像用死猪的碎肠烂肚喂狗一样丢给我们？难道只有一个可怜的疯子才能让你们打发你们那腐朽乏味的日子？难道你们堕落到了只有嘲弄人才能对你们可悲的生命感到宽慰的地步？公爵夫人，除了愚弄人，你就没有为你那流脓的阴沟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

说到这里，学士故意停顿了一下，好让公爵夫人仔细掂量一下揭开她如此严格保密的一件事的分量。

“公爵夫人，我知道你的创痛你感到惊讶吗？或者我知道，两年来，公爵去打猎的时候，你就跟托西洛斯幽会，你感到惊讶吗？”

托西洛斯万万没有想到，他对参孙·卡拉斯科这个朋友吐露的那个秘密，他会像在那里、用那种冷漠和无所谓的口气娓娓道来的其他秘密一样，那么不假思索地抖落出来，弄得他躲在门后一动也不敢动。

“你”，学士接着说，顺势把剑在公爵胸口上顶了顶。“没话可

---

① 撒旦，基督教中的魔鬼、恶魔、魔王。

② 路济弗尔，魔鬼和反叛天使的头领。

③ 巴拉巴，《圣经》人物，因作乱被判死刑，于耶稣受审时获释。

④ 贝尔塞乌，《圣经》人物，魔鬼头领。

⑤ 亚斯马提，西班牙作家和戏剧家贝雷斯·德格瓦拉（1579～1644）《跛脚魔鬼》中主要人物。

说？公爵，我知道，最近十年间你从商业税中盗取了两百万马拉维迪，还知道你藏在哪儿，你感到惊讶吗？你还不知足，现在又想偷走我的永久安宁，把我从自己村子的墓地里挖出来不成？你什么时候算过你私生子的数目吗？想听听有多少吗？都说有二十三个，可我知道，有四十八个呢！眼下，说不定已经是四十九或五十个了，有双胞胎嘛。你真想笑吗？如果我用剑头刺穿你这肮脏的喉咙，你还笑吗？公爵夫人，如果我在你屁股上再开十条喷泉，你觉得可笑吗？”

学士停了一会儿，把剑从公爵胸口上拿开。公爵这才出了口气，但不敢像想的那样大口出气。公爵夫人抱住了丈夫，公爵没有拒绝她。

那个死后堂吉诃德的身影在逆光中妙极了。在动荡如水的月亮的映照下，那伪装的胡子和消瘦的脸庞给人的印象极其强烈。参孙·卡拉斯科的身材确实比堂吉诃德矮，但公爵夫妇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根本没注意是比他高几分还是矮几分。

“不要再打扰我！嘴上永远不要再提我的名字，脚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村子，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为在城堡里愚弄我而自鸣得意，算了，不说了。明天天一亮，就背运地离开这里。不要等伯爵了。回到你们城堡前不准停步。公爵，回到那里后，找找你儿子们的妈妈，给她们每人二百杜卡多。你偷了那么多钱，这事是可以办到的。再给每个儿子二百杜卡多。如果妈妈死了，就把属于妈妈的二百给儿子，得不到你应该给予的救助，或许有的已经死了。你们要开始过悔罪的生活，因为你们在阳间的日子不多了，最好随时想想阴间，那里会有一位主持正义的上帝用天平来称量你们的所作所为。你，公爵，会有一只野猪咬死你，你打猎也救不了你。你，公爵夫人，你会从伤口把脓水流干而一命呜呼，因为那伤口永远也不会合上。对托西洛斯，公爵夫人，尽管他不想，可你那么多次把他拉到你的



床上，你要给他两千杜卡多。这些事如同法律一般，如果哪一条不执行，我就要再次走出坟墓，那时候再陪笑脸和发哀叹也没有用。我要用长矛一个一个刺穿你们俩，这里就太平了，皆大欢喜了。”

参孙转身走向门口，托西洛斯在那儿等着他。托西洛斯急忙给他开门，随即又关上。参孙走出后门，用钥匙锁好，非常开心地从那里去了安东尼娅的家。安东尼娅正等着他，急着打听，愚弄进行得怎么样。

三个年轻人喝了三杯野葡萄酒庆祝一番，然后各自安歇去了。托西洛斯心绪不安地等着看那些规定到底会怎么样，不过也很高兴，那位“堂吉诃德”为他说妥了两千杜卡多。

## 第三十五章

公爵夫妇一夜没有睡觉，两人吓得魂飞胆丧，连那些斥责、侮辱和羞辱也没敢提，而认为那次显灵是真的。第二天早晨，他们问仆人，是不是听见了他们要求保护发出的喊叫声，和堂吉诃德披坚执锐叮叮当当的走路声时，更加相信是真的了。

仆人们一个个都说——第一个说的是头号仆人托西洛斯，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公爵夫人想验证一下房间的门锁，可到底也没弄明白，她怎么就打不开门跑出去，而堂吉诃德的幽灵却能那么随便地进进出出。最后她相信了，堂吉诃德像所有的幽灵一样，不是打开、而是穿越房门进出的。

就剩下他们俩人时，丈夫提醒她：“嘿，莫不是吓得魂不守舍，仆人们看见幻影了？”

“是不是幻影，还是您说吧。反正他非常平静，差点儿把我杀死，可您却袖手旁观。那剑要是一股雾气，您就不会感到顶着胸口了。您不是说很锋利的吗！照我看，那就是堂吉诃德的真幽灵，我的丈夫，是上天的警告，让咱们对咱们那邪恶的生活进行悔过。他向咱们宣告了死亡，从今天起，我要过慈悲生活了。”

“我呢，不会再见我打猎和做虚伪的事了。我要对所有的野猪陪笑脸。”

可是公爵笑不起来，因为从此他放弃了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事，就是打猎——其实，那是让他的私生子成倍增加的托辞。于是他下令，不管伯爵是不是回来了，立刻拔营起寨，离开村子。

人们忙碌起来，三个小时之内，一切准备停当。虽然大象还没



有完全恢复，驯象师靠着一根颇有威慑力的拨火棒的帮助，也让它站了起来。

谁也不明白，在村里耽搁了这么久的人怎么如此匆忙，可是谁也没有问原因何在，向如此高贵的老爷询问行动的原因可不是那里的习俗。

伯爵回来发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自己也准备启程，当天下午，什么事也没料理就去了宫廷。

次日，学士和桑乔·潘萨骑上伯爵的两头上好母骡，也去了马德里。

路上，桑乔不厌其烦地听学士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对公爵夫妇进行的嘲弄，只可惜自己不在场，没能尽情欣赏一番。

“要是把那二百杜卡多痛痛快快地拿出来，看看您说的那个场面，还有您穿戴成堂吉诃德那样子，该有多好哇！说到钱，”桑乔继续说。“我可有话要说。人生苦短，咱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这天喝美酒，改天就喂坟地里的锦葵。还记得咱们那儿那个客店主、摩尔人里科特吗？”

“怎么不记得？忘了我也读过第二部传记了？那真是悲惨的日子，让西班牙和它的所有国民满腹忧伤、满眼泪水呀。”

“您知道，我们见着他时，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是穿着朝圣者的衣服，混在一群德国香客里面回来的。他在那儿跟我说，是为了挖财宝和找女儿来咱们村的。第一次来的时候，财宝没能挖出来。他跟我说，他在德国生活过，在那儿过得比这儿自由。那里的居民不用那么谨慎小心，那儿有观念自由，各人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想挖出财宝，再回到让人享受生活，没有人问你家族有多久远、是不是崇拜真主的地方去。您知道，在您装成白月骑士打败堂吉诃德之前，他在巴塞罗那找到了女儿。那时候他已经把财宝弄到了手里，可是传记里没讲。也许是因为西德·阿迈特的幽灵或塞万提斯没

有想起来，也许是因为里科特保密保得好，连传记作家也没有探听到那个藏在心底的想法。我是说，没有讲到的，也是您不知道的是，他向我透露，那些财宝他都挖出来了，只有一件没有挖出来。那一件藏在靠近一条过路人很多的道路的一口井里，挖起来有被人发现的危险。我回来后曾经想去挖，挖出来送给我的特雷莎，好堵住她的嘴，我也好去给您当侍从。说不定您想让我当听差呢！像您这样的人，身边应该有个像我这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仆人。堂吉诃德疯，可您和我不疯。他在疯癫时做了或许只能由理智人来做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要由一个人的疯癫，而是要由许多人的理智来收拾的。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现在您和我是两个人。只要走向世界，到处走走看看，就知道我主人说的那些严重的邪恶现象怎么样。只要看到了，很多邪恶本来是可以铲除的。这说明，邪恶没有铲除，是因为没有认真做事。救助孤儿、需要者、穷人、寡妇、伤残人、无助的姑娘，很多时候是要有人亲自到场，站在他们身边才能做到的。同样，光进入鸡窝没什么用，要守在鸡窝里，狐狸才不能咬死那一窝鸡。要瞪着眼睛守在羊群身边，狼才不敢攻击它们。两天前，您终于完成了您的第一次冒险，知道五十个被玩弄的妇女和五十个没爹的孩子将会得到救助，您应该感到骄傲。您，学士先生，一夜之间做的事，比可怜的堂吉诃德用他全部游侠奋斗在一生中做的事还要多。这是因为，如果说狂热对于做某些事是非常必要的，但只有运用一点、甚至多多的理智才能做成这些事。堂吉诃德死时我是一个样子，现在是另一个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像我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见了世面，所到之处让人家兜在毯子里抛着取乐，被人扔过石头，挨过棍子，让人偷过，挨过饿，可我自由自在。自由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自由的。主人死了，我的自由跟着他一起死了。在村里待着我感到憋闷，我要达到行程的极点，那就是自由。我爱我的老婆，爱我的孩子。人们都说，结了婚的人



恋家，可我要是这样，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忧郁死了。尝过一天自由滋味的人，没了自由连半天也活不下去，更不要说一辈子了。学士，打起精神，披上您的甲冑，咱们再去闯世界吧。”

参孙·卡拉斯科听他说着，与其说是开心，不如说是好奇，因为他看到，桑乔兴致勃勃地要做他说的那些事情。

“既然不相信骑士事业，你怎么想让我重新戴上头盔挺起长矛呢？两个人穿上街和走路的衣装不是更好吗？”

“那样可能不明智。因为在给堂吉诃德当差的时候，我看见很多时候，他让他道理的武力占上风，而另外很多时候，他只实行他武力的道理。所以，如果您跟谁竞争或争论问题的时候，见您腰上配着剑，他就会更加屈服，不敢放肆。您全身披挂了两次，去战胜堂吉诃德。您以为是谁或什么制服了公爵，他必须给那些施舍？是您武器的演说还是您演说的武器？要是我生来就能像抡镐头那样舞刀弄剑，那我就什么也不求您，我就一个人既当骑士又当侍从了。咱们可以问问塞万提斯，问他比问任何人都好。就像人们说的，起码到今天为止，他写了堂吉诃德的传记，还有我的和您的传记，让他说说，咱们怎么办更合适。从他写的东西来看，他是个公正的人，他的忠告将是咱们最好的朋友。”

“桑乔，”学士回应说，此刻，他脑子里同时想着那种骑士生涯和安东尼娅。“桑乔朋友，我不认为你我去进行决斗和铲除生活中的邪恶是好主意。你说了，你像我一样，读了那两部书。你说了，第二部里讲了我打败堂吉诃德做的两次出行。一次他打败了我，另一次我打败了他。可是，你没有问问自己，写传记的作者为什么对我的行程只字不提？我用了四天时间，才在那片树林里找到你们。第二次，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终于打听到消息，去了巴塞罗那。你以为是魔法师把你们的落脚点悄悄告诉我的？出来后，一路上我见人就问。我时刻穿着那套伪装的衣服，很多人把我当成疯子。为

了赶上你们，我问了这人问那人。你在西班牙找一个疯子看。真比大海捞针还难，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疯子，而是因为疯子太多，全都混在一起了。我像织布梭子一样到处奔走，从一个客栈到另一个客栈，一边打听，一边追寻你们的踪迹。第一次挺简单，在咱们村子附近碰上了你们。我回了家，包扎了伤口，休息了。可是，一个偶然机会，又让我去了堂迭戈·德·米兰达的家。转天，在失去了你们的行踪以后，也是命运使然，我碰上一个参加了卡马乔婚礼的人。他告诉我，说你去了可怜人巴西利奥的村子，有人把我带到硕士那个表哥那儿。他给你们指了去蒙特西诺斯山洞的路，对我讲了那次行程中很多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我在那儿附近找到了公爵夫妇的城堡。这对夫妇大概以为我像堂吉诃德一样，是十足的疯子，留我待了一个星期。若不是我及时阻止，他们本打算对我愚弄一番。就在那时候，我成了托西洛斯的好朋友。我也落在了强盗罗克·吉纳德的手里，是堂吉诃德的大名成了撬锁器，才没花一分一文打开了监牢的门。我到了巴塞罗那，打败了堂吉诃德，回到村子，中途停了一下，把消息告诉了公爵夫妇。像任何行程一样，那次行程中发生了一些奇特的、非常开心的故事。听我说，桑乔，你想过没有，这些故事，为什么传记作家一个也没有写进书里，为什么塞万提斯也不想打听清楚？因为这些故事不仅必然发生，才能得到让人们回忆的荣耀，而且因为并非咱们所有人都有善于讲故事的天赋，也不会找到很多愿意听的人。世界需要一个堂吉诃德，而且已经有了。你已经看见了，对他的模仿达到了什么地步。如果硬要让我把话说透，那么我要说，世界甚至需要一个桑乔·潘萨、一个参孙·卡拉斯科、传记中提到的所有的和每一个人，或者没有提到的人。世界甚至需要公爵夫妇，生活把他们归入了最愚蠢的人群。因为真理是我们大家创造的，没有不是多数人创造的少数人的生活，也没有不是建立在少数人之上的多数人的生活。不过，凡事都有自己的位置，胸甲



的下摆成不了胸甲，书的续集从来都不如原著，还是各就各位吧。”

“可能事情就像您说的，人都在变。堂吉诃德活着时发疯，死的时候清醒。我原来头脑简单，现在也许不那么简单了。您现在却在怀疑，打败堂吉诃德，您做的这件事对我们的生活和很好地治理我们国家是不是有利。听我的话，闯世界去吧。”

“堂吉诃德走上极其狭窄的武力道路，去征服那极其坚不可摧的名誉的城堡。我嘛，桑乔，不想走这条路，也不关心名誉。我把妻子抛在了村里，她怀着我的孩子。现在丢下他们不管不问，跑到外面去寻找身边有的东西，或者说幸福，这样做未免太卑鄙了。我要过我的日子，终老一生，或许我的儿子和孙子会用爱心和恒心回忆我一段时间，过后，变幻无常的时间会把一切都抹掉。”

学士心想桑乔会问他点结婚的事，见他没问，就以为他不敢问，于是自己说了……

“桑乔，我刚才说了我和安东尼娅的事，你什么都不想问？”

“不想。我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两个月竟议论这件事了。很多小伙子都失望了，比如塞瓦东，他好像早就有鬼打算。”

“塞瓦东？谁让他插手这件事了？”

“哦，不知道。我是想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除了我父母，可能全村都知道了，我敢肯定。”

“这是常有的事。人总是只看只听愿意看愿意听的事嘛！”

母骡迈着轻快的步子。不知不觉，透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学士和侍从已经远远望见曼萨纳雷斯河<sup>①</sup>的河岸以及马德里著名的教堂和王宫。

---

<sup>①</sup> 曼萨纳雷斯河，西班牙河流。流经马德里，注入哈拉马河。

桑乔一直在沉思着自己的事，最后说道：

“学士先生，我倒相反。出名这条肉虫似乎在咬我，我不甘心放过，这倒不是为了出名，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个半拉子人。有什么东西在对我说，如果说将来和现在这些世纪对一个愚蠢的桑乔略知一二，我感到必须给它们一个新的桑乔，即使没有大学问，对，起码明智。”

“桑乔，凭你到目前为止做的事，你会大有名气。”

“我不说不会那样。可是，堂吉诃德的许多事情做了一半就撂下了，必须把它们做完。”

“必须。不过，这个世界的事情，总是在一个人死的时候只做了一半。所以人们才说，我们或许需要两次生命，第一次是学着生活，第二次才是真正的生活。”

“那您就当咱们跟堂吉诃德学过了。现在就等着真正的生活了。”



## 第三十六章

在靠近托莱多门的波斯塔斯街上，有一家名叫佩内的客店，学士和桑乔把母骡拴在客店，一刻不停地去找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两个朋友特别想认识虽然从没有见过他们，却似乎非常了解他们的那个人，一路上想着，堂吉诃德凭听说就像常说的那样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同样，人们也可以凭听说，仅根据名气涉及到的事情来了解一个人。

他们没有直接的办法，只得先去印制过那两部书的印刷商和书商奎斯塔家。两人在他位于圣欧亨尼奥街的新车间里找到了他，他正在一个小房间修改脏兮兮的长条校样。

胡安·德·拉·奎斯塔很高兴认识书里如此重要的两个人物，非常礼貌地招待他们，叫人拿来两把椅子，请他们在桌子对面落座。他亲自找来一本《第二部》的样书，拿给他们看。

参孙·卡拉斯科和桑乔·潘萨对他说，他们不仅知道《第二部》已经出版，而且已经读过了。他们觉得比第一部还好，并以极其热情的方式感谢他出版了写得这么好的传记。

“先生们，首先，我们大家应该祝贺诸位，就像演出结束时，观众祝贺喜剧演员一样。其次，应该祝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他有幸在托莱多的阿尔卡纳市场发现了第一部，并且用极大的毅力把第二部抄写清楚，理出头绪，加工润色，连同一些情况送到我这儿来。据我所知，这些情况是最近几个月他从这些和那些人那里收集到的。收集这些情况可能没费多大力气，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部传记。可是，把他累得难以形容，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病得很厉害，经常卧

床不起了。因此，诸位带来的钱不能交给塞万提斯了——没有什么比说这话更叫我悲痛的了。不到三个月前，我们已经把他安葬了。对于这位西班牙首屈一指的作家，我们怎么痛哭也不过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死时很贫困，把自己交给了上帝和所剩不多的几个朋友来安排。我们这几个朋友一直帮他到最后，总是尽我们所能周济他。看看那几堆东西，有的在这儿排版，有的在那儿印刷，里面有他给我的最后一本书，名叫《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他怀着多么大的幻想希望它出版呀！诸位读过第二部，想必知道他在那一部里说，在用我们的语言写出的娱乐性读物里，《贝雪莱斯》这一部要么是最糟的，要么是最好的。我清楚，这部书不错，我只能说是最好的。就差规格、评论和我在修改的他这篇《序言》了。他连叹息经历的痛苦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在内心最深处，还跳动着用来写这本书、以便鼓动我们情绪的风趣。读读吧，诸位会看到，还没有人是以更加坚强的精神离开这个世界的。

奎斯塔递给学士几张稿纸，学士就在那里大声读起来，好让桑乔也能听见。那是塞万提斯的字体，歪斜，不规整，而且抖得厉害，换了不是学士这样能读懂各种字体的人，一定很难看懂。

这时，奎斯塔的一个助手走进办公室，说印刷机那儿有事请他去一下。他丢下学士和侍从走了出去，临走时说：

“塞万提斯死得很平常，但也谈不上不幸，在那个年代死得更光彩的人，也未必为后人所记得。可是，他一生确实活得很有意义。对人，对己，他都怀着仁爱之心，到了老年也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读读吧，你们仔细读读这段文字，看我说得对不对。”

奎斯塔说完，料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参孙·卡拉斯科站起来，走到有一点阳光射进那昏暗小房间的一扇窗户旁，开始读起来。桑乔在座位上叉开双腿，更加随心所欲地听着塞万提斯最后的话语：



“有一次，另外两个朋友和我从著名的埃斯基维亚来，那地方出名有很多原因，一是有许多尊贵家族，一是有名声显赫的葡萄酒。我感到背后有人很快地用马刺踢马，似乎想追上我们，甚至高声喊叫，让我们别走那么快，停一停。我们停下来等着，一个乡下学生骑着母驴来到面前。他全身穿棕褐色衣服，戴眼镜，脚下穿圆头鞋子，剑鞘镶着包头，上衣有明亮的大翻领，坠着两条光闪闪的辫状饰物。大翻领不时在一边垂下来，他很费力又很在意地把它拉直。他走过来说：‘看诸位走得这么急，是要到宫廷接受什么公务或肥缺吧？托莱多大主教阁下和国王陛下不是正在那里吗？真的，我这母驴脚程很快，不止一次受到夸奖呢。’对此，我的一个朋友回应说：‘这都怪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先生的瘦马，它迈的步子太大。’学生一听说塞万提斯的名字，立刻翻身下了坐骑，坐垫随之掉在一边，一路上神气地挎在身上的旅行袋掉在另一边。他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左手说：‘是，没错，这位就是健康的独臂人、大名人、快乐的作家，总之，缪斯的欢乐！’我近在咫尺，见他对我大加赞赏，觉得不回应显得不礼貌。于是，我搂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大翻领都弄坏了，说道：‘许多文学爱好者不知真情，难免言过其实。先生，我是塞万提斯，但不是缪斯的欢乐，也不是您说的其他那些头衔。快回去，骑上您的母驴吧，剩下的一段路上咱们好好聊聊。’彬彬有礼的学生骑上母驴，我们勒紧缰绳缓步而行，继续赶路。路上谈到我的病情，好心的学生立即说，这病无法医治：‘您这病是水肿，就是把大海里的水都美滋滋地喝下去也治不好。您呀，塞万提斯先生，控制喝水，别忘了吃饭。这样不用吃别的药，自然会好。’我说：‘很多人也这么说。好，我可以控制，尽量不喝，就像生来就爱喝似的。我的生命在逐渐终止，照我脉搏的跳动看，最晚这个星期日就要终结它的行程，我也将终结我生命的行程。您此刻认识我真是正当其时，我剩的时间不多了，不能感谢您对我表示的好意了。’就在这时

到了托莱多门，我从这个门进城。他离开那儿，要从塞戈维亚门进城。有关我的事情的议论，必将到处传播，朋友们有意宣扬，我更乐于倾听。我又拥抱了他，他也转身和我拥抱。接着，他用马刺踢踢母驴，径直走了。他骑在驴上那潇洒的样子，让我这个曾经挥动鹅毛笔写下无数风趣文字的人十分失落。不过，时代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接上这根断线，说出这里没有说的、和我认为应该说的话。永别了，风趣的言谈！永别了，优雅的文字！永别了，从中得到过欢乐的朋友们！我即将告别人世，只望在九泉之下看到你们生活得高高兴兴！”<sup>①</sup>

学士从纸上抬起目光，见桑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断断续续地啜泣。过了一会儿，桑乔缓过气来。

“还真不了解这位先生，他竟然能够不动感情地像写别人一样地写自己！我主人堂吉诃德会跟他说话很投机，看来他们是同一类人嘛！我觉得，塞万提斯一定非常敬重我主人堂吉诃德，似乎堂吉诃德在咱们村慢慢死去的时候，塞万提斯正在马德里慢慢死去。他在书里讲堂吉诃德的死亡时，是在他自己生活的现实中讲自己的死亡。我当过堂吉诃德的侍从，真愿意做塞万提斯的仆人去伺候他。您没发觉，堂吉诃德死时的现实就是塞万提斯先生的现实，堂吉诃德的死亡大概跟塞万提斯的死亡一样吗？”

“我也觉得是这样。这证明，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生动真实，而且讲得精彩，不夸大，书里发生的事情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正在此刻，胡安·德·拉·奎斯塔走了进来。去海岛的时候，参孙·卡拉斯科曾经为桑乔抄写过堂吉诃德的话。这时，他请求印刷商准许他把塞万提斯那篇简短的“前言”抄写在一张纸上，以便永远把

---

<sup>①</sup> 本段译文引自刘习良、笄季英译《塞万提斯全集》，第八卷，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之“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略有改动。



它清新地保存在记忆里，特别是在死亡和疲倦的时刻，直到新书出版。

奎斯塔不仅同意他这么做，而且把塞万提斯写的稿纸给了他，反正已经排过版和修改过了。不仅如此，还要把《第二部》书送他们每人一本，于是把桌子上那本给了桑乔，又找来一本给了学士。学士小心翼翼地把稿纸折起来，像圣饼一样夹在书页中，放进衣袋里，道过谢后，准备去奎斯塔说可以找到三个女人的家。三个女人分别是塞万提斯的妻子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米格尔的侄女康斯坦萨·德·奥万多，和伊萨贝尔·萨阿维德拉，她是三十多年前塞万提斯与一个客店主人的妻子生的私生女。

告别印刷商之前，学士问奎斯塔，是不是记得堂吉诃德<sup>①</sup>去世的确切日期。可是，那是一个极端秘密，他不能告诉他们。

学士和桑乔五分钟就到了奎斯塔指给他们的那间房子。与不久前那几个女人在维尔塔斯街那间又老又暗的房子不同，现在在莱昂街住的新家也不怎么明亮，但却是新建的。

两人在门廊里见到一个女人，原来是房子主人、一位名叫马丁内斯的公证人的妻子。

“打听谁？塞万提斯家那几个娘儿们？那个门。”

那轻蔑语气包含的悲惨意味，没有逃过两个朋友的感觉。“塞万提斯家那几个娘儿们”。他们当然不知道塞万提斯的姐妹们那漫长又艰难的挣扎，她们跟男人姘居了那么多年，听了那么多许诺，既被人骗也骗人；也不知道私生女康斯坦萨的苦处，她自己也是既骗人又被人骗；更不知道私生女伊萨贝尔的苦处，无论生活还是男人都没有好好地待过她。可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塞万提斯家那几个娘儿们”中表露无遗了。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乎应该是“塞万提斯”。

两人在公证人妻子指给他们的地方叫了门，那女人公然从街上无礼地看着参孙·卡拉斯科和桑乔·潘萨的样子。女仆玛丽亚给他们开了门。堂娜卡塔利娜——女仆这样称呼她——在家，塞万提斯的侄女康斯坦萨也在家，但没见着他的女儿伊萨贝尔。两个女人吩咐女仆去告诉她。几分钟就回来了。她就住在旁边的坎塔拉纳斯街。

她们向公证人马丁内斯租了四个房间，马丁内斯的公证人事务所就设在下层。房间既狭窄又寒酸，毫无舒适可言。墙壁刚刚刷过白，光秃秃的。从门口可以看见一间昏暗厨房敞开的门。臭味很大。整个房子散发着轻便炉做的劣质饭菜和淡醋的味，马车的隆隆声和人们的喊叫声似乎全都传了进来，使那条街成了马德里最嘈杂的街之一。

女人们把他俩让进看似主房间，里面有一扇朝向大街的窗户，窗边有一张写字台。另一个房间桌子上有一张算盘，墙上挂着一位老人的画像，目光忧郁，胡须稀疏，瘪嘴，鼻子小巧、弯曲而对称，一身黑衣，有未经熨平的皱褶领。在白色柳条编成的针线筐箩里，放着一件绣花边的白衬衫，熨得很平整，还有一件棕褐色棉布裙子。

三个女人坐下来，参孙·卡拉斯科和桑乔·潘萨在她们对面坐下。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一只好吠的小狗，是狼狗和老鼠杂交出来的，亲热，快活，在桑乔的旧鞋子上舔了起来。家里没有椅子，只好让玛丽亚去公证人事务所借来一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卡塔利娜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康斯坦萨差不多五十岁。两个女人衰老、苍白，面带愁容。房子里没有一个地方透进阳光。桑乔在户外待惯了，坐在屋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他不喜欢马德里。卡塔利娜穿一件黑色裙子和黑色丧服。康斯坦萨也穿黑色丧服和一件黑色裙子。一个瘦削，一个肥胖。卡塔利娜有着某些不生育的女人那种明亮、但毫无表情的目光。康斯坦萨依然没有失去她那美貌的痕迹，最初那种勃勃生机曾使她滚入那么多要人、贵人和富人的怀抱。



看着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样子，就知道她俩之间不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互相嫉妒过，指责过，沉默过。

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以他自己和桑乔的名义，对塞万提斯去世表示哀悼。

两个女人微微点头，接受了悼念。为了消磨时间，学士问道，那张桌子是不是就是塞万提斯经常工作的那张桌子。两个女人异口同声说“是”。女仆没有给予证实。

伊萨贝尔终于来了。那是个古怪、放纵、度量狭小的女人。她身材矮小、瘦削，活泼，长着迷人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她脱掉棕褐色短风衣，露出有点过时奢华意味的衣服，那是一件蓝色天鹅绒紧身胸衣，高领衬衫和裙子，还有一条两围珍珠项链。她不漂亮，又横又宽的脸相毁了她那张面孔，使她一边眉毛上扬，嘴角起了皱褶。

看到家里来了相貌大不相同的两个男人，她很惊奇。她以为是法警和他的仆人，吓了一跳，她到处都有官司缠身。女人都到齐了。

“我叫参孙·卡拉斯科，这位是桑乔·潘萨，给堂吉诃德当过侍从。”

女人们很高兴俩人来看她们。伊萨贝尔·德·塞万提斯问，参孙·卡拉斯科先生是不是也是讲她父亲的传记里的人。桑乔·潘萨的名字她听着耳熟，但没听说过参孙·卡拉斯科这个名字。没有，她还没有读过他父亲把这两个名字公开出来的那本书。她一直在忙着别的事，不过她说，很久以来就想读人们到处对她称赞的那本书。谈话很僵硬。参孙泛泛地说了几句，又讲了点村里的琐事，把话头让给桑乔，好让他正式捐赠带来的那些钱。桑乔说，他读了马尔克斯·托雷斯硕士的评论，得知塞万提斯身无分文、生活窘困的情景，于是他们来到这里，把堂吉诃德在遗嘱里留作这种用途的二百七十杜卡多送给

她们。

这番话是桑乔在路上临时现编的，他觉得，说那些钱来自一笔遗产比来自纯粹善心更易于接受。但他没想到，马尔克斯·托雷斯硕士还没有发表他的评论时，堂吉诃德就已经死了，因此不可能知道这位先生说的事。不过，哪个女人，包括精明的参孙·卡拉斯科，似乎都没有发觉这个时间上的错误。

桑乔从衣服里掏出钱袋，交给卡塔利娜，在此之前，还是从伊萨贝尔的目光里捕捉到了贪婪的一瞥。

虽然三个女人似乎谁也没有读过那篇评论，但康斯坦萨和卡塔利娜认识马尔克斯·托雷斯硕士，伊萨贝尔不认识。可是，卡塔利娜和康斯坦萨好像很了解桑乔的生活状况，问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同样也向学士问了他父母，说很高兴他娶了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并对他表示祝贺。

有那么一阵子，几个女人争先恐后地抢话，诉说那一连串的缺吃少穿、穷困和苦难，说那种境遇毁了她们的生活，也打击了曾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另一个女人的伯父和最年轻女人的父亲的那个人的最后时日。

卡塔利娜说：“我嫂子们活着时，她们帮助我们。我们跟她们开的裁缝店顾客很多。她们死后，我们辞了女工，就开始破产了。我丈夫的事业从来没有顺利过，他没能也不善于向应该去的地方登门求助，也不会挑选朋友，交的那些人偷他、骗他、设陷阱算计他。我们就靠我在埃斯基维亚剩下的那点东西，靠他那倒霉事业没有掠走、或者我硬是不愿意给的那点东西，还有我兄弟堂弗朗西斯科给我的那点东西过活。他也不善于照管自己的东西，别人能靠喜剧度日，他从他的喜剧里得到的只有烦恼、嫉妒和失败。运气不好还不算，他还有心把自己的故事情节和诗句台词送给更年轻的作者。他们靠着这些东西发了大财，却不记得应该感谢他。”



参孙·卡拉斯科不想让这女人继续长篇大论地诉苦，就问他丈夫是否还有稿子，是否适于卖给某位书商或印刷商，以便贴补家用。

“他要是不写这么多东西，做点更赚钱的事就好了！我拿到书商比利亚罗埃尔那儿去的最后那点东西，是《贝雪莱斯》这本书的稿子。那人是个扒手，一分钱也没给，说都已经提前付给我丈夫了。上星期，我又拿去家里找到的另外一些东西，是写完了的，甚至是像他出版的那些一样厚的四本书。他说不能买，让我找别人试试。我又见了两个书商，一个肯定地说，那四本哪一本都没写完，另一个说，时机对这类作品不利，让我去别处求求看。”

参孙·卡拉斯科很好奇，要求拿来看看。

“那四本我都卖给马德里旧货市场一个贩子了”，卡塔利娜如实以告，脸上挂着一丝很难搞清是难过、伤感还是不解的苦笑。

“记得是什么书吗？知道不知道有哪本跟堂吉诃德有关系？”

卡塔利娜站起来，片刻之后拿来一只小木箱，当着学士和桑乔的面打开。她从里面拿出几张纸，全都盖了印签了名，是塞万提斯的遗嘱，找到关于书的那一段，念了起来：

“我把总计一百一十册别人和自己写的书，以及包括《花园的星期》、《对眼睛的欺骗》、《著名的贝尔纳多》和《桑乔·潘萨的末日》几部作品的笔记本，也留给我的妻子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让她找最合适的印刷商卖掉，送去出版。”

听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写的那些书里有一部是讲他的，桑乔大为激动和震惊，可是，“末日”那两个字更让他忧虑。想到自己是个健康强壮的人，他不知道那可能指的是什么。莫非是像有些人发现他奇怪地瘦了预言的那样，他快死了？

卡塔利娜把遗嘱重新放进木箱，把桑乔交给她的那只钱袋也放了进去，接着，对于因为家里太穷，不时忍饥挨饿，没能保存那些稿子和书表示遗憾。不过，她把收走了那些东西的废品站的地址和

名字告诉了他们，心里想，卖时只给了她一点点钱，说不定他们俩想出个好价钱再赎回来。

参孙和桑乔告别了塞万提斯家几个女人，正当女人们要在他们身后关门时，学士想起一件事，问道：

“诸位能告诉我米格尔·塞万提斯去世的确切日期吗？”

“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新回到街上，只有他们俩人时，学士说：“桑乔，十一月二十三日！听见了吗？十一月二十三日！塞万提斯大概没有更多时间写完咱们的传记，写传记还缺的“序言”，整理好他的心灵之作再上路，就死了。所以，在他这样慢慢死去时，他非常理解咱们的朋友堂吉诃德的死。”

“我读他的作品时，也感觉是这样。现在，看望了他的家以后，我更加恼恨自己，没有及时知道他手头那么紧想法帮帮他。”

“来到这儿真伤心！咱们真该很早就来！咱们的米格尔先生刚死了两个月多一点，这几个可怜女人就被迫卖掉了他的心灵之作来维持生计，因为我敢肯定，塞万提斯已经把他的心灵倾注在所有的和每一篇这些稿子里了。从几个女人现在受苦的样子看，那个善良的人该有多难受哇！去找那些书吧，桑乔。把它们从那个受罪的地方救出来。”

“唉，那消息太让我揪心了，除了已经知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心思打听更多的事了。您对塞万提斯写了一本关于我的末日的书有什么看法？意思是我很快要死了吗？我太害怕了，学士。忘了这件破事回家吧，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不，桑乔。咱们快到收破烂的店里去，把那些稿子找回来，看看里边他可能想说什么和说了什么，因为‘知情者才能有备无患’。谁知道，朋友，改变你命运的关键是不是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呢。就像古希腊那些著名人物一样，诸神给了他们神奇的才能，让他们躲



过了对手射向他们的箭。”

“我不信。”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去了，因为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是个只要脑子里惦念什么事就决不会忘记的人。大约中午时分，两人到了马德里旧货市场，见收破烂的正跟居民区的二道贩子和吝啬鬼玩“跳马游戏”。

收破烂的说：“先生们，不劳诸位费心了。稿子是我买了，在店里放了两个月。两天前来了一位绅士，说他认识稿子的作者，还打保票说，这位作者在逗人发笑上是独一无二的。我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就这么买走了。”

于是，参孙·卡拉斯科问他，是不是碰巧记得那位作者是谁。收破烂的耸耸肩膀说：

“大概是个喜剧演员吧。”

又问他知道不知道是谁买走了。

“我说过，一位绅士。不过不是这儿的人，是外国的，可能是英国人。他说话的样子说明了这一点，磕磕巴巴，鼻子嚤嚤的。还有他仆人说的话，咱们的话，比他主人懂得还少。”

## 第三十七章

两人回到客店，把书商奎斯塔送的礼物放在店里，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当天下午，他们漫游了宫廷和著名的门蒂德罗，观赏了那里的楼房、宫殿和教堂，惊奇地看到那么多重要人物坐在马车里，那么多女人掩映在她们的美貌里，碰到了数不清的侍童和仆人，数不清的妓女、客栈和隐蔽赌场，甚至在雷蒂罗公园<sup>①</sup>的笼子里看见了奥兰总督进贡给国王的那两头狮子。堂吉诃德曾向它们发起力量悬殊的挑战，只是因为对手厌战，才战胜了它们。

“学士先生，咱们快回村吧！我真不习惯这城市，还有这么不认路地到处瞎转悠。今天上午看望塞万提斯家的女人让我说不出来地伤心，知道那儿说到桑乔·潘萨的末日让我心里憋着个大疙瘩，开始觉得全身不舒服，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哪儿都疼。”

桑乔一边说，一边在他想象的毛病刺痛的各处，还有他猜想死亡伸着利爪就要进入的地方指指点点。

“桑乔，你注意到那三个女人的悲惨状况了吗？我似乎敢说，她们既互相需要又互相嫌恶，既互相爱着又互相厌弃。还有那房间，没有一块小地毯，没有一幅专用帷幔，除了街上刺耳的喧闹声和那烂菜的臭味，没有别的装饰！”

随着离开马德里油然而生的欢乐情绪，没有见到活着的塞万提斯的沉重心情也化为乌有。城市的拥挤景象和狭窄街巷，使得归程那极其狭窄的道路显得干净和开阔得多。两个人谁也不清楚，等待

---

<sup>①</sup> 雷蒂罗公园，马德里著名公园。



着他们的是什么。

“哎，桑乔，我不知道回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已经跟安东尼娅结了婚，可我父亲还不知道。我担心，他知道后，什么不理智的事都干得出来。他容不得堂吉诃德，对外甥女没有好眼色，也不会同意我这么匆忙地结婚。”

两人上午回到村子，各自回家，说好了当天下午见面，参孙告诉桑乔跟父亲谈话结果如何，桑乔告诉参孙找财宝的事。

如果说桑乔财宝的事像找到时一样，他一直保密，自己和特雷莎兴高采烈。参孙和安东尼娅的事却是如此公开和明显，不到两个小时，就连同托梅·卡拉斯科先生的恶言恶语传遍全村、家家皆知了。卡拉斯科先生怒气冲冲地把儿子赶出了家门，取消了他的继承权，还要亲自给伯爵写信，让他不要用这样的人当差，他连自己父亲的名誉都不懂得保护，就更不会保护伯爵的名誉了。

参孙回到安东尼娅的家，准备把跟父亲发生的事告诉她，可看到的情景却与往日大不相同

德马尔先生像个无法无天的人在大喊大叫。

“嗨，臭婊子，这几个月你可把我骗苦了！可我，多么相信你那些含糊的许诺呀！现在我算明白了，你只想拿老子当猴耍。早就警告过你，不做我的妻子，就将失去一切，我连褥子里的一根破羊毛也不会给你。滚，找你那个‘烤肉’<sup>①</sup> 学士小伙去吧！留神看着点，看他能从什么地方弄来烤肉条款待你，过后告诉我。”

公证人没有觉察学士进来，学士听他这样称呼自己，说：

“公证人先生，这么起外号损人您可小心点！快滚出这个家门，想打多少官司就打多少吧。说不定您会像故事中的那个老家伙一样，极端好色又太不明智的本性很快就把他送进了坟墓。如果以为安东

---

<sup>①</sup> 卡拉斯科的名字是 Carrasco，公证人把它说成 Carrascón，意思是烤肉。

尼娅这样鲜花一样娇艳的少女，会落入您这样掉光了牙齿又一肚子坏水的糟老头子怀抱，那您就太不懂人间之事了。”

正如谚语所说，“人家赶你出家门，问你找他老婆干什么，你只有乖乖地走人”。公证人气得像癞猫一样吹胡子瞪眼，举着拳头灰溜溜出了房间，怒冲冲地指天指地，把吉哈诺家族骂了个狗血淋头。

只剩下两个人时，家里平静下来，学士对安东尼娅说：

“我在村里没事可做了。咱们离开这儿，到别处碰运气去吧。”

姑娘说：“咱们跟堂佩德罗说说。他会理解的，虽然我舅舅的遗嘱写得很清楚，但作为主持公正的人，他会想办法，把咱们剩的那点东西给咱们，同时，也维护德马尔先生和其他贪婪鬼的财产的。咱们是这儿的人，就要留在这儿。”

“即使堂佩德罗想这么做，也是不可能的。你舅舅的遗嘱写得非常清楚，如果堂佩德罗作为遗嘱执行人无视那个条款，也是遗嘱执行人的我也不会同意。不过，为了更放心起见，你不妨叫人把咱们的朋友神甫请过来。”

堂佩德罗不请自来了，因为他已经听说了关于卡拉斯科家里发生的事情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他见两个年轻人心情沉重，拿不定主意，说道：

“安东尼娅，嫁给参孙，你已经失去了一切。你舅舅就是这么警告的。根本不必搞清楚，你丈夫是不是知道骑士小说为何物。非常明显，他不仅知道骑士小说是怎么回事，而且是骑士小说的主要角色。堂吉诃德的最后意志是神圣的。嫁给参孙，你保全了名誉，可是一无所有了。如果没嫁给他，也许能保住财产，可你必定丧失名誉。在第一种情况下，贫穷可能使你走上丢名败誉的道路；在第二种情况下，正如事情现在这个样子，丧失名誉之后，最终也会轻易丧失财产。我，作为你舅舅的朋友，不知道能给你出什么主意。就我来说，希望你尽可能留在家里，咱们会想出办法的。不过，我希



望你知道一点，就是德马尔先生说，他手里有文书，足以让他拥有他认为已经是他的那些财产。据他说，那天听了那个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话以后，他甚至想在这处房子开一所客店，名字就叫‘堂吉诃德客店’，背弃大家的约定，靠牺牲曾是他朋友的人的名字赚大钱。因为根据那个约定，那位著名人物故乡村子的名字，咱们永远也不向外人透露。”

参孙听后说：“堂佩德罗，上帝对我们不公平。安东尼娅的财产落到了律师和公证人的手里。让他们拿吧。我们还年轻，前面的路长着呢！一眼望不到头。我父亲拒绝给我财产，可我母亲把她的首饰给了我，这些东西我父亲管不着。大洋那边有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在这儿已经看到了我们可能会成什么样子，西班牙这块地方不是把它最优秀的人变成疯子，就是把他们变成穷人，成了穷人，最后也会变疯。因为所有人都要他们屈服，他们只能在疯子里找到保护人。请您放心，也请您祝福我们。我儿子快出生了，他会给予我们现在还没有的力量。这个世界太老朽，没法治了。那边，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在那个世界上，或许会像我们的朋友希望的那样，没有你的和我的。”

这时候，桑乔和理发师先生来了，学士三言两语把做出的决定告诉了他们。

桑乔听后说：“村里正在发生的事我一点也不明白，好像魔鬼一下子把它攻占领了，正像橄榄树一样摇来晃去。但愿您说的，不是来的时候我碰上了醉醺醺的塞瓦东吧？他冲上来对我说，要把这家的所有人都赶走，包括您，学士先生，不把属于他的东西从家里拿走，他绝不罢休。因为偷懒，像知了似的瞎叫唤，整天唱歌，连堂吉诃德去世那天也唱个没完，把他赶出去的事他也没有忘。”

听了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安东尼娅吓得脸色惨白，看着女管家基特里娅，在她身上寻找着无声的忠告，同时寻找着勇气。

学士安慰她说：“别发愁，安东尼娅。有时候事情好像都赶到一起来了，搅得人心更加浮动，就像田野上突然聚起一股沙暴，大有卷走一切的阵势。可转眼之间就散了，一切还跟原来一样。桑乔，你已经知道了，安东尼娅和我要去新大陆。你留在这儿，好好维护曾经是你主人的人的好名声吧！朋友们，打起精神来，这不是伤感的时刻。我已经是个男子汉，安东尼娅已经是个女人了。我爱安东尼娅，安东尼娅也爱参孙。再也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了，我们有着比多数人拥有的更广阔的世界。”

基特里娅在哭；堂佩德罗也在哭，他年纪太大了，不可能不为命运的变幻莫测惊心动魄。

“不要哭，不要消沉，让消沉滚开，滚开！没有什么好事不是从头开始的。基特里娅，把最好的酒拿来，为我快出生的儿子干一杯！”

正在这时，听见狠命敲打门环的声音，还有一个人的喊叫声，从那吼声判断，那人显然憋得脸红脖子粗。

女管家吩咐马蒂亚斯：“快去开门，用不着害怕。”

塞瓦东闯进门来。他烂醉如泥，撕破的衬衫脏兮兮的。女管家像母狼一样向他冲去，与此同时，安东尼娅躲到参孙身边。

基特里娅命令他：“滚出去，塞瓦东！敢碰一下安东尼娅，我就当着堂佩德罗和大家的面杀了你。”

话一落音，她顺手把挂在墙上的一把镰刀拿在手里。

神甫高声大喊，要大家冷静；桑乔跑到女管家身边，准备保护她；安东尼娅吓得大惊失色。参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谁给你的权利到这个家来狂呼乱叫？”

“谁？”塞瓦东回答，眼光怎么也看不到一个固定的点上。“这是我的家。我碰过一回安东尼娅了，她好像不在乎嘛！”

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从衬衫下抽出一把杀猪刀。



这一次，塞瓦东使劲让自己的眼睛不离开姑娘的眼睛：“安东尼娅，杀了你也不能让你成为别人的。”

他在胸前挥舞着刀冲过去，险恶的目的是刺进安东尼娅的胸膛。

也是命运和喝进去的酒使然，塞瓦东被几件农具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学士和桑乔趁机夺下刀，把他赶到街上，威胁说，要叫神圣友爱团的人来抓他。

塞瓦东的闯入像瓦罐一样打碎了，而且很难再补好，几个人又聚在一起商议。

安东尼娅从面前赶走塞瓦东的不祥阴影，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她面色苍白。她的状态在她的脸上播撒了几粒妩媚的雀斑，使她的面庞显得越发俏丽。像参孙·卡拉斯科把女管家基特里娅接回家那天一样，她嘴唇干涩，眼睛湿润。

似乎没人想说起刚刚发生的事，女管家走了出去，说去拿酒。

“我跟你去”，安东尼娅说，像是一个贴住一只燃烧的钉子的人。

两个女人走到屋外时，安东尼娅令人极度惶惑地抽噎起来，基特里娅不得不摇晃她的肩膀，让她平静下来。

“别哭，孩子。难道愿意学士听你哭？”

“唉，基特里娅，我怎么能继续欺骗这么好的人呢？你不觉得，咱们还是什么都不告诉他是犯罪吗？”

“那再好不过了。到了那边，没有人会问塞瓦东是谁，没有人会知道你舅舅疯癫的事，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村的穷样子。那不是去一个新大陆，是去走向一种新生活，是咱们所有人梦想总有一天能做到的事。”

“基特里娅，我不想去。我预感，穿洋过海时会淹死。至少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去就好了……”

“我？我到那儿会失去什么呢？勇敢点，孩子，你这么害怕跟害怕分娩一样，所有女人都害怕，所有女人都得过这一关。过去了以

后，所有女人就都忘了。你们会平安到达的，到了那儿，什么时候想把快生孩子的真相告诉你丈夫，就说吧。不过得记住，晚说比早说好，事先还得想想，对谁说这个秘密更好。”

“对我的良心，那样它就得安了。我要对他说，他会理解我，会原谅我的。”

“就这么办吧。说不定从那时候起，你生活中唯一得安的就是你的良心了。可眼下，咱们还是快去吧，他们还等着酒！把眼泪擦干，脸上笑着点。别忘了，这孩子谁的都不是，是你的，只要孩子幸福，是这个或那个父亲的都没关系。”

两个女人把杯子摆在桌上，安东尼娅和她舅舅的朋友们喝酒庆祝。参孙不许再流一滴眼泪，不许任何人提起过去。不许提现在。也不许提将来。因为知道参孙和安东尼娅连一天也不想村里待，谁也不敢问及这样的决定，更不敢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那一夜——参孙和安东尼娅单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夜，安东尼娅对参孙说：

“参孙，有件事你必须知道。”

“不，安东尼娅。告诉我，我必须知道的事会让你更幸福吗？会让我更幸福吗？不知道它，咱们俩就不能生活吗？”

安东尼娅摇头说“不”，没敢开口。

“不是吧？那就别管它。睡吧，明天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

第二天尚未破晓，参孙和安东尼娅正要出门上路，女管家基特里娅赶来说道：

“安东尼娅，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一整夜没睡。我在这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主人吉哈诺给我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你，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我怕海，想到必须穿洋过海我就犯愁，可我更怕孤独，要是留在这儿，那孤独就在眼前了。”

安东尼娅一下子扑进女管家怀里，若不是参孙止住她们啼哭，



两个人还搂抱在门厅里，互相安慰着各自的命运呢。

学士牵来一头母骡，那是他父亲允许他从家里拿出的唯一财产，是他家牲口棚里最好的一头，只是为了让他骑着尽快离开村子。接着，为安东尼娅给罗西南提上好了马鞍，为女管家上好了一头母驴的鞍子。

在这个流放他乡的凄凉时刻，两个女人揪心地走着，参孙·卡拉斯科想方设法，用人情入理的话鼓舞她们的情绪。突然，他们远远地望见，村外几处小房子之间闪出一个人影，踢着坐下的毛驴迎着他们而来。人影来到他们所到的地方，与其说根据说话的声音，不如说根据在依然是浓浓夜色中看见的样子，得知那是桑乔。

“别走那么急呀，女士们！我的参孙·卡拉斯科先生很清楚，我老婆孩子新得到一笔钱，阔起来了。钱花光了，要是想找我，他们会知道怎么找的，我会让商船队给他们捎信。像一年前跟堂吉诃德出来一样，现在我来闯世界了。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高兴，我起码知道，不会有人用鞭子抽我，不会有牲口跟我尥蹶子，不会有人压碎我的肋骨了。给堂吉诃德当差时我就明白了，出来闯荡不需要很多东西。轻松自由的时候，多了反倒碍手碍脚。少点能满足需要，够用就行了。我身上带了点钱当路费，还有奎斯塔先生前两天送我的那本书。一点路上吃的馅饼，还有一点酒。我的灰驴一天能挣二十六个马拉维迪，抵得上我饭食的半份开销。有了这些，我吃的花的富富有余。咱们的名声很大了，我只求到了去的地方，一听到咱们的名字，蹂躏少女，掠夺穷人，拷打儿童，欺负老人，强暴寡妇，还有不管做什么伤天害理事情的那些人就知道，咱们不是疯了，咱们是要维护道理的武力。道理的武力不管用，就使用武力的道理。在这么光明正大的事业中，没有弄错的危险，也用不着做更多的解释。怎么样，学士先生，我可以叫您主人了吗？”

堂吉诃德去世以后，无所适从的感觉咬噬着桑乔·潘萨的心，身

体也瘦了许多。但是作了这个决定以后，似乎突然一夜之间，他就把瘦掉的三阿罗瓦肉又长了出来，长出了这些肉以后，显然又有了说话的兴致。

桑乔啰啰唆唆的废话逐渐化解了两个女人的忧郁情绪，也打开了参孙·卡拉斯科的话匣子。每甩在身后一里地，就离到达新西班牙少了一里地。参孙·卡拉斯科听说过，那地方富得流油，差一点就用香肠拴狗了。于是，为了缩短漫长的行程，他彻底敞开心扉，唱起了一支非常古老的民歌。那民歌非常伤感，他把它唱成欢快的调子，一边唱，一边挂着笑容看着安东尼娅：

女友，你饱经创伤，  
疼痛难忍。  
愿创伤在我身上，  
不在你身。